
武俠世界
第36年
46
$18.00

## 編者話

今刋石磊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黑道風雲」。龍大衞師傅洪五是有名望的拳術師，却在自己武館內被人槍殺，龍大衞誓爲師傅報仇，師叔石源技遜於龍大衞，只好告訴他眞相……龍大衞在老同學高森的幫助下，昔日被稱爲龍虎雙傑的他倆携手合作，勇鬥罪惡勢力……石磊先生撰寫的正邪對立故事生動，流暢，言簡意賅，是一篇懲惡警世的好文章，欲知高潮迭起，峯廻路轉的內容詳情，請閱本故事，作者打鬥場面的設計，出人意外的構思定不會讓你失望。

*　*　*

今期新刋申公豹先生撰著的中篇俠義故事「五彩傳奇」，內容新穎刺激，精采絕倫，介紹給愛好者欣賞。

麥穗先生精心撰寫的短篇「追魂奪命」是一篇厲鬼復仇故事，寓鬼魂復仇勸導世人向善，寓意深長，請細閱如此精品短文。

*　*　*

下期將刋南宫宇先生撰著的現代巨型小說「神棍」，耑此預告。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541.00 |
| | 一年港幣 | $1,081.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590.00 |
| | 一年港幣 | $1,180.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692.00 |
| | 一年港幣 | $1,383.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4.3.10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46期
（總號185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正邪對立　同門相殘

大雨，從半空灰黯的烏雲中，傾盆而下。

這是一場罕見的大雨，雨點越下越急，整個都市，都籠罩在大雨之中。

教堂的大鐘，準時地敲響了十二下。

這時，已是中午十二時了，但龍大衛仍然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龍大衛是一個極其英俊瀟灑的青年，而且，他是一個十分著名文藝小說作家，他的作品，每一年的銷量都大得驚人，因此他的生活也過得很好。

在昨夜，他為了要完成一篇新的作品，一直工作了整個晚上，當他累到不能支持，決定上床休息的時候，已經是早上八點鐘了。

這時，雖然已是中午，但龍大衛却只是睡了四個小時，那當然是絕不足夠的。

可是，在他床邊的電話，偏就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

龍大衛雖然睡得很甜，但那電話一直地在響着，使他無法不從夢中醒轉，去接這個電話。

他才拿起聽筒，便聽得一把沙啞的聲音急促地傳了過來，道：「大衛，我是老四，師傅在武館被人謀殺了……」

龍大衛祇聽到這裡，便彷佛被一柄重鎚迎頭敲擊了一下，睡意全消，急道：「你可是在跟我開玩笑嗎？」

老四的聲音聽來多少有點惱怒，他大聲地說道：「誰跟你開玩笑，師傅的遺體，就在我身邊不足三碼！」

龍大衛呆住了，老四並不是在開玩笑，那是眞的了！

他立即掛斷了電話，匆匆穿了衣服，以最快的衝刺速度，直奔出了大街！

這時，雨下得最急，但龍大衛却沒有帶任何雨具，他才出了門，便已渾身濕透了。

龍大衛的車子，前兩天因為違例泊車，被警方交通部拖車拖去了，一時間未曾將之領回來，現在他不禁大為後悔，在此大雨滂沱的時候，許多計程車都不行駛，而武館距離此地足足有兩里之遙，沒有車輛，如何能趕得去？

龍大衛站在馬路之上空自焦急，冷不防一輛豪華的藍色房車，自橫街駛了出來，那車子的去勢極之急速，眼看便要向龍大衛撞個正着了。忽然之間，龍大衛的身子像是一隻雄獅一樣，剎那間衝出了七八碼，堪堪避過了一場橫禍。

及時的警覺，和敏捷的身手，救了龍大衛一命。

倒是那一輛車子，却不知道何故，莫名其妙撞向路旁一株小樹，直將那株小樹硬生生的撞斷了！

龍大衛心中有氣，走上前拉開車門，準備將那駕車者痛罵一場，可是，當他拉開車門之後，滿肚子準備罵人的話，却一句也罵不出來了。

他不但沒有罵那駕車者，反倒給那駕車者痛罵一頓。

原來龍大衛拉開了車門之後所見到的，是一個年約四十五六，一臉怒容的中年人，而這中年人，就是龍大衛的師叔石源。

石源一見龍大衛，便厲聲罵道：「畜牲，你師傅被人暗算死了，你却站在馬路旁淋雨！」

石源的脾氣一向都是暴躁如火，此刻他的師兄遇害，脾氣更是暴烈，龍大衛被他罵了幾句，才怔得一怔，石源又戟指大罵道：「畜牲還不快上車，否則老子便一刀斃了你！」

龍大衛被這一句話嚇了一大跳，原來石源有一個外號，被稱為「千手飛刀」，一套飛刀絕學確是非同小可，此際他怒火攻心，若眞是一柄飛刀射了過來，那可不是鬧着玩的事情，是以龍大衛連忙跳上車子，噤若寒蟬，連動也不敢動。

龍大衛跳上了車子，還沒坐定，石源已將車子開動，雖然雨下得很大，但車子的速度却是每小時



# 黑道風雲

現代都市警匪技擊故事／石磊・文　可飛・圖



八十哩。

總共衝過了六七個紅燈，終於來到了武館。

這是洪五武館，龍大衛的師傅，便是國際知名，曾是世界自由搏擊大賽中奪得冠軍的洪五！

在武館門外，早已來了一大羣警探，其中還有龍大衛的老同學——賀彼得探長。

賀探長一見龍大衛，便立刻走了過去，道：「令師是被一顆子彈穿過頭部致死的，直到現在為止，還沒逮捕到任何嫌疑犯，大衛，我感到十分抱歉。」

龍大衛道：「這件案子遲早會水落石出，你何必消極，我可以到現場去看看嗎？」

賀探長道：「當然可以。」

＊　＊　＊

洪五的屍體，倒在他的臥室的床邊。

這是洪五的臥室，要進入洪五的臥室，祇有一條通路，就是穿過武館的練武場，推門而入。

在這臥室裡，祇有一個窗口，由此望出去，全是高樓大廈。

那一顆子彈，極可能穿過這窗口而來的。

經過了詳細的驗屍報告後，果然證實了洪五死於一種長程來復槍彈之下。

這項報告，對於探長而言，並沒有多大的幫助，但對於龍大衛，這却是一條重要的線索，他幾乎已經可以肯定兇手是誰了。

＊　＊　＊

在半個月前的晚上，洪五武館的一干弟子正在練武，忽然之間，門外來了一個陌生人！

那陌生人的年紀約在五十歲，他的面貌，看來有些陰森邪氣，龍大衛才看見了他，便覺得極之不順眼。

那個陌生人剛進了門口，洪五便自眉頭一皺，這情景落在龍大衛的眼中，心中更是一陣咕嘀，心想：那人顯然不是什麼好傢伙。

祇見洪五雖然頗爲不悅，但臉上還是堆上了勉强的笑容，和那人寒暄幾句，之後，還一起走進了練武廳後的臥室！

洪五和那人走進臥室之後，龍大衛忽然覺得，那人似乎很面善，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但他想來想去，却又記不起來，腦子之中亂成了一片。

過了三十分鐘，洪五和那人仍然在臥室之中，未曾出來，龍大衛的心中更是疑雲大起，他竭力回憶着以往的事，希望能記起那陌生人的印象，終於，一個模糊的概念，給他想起來了。

這一個人是黑社會中，素稱心狠手辣的犯罪份子封虎。

提起了封虎，不但警方感到頭痛，便是連黑社會許多職業罪犯，也有「談虎色變」之感，祇要是利之所在，封虎便會不擇手段地去攫取。

像這樣的人，比起毒蛇猛獸，眞還要可怕千萬倍！

＊　＊　＊

龍大衛曾與封虎有過一面之緣，而且，那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

龍大衛雖然是個著名的文藝小說作家，他的作品寫得十分之柔暢，像是一首美麗的詩篇。可是，他本身所過的生活，却剛好完全相反，他最醉心的，並非如同他筆下般的羅曼蒂克故事的生活，而是追求高度的刺激和冒險！

在現實生活中，他喜歡扮演羅賓漢一般的角色，他喜歡幫助弱小，專門跟强權惡霸作對，偶然之間，也會有一兩段風流史，爲他生活添些香艷的色彩。

在他結識朋友之中，有家財億萬的鉅富，也有學富五車的學者，也有街頭上的販夫走卒，同時，也還有三教九流，各色各樣的人物！

兩年之前，龍大衛和一個職業賭徒來往甚密，而且在一個秘密豪華賭場中，見過封虎一面。

那豪華賭場中的老闆，就是封虎！

龍大衛對於封虎這個人雖然所知不多，但龍大衛就以他所知有關封虎的事情而論，便已足夠證明封虎是一個窮兇極惡，該死有餘的大壞蛋！

封虎所經營的非法活動，除了賭場之外，還有販毒！

當龍大衛在刹那之間，省起了那人原來就是封虎之時，心頭所受的震動，實在難以形容！

封虎前來武館找師傅洪五，顯然不會是件好事，他立刻有了一個決定，就是要竊聽封虎和洪五的談話。

龍大衛作出決定之後，馬上便離開了武館，那時衆人正在如癡如醉的拆解招式，倒也沒有引起什麼人的注意。

龍大衛走出了武館，轉過了街角，來到了一條又長又窄的橫巷中。

就在巷中十碼之處，一個窗口打了開來，透出了暗黃的燈光，龍大衛自然知道，那正是洪五臥室的窗戶。

他小心翼翼地將身子挨近了窗前，已可以清楚地聽到了封虎和洪五的談話。

祇聽洪五的聲音，像是相當激憤，他一字一字的咬着牙根道：「你的事情，我早已立誓不管了，你也別指望我幫你什麼忙，洗鐵山的脾氣，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他是一塊頑鐵，就算我答應你去勸他罷手，也是白費心機，你不用再做白日夢了！」

封虎吟哦了一陣，道：「算了，算了，你不幫我便算了，何必生那麼大的氣，不如咱們來一個公平的交易，如何？」

洪五冷哼了一聲道：「有什麼屁快放吧！」

封虎桀桀地笑了一笑，道：「你給我殺了洗鐵山，我給你十萬美金，怎麼樣？」

洪五呆了一呆，半晌才乾咳了兩聲，道：「你有數以百計的手下，何以還要動用到我這副老骨頭？」

封虎神秘地一笑道：「洗鐵山神出鬼沒，狡兎三窟，我的手下，那裡制得住他呢？但是你却不同了，祇要一出手，洗鐵山再有十倍的本事，也飛不出你的五指山！」

語音略頓，又道：「要是十萬美金太少的話，可以……」

封虎的話還沒說完，便已聽得洪五咆哮起來，怒聲喝罵道：「混帳，混帳，你以爲人人都像你一樣，見錢眼開，六親不認的麼？就算你用大卡車載美金到這裡，老子也絕不上你當，誰稀罕你的臭錢，滾，馬上給我滾出去！」



龍大衛聽到這裡，不由暗暗喝采！洪五不愧是條漢子，自己能拜他爲師，眞是一件榮耀的事！

封虎被洪五罵了一頓，也不禁老羞成怒，拍着案子，哼道：「洪老兒，你等着瞧好了！」

洪五在盛怒之下，封虎這一句帶有威脅意味的話兒，他也未曾聽進耳去。倒是龍大衛的心中，覺得大是不妥。

封虎借刀殺人的計劃失敗了，俗語有一句話是「錢可通神」，可是這一次，封虎却碰了一鼻子灰，憤然而去！

＊　＊　＊

洪五和封虎這一次的衝突，祇有龍大衛一個人知道。

洪五本來是一個極著名的武術家，作爲一個武人，平時與人結怨有仇，那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事情，是以洪五被殺之後，警方曾將與洪五有過節的人，一一作徹底的調查。

但那些人，都並非謀殺洪五的兇手。

用遠程來復槍作爲謀殺武器的人，其來歷顯然並不簡單，而那顆子彈正中洪五的頭部，又證明了兇手必然是一個精於槍法的狙擊手，這一切的一切都說明了兇手並不是普通人，而極可能是職業殺手！

龍大衛在屋中詳細分析了案情，最後所得的結論，就是封虎聘職業殺手，謀殺洪五！

其動機有二——滅口和洩憤。

因爲洪五對封虎的事，委實知道得太多了！

從那天晚上洪五和封虎的談話看來，他們兩人之間，一定有着某種關係，但由於龍大衛所竊聽的對話並不很多，所以也無從知道，他們究竟有着什麼關係。

至於他們談話中提起的那個洗鐵山，却又是另外一個啞謎，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洗鐵山要找封虎算帳，而封虎也要殺洗鐵山，以除後患。

封虎既然立下殺機，要謀殺洗鐵山，那麼，洗鐵山的處境，祇怕已然大大不妙了，每一分一秒，洗鐵山都可能慘遭殺害！

龍大衛想了又想，終於決定要幫助洗鐵山去對付封虎。

可是，那裡去找洗鐵山？

當龍大衛想到這一點時，連他自己也忍不住大笑了起來，他根本就不認識洗鐵山，也不知洗鐵山在哪裡，而自己却要想幫助他，這豈不是一件滑稽之極的事情嗎？

龍大衛的笑聲一直過了兩分鐘才停了下來，就在那一刻間，龍大衛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

有一個人，他可能知道洗鐵山的消息！

那就是龍大衛的師叔石源！

石源和洪五的感情極其深厚，洪五認識洗鐵山，石源也應該認識洗鐵山！

龍大衛越想越覺得有理，於是立刻披上外衣，去找石源。

＊　＊　＊

石源的住宅，和龍大衛的屋子相距並不很遠，祇須步行十分鐘，便可以到達了。

石源的住宅，是一座兩層樓別墅式的房子，前面是一個不大的園子，園中種植着名種花草樹木，倒也顯得清雅別緻。

龍大衛按了電鈴，立刻有一個老僕人走了出來，這老僕人便是石源家中的管家，叫做忠伯。

忠伯開了閘門，龍大衛便道：「石師叔在家嗎？」

忠伯低聲地回答道：「他在客廳裡，自從前兩天洪五爺死了之後，他便悶悶不樂，動輒大發脾氣，整個人就像一座爆發中的火山！」

龍大衛道：「我有點事情，要見他一面。」

忠伯道：「你對他說話時，千萬要小心謹愼，否則難免被臭駡一場！」

輕輕一嘆又道：「他這人樣樣都好，就是脾氣壞得很，眞拿他沒辦法！」

龍大衛心中暗暗一笑，忖道：「這幾句話，倒是一針見血。」

穿過了園子，便是客廳，見石源獨自坐在沙發上，抽着雪茄。

龍大衛在武館中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只怕這個性烈如火的師叔，這時兩人單獨相對，龍大衛不禁連頭皮都發麻了起來，過了半晌，才勉强一笑道：「師叔！」

石源的神情就像是一尊泥塑或木雕像，他望了龍大衛一眼，道：「隨便坐，不必拘禮。」

龍大衛才坐下來，石源又接着問道：「大衛，你的性格，我知道得很清楚，你是個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人，你有什麼事情，直說便是了！」

龍大衛暗道：「開門見山，倒是快人快語。」

當下也不再寒暄，道：「我想向師叔探聽一個人的下落。」

石源眉心緊皺，重重的抽了一口雪茄，才道：「那是誰？」

龍大衛爽快的道：「洗鐵山。」

石源的臉色立時一變，道：「你找洗鐵山，有什麼事？」

龍大衛暗想：自己的推想果然不錯，石源的確認識洗鐵山！

他祇是遲疑了一秒鐘，便答道：「有人要謀殺他，我要助他一臂之力！」

石源呆了片刻，忽然之間狂笑

了起來！

龍大衛莫名其妙地望着石源，不知道究竟有什麼事情，會使他如此的狂笑？

石源的笑聲十分響亮，連忠伯也被他這突其如來的舉動，嚇得急急從園子走進客廳，還以爲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

過了好久，石源才收斂了笑聲，道：「大衛，假如有人想謀殺洗鐵山的話，除非他先吊頸自殺死了，然後再到陰司地府去找洗鐵山！」

龍大衛一愕，「這……這是什麼意思？」

石源豎起二隻手指，道：「早在二十年前，洗鐵山已經死了，而且，還是死在這幢屋子之中，一個已經死了二十年的人，却又有人要謀殺他，這豈不是變成了天方夜譚的怪事麼？」

龍大衛聞言，不禁大吃一驚：「什麼？洗鐵山已在二十年前死去了？」

石源用手向忠伯指了一指，道：「你不信，不妨問問忠伯。」

龍大衛目光一轉，望定了忠伯，祇見他撚着腮下的幾根鬍子，點頭道：「不錯，早在二十年，洗鐵山便已死了！」

石源緩緩的接道：「洗鐵山這個名字是誰告訴你的？」

龍大衛不想把竊聽洪五和封虎說話的事情告訴他，是以他道：「是師傅告訴我的。」

突然石源的臉色變得異常憤怒，他怪叫了起來，道：「廢話，你師傅曾與我立下盟誓，永遠不向任何人提及洗鐵山的名字，你竟然連師叔也想瞞騙？」

他越說越激動，一手揪住了龍大衛的衣領，厲聲道：「快老實的告訴我，你是如何知道有洗鐵山其人的？你敢再有半句謊話，我便立刻殺了你！」

龍大衛作夢也想不到，一句話的破綻，其後果竟有如此之嚴重，石源的脾氣眞的有如一座活火山，隨時都會爆發！

他考慮了片刻，終於將半個月前，封虎前來武館找洪五的事詳細地說了一遍！

石源一面聽着龍大衛的講述，一面狂抽雪茄，直到龍大衛將整件事情說完，他才將揪着龍大衛衣領的一隻手鬆了開來，然後又將手中的雪茄用力摔在地板上，怒沖沖的道：「封虎，原來是封虎！」

龍大衛將衣領整了一整，道：「你認識封虎？」

石源冷哼了一聲，說道：「封虎是你的二師叔，也是我的二師兄，我如何會不認識？」

龍大衛大吃一驚，道：「封虎……是二師叔？那麼，洗鐵山又是誰？」

石源冷冷一笑道：「你想知道麼？」

龍大衛點點頭，石源却搖搖手道：「你還沒有資格去知道這件事，除非……」

龍大衛道：「除非什麼……」

石源上下地打量了龍大衛一番，才道：「除非你能在武功上勝得過我！」

龍大衛先是一怔，繼而恍然大悟笑道：「師叔是想考驗我一下的武功麼？」

石源哈哈一笑道：「大師兄生前，常對我稱讚你是武術界的奇才，一身所學，也已得師兄八九分眞傳，如今，我倒要看看，這稱讚是不是過份的吹牛了！」

龍大衛輕輕嘆道：「既然師叔有此心意，我自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石源朗聲笑道：「果然爽快，那麼，請出園中，咱們玩兩手！」

當下師叔侄二人，相繼走出了客廳，來到了園子的空地上！

石源道：「大衛，你先發招好了。」

龍大衛也不客氣，首先出手，迎胸向石源揮出一掌！

石源的外號，雖然被稱爲「千手飛刀」，但他最精通的却還是拳術，早年洪五常和石源切磋武功，洪五也要費盡手脚，才能在三四百招之後，找到石源出拳的破綻，僅僅是險勝一招半式而已。

由此可見，石源的武功，實在是非同小可。

龍大衛剛才揮出的一掌，看來平平無奇，沒有什麼特異之處，但在石源那樣的高手眼中一看，便已知道那是少林金剛掌法中極厲害的招數。

這一招掌法，名爲「佛光初現」，其中含有莫測高深的變化，可以攻向人身任何一個要害，同時，也往往使對方一不留神，落了下風，陷於捱打的局面！

單看這一招的出手，便不由使石源對龍大衛另眼相看，暗自提高警覺了。

石源眼看龍大衛一掌揮來，倒也不好意思退避不接，右拳一伸，將來勢擋住！

接着，一聲暴喝，反攻了一拳！

這是極簡單的一招「黑虎偸心」！

但這一招自石源手中使出來，却別具一股威勢，拳風虎虎，使人望而生畏！

龍大衛心中一凜，高手出招，與平常學了三招二式，便不可一世的「半桶水」，確有天淵之別！



當下也小心翼翼，不敢稍爲大意，施展擒拿手法，與之週旋。

石源的攻勢，隨着那一招「黑虎偸心」之後，便相繼滾滾而來，他出招之快，直使人有疾如閃電之感，龍大衛過去也曾經有過不少搏鬥的實際經驗，但也從未遇見過這樣快捷的招法。

石源之出手之所以如此快捷，一來固然是經過了多年的苦練，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的招式，接連得十分緊湊，每一招出手之間，都沒有絲毫的凝滯，形成了一種連環進攻的氣勢，是以也格外使人覺得，他的出手是特別的快捷。

轉眼之間，兩人已劇鬥了一百招！

龍大衛一直守着石源的攻勢，任憑石源怎樣狂攻猛打，也絕不反擊。

他在等着，等待石源的破綻。

因爲他曾在武館之中，聽過洪五說過幾句話：「大凡遇着了高手，切忌心浮氣躁，應該以不變應萬變，等待對方的破綻，然後傾全身之力，攻出決定勝負的一招！」

這是一代宗師的高明之論，龍大衛永遠都不會忘記！

他一直緊守着石源的攻勢，這就是以不變應萬變，他來來去去，都在使用着三幾招精奧的防守招法，但却使石源久攻不下！

龍大衛要等的是石源的破綻，攻出那決定勝負的一招！

不覺間，又過了一百招。

石源的招式，仍然沒有慢下來，一樣以快到難以形容的速度，一招又一招的緊緊逼着龍大衛。

龍大衛也一招一招的將石源的攻勢化解了開去。

好幾次，龍大衛幾乎被石源逼到閃無可閃，但也就在最危險的時候，龍大衛便運用最巧妙的招式，化險爲夷。

那是洪五親自傳授下來，用以救命的幾招招法。

石源心中一凜，昔年洪五和他交手，當洪五被他逼到無路可退，眼看就要敗下來的時候，洪五也是用同樣的招法，逢凶化吉，令得石源功虧一簣，徒呼荷荷！

看來，龍大衛眞是得了洪五的武功眞傳了！

這時，石源的心中，不禁暗暗佩服洪五的本事，他不但自己武功了得，連調教出來的弟子，也是出類拔萃，不同凡響！

攻守之間，頃刻又過了一百招，前後一共三百招了！

也就在第三百招之際，龍大衛發現了石源攻勢上的破綻！

那個破綻，就在石源的小腹！

要看準機會，向石源的小腹下手，這一伕便可穩操勝券了！

龍大衛的心中不禁暗暗大喜，終於機會來了。

這機會是一閃而過，不容半秒遲疑的機會的。

龍大衛自然不會放過這千載一時的良機，他也毫不考慮，毫不猶豫地，猝然攻出一掌！

這一掌，剛好由上至下，斜斜的劈向石源的小腹。

洪五那幾句話，果然說得很對，最少，現在是靈驗了。

石源的小腹，已捱了一掌。

照理由上來說，石源已捱了這一掌，應該是即時倒地，一倒不起的，但是，實在的情形，却又並非這樣。

他雖然捱了一掌，但並未倒地！

原因很簡單，龍大衛那一掌，雖然又快又準，但力道之輕，祇怕還不夠拍死一隻蚊子。

石源當然知道是什麼道理，因爲他是龍大衛的師叔。

剎那間，園子之中靜得出奇，兩人已經停了手。

勝負已分，石源自然不會厚着臉皮再打下去，他凝望着龍大衛過了很久很久，他才苦澀地笑了一笑，道：「你果然是洪五的衣缽弟子，而且青出於藍。」

龍大衛經過了一番苦戰，才戰勝了石源，但他一點也沒有感到自豪，反而有點感到不好意思。

這時，石源對他稱讚了幾句，更使他不知如何的回答，祇好訕訕地笑笑，神情尷尬之極。

石源嘆了一聲，道：「現在，你贏了，你已有資格知道一切關於我們四師兄弟的事了。」

龍大衛一呆，道：「四師兄弟？」

石源點點頭道：「不錯，是四師兄弟，大師兄是洪五，封虎是老二，我是老三，至於老四，便是二十年前，已經死去了的洗鐵山。」

「洗鐵山？洗鐵山是我的四師叔？」

「不錯，他是你的四師叔，但他早已死了。」

「可是，那天晚上，從封虎和師傅的談話中，聽到四師叔洗鐵山分明尚在人間，這……」

石源搖搖頭道：「不，洗鐵山早已死了，你師傅也知道這件事，你師傅甚至和我合力，將洗鐵山的屍首埋在離此不遠的一個樹林中。」

這一來，龍大衛可給弄糊塗了，洗鐵山眞的死了？那麼，封虎何以會爲了一個死了已經二十年的人而大爲緊張，難道是洗鐵山的鬼魂出現了麼？

這當然不成理由，龍大衛也曾受過了相當程度的教育，他絕不相

信世界上，會有什麼鬼魂之類的東西，在他的思想中，人就是人，活着的是人，死了的也是人，所不同的，就是死了的人，不會呼吸，逐漸枯化成一副白骨而已！

若說人死了便會變鬼，那實在是一件無知而極之可笑的事。

假如洗鐵山眞的是死了的話，那麼，封虎的緊張，一定還有別的緣故。

龍大衞雙目一閃，忽然道：「四師叔是怎麼樣死的？」

「是被人害死的！」石源沉痛地答道。

「是什麼人害死他？」

石源咬着了下唇，道：「是封虎，他用三柄彈簧鋼刀，一起插中了老四的背心，老四勉强支持着，駕駛一輛摩托車來到了這裡！」他用手向園子一株大樹下指指，接道：「他斷了氣！」

「封虎殺他的動機是什麼？」

石源嘿嘿地一笑道：「黑吃黑。」

龍大衞一怔，道：「黑吃黑？」

石源點點頭道：「封虎和老四，都不是什麼好傢伙，爲了一宗劫案得手，分贓不均，封虎殺了老四。」

「你沒有報警？」龍大衞問道。

「沒有。」石源搖搖頭嘆息道：「都是你師傅心腸太軟，說什麼師兄弟手足之情，又說什麼得饒人處且饒人，不准我去報案，祇是將老四的屍體草草埋掉了事。」

石源又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你師傅和我，曾立誓永遠不提，也永遠不再提起洗鐵山這三個字，想不到……唉……」

龍大衞自然知道他嘆氣是什麼意思，自己因爲剛打敗了他，使他逼不得已再提起了洗鐵山的事，那麼，二十年前的誓言，也就被打破了！

而龍大衞的心中也有着無限的感慨，若不是洪五當年一念慈悲，放過了封虎，又何至於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惹來一場殺身之禍。

當下也不由嘆道：「師傅若不是當年放過封虎，那麼，又何至於慘死橫禍之中，但過去的事已成過去，也不必再提了，祇是這筆血債，却是非報不可！」

石源道：「這個自然。」

龍大衞冷笑一下，道：「這筆血債，我要親自向封虎索取，像這等無恥之徒，實在百死不足以蔽其辜。」

沉吟了一陣，忽然又向石源道：「洗鐵山既然已在二十年前死去，何以封虎却要我師傅去謀殺洗鐵山？」

石源哈哈一笑，道：「封虎雖然在二十年前，用三柄彈簧鋼刀插中了洗鐵山，但洗鐵山的死訊並沒傳了出去，是以封虎一直不知道洗鐵山是死是活，直到了三個月前，忽然有一個人找上門來，聲言半年之內，要取封虎的性命，而那個人的面貌，和洗鐵山長得一模一樣。」

龍大衞頓然醒悟，擊掌道：「但那個人並非洗鐵山！」

石源點點頭，道：「大衞，你猜對了，那人的面貌，雖然和洗鐵山長得一模一樣，但實在却並非洗鐵山。」

龍大衞立時醒悟道：「他是洗鐵山的同胞兄弟！」

石源笑道：「眞聰明，他正是洗鐵山的孖生弟弟洗錫山！」

「我明白了，洗錫山要找封虎報仇，但封虎却將他誤認爲洗鐵山！」

「這件事，你師傅和我早已知道，因爲洗錫山是從我口中才知道洗鐵山是被封虎害死的。」石源沉聲地說道：「洗錫山和洗鐵山雖然是兩兄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逃難中失散了，直到三個月前，洗錫山才查出了他哥哥和我們是同門的師兄弟，他來找我，當我看見了他之際，還以爲洗鐵山復活了，後來經過一番解釋，才知道他是洗鐵山的孖生兄弟洗錫山。」

龍大衞問：「後來怎麼樣？」

「唉，我雖曾與大師兄立過誓，不再提起洗鐵山的事，可是眼前這一位，却是洗鐵山的親弟弟洗錫山，何況他一再哀求，要我告訴他洗鐵山的下落，終於，我便忍不住的說了出來，將二十年前一段往事，和盤托出。」

「那麼，師傅知道這件事麼？」

「洗錫山走了之後，我便立刻到武館找大師兄，將事情告訴他。」

龍大衞到了這時，已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弄得一清二楚，顯然，半個月前，封虎和洪五在談話的時候，洪五已經知道是洗錫山找封虎報仇，但洪五却裝作不知道洗鐵山已死的樣子，一直將洗錫山當作是洗鐵山，這一來，不但封虎不知內情，便連站在窗外的龍大衞也弄得一頭霧水。

封虎的眼中釘就是洗錫山，因爲洗錫山曾揚言，要在半年之內，殺掉封虎！

龍大衞已決心，要親手爲師傅報仇，同時，他也決定要幫助洗錫山，不使之遭到封虎的毒手！

於是他便向石源道：「師叔，你可知道洗錫山的住處麼？」

「不知道。」石源道：「但有一個人，會知道他的下落。」

「那人是誰？」

石源一字一頓，道：「那人你也認識，就是住在金堂邨的高公子。」



龍大衞神情一振，道：「是高森？」

石源點點頭，道：「不錯，就是那個典型的花花公子！」

龍大衞聞言，立刻大搖其頭，正容說道：「你錯了，高森並不是個花花公子，也許他的服裝打扮十分新潮，但我和他是十多年的老同學，我很瞭解他，他是一個感情豐富，而又學識淵博的學者！」

「學者？」石源冷冷一笑道：「我曾經在一個夜總會門前，看見他和一羣嬉皮士打架，連衣衫也扯得粉碎，這樣的人算是什麼樣的學者？」

龍大衞吸了一口氣，倒也不去和石源爭辯，祇是道：「既然高森知道洗錫山的下落，我現在便去找他，師叔再見了！」

石源一聲不出，目送着龍大衞的背影遠遠的離去。

直至龍大衞的踪跡消失了，石源才喃喃的自語道：「這小子眞還不錯，不錯……」

* * *

高森是一個業餘畫家，同時也是一個出色的攝影專家，和空手道高手！

高森的年紀和龍大衞差不多，而他的身材面貌，也和龍大衞不相上下，都是高高大大的，瀟灑英俊，充滿男性的魅力！

在學府中唸書時，高森和龍大衞是一雙很要好的同學，經常形影不離，畢業之後，彼此見面雖然較少，但常常有書信來往，祇要有空暇，兩人便常聚在一起，找尋刺激的生活！

高森的性格也和龍大衞一樣，喜歡冒險，喜歡一切刺激的事！

這時，高森正在畫室之中，開始動筆，畫一幅抽象派的圖畫。

正當他在畫布之上塗上了第一筆之際，有人敲門了。

當高森在畫室繪畫的時候，最討厭的就是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騷擾，當大門被人敲響之際，他第一個的反應，就是兩個字——討厭！

但接着他却笑了起來，因爲他已經知道了，敲門的客人是誰了！

因爲這客人敲門的手法十分特別，是先重敲一下，然後再輕輕敲三下，最後，又是重重的再敲一下！

在高森的朋友中，有誰不會按電鈴，而用手敲門的，也許祇有一個，那人便是龍大衞了，而龍大衞敲門的手法特別，高森已聽過千百次了，如何會認不出來？

儘管高森在繪畫的時候，討厭一切任何的騷擾，但對於這一個十多年的老同學，却是絕對的例外。

他立刻放下了畫筆，急急地走出了畫室，穿過大廳，開了大門！

高森立時哈哈地笑道：「好傢伙，你竟敢在一本小說之中，盜用我的名字做小說中的主角，還把我寫成像個王八蛋，看我敢不敢揍你。」

說着，果然一掌向龍大衞劈了下來。

龍大衞也哈哈一笑，一掌格住來勢，道：「你可也別忘記，兩年前你偷了我一張照片，畫了一幅未經本人同意的畫像，還拿去市政大堂展覽，那一幅畫像，將我的神態，畫得像街頭倒霉的流浪漢，這筆賬，可又怎麼算？」

高森「噢」了一聲，接着又笑道：「居然翻查舊賬了！」

龍大衞道：「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呀！」

高森怪笑了一聲，道：「既然如此，吃我一掌！」

呼地一聲，一掌迎胸而下。

龍大衞大聲道：「好呀！居然又有人要考我的武功了！」

口中說着，手中却絕不緩慢，一式擒拿招數，猝然直抓高森的手腕。

高森的空手道，已苦練了整整十年，指骨之上，都是一層隆高起來的厚繭，他在空手道上的造詣，確也有相當火候，曾經有兩個五段的空手道高手，在街頭上伏擊高森，結果那兩個人終於失敗，要在醫院中躺了足足三個月之久。

就現在他這一掌而言，若沒有幾分眞材實料的人，祇怕已被他一掌擊中，倒地不起了。

但龍大衞是技擊的高手，自然不會被這一掌擊倒，他立刻使用擒拿手法，對付高森！

但高森也十分乖巧，立時將手掌縮回，身子一矮，右腿疾伸，踢出了一脚。

龍大衞朗聲笑道：「好脚法！」口中雖稱讚，手底下却毫不客氣，一掌直向高森的脚背重重擊下！

高森吃了一驚，忙又將右脚縮回！

龍大衞哈哈狂笑，道：「好一招『縮脚烏龜』，不俗，不俗！」

高森被他氣得哇哇大叫，一掌又劈了過來。

龍大衞也不慌不忙，揮掌應戰！

於是，兩人竟在大廳之上打作一團。

但可別誤會，別以爲他們是在打架，其實，這祇不過是玩耍而已！

然而，他們之出手招式之狠之快，却和眞的打架一般無異，使人

看來觸目驚心。

一直過了十五分鐘，「打鬥」停止了，結果是不分勝負。

高森笑道：「大衛，你出招比箭更狠更快了！」

龍大衛也笑着，道：「別吹捧了，快又怎麼樣，這一次還是贏不了你。」

高森呵呵地笑道：「我也不會贏你呀！你明天大可以再向洪五討教一兩招絕學，那時，我便不是你的對手了！」

龍大衛苦笑道：「別開玩笑了，你叫我到那裡去找師傅？」

高森一怔，他也是個極其機靈的人，立刻就聽出了龍大衛的話有蹊蹺，追問道：「發生了什麼事？你師傅到外國去了麼？」

龍大衛又是一聲苦笑：「師傅死了！」

高森嚇了一跳，道：「什麼，洪五已經死了？什麼時候死的，爲什麼會死？」

高森一連串問了幾個問題，龍大衛也一連串的回答：「他已經死了，是昨天中午死的，有人用遠程來復槍，擊中了他的頭部。」

高森立刻道：「抓着了兇手沒有？」

「沒有。」

「那麼，看出有什麼可疑的人物沒有？」

「值得懷疑的人，實在太多了，警方曾經調查了好幾十人，這幾十個人之中，都曾和師傅有過過節的，在警方來看，這些人都有可能是兇手。」

高森「哦」了一聲道：「大衛，你可有什麼頭緒沒有？」

龍大衛嘿嘿一笑，道：「我已經知道誰是兇手了。」

高森忙道：「兇手是誰？」

龍大衛道：「高森，你曾和黑社會結過不少樑子，可曾聽見有一個販毒頭子封虎的名字沒有？」

高森道：「封虎？就是那個六親不認，曾經將至親的兒子勒死的封虎？」

「對了，正是這個衣冠禽獸！」

高森眼睛一瞪，接着問道：「他就是兇手嗎？」

龍大衛點點頭道：「不錯。」

接着，便將事情的始末，連同石源所說的話，都一起說了出來。

高森聽完了之後，道：「你想找洗錫山？」

龍大衛道：「這個當然了，他是我四師叔的弟弟，現在封虎要殺他，我豈能坐視不管，見死不救？」

高森嘿嘿的笑道：「可是，你可知道洗錫山是個甚麼樣的人麼？」

龍大衛大愕道：「這是什麼意思？」

高森道：「老弟，我要奉勸你一句，你不必擔心洗錫山的生死。」

「爲什麼？」

「原因簡單得很，第一，封虎要殺洗錫山，但洗錫山是個靈巧得像隻猴子的人，封虎雖然神通廣大，黨羽衆多，但想殺洗錫山，却還眞不易。」

「還有其他的原因麼？」

高森道：「第二個原因，就是洗錫山這個人，根本死不足惜。」

龍大衛一怔，說道：「什麼，洗錫山他……」

高森淡然笑道：「洗錫山和封虎一樣，都是黑社會中的首腦人物！」

龍大衛更是意外，道：「洗錫山是黑社會人物？」

高森道：「若說封虎是個該死的傢伙，那麼，洗錫山便是個應該斬千刀的人類渣滓！」

語音微頓，又道：「封虎是一個賭場老闆，又是一個販毒頭子，而洗錫山，却是一個色情販子，淫業大亨，每年之中，不知有多少無知婦女，在洗錫山種種手段之下，喪失了貞操，而至永淪苦海！」

龍大衛神色聳然，道：「原來如此，這種人，確是該斬千刀，死不足惜。」

高森說道：「你現在想怎麼樣對付封虎？」

龍大衛道：「自然是想將他殺掉！」

高森搖搖頭道：「不對，不對！」

「什麼不對？」

高森道：「本市乃是法治之區，像封虎這樣的人，雖然該死有餘，但你若親手殺了他，你便犯了殺人之罪，同樣將會法網難逃！」

龍大衛呆住了，無言以對！

高森道：「依我之見，交給警方，由警方提出控訴。」

龍大衛考慮了兩分鐘之久，才道：「既然如此，如何搜集證據？」

高森笑道：「這可難倒我了，但現在我們不妨先去一處地方混一陣，看看情勢，然後行事。」

龍大衛頓然醒悟，道：「對了，我們先去大山道十八號。」

高森哈哈笑道：「大衛，你的記性眞不壞，祇去過一次，便連地址都記得清清楚楚！」

龍大衛笑道：「不是一次，是兩次了，另外一次，我是和譚坤去的。」

高森道：「譚坤？你認識他？」

龍大衛道：「自然認識，他是本市最出名的賭徒之一，別以爲你是交遊廣闊，便看低了我，我對三教九流的人物也認識不少哩。」



高森道：「別吹牛了，大山道十八號的牌九，正等着咱們去賭哩。」

龍大衛道：「但這一次，我不想玩牌九，我想賭骰子，贏他十萬八萬！」

高森「哼」了一聲：「爛賭鬼。」

龍大衛笑道：「彼此，彼此。」

＊　＊　＊

高森和龍大衛眞的是爛賭鬼麼？

當然不是。

也許他們會偶然賭一二手，但却絕對不是爛賭鬼！

那麼，大山道十八號是什麼地方？

答案是：一座寬敞而美麗的別墅，但骨子裡，却是一個秘密的豪華賭場！

而這座豪華賭場，幕後主持人正是封虎！

這時，已經是晚上八點鐘了，在這「別墅」的門外，一輛白色平治的跑車，駛了過來。

那跑車泊好位後，走出兩個西服畢挺，架着金絲眼鏡的年輕人，這兩個年輕人的樣子，都是長得高大瀟灑，態度文雅，令人一眼望去，舒服之極。

這兩個人正是高森和龍大衛！

他們步伐齊整地來到了別墅門前，祇見閘門緊閉，高森立時一按門鈴，接着道：「恭喜，恭喜發財！」

龍大衛曾來過此地兩次，自然知道高森那兩句話就是暗語。

頃刻，閘門果然開啟了，高森和龍大衛也大模大樣地走了進去。

一個中年僕人迎了上來，殷勤地招待兩人，高森也大方地掏出幾張鈔票作爲賞錢。

過了一分鐘，兩人已來到了秘密賭場的所在地。

這眞是一個豪華的賭場，一切的設備都是一流的。

高森向龍大衛笑了一笑道：「這裡有牌九、骰寶、二十一點、輪盤，還有番攤，你喜歡那一樣？」

龍大衛說道：「我喜歡這裡的侍應女郎！」

高森拍拍龍大衛的肩頭，道：「好傢伙，居然食指大動了！」

龍大衛搖搖頭，道：「你誤會了。」他用手指指一個派撲克牌的女郎，道：「你還認得她嗎？」

高森「噢」了一聲，皺眉道：「她是寶茜，是學府裡的校花。」

龍大衛點點頭道：「不錯，是趙寶茜，想不到她竟會在這裡做二十一點女郎！」

高森低聲道：「你想從她那裡探聽消息？」

「正有此意。」龍大衛道：「你有她的地址麼？」

高森道：「大南山四〇八號地段。」

龍大衛訝然道：「是木屋區。」

高森道：「趙寶茜的家境並不怎麼好，祇有一個靠做針綫活的老母親，却有三個還在唸書的弟妹。」

龍大衛喃喃道：「難怪她還沒有畢業，便輟學了。」

高森道：「這件事，暫時別提了，先玩幾手牌九，怎樣？」

龍大衛心不在焉地道：「好，好。」

在牌九桌上賭的人並不很多，而注碼却押得很大，高森掏出一疊大額鈔票，押在尾門之上。

龍大衛也照樣在尾門之上，押下了重注。

過了一個小時，兩人總共贏了八萬多元，手風也算是不弱了！

高森道：「將這八萬元一注押下，贏輸都收手，怎樣？」

龍大衛笑道：「好極了，這叫做一箭定江山！」

八萬元賭四隻牌，當然不是小數目，這時也不禁有點緊張起來。

當那四隻牌九拿到手中之後，高森以極熟練的手法，摸着每一隻牌！

憑着大拇指的靈敏觸覺，高森已經知道其中三隻是什麼牌了！

那是一雙天牌和一隻地牌！

高森的心中，不由暗暗的高興，這三隻牌，當然是超乎理想的三隻，祇要隨便再撞上一隻「科尾」，這一局牌，已可穩操勝券了！

高森小心翼翼，摸着第四隻牌！

這是決定性的一隻牌！

這一隻牌，出乎意料地，竟然又是一隻地牌。

高森不禁自心底裏笑了出來，想不到這最後一局牌，運氣會如此的好，祇要莊家沒有一雙至尊的話，那麼，這一局牌，便一定穩勝了！

高森不由自主地有一股洋洋自得之感！

可是，一秒鐘之後，高森才知道自己得意得太早了！

莊家是一大胖子，他一攤開了四隻牌，其中兩隻是梅牌和鵝牌，而另兩隻，却剛好是一雙至尊。

高森不由呆住了，莊家的運氣，居然如此之好，自己拿了雙天雙地，四隻牌王，還贏不了他。

龍大衛也不禁苦笑了起來，向高森道：「這一手牌也贏不了莊家，應該收手了。」

高森頷首笑道：「你說得對，我們走吧！」

於是，兩人一起離座，走出了別墅。

高森駕駛着車子，離開了大山道。那知，就在車子要轉向另一條街道之際，一輛大卡車突然從橫街疾駛出來，攔住了去路。

若不是高森刹掣得快，恐怕已經撞向了大卡車，而致車毀人亡。

高森怒吼一聲，正想破口大罵，忽然之間，大卡車中，走出十多個黑衣大漢。

而那十多個黑衣大漢的手中都握着了利器！

不問而知，他們都是不懷好意的了！

但高森和龍大衛兩人一點也沒有驚慌之色，反而相對一笑，輕鬆的走出了車子，和那十多個黑衣大漢形成了對峙之勢！

高森忽然仰天哈哈大笑，向其中一個蓄有小髭子的大漢道：「余老三，你在江湖之上，也算有點名氣，怎麼有大老闆不做，却來充當打手了？」

這兩句話，剛好刺着了那余老三痛癢處，不由惹得余老三暴怒如狂，怪聲叫道：「高森，你屢次與封大哥作對，還敢再來賭場裡作怪，今天是你的死期了，認命吧！」

龍大衛一怔，向高森道：「高森，你曾和封虎作對了？」

高森笑道：「那有這回事，祇不過封虎有個情婦，長得也極漂亮，有時候我悶得發慌，便到她的香閨裡住一兩晚，如此而已！」

龍大衛聞言，不由嘻嘻笑着道：「難怪封虎要找你算賬了，原來你是封虎的情敵！」

高森連忙搖手笑道：「封虎的手下，個個如狠似虎，我下次不敢了。」

好一句風涼話！

大敵當前，眼看便有一場惡鬥了，但高森和龍大衛二人，却還在一唱一和，全然不把那十幾個黑衣大漢放在眼中。

終於，余老三首先按耐不住，一把尺許長短的鐵尺直向高森腰際掃去。

這一掃之勢，力道極猛，若是給他掃中，便是不死，也得重傷。

但高森是何等樣人，豈會就此給它掃着，祇見高森身子向左一閃，那鐵尺便剛好自腰邊疾擦而過，掃了個空。

接着，高森的左掌，輕輕向余老三一推，便直將余老三一百五十磅的身體推出了三四碼之外，剛好迎上了龍大衛。

龍大衛也不客氣，一記直拳，便向余老三面門重重擊下。

這一拳的力道，彷如一枚鋼彈，將余老三的身子又撞到了高森面前。

高森哈哈一笑，道：「來得好！」順着余老三撞來之勢，迎頭又是一拳！

余老三連吃兩拳，登時倒在地上，一倒不起了。

龍大衛笑道：「膿包，膿包！」

高森和龍大衛祇三拳兩脚，便解決了余老三，不由看得那十幾個黑衣大漢人人心中皆是一凜！

一個滿臉痲子的黑衣大漢吆喝道：「兄弟們，一起上！」

一呼百應，十多個手持利器的兇徒，便將高森和龍大衛團團的圍住了！

龍大衛冷冷道：「烏合之衆，也想動爺爺們的腦筋了，眞是不知死活！」

高森神態自若，向龍大衛微微笑道：「這叫做螳臂擋車，又叫做……」

龍大衛截口道：「又叫做飛蛾撲火，對不？」

高森哈哈一笑，道：「對了！」

那滿臉痲子的黑衣大漢啐了一口，怒道：「他奶奶的，死到臨頭，還逞口舌之利，等一會閻王問你何以會死，你便說霍鏗殺你便是。」

高森雙眉一揚，道：「你就是『穿州過省』的霍鏗？」

痲子大漢轟然大笑道：「原來你也認識老子的綽號，倒算你有點見識。」

高森神秘地笑了一笑，道：「霍老兄的大名，高某早已如雷貫耳了，而霍大嫂在紅杏坊的艷名，高某也是聞名久矣！」

龍大衛立時哦了一聲道：「原來霍鏗的老婆是個婊子，妙也，妙也！」

霍鏗臉色頓時大變，五指箕張，疾向高森額前抓來。

霍鏗這一抓，又狠又準，高森倒也不敢怠慢，忙出掌反攻！

霍鏗在技擊上的造詣也極不弱，早年，曾憑着一身武功，在各處地方行走江湖，是以才得了個「穿州過省」的外號。

然而，霍鏗的武功雖高，但比起了高森，還是差了一截。

不到三招，高森便憑身手敏捷，和勇猛的狠勁，將霍鏗逼得手忙脚亂。

但就在這個時候，那十幾個黑衣大漢，便開始發動攻勢。

一時之間，長刀、短刀、鐵棒、單車鍊齊飛，攻向高森，也攻向龍大衛！

龍大衛冷笑連聲，將首先持刀攻來的兩個大漢擊倒在地上。

但接着勁敵來了。

一個年約三十，禿頂獨目的大漢，握着一條鐵棒，向龍大衛當胸搠來！

龍大衛心中微微一凜，這獨目大漢出招奇快，顯然並非等閒之輩。



由於對方使用的是一條鐵棒，而且，來勢洶洶，龍大衛也不敢硬接，身軀向後一縮，避過那獨目大漢雷霆萬鈞的一擊！

獨目大漢得勢不饒人，鐵棒連揮，招招向龍大衛的要害進攻。

那鐵棒的重量少說也有十來斤，揮舞起來，威力也是相擋驚人，獨目大漢連攻幾招，龍大衛一時之間，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獨目大漢見龍大衛被自己逼得節節後退，不由得意地嘿嘿笑了起來。

龍大衛心中有氣，冷冷一哼，道：「你別高興得太早，看看我的空手奪白刃功夫吧。」

語畢，果然左手一伸，直向那鐵棒尖端抓去！

獨目大漢冷冷一笑，心想：這鐵棒之上，蘊藏着數百斤的力道，你如何能搶奪得了？正想嘲笑一番，那知還未開口，鐵棒已像變魔術般，忽然從自己的手中甩掉，被龍大衛搶了過去。

獨目大漢在刹那之間，還以爲是自己眼睛出了毛病，而不是眞實的事實！

但事實上，鐵棒確實已被龍大衛搶奪了去。

這是洪五生平一大絕技，空手奪白刃的秘法。

龍大衛搶奪了鐵棒，下一個步驟，便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獨目大漢瞪大了他僅有一隻左眼，眼巴巴地望着那根鐵棒從天而降，當頭而下。

一聲慘呼，獨目大漢腦袋開花，倒在地上。

龍大衛有了這根鐵棒作武器，更是如虎添翼，猛不可擋，所向披靡了！

而這時，「穿州過省」霍鏗，也因爲技不如人，被高森一拳劈中胸膛，倒在地上。

但霍鏗倒在地上，立刻又有四個黑衣大漢，手持利器，向高森進襲。

高森哈哈一笑，道：「古語有云：『一鷄死，一鷄鳴』，如今死去一鷄，却又來了四鷄，倒眞熱鬧之至。」

高森一面打油腔，一面已將其中一個手持鐵尺的黑衣漢子劈倒在地上。

高森在出招方面，也許不及龍大衛快捷，但其狠猛之處，却又非龍大衛所能企及。

他們兩人在武功方面，可謂各有千秋，難分軒輊！

＊　＊　＊

在學府裡，人人都稱他們兩人爲「龍虎雙傑」！

龍大衛是龍，因爲他的身手矯若游龍，而剛好他的姓氏，又是一個「龍」字。

至於高森被稱爲「虎」，因爲他在動手出招之際，兇狠得像一隻出柙猛虎！

提起了「龍虎雙傑」，不但在學府裡人人皆知，便連許多三教九流的人，也都知道，這一龍一虎絕對不是好惹人物。

曾經有幾個阿飛集團，就是因爲惹了這兩個黑道煞星，而致吃了大虧——不是被打得半死，便是被送上警局，一嚐鐵窗風味！

這兩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輕人，現在正以大無畏的精神，面對着一個龐大的犯罪集團挑戰。

他們要與黑社會最危險的一個黑人物作戰，這個黑人物，就是封虎。

＊　＊　＊

在那僻靜的街角上，劇戰一直持續了十分鐘。

當龍大衛擊倒了第十八個黑衣大漢之後，街頭之上，已再沒有任何一個能夠站得起來的黑衣大漢了！

高森和龍大衛已得到了絕對性的勝利！

高森悠閒地整理着領帶，向龍大衛道：「這些傢伙，其中有幾個的身手倒也不錯。」

龍大衛道：「可惜他們倒霉，遇上了我們兩個尅星，這叫做一山還有一山高。」

倏地，一聲冷笑，自背後響起。

祇聽得一把陰冷的聲音，緩緩地說道：「你說得不錯，一山還有一山高。」

高森和龍大衛的臉色，當即一變！

在他們身子之後，已不知何時，來了五個人！

那五個人的手中，都握着一柄裝有滅聲筒手槍！

高森和龍大衛兩個人一眼便看出，這種手槍，是一種殺傷力極大的軍用手槍，能在百碼之外，輕易地殺死一頭非洲大象。

在本市郊區，有一個「業餘槍械研究會」的組織，專門訓練槍械射擊的人才，而高森和龍大衛都是該會的會員，而且，還是該會槍法最好的兩位。

是以他們對於槍械方面的知識，知道的也不少！

當他們認出敵人手上的武器，是殺傷力極大，而又配有滅音設備的軍用手槍時，一時之間，倒也不敢輕舉妄動。

祇見高森強顏一笑，道：「請問幾位，有何見教？」

那五個人的年紀參差不齊，最年輕的一個大概祇有二十歲，而其他四人，却是三十至六十之間。

其中那個約在六十歲的老者，看來是爲首之人，他冷冷的說道：「高先生，你這位朋友的身手眞不錯啊！」

他一面說，一面望着龍大衞。

高森哦了一聲，道：「他是龍先生，是空手道四段。」

那老者嘿嘿道：「空手道四段？」

高森道：「不錯，是空手道四段！」

那老者搖搖頭，道：「但他的武功，却百分之一百是中國拳。」

高森怔了一怔，隨即又笑道：「原來閣下也是會家子，失敬之至。」

那老者陰森地一笑，目注龍大衞道：「請問這位先生，是何門何派的高手？」

龍大衞神色冷漠地說道：「你一定要知道麼？」

那老者將手中的槍揚了一揚，慢條斯理地說道：「那也不一定，可是，假如你不說的話，你將會永遠不能說話。」

龍大衞當然明白他最後一句話是什麼意思，他想了一想，終於說道：「我是洪五門下第七位弟子。」

「洪五？」那老者的神態立刻顯得緊張起來。

「很意外，是不？」龍大衞試探性的問道。

但那老者緊張的神態祇是一閃即逝，接着又回復了平靜，冷冷地說道：「原來你是洪五的門下弟子，難怪你出手如此不凡！」

高森格格一笑，道：「閣下現在以槍威脅，可有什麼企圖呢？」

那老者淡然道：「這不是威脅，是邀請。」

高森立刻道：「是封虎邀請？」

那老者哈哈的大笑道：「你料錯了，我們五人，根本和封虎毫無關係，你以爲我們是封虎的手下嗎？」

高森大感意外道：「你們不是封虎的手下嗎？」

「當然不是。」那老者揚着手槍，道：「少說廢話，快上車子！」

「那一輛車子？」

那老者道：「當然不是坐你的平治跑車啦！」

他用手向街角一輛大型房車一指，道：「上去！」

在五柄手槍對準之下，高森和龍大衞祇好乖乖地上了車子，接受這份無可抗拒的「邀請」！

接着，他們被厚厚的黑布蒙住雙眼，然後，車子開動了。

高森與龍大衞一聲不出，他們正保持着冷靜的頭腦，準備應付事情的發展！

## 富商巨賈　原是毒梟

約莫過了十五分鐘，車子停了下來。

高森和龍大衞，被劫持到一幢樓宇的八樓，而八樓這一層，已是該幢樓宇最高的一層了。

當縛着眼睛的黑布解下來之後，高森和龍大衞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强烈的燈光刺着雙目，難以在一時之間睜得開來。

過了好一會，他們二人才能適應這種强烈的光綫，看清楚了四週的環境。

這是一層空空如也的樓宇！

沒有傢俬，沒有枱椅，甚至連一塊木頭也沒有！

有的，祇是十多個兇神惡煞，面目猙獰的大漢。

高森的目光，連環地向那十幾個大漢掃射着，但這十多個大漢，高森却一個也不認識。

突然，一個身穿唐裝衫褲，神態威猛的中年人，從大門之外走了進來。

那中年人才走進來，便笑容可掬地說道：「歡迎，歡迎兩位高手駕臨，鄙人等不勝榮幸之至！」

龍大衞立時望向那中年人，但却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然而，高森却是一眼便認出那中年人是誰了！

他立刻冷冷一笑，道：「原來是你，洗錫山！」

龍大衞陡地一愕，道：「他便是洗錫山？」

那中年人哈哈笑道：「鄙人正是洗錫山。」

高森不屑地補充上一句，「本市數一數二的老淫蟲，淫業鉅子！」

洗錫山却毫不在乎，道：「人家說，人不風流枉少年，洗某今年已四十二歲，但却還想再風流三四十年哩。」

他一面說，一面得意地笑了起來，他那種笑聲，斷斷續續地，令人聽來有一股說不出的下流淫穢之感。

但那十幾個大漢却像聽到了世界上最幽默，最好笑的笑話一樣，也一起放聲大笑了起來。

高森和龍大衞的雙眉不禁皆是一皺！

這絕對不是風流，而是無恥，下流！

那十幾個大漢的下流笑聲，一直過了兩三分鐘才停了下來，樓宇之內，又變得落針可聞的靜寂！

祇見洗錫山兩眼緊盯着高森，良久才道：「高森，你的身手聽說相當不錯。」



高森傲然道：「誇獎了。」

洗錫山的目光又轉向龍大衞，道：「你便是龍大衞了！」

龍大衞嘴角一哂，並不回答。

洗錫山冷冷的道：「你是著名大作家，想不到也是一個技擊高手，祇可惜有勇無謀，落在洗某手中！」

高森忍不住道：「洗錫山，你將咱們劫持到此，有何目的？」

洗錫山哈哈笑道：「問得好。」

轉身向背後那個老者一笑，道：「關爺，有勞你先將龍先生帶走，我有點事要和高森商談。」

那老者恭應道：「是！」

高森臉色一變，向洗錫山道：「你要將大衞帶往哪裡？」

洗錫山詭異地笑道：「一個十分安全的地方。」

高森怒道：「姓洗的，你究竟在搞什麼鬼？」

洗錫山振聲道：「高森，你現在是我的俘虜，請不要動輒發脾氣，否則是有害無益。」

高森毫無懼色，勃然道：「雖然虎落平陽，但你這條雜種狗又能將我怎樣？」

洗錫山雙目圓睜，想要發作，却又終於忍了下來。

他緩緩的將目光轉向龍大衞，忽然說道：「關爺，先將這位大作家弄昏，然後帶走。」

那老者應道：「領命！」自懷中取出一條黃色絲巾，迎面向龍大衞揮去！

一陣幽香，滲進了龍大衞的鼻子。

這是醉人、迷人的香氣。

高森脫口道：「迷魂巾！」

洗錫山冷冷的道：「不錯，這是關爺特製的迷魂巾，能在兩秒鐘之內，使任何體魄强壯的人昏迷！」

果然，話猶未了，龍大衞已經軟綿綿地昏迷不醒了。

而那老者也立刻命令幾個大漢，將龍大衞挾持出去。

高森怒道：「這算是什麼意思？」

洗錫山道：「以防萬一。」

高森道：「什麼以防萬一？」

洗錫山慢條斯理地點着一根香烟，然後才道：「剛才關爺曾告訴我，說這位大作家的武功，決不在你之下，爲了免除不必要的痲煩，所以我才下令將他迷昏，然後送到一處安全的地方！」

高森閉上了眼睛，盡量抑制着心頭的怒火，在這個情勢之下，衝動祇會誤事，所以，雖然現在是應該大發雷霆的時候，但高森必須要保持冷靜，絕不容許盲目的衝動！

過了半晌，洗錫山又道：「高森，老實說一句，我很欣賞你！」

高森睜開了眼睛，啞然失笑地說道：「你欣賞我？欣賞我什麼，別忘記我是男人，並不是曲綫玲瓏的美女，我不能像那些女人，利用肉體來給你賺錢。」

洗錫山的態度忽然和藹了許多，他搖着頭，笑道：「高森，我是說，我很欣賞你的爲人，也很欣賞你的身手。」

「那又怎麼樣？」高森道。

洗錫山熱誠的笑了一笑，道：「我認爲，你是一個天才！」

高森也熱誠的報以一笑，道：「你指那一方面？」

洗錫山的表情十足像一個性格演員，他翻起了眼皮，道：「犯罪天才！」

高森道：「這一句話，應該套用在你的身上，而絕不是我！」

洗錫山道：「別裝蒜了，你的來歷，別人也許不知道，但却瞞不了關爺。」

洗錫山口中的「關爺」，就是指那個老者，那個老者究竟是何方神聖呢？

高森也很想弄清楚，是以連忙問：「那關爺是誰？」

洗錫山哈哈一笑，道：「一個著名的老小偷，他的外號『得心應手』！」

高森道：「是關重天！」

洗錫山笑道：「正是關重天，也是令尊生前的忘年之交，他與令尊，曾被稱爲『南北雙絕』，都是開保險箱的頂尖兒高手。」

高森的臉色，不由一陣蒼白！

洗錫山嘿嘿一笑又道：「兩年前，本市大富商黃雲新住所中的保險箱被竊，損失現款一百弍十萬，警方至今猶未破獲此案。這件案子，做得乾淨俐落，不留半點痕跡，是以警方雖用盡法寶，也無法破案。

「但是，這一件爆竊巨案，警方調查不出，却被關爺調查出來了，那個做案的人，就是你，高森。」

高森的臉色更是一變，變得難看到了極點！

洗錫山又道：「但你是一個大蠢材，大傻瓜，你將那一百二十萬巨款，分別以無名氏名義，捐給予三十五個慈善團體，你自以爲是善長仁翁，但事實上，你花了一百二十萬元，並沒有人向你說一聲多謝！」

高森淡然一笑，道：「做善事，並非在乎一聲多謝，或者是一千萬句讚美，而是心靈的沐浴，心靈的舒暢！」

洗錫山怪笑了起來，道：「聽你的口吻，倒像是個傳教士。」

高森道：「你是衣冠禽獸，豈會明白這等的哲理！」

洗錫山臉色一變，欲言又止。

高森冷冷的道：「姓洗的，你將我劫持到此，究竟有何企圖？」

洗錫山道：「令尊雖然已死去四年，但他的本領都已傳授給了你，對嗎？」

高森道：「什麼本領？」

洗錫山打個哈哈，道：「當然是家學淵源——開保險箱的本領。」

高森不置可否地接道：「那又怎樣？」

洗錫山桀桀一笑，道：「從黃雲新住所那一宗案件看來，你作案能力，絕不在『南北雙絕』之下。」

高森冷冷地道：「請你別將關重天和先父相提並論，他們兩人，雖然同樣地都是開保險箱高手，但關重天是賊，而先父却是一個劫富濟貧的俠盜！」

洗錫山苦笑道：「然則，兩者又有何分別，又有何不同？」

高森道：「判若雲泥，先父有崇高的人格，有行俠仗義之心，而關重天，則是一個下流的竊匪！」

洗錫山哈哈笑道：「好一個判若雲泥，但依洗某看來，這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語音甫畢，又自笑哈哈地接口道：「現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高森漫不經心地說道。

洗錫山故作神秘地，考慮了半分鐘才道：「我要你打開一個保險箱！」

「什麼？」高森尖叫了起來：「你要我替你做賊！」

洗錫山緩緩的道：「可以這麼說。」

高森青筋暴露，氣沖沖地說道：「你在做夢！」

洗錫山像是成竹在胸，淡然笑道：「絕非做夢，現在我問你一句，你答應不答應？」

高森截然道：「不答應。」

洗錫山又是一笑，道：「可是，你不要忘記，你的好朋友龍大衞，現在正在我掌握之中，他的生死，祇須要我說一句話！」

高森的臉色突然變得青白，難看之極。

半晌，高森道出了一句話，道：「好卑鄙的手段！」

洗錫山更是得意，道：「祇要你答應，我立刻傳令下屬，好好的招待那位大作家，保證不損他一根汗毛！」

高森重重吸了一口氣，他可以不理會自己的生死，但不能不顧及龍大衞的安全。

龍大衞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知己！

他不能眼巴巴的望着龍大衞走進鬼門關，而坐視不理！

終於，高森毅然道：「好，這一仗你贏了，但你要保證，事成之後，馬上釋放大衞！」

洗錫山連連的點頭道：「這個當然！」

高森說道：「你要我去爆竊誰的保險箱？」

洗錫山沉聲道：「封虎的保險箱！」

高森訝然道：「封虎？」

洗錫山冷冷的道：「不錯，是封虎的保險箱！」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森神情肅穆地說道。

「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洗錫山兩眼迫視着高森，說：「所以，關爺才特別推薦你。」

「關重天太看得起我了。」高森冷冷地說道：「關重天對於保險箱素有經驗，何以你捨近求遠，反而倚賴於我？」

洗錫山搖搖頭道：「他已老了，而且身手遠不及你，或許他開保險箱的本領會比你强，可是，沒有靈活的身手，也沒用。」

高森道：「你要偷封虎的保險箱中的什麼物件？」

「現鈔！」

「一共有多少？」

「美金一千萬元！」

高森長吁一口氣道：「那可是一筆極龐大的數目！」

洗錫山道：「封虎要用那一千萬美元，向外埠販毒組織購買海洛英！」

高森一怔，道：「一千萬美元的海洛英？」

洗錫山點頭道：「不錯，是整整一千萬美元。」

這確是一宗極之驚人的黑市交易！

高森道：「當這批海洛英脫手後，封虎可獲利多少？」

洗錫山回答道：「十倍，或是十倍之上！」

他緊握着拳頭，又道：「但祇要那一千萬美元，從他保險箱不翼而飛，他便將會遭到有生以來最大的打擊了！」

高森道：「你憎恨封虎？」

洗錫山道：「不錯，封虎是我的仇人，一個大仇人，我要他失敗，受創，然後苦痛地死在我手下。」

高森故意道：「你和封虎之間，有何仇怨呢？」

洗錫山冷哼一聲道：「這恕難奉告！」

高森聳聳肩道：「其實，我也憎恨封虎的爲人，他是社會上的毒蟲，人類的渣滓！」

洗錫山忙道：「你說得對了！」

可是，高森接下來說的話，却使洗錫山目定口呆，爲之氣結，他道：「你和封虎一模一樣！」

＊　＊　＊

凌晨一時，街道上十分清冷。

高森被釋放了！

但却仍在洗錫山控制之下！

一個星期後，高森和洗錫山將會有一個秘密的約會，在那個約會裡，洗錫山將會釋放龍大衞，而高森却要付出一千萬美元的代價！

高森在銀行裡的存款，雖然也算不少，但和一千萬美元相比之下，却是差得太遠了。

那一千萬的美元，必須從封虎的保險箱中下手。

在一個星期之內，要籌一千萬美元，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爲了龍大衞的生死，縱然赴湯蹈火，高森也必將在所不辭的冒險一試！

＊　＊　＊

天亮了！

高森回到了住所裡，一共睡了五個小時。

七點鐘，雖然還是很早，但高森却已醒了！

他花了三十分鐘，淋了一個冷水浴，然後穿上了衣服出門。

這是他每天生活的習慣，他認爲早晨的冷水浴，能使人在一天之內精神煥發，頭腦清醒。

接下來，他要做的，就是到蘭心餐廳吃一頓早餐。

早餐是上半天體力的泉源，當然不可缺少的！

但他才出了門口，便已發覺背後有人跟踪。

高森不動聲色，若無其事向蘭心餐廳而去，而背後的跟踪者也一路緊緊的追了上來。

高森冷冷一笑，道：「這人跟踪的技倆也未免太低了！」

蘭心餐廳距離高森的屋子約莫三百來碼，地方極高尚清雅，而高森每天早上，都照例到這裡來吃一頓豐富的早餐。

高森隨便找了一張方桌，坐了下來，而那跟踪者也已跟了上來，推門而入。

高森不由冷冷地向那人望去，但當他看清楚那人是誰之後，不禁整個人都愕住了！

那跟踪者，竟然是封虎。

高森一雙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封虎，而封虎也陰森森地望着高森在微笑！

過了一會兒，封虎才道：「高先生，我可以坐下來嗎？」

高森冷冷的說道：「祇要你喜歡的話，任何一張椅子你都可以坐下來，甚至是電椅！」

封虎的臉色突然一變，但他隨即笑了起來，道：「高森，你眞會開玩笑，但這裡並非美國，不至有電椅的。」

高森「噢」了一聲，道：「是我說錯了，應該是絞刑台，對不？」

封虎臉色一寒，坐了下來，然後道：「夠了，夠了，你可知道，你那位朋友現在怎樣了？」

高森的臉色驟然一變，道：「你說什麼？」

封虎嘿嘿一笑道：「昨晚，有人將他弄昏，帶到郊外一處石屋囚禁，但如今，嘿嘿……」

高森怒喝道：「他在哪裡，快點告訴我！」

封虎冷冷的道：「他已在我手中了！」

「你搶走了龍大衞？」

「不錯！」

高森道：「我要你立刻放了他。」

封虎冷笑道：「可以，但是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高森道。

封虎乾咳了一聲，道：「你給我殺了洗錫山！」

高森心頭一震，道：「什麼？」

封虎又重覆那一句，道：「你給我殺了洗錫山。」

高森長吁了一口氣，久久才道：「你已知道洗錫山是洗鐵山的弟弟了？」

封虎冷冷道：「是在昨晚，從關重天口中才知道的，我一直還以爲洗鐵山未死，原來他早死了，這一個是洗錫山，是洗鐵山的孖生兄弟。」

高森道：「你要我殺洗錫山？」

封虎道：「不錯！」

高森道：「假如我不答應，那又怎樣？」

封虎道：「那麼，你將一生都要後悔！」

高森道：「這是什麼意思？」

封虎道：「你不殺洗錫山，我便殺了那姓龍的小子！」

高森冷冷一笑道：「你敢殺龍大衞？」

封虎嘿嘿冷笑道：「有何不敢？」

高森道：「難道你不怕王法！」

封虎怪笑一聲，道：「別用這個來唬我了，我今生一共殺了十九個人，但從未被送上絞刑台！」

高森冷然道：「你眞的敢殺大衞？」

封虎怒道：「有何不敢？」

高森哈哈一笑，道：「你既然敢殺龍大衞，何以不敢殺洗錫山？」

封虎毫不遲疑地道：「不是不敢，而是殺不了他。」

高森道：「什麼道理？」

封虎道：「那洗錫山行踪詭秘，而且爲人十分機警，我曾經派過三位暗殺專家去刺殺他，但反而被他所殺掉！」

封虎的話剛剛說完，高森便大搖其頭，道：「既是暗殺專家都殺不了他，我又怎麼殺得了他呢？這豈不是送羊入虎口，白白送死。」

封虎哈哈一笑，道：「你別裝蒜了，你並不是羊，而是一隻猛虎，別忘記，你是龍虎雙傑之一！」

高森道：「可是，我並不相信你說的話。」

封虎道：「你不相信些什麼？」

高森道：「我不相信大衞已落在你手中！」

封虎哈哈的笑道：「這還不容易，祇要一個電話，你便可以馬上聽到龍大衞的聲音了。」

高森道：「那好，你馬上給我撥個電話吧！」

* * *

電話通過了！

龍大衞果然已經落在封虎掌握之中！

高森神秘地向封虎一笑道：「你眞行，大衞果然已被你搶去了！」

封虎道：「我一向說話都不虛假的。」

高森道：「可惜，你太笨了！」

封虎微微一凜，道：「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高森道：「大衞已被你擄去，但同樣地，你也在我掌握之中！」

封虎眉心一緊，道：「你憑什麼力量，出此狂言？」

高森哈哈一笑，將一隻手掌揚了起來，道：「就憑我這兩隻鐵拳，便要你逃不出五指山！」

封虎轟然大笑，道：「初生之犢，居然在老子面前耀武揚威了，也好，叫你試試鐵沙掌的厲害！」

語音甫落，一招「泰山壓頂」便已迎頭向高森而下，威勢果然驚人已極！

高森冷笑連聲，右掌一伸，硬接來勢，蓬然大響，不分勝負。

這時，蘭心餐廳之中，祇有疏疏落落的幾位客人，他們一見有人打架，都不由嚇了一跳，紛紛躲開一旁，或者是溜之大吉！

高森和封虎才硬碰了一掌，忽然間又有五六名黑衣大漢從外走進了餐廳，不由分說地向高森襲擊！

那幾個黑衣大漢顯然都是封虎的手下！

高森暗罵了一聲，忖道：「難怪那老賊如此鎮定，原來早已埋伏了幾個高手！」

高森暗地裡稱那幾個黑衣大漢爲高手，實在一點也不過份，那幾個黑衣大漢的武功極之狠辣，手脚並用，而且勁力十足，堪稱高手而有餘！

幾個回合之後，高森已看出那幾個黑衣大漢使的是泰國拳，而他們在拳式上的嫻熟，已足以在擂台之上，做一個職業的泰國拳師！

以一個人的力量，去對抗五個泰國拳的高手，眞不是輕易之事，更何況除了這五個人之外，還有一個使鐵沙掌的高手，在旁虎視眈眈。

但高森卻毫無懼色，奮勇迎戰！

叭！叭！叭！

一個黑衣大漢的左肩連吃三掌！

這三掌，已使他的左臂立刻斷掉而無法繼續戰鬥，但剩下來的四個黑衣大漢卻是更加勇猛了！

而封虎也在一旁不時發出一兩記冷拳冷掌，使高森防不勝防，難以應付。

就在最危急的時候，餐廳之中忽然有人大聲喝道：「幾位請先住手！」

但沒有人理會，哪人一聲大喝，惡戰依然繼續進行，但高森已經聽出那發話的人是誰。

他是蘭心餐廳的麵包師傅，胖子盧滿棠。

盧滿棠是一個二十來歲的胖子，同時也是高森的朋友——雖然不很相熟。

盧滿棠見封虎和那幾個黑衣大漢還不罷手，不由心中大怒，走到廚房裡拿了一根長約五呎的木棍，首先便向封虎撲去！

高森大吃一驚，忙大聲叫道：「盧兄弟，不要插手，這些傢伙都是大壞蛋，你惹不得的！」

盧滿棠怒道：「管他奶奶祖宗的老子，他敢在這裡生事，便算是皇帝也得吃我一棍。」

他個子雖胖，但使起木棍來居然也是頭頭是道，一挑一搠，一進一退，都頗有分寸，原來他也是個會家子，而且，身手還相當不弱的呢！

封虎的武功雖然極高，但他赤手空拳，一時之間，倒被盧滿棠攻擊得險象環生，幾乎被木棍砸中。

封虎被盧胖子纏着，高森可就輕鬆多了，至少，他減少了後顧之憂，毋須提防封虎的偷襲了。

但那四個泰國拳高手，也並不容易對付，他們的攻勢此起彼落，像是四頭兇猛的獅子，眞是罕見的勁敵！

尚幸高森在空手道方面的造詣極其深厚，那四個人的拳脚雖然兇狠勇猛，但高森的出手却是更加兇狠，更加勇猛！

這是一場惡鬥。

那胖子盧滿棠的棍法，是正宗少林派羅漢十八棍，每一棍的出手都絕不含糊，若非封虎是個高手的話，恐怕老早已被盧滿棠打得腦袋開花了！



封虎忽然間被這胖子攻得節節敗退，心中不由大是憤怒，抖擻精神全力應付。

他順手抄起一張摺椅，灑開招數，反攻胖子盧滿棠！

封虎手中的雖然祇是一張摺椅，但運起勁來，却有如一柄蓋天羅傘，虎虎生風，如是被他掃中，可也不是一件小事！

但盧胖子一點也不畏懼，反而怒眉突眼，怒吼一聲，全力攻了上去！

封虎冷喝一聲，道：「小子找死！」

摺椅一掃，猛然向盧胖子頸側掃去！

盧滿棠急忙一閃避，偌大的軀體向後倒退四五尺，直將一張几桌撞得飛向一旁的玻璃櫃上，嘩啦一聲，玻璃被撞得碎爛，連洋酒也打破了七八瓶之多。

封虎乘勢而上，摺椅像是一柄利刀，直向盧滿棠腰間劈下。

這一下，是要命的一擊！

而盧滿棠也閃無可閃，避無可避！

眼看那一摺椅就要劈向盧胖子的腰間，忽然之間，封虎大叫一聲，臉上露出了極痛苦的神情，而那張摺椅也立時鬆手跌落地上！

原來高森在百忙之中，偷空向封虎背心重重的打了一拳。

那一拳的力度十分之猛，若非封虎的身子剛好向前衝出，而將那一拳的力道消去一半的話，那麼，這一拳便可能會要了他的命！

封虎見到情勢不妙，忙大聲道：「走！」

那幾個黑衣大漢聞言，連忙連跑帶跌的奪門而出！

高森豈會讓他們逃去，一個箭步便揪住了其中一個黑衣漢子，迎頭便打，直將他打得昏頭轉向，嘴角出血，幾乎昏倒地上。

而盧滿棠也怒氣冲冲的走了上來，握緊拳頭，向這黑衣大漢的胸前亂打一頓！

高森想追封虎時，封虎早已乘上車子絕塵而去，高森咬牙恨恨的道：「你這老賊，遲早我會挖了你心肝！」

蘭心餐廳經此一場大戰之後，眞是被攪得天翻地覆了，枱毀櫈爛，最可笑的，還是那幾名客人，被這一場打鬥嚇得臉無人色，像是面臨着世界末日了！

這一場打鬥，最慘的就是那個走得慢了一步，被高森揪回來痛打一頓的黑衣大漢，他不但挨了高森幾掌，接着又捱了那盧胖子的一輪亂打亂踢，前後才不過一分鐘，便由一個龍精虎猛的漢子，變成了一個奄奄一息的重傷者。

高森冷冷地向黑衣大漢道：「朋友，你的泰國拳打得很不錯，你是不是泰國人？」

那黑衣大漢沒有回答。

盧胖子怒道：「你答是不答？再不開口，老子便一棍砸下來，取你的狗命！」

說着，便眞的又拿起棍子，作勢打下！

那黑衣大漢嚇了一跳，忙道：「我說了，我叫賴秋，不是泰國人。」

高森問道：「龍大衞被囚禁在哪裡？快實說出來。」

那賴秋搖搖頭道：「不知道。」

高森厲聲道：「你眞的不知道？」

賴秋仍然搖頭道：「不知道。」

高森臉色一寒，不由分說，啪啪兩個巴掌，直打得賴秋滿天星斗，臉上一塊紫、一塊青，可憐之極！

高森打完了兩巴掌，又自袋中掏出一柄長約四寸鋒利之極的小刀，他將刀尖指着賴秋的鼻樑，然後笑了一笑，道：「賴秋，你再不說實話，我便用這刀子，在你臉頰之上畫一幅抽象畫來。」

盧滿棠哈哈一笑，道：「妙極了，高先生是本市著名的大畫家，這一幅畫，我願出五十元買下……」

賴秋的臉色不由一變再變，冷汗汨汨而下，高森再問道：「怎樣……你眞不肯實話實說了？」

賴秋再倔强，也不敢和刀子頑抗，他終於道：「我說了，他現在被囚在隆香道金聯貨倉。」

高森大聲道：「什麼？金聯貨倉？」

賴秋道：「正是金聯貨倉。」

高森冷冷笑道：「你在騙我？金聯貨倉是金氏兄弟企業公司的地產，封虎怎會將龍大衞囚禁在那裡？」

賴秋連忙道：「我絕不騙你，龍大衞確實被囚在金聯貨倉之中。」

高森道：「眞的在金聯貨倉？」

賴秋堅決地道：「絕對是眞的。」

高森眉心一緊，難道金氏兄弟竟和封虎有所關連，看賴秋的神色，又絕不是撒謊，看來非要去金聯貨倉探個究竟不可。

他立刻向盧滿棠道：「盧兄弟，你將這傢伙綁住，我要去金聯貨倉救人。」

盧胖子道：「你一個人去？」

高森也來不及回答，匆匆走出了蘭心餐廳。

但他並不立即去金聯貨倉，而是轉回到他住所之中。

他打開了住所大門，匆匆回到臥室，帶了幾件精巧的武器和一些

工具，其中包括有麻醉槍和小型無線電追踪器，他將要面臨重大的考驗，不能不作個準備。

然後，他又匆匆奔出了住所，駕駛着車子直向隆香道而去。

隆香道是一條十分寬闊的靠近海港的街道，它的右邊是泊滿貨輪的碼頭，而它的左邊，則是一座座貨倉和工業樓宇。

高森將車子泊在橫街之上，然後直向金聯貨倉走去。

金聯貨倉是隆香道上最大的一座貨倉，這時已是早上九點半了，貨倉的貨運十分頻繁，高森緩緩地走到貨倉門前，四下地打量着。

「喂，你在看什麼？」一個搬運工人走了過來，以極不禮貌的語氣向高森喝問着。

高森忙道：「沒什麼，祇不過想來探訪一個朋友而已。」

那搬運工人道：「你找誰？」

高森道：「找一個工友。」

那搬運工人不耐煩地道：「叫什麼名字？」

高森隨便說了一個姓名，道：「他叫李福勝。」

「李福勝？」那搬運工人搔搔腮子，道：「李福勝這個名字，似乎是很熟，倒記不起是那一個人了。」

高森暗暗好笑，却還忍得住不笑出來，免得露出破綻。

那搬運工人想了好一會，才道：「也許他在貨倉之內，你自己進去找找吧。」

高森正中下懷，忙道：「好，我進去找找。」

於是，便大模大樣地，直往貨倉大門而入。

貨倉之內，堆滿了一箱又一箱的貨箱，高森很容易地便找到了一個極理想的藏身之所。

他躲在一堆大貨箱之上，居高臨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貨倉裡出出入入的人。

高森耐着性子，靜靜地觀察。

過了十五分鐘，還沒有什麼異樣。

突然，一陣斷殺之聲，從貨倉的內部傳了出來。

高森的心頭猛然一震，難道是龍大衞……

他連忙向貨倉內部衝了進去。

＊　＊　＊

自從龍大衞被關重天的迷魂巾迷倒之後，他一直昏迷了好幾個小時。

他當然不知道在這幾個小時之內，他已經從冼錫山的手中，被封虎搶走！

當他醒來的時候，發覺自己已被囚禁一隻大鐵籠之中，雙手被縛，難動分毫！

而那大鐵籠之外，則是一個密室！

密室之內，一共有八個黑衣大漢，這八個大漢，個個眉粗目大，面目猙獰，顯然全非善類。

在這密室的一幅牆上，掛着一個電鐘，那時剛好是上午八點正。

這密室之內陳設十分簡單，祇有十餘張木椅，和一張木桌，而木桌之上，則安置着一具式樣十分古老，而且滿佈塵埃的電話。

這種電話的款式，早在三十年之前便已被淘汰了，如今看來更十足像一件古董。

可是這件古董居然就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

一個黑衣大漢走上前，接了電話。

那黑衣大漢講電話的時候，聲音壓得極其低沉，是以龍大衞雖然全神貫注，也聽不見他究竟說些什麼。

過了好一會，那黑衣大漢忽然向其他的人道：「把那小子帶過來，有人想和他談話。」

接着，其餘七個黑衣大漢便到了那大鐵籠的面前，開了鎖，押了龍大衞出來。

龍大衞莫名其妙，何以在這個時候，會有人打電話來給自己？這眞是一件奇怪透頂的事兒了！

這一個電話，原來就是封虎從蘭心餐廳打來的，目的就是要向高森證明，龍大衞已經落在他的手中。

高森聽到了龍大衞的聲音。

而龍大衞也聽到了高森的聲音。

但他們並沒有談太多的話，因爲形勢上是不容許的。

龍大衞是聽完了電話之後，才知道自己已落在封虎手上。

接着，又被押返到那大鐵籠之中。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而每一分一秒間，龍大衞都在想辦法，如何逃出這密室！

要逃出這密室，首先就得逃出這個大鐵籠。

他要逃出這個大鐵籠，就先要解掉縛着雙手的繩子。

這繩子縛得很緊，但龍大衞已慢慢地運用勁力將它弄鬆了，但他的手腕也已被磨擦得又紅又腫！

但他並不在乎，這些紅腫等於是一座大廈被刮損幾塊磚頭，小意思而已。

最重要的，是要逃出這密室！

時間過得很快，那牆上的電鐘已走了六十分鐘，剛好是九點鐘正。

花了差不多是整個鐘頭的時間，龍大衞終於解開了縛着雙手的繩子。

這時，那八個黑衣大漢也許是



龍大衞脫出鐵籠後向羣匪施襲……

太無聊了，有幾個拿了牌在賭十三張，而另外的幾個却聚在一齊賭骰子，吆五喝六，賭得興高采烈，根本沒有人去注意龍大衞了。

這是龍大衞的好機會！

他將身子挨近了大鐵籠的籠口，小心觀察那柄用以鎖住鐵籠門口的鐵鎖。

那是一把大鐵鎖，但是，這種大鐵鎖的製造十分粗劣。

這是一把下價的鐵鎖。

龍大衞的心中不由暗暗一喜，他自信有把握，能在半分鐘之內將這把鐵鎖打開。

龍大衞對於開鎖的本領，雖然絕對比不上高森，但一般的鐵鎖，倒還難不倒他。

說也奇怪，這等開鎖的功夫，原來並非龍大衞「自修」得來，或者是高森教導他的，而是洪五生前有一晚，喝醉酒後將龍大衞拉進臥室，獨自傳授的。

看來，洪五對於開鎖的本領，也極不弱！

現在，洪五傳授下來的開鎖本領能派上用場了！

龍大衞取出了一個軟皮錢袋，又從那錢袋之中，取出了一些小巧的工具。

現在，他要將手伸出鐵籠之外，去打開那把大鐵鎖了，祇要他能夠打開那把鎖，他便有機會脫離封虎的魔掌！

龍大衞並不是個基督徒，但在開那把鎖之前，他居然默默地祈禱了起來，求上帝保祐！天主保祐！

接着，他便小心翼翼地，用全副精神去開那把大鐵鎖！

祇要在半分鐘之內，不被那八個黑衣大漢發覺的話，那便可大功告成了。

這是緊張的三十秒！

龍大衞的心中雖然緊張，但他的一雙手却異乎尋常的穩定、靈活。

時間在一分一秒的溜走，快到半分鐘了。

就在最後關頭，快可將鐵鎖打開的時候，一個滿臉鬍子的大漢突然大喝一聲，大聲道：「他媽的，你可別當我們是瞎子！」

在刹那之間，龍大衞像是被一桶冷水迎頭澆了下來，整個人都僵住了！

他心中暗暗道：「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可是，那黑衣大漢接下來的話，却令龍大衞啼笑皆非，祇聽得他又大聲道：「你雖然有四條K，但我却有一條同花順，你如何會贏得了我！」

另外一個黑衣大漢立時陪着笑臉，道：「德哥，可別光火，是小弟一時眼花，看錯了你一張牌，眞

不好意思，這一手牌是你贏了，我照賠便是。」

龍大衛噓了一口氣，暗罵道：「他媽的爛賭鬼，嚇了我一跳！」

當下連忙繼續弄開那把鐵鎖，而那八個黑衣大漢也一直在賭錢，沒有發覺。

終於，鐵鎖被弄開了。

龍大衛嘿嘿地笑了一笑，這一口惡氣，如今大可以吐了出來，他敏捷地向那幾個正在賭牌的傢伙衝去，冷喝一聲，道：「同花順來了！統統殺！」

他一面說，一面已經以極快的拳脚，向那個滿臉鬍子的黑衣大漢打去。

那黑衣大漢還來不及還手，便已被龍大衛打得臉腫鼻青，倒在地上！

其餘的黑衣大漢不禁大吃一驚，忙紛紛作勢，準備圍攻龍大衛。

龍大衛冷笑一聲，也不再打話，施展出師門絕學，將一個身高六尺，健碩如牛的黑衣大漢打得滿臉鮮血，連牙齒都脫落了好幾枚！

龍大衛一上來就連挫了兩人，直看得其餘六人爲之一凜。

但他們仍恃人多勢衆，倏地一起圍攻起來。

龍大衛雙眉倒豎，出手如風，先要了一個虛招，然後向其中一個矮胖的黑衣大漢進攻！

勢子之快，如閃電迅雷！

叭！叭！

那矮胖的黑衣大漢，胸前連吃兩掌，悶哼一聲，滾在地上呻吟！

「好快的掌法！」一個臉色焦黃的黑衣大漢脫口驚叫道。

龍大衛冷冷的說道：「倒是識貨，看掌！」

一式「雙龍出海」，猝然而發，兩隻鐵掌有如一雙鷹爪，直向那臉色焦黃的黑衣大漢衝去。

那焦黃臉色的黑衣大漢大吃一驚，一個閃身，閃開了四五尺，但龍大衛的左脚已毫不放鬆地一脚向他踢去。

這一脚，是連環三脚中的第一脚。

那焦黃臉色的黑衣大漢的反應倒眞夠快，龍大衛的第一脚踢來，他已立即閃開了，可是，龍大衛的左脚踢不中他，右脚已接着踢了過來，直向他的背心蹬至。

這是連環三脚中的第二脚。

這下子力道奇猛，而且位置奇準，蓬然一聲，那臉色焦黃的黑衣大漢的背心重重地被踢了一脚。

那臉色焦黃的黑衣大漢慘叫一聲，口吐鮮血，踉蹌地倒退了幾步！

龍大衛又解決了一個敵人！

剩下來的四個人，都不禁臉色灰敗，冷汗如雨！

但龍大衛却還不停手，又向這四個人攻到！

其中一個黑衣大漢忽然拔出一柄手槍，向龍大衛射去！

但那一槍，射得並不準確，僅僅從龍大衛的身邊擦過！

那黑衣大漢又準備再射第二槍，這一槍，他瞄準了龍大衛的心臟部位。

假如他這一槍早一秒發射的話，龍大衛可能已經一命嗚呼了，可是，他扳掣的手指却剛好慢了一秒鐘！

就在那一秒之前，「擦」地一聲，一支痳醉針不偏不倚地射中了他的手腕！

强烈的痳醉劑，使他的手指立時痳木，而他那第二槍也沒法發射出去，不到兩秒鐘，他已咯的一聲栽倒地上。

發射痳醉針的人，正就是冒險趕來營救的高森！

龍大衛一見了高森，不禁興奮得跳了起來，道：「你來得正合時，現在還剩下三頭猢猻，由你來發落好了！」

高森向那三個臉色灰白的大漢望了一眼，然後大笑道：「當仁不讓，你們三個小心了！」

一個縱身，便向那三個黑衣大漢攻至！

這時，龍大衛却悠閒地坐在那張木桌之上，觀看高森的「表演」！

高森的空手道兇猛絕倫，而且招式詭異，變化莫測，那三個黑衣大漢如何會是他的對手，是以高森一出掌，便已將其中一個黑衣大漢的右臂硬生生的折斷！

餘下來的兩個大漢更加不濟事了，高森很輕鬆地便又將這兩個人打得天旋地轉，站不起來。

龍大衛哈哈一笑，鼓掌道：「果然夠勁！」

高森笑道：「你倒本事，居然隔江觀火看別人賣命！」

龍大衛自木桌之上跳了下來，問道：「高森，這裡是什麼地方？」

「金聯貨倉。」

「什麼？」龍大衛大感意外：「這裡是金聯貨倉？」

高森道：「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先離開這裡再說，現在沒有時間去討論了。」

於是，兩人便走出了密室，直往貨倉大門而出。

*　*　*

龍虎雙傑，終於又聚在一起了。

現在，他們在享受着豐富的午餐。

他們午餐的地點是在龍大衛的住所，而這一頓午餐的廚師却是高森。



龍大衛拿着刀叉，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塊紅燒牛柳，這一塊牛柳，已經是第十二塊了。

「想不到你的牛柳燒得這麼好！」龍大衛一面吃，一面讚不絕口。

高森也謙遜起來，笑道：「你過獎了。」

「絕不過獎。」龍大衛認眞地說道：「本市的牛柳，人人都知道紅王子餐廳，燒得最好，但是你的手法却比起紅王子餐廳的廚師還勝一籌！」

高森哈哈一笑，道：「可惜你不是紅王子餐廳的老闆，否則，我便大可以到那餐廳做一級大師傅了。」

龍大衛「嗯」了一聲，道：「你的牛柳燒得確是好極了，但何以不弄些其他的食譜，祇是獨沽一味。」

高森嘻嘻了一笑，道：「實不相瞞，我除了燒牛柳之外，就祇懂得煎鷄蛋和㷛咖啡，其他的菜式都是一竅不通。」

龍大衛一怔，隨即大笑了起來，說道：「如此說來，你倒是燒牛柳的專科人材了！」

談笑之間，不覺每人已經吃了十多塊牛柳，雖然碟上還剩下了幾塊，但再也吃不下去了。

這時，他們兩人的心情都十分輕鬆，因爲他們又聚在一起了，雖然現在正有兩個犯罪集團向他們挑戰。

*　*　*

下午兩點鐘，在金氏兄弟企業公司總行的門外，來了兩個英俊瀟灑的，氣度不凡的青年。

這兩個青年，正是龍虎雙傑，一對充滿傳奇的人物。

他們找到了金氏兄弟企業公司的兩位副董事長——金百興、金百雄兩兄弟。

金氏兄弟企業公司是本市著名的大機構，擁有數以千萬元的資本，而金百興、金百雄兩兄弟，也自然是本市數一數二的大人物，大商家了。

但現在，高森和龍大衛兩人，却懷疑這兩位家財億萬的大商家和本市的黑社會販毒頭子封虎有所勾結。

雖然這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但高森和龍大衛却有極充份的理由去懷疑這件事的可能性。

因爲金聯貨倉之中，他們發現了封虎的爪牙！

他們兩人想會見金氏兄弟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從一些談話之中看到一點端倪。

經過了秘書的通傳，高森和龍大衛昂然進入了會客室。

他們冒充某某公司的營業經理，直接獲得金氏兄弟接見了，若是等閑人物想會見這一對大商家，除非是那兩兄弟發了神經病，才有這個可能。

祇見會客室之內，有兩把高背的豹皮大椅，而金氏兄弟正坐在上面，兩邊還有四個西服煌然而精神抖擻的高大漢子！

那四個大漢，一望而知，是金氏兄弟的私人保鏢！

高森和龍大衛的心中更是疑雲大起，何以金氏兄弟會如此的緊張，連辦公時間也聘請了四個保鏢呢？

金百興的年紀約莫五十五與六十之間，是一個頭髮灰白而略帶肥胖的人，金百雄則約四十五六歲，臉型瘦削，一雙利眼烱烱有光，顯然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商業天才！

高森和龍大衛才走進會客室，金百雄便已露出商業性的微笑，道：「歡迎，歡迎吳經理、鄧主任兩位駕臨！」

他一面說，一面站了起來，「熱烈」地和兩人握手。

高森暗自好笑，想不到冒充某某大公司機構的高級人員，會使到金百雄這樣的大人物如此恭迎招待！

當然，金百雄沒見過那大機構的營業經理和主任，否則，他怎會如此糊塗，和高森兩人握手。

高森也客氣地和他握着手，然後大方地在一張沙發中坐下，而龍大衛則站在一旁。

金百雄笑道：「貴公司在數月前，曾派過一位梁副經理前來敝行，謂有意與敝行合資興建四座四十層高的商業大廈，但至今尚未有進一步的發展，吳經理今次前來，可是……」

金百雄的話還沒說完，龍大衛便已經截口接道：「金副董事長，你講錯了，他並不姓吳。」

金百雄一呆：「這位經理，並非姓吳了？」

龍大衛道：「當然不是姓吳，他是姓高的。」

金百雄忙笑道：「也許楊秘書搞錯了，原來是高經理。」

龍大衛冷冷地道：「金副董事長，你又說錯了，他也不是經理。」

金百雄臉色微微一變，道：「鄧主任，這算是什麼意思？」

龍大衛正想開口，高森已經笑道：「金副董事長，你第三次說錯了，他並不姓鄧，也不是什麼主任，他是文藝小說大作家龍大衛。」

金百雄的臉色立時變得像豬肝色般，他怒聲道：「你們兩個究竟是什麼人？」

高森嘿嘿一笑道：「問得好，

但我也要問你一問，你可認識封虎？」

封虎二字剛剛出口，金百雄的身子便像是觸了電流股猛然地一震！

而金百興的臉色立時變得極之蒼白。

高森和龍大衛看在眼中，更加覺得他們有可疑，而高森和龍大衛對他兄弟倆的懷疑已越來越接近事實，金氏兄弟果然和封虎有所勾結！

龍大衛又冷冷道：「封虎是兩位董事長的合夥人，對不？」

金百興突然站了起來，怒道：「胡說！我根本不認識封虎這個壞蛋，也沒聽說過封虎這個名字！」

龍大衛立即道：「金董事長，你既然從沒聽說過封虎這個名字，又怎會知道封虎是個壞蛋？」

金百興張大了口，但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以致他雖然張大了嘴巴，祇令人看見了一個「O」字！

而金百雄的身子更是一陣的發抖，臉色難看到了極點！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已經足以證明，這兩兄弟和封虎之間，確有直接的關係！

過了好久好久，金百興才重重的嘆了一口氣道：「好了，我承認了，你們兩人想要多少？」

高森冷冷的說道：「你當我們是來勒索的？」

金百興像是沒有聽見高森這句話一樣，又道：「我願付出五萬元，作爲兩位保守秘密的代價。」

高森正想答話，龍大衛却已搶先笑道：「保守秘密，絕不成問題，但是五萬元，却是太少了。」

金百興臉容稍寬，道：「那麼，十萬元總該不少了罷？」

龍大衛搖搖頭道：「十萬八萬，大概僅夠我們兩人賭一場馬，或者推一手牌九，要來何用？」

這口氣，倒也眞嚇人之極。

金百興的心中不禁一陣發怒，這年輕人說的話也未免太狂了，他好容易才忍住了怒氣，緩緩地說道：「你們想要多少？」

龍大衛笑笑，冷冷地，伸出兩隻手指，然後道：「二十億美元。」

高森的心中不禁暗暗的笑起來，這個玩笑開在兩個大富翁的身上，眞是一件諷刺到了極點的事！

金氏兄弟以爲用錢便可以收買世界上每一個人，但是這一次，龍大衛却使到金氏兄弟付不起收買別人的代價！

二十億美元，這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

金百興呆了半晌，還以爲自己聽錯了，道：「你……你說多少？」

龍大衛的笑容褪得一乾二淨，斬釘截鐵地說道：「二十億美元！少一塊錢都不行！」

龍大衛最後的一句話，語氣特別加重，毫無轉圜的餘地。

高森却即時的笑了起來，道：「這個價錢十分公道，兩位董事長不妨好好考慮一下。」

「放屁！」金百興怒吼了起來：「你們兩個，休想走出金氏兄弟企業公司門口一步。」

高森神色自若地笑道：「聽金董事長的口氣，似乎要用强硬手段了？」

龍大衛道：「既然如此，先下手爲强，先將這四條大漢打垮了再說！」

高森應聲道：「好極了！」

那四個保鏢已有動手對付他們兩個人之意，這時更加不再猶疑，立即揮拳動脚，來勢洶洶地攻來！

那四個保鏢的拳脚異常狠辣，處處專挑要害的地方下手，若是被他擊中，縱然不死，也得終身殘廢。

這樣的招式，實在極傷忠厚之道，正義中人，皆極不齒這種打法。

高森和龍大衛見這四個保鏢的招式竟然如此毒辣，不由都心頭火起，也以牙還牙，用更毒辣的招式反攻！

「啊……」

一聲慘叫，一個保鏢雙眼被高森硬生生的挖了出來。

這是極殘酷的招數！

然而，這是因果循環的結果，這一個保鏢以前與人交手，最喜歡使用的一招，就是「二龍爭珠」，而且，出手奇重，已經有不少人，就是在他這一毒招之下變成了瞎子！

剛才，他一開始進攻高森，就已動用了這一毒招，而且，一連重覆了三次，似乎非要高森變成瞎子不可！

高森一怒之下，他也依樣畫葫蘆，用手指向他的兩眼狠狠的插去！

這一下的出手又快又準，那個保鏢連看也看不清楚對方如何出招，一雙眼睛已經永遠和他絕緣了。

高森過往曾經和不少人交過手，但從沒用過這樣殘酷的招式，此際當那個保鏢的雙眼被他挖了出來後，那副恐怖的樣子，不禁連高森自己也看得頭皮發炸，毛骨悚然。

那個保鏢的臉上，祇有耳、鼻和口，而那原來放着一雙眼睛的地方，却變成了兩個深深的血洞，鮮紅色的血液，就像是從兩個黑洞之內不斷地噴了出來，使人看了簡直就不像一個人，而像是聊齋故事中的厲鬼！



高森的性子絕不是一個殘酷好殺之人，剛才他因一時怒火，才用這一下毒招，此刻他看見那保鏢的形狀竟然如斯可怖，內心之中也不由一陣的後悔！

然而，就在他呆得一呆，自感後悔之際，另外一個保鏢又用「二龍爭珠」的招式，兩指向高森的雙眼戳去！

高森大吃一驚，忙轉頭向左一偏，僅僅避過了這一次血光之災，不致被戳成瞎子。

那保鏢的毒招未能得手，跟着却使用了柔道，企圖將高森摔倒。

但是，他却不知道，高森的柔道，比起他還高出了幾籌。

原來高森除了空手道之外，對於柔道也曾下過一番苦功，雖然他在柔道上的成就遠遠及不上空手道，但却也有相當的火候，堪稱個中的高手。

是以那保鏢不但未能將高森摔倒，反而被高森一式「背後倒拋」，將他摔得腰骨折斷，倒在地上。

至於另外二個保鏢，也已敗在龍大衛的手下，倒地不起。

金氏兄弟的雙眼不由瞪得又圓又大，他們賴以保護安全的保鏢，原來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擊，不但未能將兩人拿下，反而被打得遍體鱗傷，慘敗當場！

其實，這四個保鏢的武功絕不低，祇是可惜他們遇上的是龍虎雙傑，合該他們倒霉而已！

高森哈哈的望着金百興道：「金董事長，你完了，你的名譽、地位、財富，一切都已完了。」

金百興臉上的肌肉不斷地抽搐着，他喘着氣道：「不，不會完的，祇要你們兩人守秘密，我給你們一百萬美金。」

「一百萬美金？」高森冷冷的一笑，道：「我們早已說過，要二十億美元，少一塊錢你都休想！」

金百興冷汗直標，道：「我確實沒有那麼多的錢……」

龍大衛截口道：「那麼你便將會被警方拘捕，而且，可以成爲本市最風頭的新聞人物。」

金百興捏緊拳頭道：「不會的，不會的。」

一直沒開口說話的金百雄，忽然插口道：「你們沒有證據能證明我們販毒！」

高森冷冷地說道：「我們會找出證據的！」

金百雄道：「什麼證據？」

高森道：「動用警方的力量，搜查金聯貨倉！」

金百興的臉色變了，變得比一張紙還白！

而金百雄却仍然倔强地說道：「警方不會相信你的話，任何人都不會相信，金氏兄弟會是毒販！」

高森嘿嘿笑道：「你錯了，本市著名的大探長賀彼得，是我的老朋友，他一向最相信我的情報，祇要一個電話，我就會馬上取得了搜查令，將金聯貨倉來一個最徹底的搜查。」

金百雄的臉色也變了，變得像他的哥哥金百興一樣的白！

他好不容易才自喉中迸出了一句話：「你們眞的不要那一百萬美元？」

龍大衛連聲冷笑，一言不發！

高森想了一想，才道：「一百萬美金祇是一筆極可觀的財富，我和大衛，可能今生今世，也沒有機會賺到這個數目，可是，你這一百萬美元，却並非正正當當從生意中賺來的，而且是從毒品之中，一塊錢一塊錢搾出來的，我無法估計，你兄弟倆究竟害死了多少人，製造了多少副白骨，才能賺到了這一百萬美金的數目！」

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們兩兄弟的血腥臭錢，祇能收買魔鬼，而絕不能收買我和大衛，以及一切有正義感的人！」

義正辭嚴，直將金氏兄弟罵得臉上陣紅陣白陣青，接着高森便撥了一個電話，將消息通知賀彼得探長！

賀彼得探長一接到了高森的電話，便馬上親自率隊，帶了百多名武裝警員，趕到了隆香道金聯貨倉！

一連串搜索行動，立即迅速地展開！

半小時後，警員終於在一堆貨箱的暗格中，搜出了一大批毒品——嗎啡和海洛英！

這一件驚人的巨案，片刻之間便傳遍了整個城市，成爲最轟動的大新聞。

## 劫財濟貧　勇闖虎穴

金氏兄弟被拘捕了，但封虎却仍然逍遙法外。

這時，封虎正在一座豪華別墅客廳中，大發脾氣。

這一座豪華別墅就是封虎的住所，封虎雖然是個無惡不作的黑社會頭子，但表面上，他却是幾間著名洋服店的老闆，當然，那祇不過是用來遮掩身份的幌子而已，在客廳內，除了封虎之外，還有他幾個手下，和一個西服畢挺，年約四十的中年漢子。

「豈有此理！」封虎咆哮地叫道：「賴秋這傢伙，也未免太反骨了，若不是我栽培他，他如今還是下三濫的角色，想不到他竟敢吃裏扒外，將金聯貨倉的秘密，告訴了高森，以致整個地盤都給他砸了，

還損失了一大批貨品……」

封虎還想繼續的罵下去，但那個中年漢子却已不耐煩地說：「封虎，你的事情怎麼樣，我可不管，但我們組織的貨，却一定要現錢交易的！」

封虎忙道：「但金氏兄弟被警方抓去了，我何來一千萬美金？」

那中年漢子道：「那麼，你手上有多少？」

「大約三百萬美金。」

「太少了，這一批貨，咱們首領決定要整批售出，沒有一千萬美金，你休想染指！」

封虎呆了一呆，道：「本來我是應該有一千萬美金的，因爲金氏兄弟準備一星期內送來七百萬美金，但是如今……」

「嘿嘿，如今怎麼樣了？」

「你是明知故問！」

「那麼你眞的沒有一千萬美金了？」

「不錯。」

「既然如此，這宗交易拉倒算了，再會！」

那中年漢子說完，轉身便走。

封虎冷冷一喝，道：「且慢！」

那中年漢子眉頭一皺，停了脚步，道：「封虎，你想怎麼樣？」

封虎哈哈的道：「這宗交易，既然拉倒，那麼，早一個月前我付出兩百萬美金訂金，又如何？」

那中年漢子狂笑道：「你既然付不起一千萬美金，那麼，這兩百萬祇好算是給在下作爲舟車費了。」

「兩百萬美金的舟車費？」封虎的臉色變得陰沉之極。

那中年漢子道：「你捨不得了？」

封虎冷冷道：「假如你眞的欠了盤纏，一兩千塊錢，封某隨時雙手奉送，但要兩百萬美金，你是在作夢！」

那中年漢子冷冷一笑，道：「封虎，別人怕你，我可不怕，你若敢殺我，你隨便下手好了，何必裝腔作勢？」

封虎的神色陡地變成委頓，看來，他祇好自認倒霉了，封虎在本市的勢力雖然極其龐大，但若是和這中年漢子的靠山相比，却是大巫見小巫，簡直不堪一提！

這中年漢子的靠山，原來就是著名世界性犯罪組織——黑手黨。

封虎的膽子再大，也不敢和黑手黨作對，否則，他無異是自尋死路！

那中年漢子得意地哈哈一笑，道：「封虎，既然你不敢殺我，那麼，告辭了，再見！」

接着，他便得意洋洋而傲慢的離開了別墅。

封虎咬牙切齒，狠狠地道：「豈有此理，我一定要將高森和龍大衞兩人碎屍萬段！」

＊　＊　＊

正當封虎咬牙切齒，說要殺掉高森和龍大衞之際，而高森和龍大衞也在打着主意，要對付封虎！

高森從洗錫山的口中，知道封虎的保險箱內有大量的美鈔，於是，他便打算冒險到封虎的別墅中，將保險箱內的錢全部偸去，捐給慈善機關！

這個計劃，當然是極其危險的！

但高森才將這個計劃說出，龍大衞便馬上贊成，認爲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封虎那座別墅的地址，高森是知道的，但別墅中的情況和地形如何，高森却是完全不清楚。

至於封虎那個保險箱放在哪裡，高森更加不知道了！

這確是一件傷透腦筋的事，一個做「賊」的人，總不能連目標都不清楚，便胡亂去碰撞！

而且，這並不是普通的住戶，而是一個匪巢。

終於，高森猛然醒起一個人——賴秋。

賴秋是封虎隨身的手下，他一定知道別墅中的情況，甚至可能會知道那保險箱放在什麼地方。

他立刻和龍大衞飛奔到蘭心餐廳。蘭心餐廳的麵包師盧胖子一見了高森，便連忙走出來笑道：「高森，你眞了不起，破獲了一件大毒案。」

高森忙問道：「那賴秋現在怎麼樣了？」

盧滿棠胖子笑嘻嘻地說道：「那傢伙我用條尼龍繩綁得緊緊的，現在還被鎖在貯物室裏面。」

高森道：「快把他的繩子解掉，我有要緊的事情問他。」

盧滿棠聞言，立即道：「好，我馬上便放他出來。」

當下匆匆開了貯物室的門，將賴秋的繩子解掉，並笑問道：「兄弟，這滋味如何？」

賴秋苦笑道：「畢生難忘之至！」

高森道：「賴秋，你跟我來，別妄想逃走！」

賴秋道：「我現在連走路也成問題，難道還怕我飛得上天麼？」

於是，高森和龍大衞便將賴秋押回了高森的寓所。

賴秋道：「好了，現在我算是如肉在俎上，你們想怎麼樣，不妨直說！」

高森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賴秋，久久才道：「看你的長相，似乎不像個窮兇極惡的歹徒，而且，還頗爲善良，何以你竟會替封虎那樣的人做事？」



賴秋意外地一笑，道：「你說我是個善良的人？」

「不錯。」高森點點頭道：「假如相書中的相法沒有說錯，你的相貌，應該是一個愛好和平，而性格純良的人。」

「但實際上，我却是一個歹徒，是大毒販封虎的手下。」

「你曾經殺過人嗎？」

「沒有。」

「你曾經打傷過任何人嗎？」

「有，不過那純粹是自衞。」賴秋嘆了一口氣：「也許，你是說對了，我是一個善良的人，我不喜歡使用暴力，不喜歡打架，更不喜歡看見任何人流血。」

「那麼，你何以學了一身泰國拳的武功？」

「是我父親强迫我學的。」

「在蘭心餐廳的那四個使用泰國拳的高手，和你有什麼關係？」

「沒有，完全沒有關係，那四個都不是中國人。」

「是泰國人麼？」

「不錯，他們都是泰國人，而且，來頭不小，他們是泰國曼谷的著名拳師，每一個的拳法，都不在我之下。」

「你們何以會成爲封虎的手下？」

賴秋黯然道：「因爲我父親欠下了封虎五千多塊錢，沒法清還，所以……」

高森接口道：「這樣說來，你並非甘心願意替封虎做壞事的了？」

「這個當然，但形勢比人强，我雖然不甘願，却也無可奈何……」

「但你可知，你以後再也不會是封虎的手下了？」

「爲什麼？」

高森淡淡地說道：「因爲封虎要殺你！」

賴秋的臉色，倏地一變，道：「封虎想殺我？我……我做錯了什麼事？」

「你犯了彌天大罪，你將金聯貨倉的秘密告訴了我，使我不但救了大衞，而且，還揭發了金氏兄弟販毒的罪行，現在金百興與金百雄兩兄弟已經被警方逮捕了，而金聯貨倉也被封掉，這對於封虎來說，可算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

賴秋心頭大駭，道：「這是眞的？」

高森冷冷的說道：「你不信，不妨看看這份晚報。」

說着，將一份晚報遞了過去。

賴秋一看那頭條新聞，不由嚇得連脚都軟了，高森的話果然沒有虛假！

賴秋在那片刻之間，像個死人一樣，動也不動呆在原地。

他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封虎自然是恨之切骨了，以封虎這個人的性格而論，他會放過賴秋嗎？

當然不會。

賴秋祇覺得遍體生涼，不由自主的發起抖來。

高森和龍大衞見狀，不禁心中大是不忍，這賴秋本來就不是個壞人，祇不過是被環境所逼，才會淪爲匪類而已，對於這樣的人，實在是應該加以幫助，而不應錯誤地去指責和懲罰的。

是以高森連忙安慰他道：「賴秋，你不必害怕，雖然封虎想殺你，但我却一定盡力保護你的性命安全，邪不能勝正，你放心好了！」

但賴秋還是哭喪着臉，道：「話雖這麼說，但封虎的爪牙衆多，勢力極大，祇怕我逃得了一天，逃不了一世，始終會有一天死在他的手下。」

高森道：「你錯了，像封虎這樣的人，遲早都會得嚐惡果的滋味，照我的相法推算，他臉色灰暗，最多活不過半年，就會歸西上天，罪惡貫盈！」

這幾句話其實是高森亂吹一通的，他雖然也曾看過三幾頁麻衣柳莊相命學之類的書本，但他又那裡懂得什麼氣色算命，現在他胡吹瞎說，不外是希望安慰一下賴秋，不使他心惶意亂而已！

說也奇怪，賴秋居然相信這一套，喜形於色地問道：「眞的？那麼，你看我又有多久的壽命？」

這一問倒把高森問得一楞，但高森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立時故意皺着眉頭，眞的像個算命先生般打量着賴秋，說道：「你想知道壽命長短，先把左掌伸出來，讓我仔細的看看吧。」

賴秋忙將左掌伸出去，給高森「推算」壽命的長短。

高森作狀的看了一會，不住的點頭道：「不錯，不錯，你的掌紋眞不錯，照我推算，你最低限度會有九十歲以上的壽命！」

龍大衞暗暗的好笑，這一番話，倒眞像個走江湖的算命先生，人人都希望長命富貴，你說他會長命，保證相金有多無少，樂得彼此都開開心心，一個得了精神上的安慰，而另一個却是袋袋平安，荷包腫脹，何樂而不爲？

果然，賴秋一聽見自己會有九十多歲以上的壽命，不由也眉飛色舞地笑了起來，道：「眞的？」

高森一本正經地答道：「當然是眞的，你一定會有九十歲壽命的！」

這一來，賴秋可樂了，忙道：「那麼，我現在可不用怕封虎了，其實，他這種人，我老早便看

不慣了，現在，我要站在正義的陣綫上，向封虎挑戰，以彌補我過去的一切罪過。」

高森拍拍他的肩膊，笑道：「好志氣，不愧是個能夠勇於改過的大丈夫，男子漢！」

賴秋臉上微微一熱，道：「現在，我有什麼可以幫助你二位的？」

龍大衞道：「當然是有的。」

賴秋立刻道：「快說，祇要是我能夠辦得到的，我決不推辭！」

龍大衞道：「你跟隨封虎有多少年？」

「嗯……」賴秋屈指一算，然後答道：「約莫兩年另八個月。」

龍大衞道：「那麼，你可曾到過封虎的那座別墅？」

賴秋道：「當然到過，而且，常常都去別墅，因爲那座別墅就是封虎的住所。」

「那麼，你對於別墅的情況，知道得很清楚了？」

「可以這麼說。」

「那別墅守衞很森嚴麼？」

「不錯，因爲封虎的仇家十分之多，所以在那別墅的四週，都遍佈着爪牙，最少也有十多名以上。」

「他們都佩有槍械麼？」

「不，」賴秋搖搖頭道：「他們都不佩槍械，但每一個人的武功都極其出色，而且，他們都是使用飛刀的能手，堪稱百發百中！」

「飛刀？」

「是的，因爲刀子便於收藏，而且並不抵觸法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飛刀能殺人於無聲無息之中，不會發出轟然巨響！」

高森忽然插口問道：「別墅之中，可有獵犬或是狠犬之類的巡邏？」

賴秋道：「以前曾經養過幾隻大狼犬和一隻拳師狗，但後來有一天，一隻狼狗突然大發狂性，咬了封虎一口，封虎一怒之下，便將那幾隻狼狗一起宰掉了，以後便再也沒有養了。」

高森微微一笑，道：「這倒便宜了我們，行事不至多一層障碍了。」

賴秋道：「你們想潛入那別墅麼？」

龍大衞笑道：「正有此意。」

「你們要暗殺封虎？」

「不！」龍大衞道：「我們並非要暗殺封虎，而是要做賊阿爸。」

賴秋一怔道：「賊阿爸？你們要打劫封虎麼？」

龍大衞笑道：「不是打劫，而是爆竊，我們要爆竊封虎的保險箱。」

賴秋皺着眉頭道：「這件事，祇怕並不容易，而且，隨時都有生命危險！」

「雖然危險，但你可知道，那保險箱內有多少現鈔麼？」

賴秋一楞道：「有多少？」

「根據大約的估計，有美金一千萬元。」

「一千萬美金？」賴秋整個人都爲之跳了起來。

「這是一筆極其驚人的財富！」

賴秋道：「那麼，你們豈不是變了鉅富了麼？」

龍大衞正容道：「你錯了，我們並不希望憑着這筆錢而致富，我們若是得了手的話，那麼這筆錢將會全部捐到慈善機關去！」

賴秋頓時驚嘆道：「眞是大手筆了，令人欽佩！」

高森道：「賴秋，你願不願意幫我們的忙？」

賴秋道：「一千萬個願意。」

高森問道：「你可知道那保險箱放在那裡？」

賴秋道：「知道。」

高森忙問道：「在什麼地方？」

「在地牢。」賴秋道：「就在那別墅的地牢之中。」

「地牢？那別墅有地牢麼？」

「是的，那地牢的面積並不很大，但是却滿佈機關，若不懂得其中竅妙，就會掉進陷阱之中，或者死於毒箭之下！」

高森心中一凜，道：「那地牢設有機關？」

賴秋點點頭道：「不錯，那些機關，都是利用電流控制的，而控制室就在封虎的臥室中！」

高森道：「可有什麼辦法渡過這一關嗎？」

賴秋道：「除非你能截斷了那別墅的電源！」

高森立時笑道：「這倒容易，我甚至可以通知電力公司的周總工程師，叫他將封虎別墅那一區的地方，全部停電一個晚上！」

龍大衞「咦」了一聲，道：「你認識電力公司的總工程師麼？」

高森笑道：「那總工程師周潮，根本就是我的二舅父，如何會不認識？」

龍大衞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難怪你如此神通廣大了。」

賴秋道：「雖然你能截斷電流，但想要開那保險箱，一樣並不容易，因爲那一具保險箱是意大利名匠設計特製的，沒有鎖匙和密碼，如何能夠開啟？」

高森呆了一呆，道：「是意大利的保險箱？」

賴秋道：「那是世界上最堅固的一種保險箱！」

龍大衞目注高森，說道：「你有把握嗎？」

「這個倒很難說。」高森嘆了一口氣：「先父生前，曾爆竊過不少



保險箱，其中祇有兩個沒能打開，而那兩個保險箱就是意大利名匠製造的。」

龍大衞道：「你缺乏了信心？」

「不，」高森的態度，突然堅決了起來道：「就算那保險箱是一塊實心鐵，我都要將那保險箱的門敲個碎爛！」

龍大衞笑了笑道：「這才像話嘛，否則，你就不像高森，而像隻膽小的老鼠了！」

賴秋問道：「你們準備在什麼時候下手？」

「明天晚上，深夜兩點鐘！」高森道：「賴秋，你先將那別墅的地勢，和那地牢的入口處繪出來，我替你燒幾塊牛柳，怎樣？」

賴秋苦笑了一聲，道：「與其吃牛柳，不如拿些藥油來好些，那胖子打得我又瘀又腫，眞不好受！」

高森和龍大衞聞言，都忍不住大笑了起來！

於是，高森便走進廚房裡燒牛柳，而龍大衞却拿了跌打藥酒，給賴秋塗擦傷處。

不久，高森的燒牛柳來了，這是高森的唯一拿手好戲，賴秋也許餓得緊了，狼吞虎嚥地便將一大碟牛柳掃了個淸光，倒也把高森和龍大衞看得吃了一驚，生怕他消化不了，窒息而死掉！

賴秋吃完了牛柳，忙喝了一大杯紅茶，不住的讚道：「這紅茶不錯，不錯。」

高森忍不住的道：「紅茶不錯，那麼牛柳的味道又怎樣？」

賴秋吁了一口氣，道：「我一生人最討厭吃牛肉，剛才是餓不擇食，才勉强吞下，如今想起來，眞有點悶，再說下去，我可要吐了出來了！」

高森本想賴秋讚他幾句，那知正好相反，不由爲之氣結，而龍大衞却笑得彎下了身子，連站也站不起來了！

＊　＊　＊

第二天晚上，近郊的住宅區突然全部停了電，變得一片漆黑！

住在該區的人紛紛打電話到電力公司查詢，而他們所得到的答覆，都是千篇一律的兩句話，電壓機壞了，現在已經進行緊急搶修。

要是詢問的人再問一句：什麼時候可以恢復電力供應的話，那麼電力公司的人員會肯定地回答道：「明天早上一定會恢復正常了。」

電壓機眞的壞了麼？

不，絕對不是壞了，而是人爲的「損壞」，這是高森的傑作！

這一個「賊」要進行爆竊，居然還取得電力公司的合作，眞是世間少有了，但是，這却是千眞萬確的事！

既然電壓機壞了，住在該區的富戶們祇好暫用洋燭，少享受一晚冷氣調節了。

漸漸地該區的洋燭也一一熄滅，因爲夜已深，應該是上床睡覺的時候了。

這時，有兩個黑衣人，攜着一個小箱子，鬼鬼祟祟的在馬路上走着。

這兩個黑衣人的行動十分靈敏，像是兩隻猴子，行動無聲無息，這兩個黑衣人正是龍虎雙傑高森和龍大衞。

高森以前也做過幾件案子，下手的目標都是爲富不仁的傢伙，他每次做案，都是獨往獨來，連龍大衞也瞞住了的，他做案得手之後，便將錢財全部用以濟貧，這就是他一貫的作風，故也可以稱他爲獨行俠盜。

但是這一次，他却需要龍大衞助一臂之力了，因爲這次下手的對象，並不是普通的人家，而是守衞森嚴，形勢兇險的匪巢！

所以，這一次的爆竊，實在絕非玩耍，而是玩命！

祇要稍有差池，這一對年輕人便得和這個花花世界永遠告別了！

他們兩人靜悄悄地來到了一座別墅的後門。

這一座別墅，正是封虎的老巢！

要進入這座別墅，以高森和龍大衞二人的身手而論，自是毫不困難，却得要極其小心，絕不能被人發現！

他們兩人很快的便翻過了別墅的圍牆，躲在一塊假石山之後。

這別墅連同花園在內，至少超過了八千平方呎的面積，園子之內，雜種松竹之類的樹木，而在園子的中央，還有一個頗大的游泳池，確是一座豪華而美麗的別墅。

看來，這一個封虎也是十分懂得享受的人，可惜，他的慾望太高了，這許多年來，他雖然已經從非法的活動中賺取了不可勝數的財富，但是，他還是沒有滿足，仍然希望賺更多的錢，於是，他便繼續不擇手段地運用各種方法，去增加他的財富，同時，也害盡了不知多少市民，做盡了傷天害理的事！

像封虎這一種人，實在是死有餘辜。

這時，高森和龍大衞躲在假山之後，果然，看見了別墅之內，有不少封虎的爪牙四出巡望。

根據賴秋的情報，那地牢的入口，就在那別墅樓梯的右側。

這時候，在別墅的樓梯間却有兩個爪牙看守着。

要進入地牢，首先就得解決這兩個傢伙！

高森自懷中取出兩柄痲醉槍，

將其中一柄交給了龍大衞，然後輕輕地說道：「你射高的那個，那矮的讓我來！」

龍大衞點點頭，於是，兩人便緩緩地摸向那樓梯之下，高森打了一個眼色，兩支痲醉針便同時射出了！

那兩個爪牙還來不及呼叫，便已倒在樓梯之下。

高森連忙走上前，將那個爪牙扶過一旁，接着，便奔到那地牢的閘門之前。

那地牢的閘門自然是鎖著的，但高森却祇花了一分鐘的時間便將這閘門打了開來。

龍大衞連忙將那兩個昏倒的爪牙也背進了地牢，免得被人發現了。

然後又將閘門輕輕的關好，逕自和高森一起走進地牢之內。

地牢之內一片黑漆，高森將電手筒亮着，祇見這地牢陳設簡陋，但却相當齊整。

不久，高森便找到了那保險箱了！

這一具確是意大利名匠打製的保險箱，高森能否將它打開，實在還是未知之數！

高森立刻打開了一個小箱子，箱子之內有着大小不同的工具，高森就是要用這些工具來開啟這保險箱了。

他全神貫注，應付這一次重要的考驗！

* * *

三個小時過去了。

現在，已經是淩晨五點鐘了。

高森的額上冒着豆大的汗珠，他花了三個小時，仍然沒有辦法將這具保險箱打開。

龍大衞站在一旁，也覺得手心冒汗，也是相當緊張！

電力公司的總工程師周潮答應將電力停止供應十二小時，但一到了早上六點鐘，便會恢復電力的供應。

換而言之，高森還有一個鐘頭的時間，在這六十分鐘之內，他若是不能成功地打開這保險箱的話，那麼，他已經算是失敗了。

但高森並沒有灰心，依然仔細地進行他的工作！

龍大衞不停的看着腕上的夜光錶，時間已越來越少了，但是高森仍然沒法打開這具保險箱。

地牢內的空氣又悶又熱，高森和龍大衞兩人汗流浹背，渾身濕透，尤其是高森，一顆一顆的汗珠像雨點般不停的滴落在地上。

五點三十分了，高森仍然未得手，看來他似乎要失敗了，但忽然之間，高森的臉上露出了極興奮的神色，龍大衞忙道：「怎樣？打開了嗎？」

高森興奮地道：「打開了。」用力一拉，果然將那保險箱的門拉了出來！

可是當他們向保險箱裡望了一眼之後，兩個人都不由呆住了。

那保險箱之內竟然空空如也，連一張白紙也沒有。

他們用盡了方法，冒盡了危險，到頭來的結果竟然是白費心機，連一角錢也沒有得到手！

這是一件極意外的事！

過了足足一分鐘，高森才苦澀地笑了起來，道：「大衞，想不到這一次，我們竟會打開了一個最堅固的，但却並無分毫的保險箱！」

龍大衞勉强的一笑，道：「眞是意想不到……」

高森嘆了一口氣道：「遊戲完了，但我們沒有得到獎品，還得浪費了兩支痲醉針！」

「時候不早了，走罷。」龍大衞道。

於是他們便收拾了工具，離開了地牢。

那知道他們才走出了地牢，樓梯之上，便有人冷冷的笑道：「什麼鼠輩，竟敢潛入這裡來偷竊？」

高森回頭一望，祇見一個身形異常高大，像個巨無霸般的大漢站在背後，而他粗壯的手上，還握了一根木棒，委實駭人已極！

但高森却十分鎮靜，他甚至輕鬆吹了一聲口哨，然後才道：「老哥，你誤會了，我們不是小偷，而是奉了聖誕老人之命，送禮而來的。」

那巨無霸的頭腦眞的蠢得可憐，居然會相信高森的說話，立刻問道：「送什麼禮物來！」

高森笑着道：「一支美麗的……痲醉針！」

「察！」的一聲，痲醉針已疾射而出，那巨無霸還沒弄清楚是什麼一回事，便已經眼花頭昏，天旋地轉的倒了下去。

高森哼了一聲，道：「蠢材！」

話猶未了，一柄飛刀突然從一處暗角之中破空射來。

颼！飛刀向高森背心刺去！好强勁的力道。

龍大衞大吃一驚，忙一脚向高森蹬去，高森一個踉蹌，向前衝出二步！

尚幸龍大衞起脚夠快，使高森衝出了兩步，剛好閃過那柄飛刀！

高森捏了一把冷汗，另一柄飛刀又已向龍大衞胸前襲射而來，龍大衞心中一凜，但他眼明手快，手中一抄，已將那柄飛刀，接在手中之上！

接着龍大衞將那柄飛刀，迎着對方，疾揮了過去。

噹的一聲，那柄飛刀並沒射到那偷襲者，祇是撞在牆上！



高森見形勢不妙，忙道：「大衞，快走！」

一個箭步衝到，拖住大衞的手臂，拔脚便跑。

但是，他們的行踪已經被封虎的爪牙發覺，十多個黑衣大漢已緊緊從後面追了上來。

高森忽然醒起一件武器，忙自箱中拿了出來，那是一枚小型催淚彈！

高森將那枚小型催淚彈向後一拋，爆發開來，散發大蓬烟霧，一時之間，那十幾個爪牙都爲之嗆咳不止，眼淚直出。

高森和龍大衞立刻趁勢翻過圍牆，飛奔而去！

總算他們的雙腿跑得快，沒曾被那十多個爪牙追上，但是，却也是狠狽不堪了！

* * *

賴秋在高森的住所裡等了一晚，他要等待高森和龍大衞回來。

在高森的住所裡，賴秋有一種特別的安全感，原來在這一幢的屋子裡，外表雖然平平無奇，但實際上却是一座銅牆鐵壁的堡壘。

若是有什麼不法之徒想從外面闖入的話，除非他會施展法術，否則，是絕無可能。

賴秋沒有睡覺，也沒有看書或是報刋，他祇是坐在一張沙發之上，等待着高森和龍大衞回來。

終於，他們回來了！

「事情怎麼樣？」賴秋忙問道。

龍大衞沒精打采的回答道：「事情進行得十分順利，那別墅中的防守，並未如想像中的嚴密，而高森已將那具保險箱也打開了，但可惜……」

「可惜什麼？」

「可惜那個保險箱內竟然是空空如也，連一塊錢也沒有。」龍大衞急急的說道。

高森接道：「洗錫山的消息並不靈通，封虎根本沒有一千萬美金。」

賴秋沉吟了一會，忽道：「那並不一定，可能封虎確有這一筆錢，但却並非放在那別墅之內！」

一言驚醒夢中人，龍大衞立時醒悟，擊拳叫道：「對了，是在大山道十八號內的秘密賭場中。」

高森道：「這個很有可能，大山道十八號，同樣是封虎的大本營，他很可能將這一筆錢，放在那裡！」

賴秋道：「你想打劫那賭場麼？」

高森笑道：「正有此意，你對於那賭場，可是十分熟悉？」

賴秋道：「那賭場之內，最少也有三十名爪牙，十柄以上的手槍，和五個精通技擊的一流好手，防守之森嚴，遠在那別墅之上。」

高森道：「賭場的賬房在哪裡？」

賴秋道：「就在二樓，而那賭場的保險箱，就在賬房之內。」

高森沉吟半晌，向龍大衞道：「大衞，你認爲打劫那賭場有成功的希望嗎？」

龍大衞道：「除非有一隊軍隊打前鋒，否則，憑三兩個人的力量，無異以卵擊石！」

高森嘆道：「如此說來，咱們是毫無辦法的了。」

龍大衞笑道：「那可並不一定，我想出了一個辦法，可以叫封虎乖乖地拿出一千萬美金來！」

高森忙問道：「是什麼辦法？」

龍大衞道：「使用旁門左道的辦法，綁票可也。」

高森一怔道：「綁票？」

龍大衞哈哈笑道：「這是洗錫山教下來的絕招，祇要封虎落在咱們手裡，何愁他不拿錢出來贖命？」

高森道：「這條計策雖然不錯，但封虎來去無踪，而且黨羽衆多，要擄劫他回來，祇怕不容易。」

龍大衞正想說話，忽然之間，客廳裡的電話響了起來。

高森眉頭一皺，道：「奇怪，什麼人這樣早便打電話來？」

拿起了聽筒後，高森不禁爲之一呆，打電話來的原來是封虎！祇聽得封虎奸笑道：「高森，你眞的夠膽色，居然連我的保險箱也下手爆竊。」

高森冷冷道：「那又怎樣？」

封虎桀桀笑道：「可惜，你沒有偷到美鈔，對不？」

高森哼了一聲道：「你別得意，等着瞧吧，終有一天，我要連你的腦袋也一起偷來。」

封虎陰森地笑道：「高森，你可知道，你在本市唯一的親戚，已經落在我的手中？」

高森臉色一凜，道：「誰落在你手中？」

封虎道：「那人就是電力公司的周總工程師，也就是你的二舅父。」

高森怒道：「胡說！」

封虎詭異地笑道：「周潮的膽子眞還不小，居然僞稱電壓機損壞，將本區的電力全部停頓。」

高森心中不由大震，道：「他現在怎麼樣？」

封虎嘿嘿道：「我已經說得十分清楚，他現時正在我的手上，假如我心情不好的話，我隨時隨地都可能將他當作靶子，練練眼界啦。」

「你敢將他弄損一根汗毛，我便要你的狗命！」高森怒道。

「高森，你可別以爲我是好欺

負的，雖然你和龍大衞的本領不弱，但要和我作對，也未免太天眞了！」

高森忍住了怒氣，道：「封虎，你想怎麼樣？」

封虎冷笑道：「金氏兄弟被你整垮了，你得要賠償我的一切損失！」

「你損失了多少？」

「最低限度，也得七百萬美金。」

「你要我賠償你七百萬美金？」

「不錯。」

「但是，我的財產，全部還不足七百萬美元。」

「你的意思，是賠償不起了？」

「對了，確是賠不起，除非我有本領變法術。」

「那麼，你可以用你和龍大衞的性命，作爲賠償！」

「你有把握將我和龍大衞的性命取去麼？」

「成竹在胸。」

「好，我就拚着一條命，和你鬥一鬥！」

「聽着，明天早上九點鐘，我在黑岩島上等你和龍大衞，一決雌雄。」

「就憑你一個人？」

封虎冷笑道：「除了我一個人之外，還有三位武林高手，你和龍大衞若能打敗咱們四人，我便立刻釋放周潮！」

高森道：「那三位武林高手？」

「他們就是劉旋、蕭立嵐和井俊！」

「井俊？可是那個『半尺刀王』井俊？」

封虎冷笑道：「正是此人，你可夠膽跟他交手麼？」

高森慨然道：「雖然井俊號稱短刀之王，但我却絕不會畏懼的，既然你如此有把握，我和大衞誓必捨命陪君子！」

封虎轟然笑道：「好，咱們明早九時，在黑岩島恭候兩位大駕了，再見！」

高森將電話掛斷，向大衞道：「大衞，封虎已查出周潮故意將電力停止供應了，而且還將他擄劫回了別墅，作爲要脅！」

龍大衞道：「封虎如今要怎麼樣？」

高森道：「他邀請了三個武功極高的高手，要向我們挑戰，這三個人是劉旋、蕭立嵐和井俊！」

龍大衞心中一凜，道：「這三個人似乎是黑社會中的職業殺手！」

高森笑了起來，道：「你的見識倒也不少，這三個人確是黑社會中以殺人爲業的職業殺手，其中那個井俊，雖然年紀不到三十一二，但却曾在星加坡菲律賓一帶，殺過八十多人，早兩年因風聲緊，才溜到本市，不料他才上碼頭，已被黑社會中人網羅，成爲一個秘密組織的三哥。」

龍大衞道：「那秘密組織的名堂，可是叫做煞星幫麼？」

高森搖頭道：「煞星幫本來也想網羅井俊加盟，但是，他們已經來遲了一步。」

龍大衞道：「那麼，是什麼秘密的組織網羅了井俊？」

高森苦笑道：「亡命堂。」

龍大衞惑然道：「亡命堂？這個名稱似乎陌生得很，可是近一兩年才組織的嗎？」

高森笑道：「亡命堂的歷史，已有二十年之久，由於組織嚴密，所以外人甚少知道它的存在。」

龍大衞道：「那亡命堂的主腦人物是何方神聖？」

高森道：「那主腦人物，聽說是個退伍的軍人，實際情形如何，却是不得而知了。」

龍大衞呆了一呆，道：「那亡命堂平常有何活動？」

高森道：「收買人命，專門負責替僱主殺人！」

龍大衞道：「如此說來，封虎聘請井俊出手，是想殺掉我們了？」

高森道：「這個當然了，我們整垮了金氏兄弟，等於背後斬了封虎一刀，他怎會不將我們恨之切骨？」

龍大衞道：「那井俊的身手可是十分了得？」

高森道：「井俊有一個外號，稱爲『半尺刀王』，他的刀法，得自一個隱居於馬尼拉的隱士所傳，招式詭異莫測，確是刀法中之一絕，但井俊狠心狗肺，藝成之後，竟連那隱士也被他下毒害死！」

龍大衞凜然道：「果然心狠手辣！」

高森道：「是以對付這種人，千萬不能稍存慈悲念頭，應該重下殺手，將他擊至一敗不起，方可罷休！」

龍大衞道：「然則，劉旋和蕭立嵐兩人，是否也是亡命堂門下？」

高森道：「不錯，劉旋和蕭立嵐都是亡命堂的職業殺手，一身武功也是不弱，是以明天一戰，絕對不能輕敵！」

一直站在一旁的賴秋忽然插口道：「明天那一場決鬥，我可以去麼？」

高森一愕，目注賴秋問道：「你去幹嗎？」

賴秋道：「封虎要對你們不利，我自然應盡朋友之義，助你們一臂之力了。」

高森道：「你不怕危險麼？」



賴秋拍拍胸口道：「不怕！」

高森笑道：「好勇敢，不愧是個男子漢。」

賴秋喜道：「你可是同意讓我去了？」

那知道高森却擺手，道：「你誤會了，我並沒有說讓你去，因爲你的武功還沒練夠火候，很容易就會在高手之手下，一命嗚呼！」

賴秋一怔，道：「你太看低我了！」

高森哈哈一笑，道：「你不相信，不妨和我比劃三招。」

「三招？」

「不錯，是三招。」高森道：「假如在三招之內，你不敗在我手下，那麼，明天的決鬥，你便算有資格參加，若是你在三招之內，被我擊敗的話，你便要照我的話去做，不能反悔。」

賴秋毫不考慮，立刻朗聲道：「好，一言爲定。」

高森道：「你出招吧！」

賴秋也不客氣，一式左鈎短拳，直向高森的太陽穴部位擊去。

高森氣定神閑，右掌一揮，便將賴秋的拳格開，接着左手向賴秋的右腕纏去，這一手居然不是空手道的招式，而是大擒拿手法。

賴秋祇覺得右腕被高森一纏，立時軟綿綿地失去力道，不由大吃一驚，正想使勁擺脫，冷不防高森的右膝又從下面撞了上來，恰巧撞在小腹之上，賴秋驚叫一聲，一個身形不穩，便倒在地上！

還不夠三招，賴秋便已落敗了。

高森微微一笑，道：「賴秋，你出招時最大的優點就是夠狠夠勁，但是最大的缺點，就是招式之上破綻極多，遇上了强敵，便容易爲人所乘，乘虛而入了！」

賴秋氣喘喘的站了起來，道：「高森，你果然厲害，我服了！」

賴秋的話剛剛說完，坐在沙發上的龍大衞便突然大叫了起來，道：「我可不服！」

高森笑道：「大衞，你向來都是不服我的，何必多此一舉，大呼小叫？」

龍大衞站直了身子笑道：「好傢伙，居然連我的大擒拿手法也偷偷學上了，剛才你纏住賴秋的右腕那一招，分明是『靈蛇過樹』，你敢不認嗎？」

高森大笑道：「我認，我認了，那一招確是你的擒拿手法，我曾見你用過這一招很多次，而且用得十分巧妙，所以偷偷學了一招而已，下次可不敢再用了啦！」

龍大衞故作憤怒之狀，道：「哼！這一招乃是本人的絕技，你學了這一招，必須要補交學費。」

高森呆了一呆，道：「學費？」

「理所當然。」

「假如我不繳付？那又怎麼樣？」

龍大衞捏起了拳頭，道：「拳頭來對付。」

高森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道：「算我怕了你，要補交多少學費？」

龍大衞得意地一笑道：「二十億美元，鐵價不二！」

高森瞪大了眼睛，道：「什麼？二十億美元？」

龍大衞笑道：「這是我一向最老實的價格，少一塊錢你也休想！」

高森哈哈笑道：「大衞，你當我是金氏兄弟麼，也來這一套漫天索價！」

龍大衞嘿嘿道：「既然繳付不起，看掌！」

呼一聲，一掌直向高森揮去。

高森也抖擻了精神，全力對付，一個閃身，避過來掌，然後也擺起戰鬥的架式，似模似樣的和龍大衞「打」了起來。

像他們這樣的「打架」，在別人看來，眞是觸目驚心，因爲他倆出手都是又快又狠，絕不客氣，但實際上，他們祇不過當作一種玩耍而已。

也許，這就是所謂「武功印證」了！

直到兩人都累了，他們才停下手來，各自坐在沙發之上，氣喘吁吁！

過了好一會，高森急向賴秋道：「賴秋，我已經準備了一個地方給你居住了，在那裡你可以高枕無憂，不愁封虎的手下會暗算你。」

賴秋道：「是甚麼地方？」

高森問道：「是拘留所！」

賴秋一陣詫異，高森又忙解釋道：「拘留所是躲藏最安全的地方，封虎再神通廣大，也不可能走進拘留所對你不利的，你明白麼？」

賴秋想了一想道：「這辦法雖好，但我沒有犯罪，拘留所怎會『拘留』我？」

高森道：「這個容易極了，賀彼得探長是我的老朋友，這一點小事，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

賴秋道：「既然如此，我從命就是了。」

於是，高森和龍大衞兩人，便一起和賴秋到警局，會見賀彼得探長。

## 眞相大白　元兇伏法

翌日。

早上九點鐘，高森和龍大衞準時地駛着一艘快艇，來到了黑岩島。

黑岩島是一個十分偏僻，無人居住的小島。在這個小島上沒有任何建築物，也沒有一株樹木，光禿禿地，祇有大大小小形狀古怪的黝黑色岩石，委實荒涼已極。

高森和龍大衞還未曾登岸，便已看見一艘金色的機動帆船，泊在石岩海邊，而島上也站着四個男人。

那四個男人，就是封虎和亡命堂的三個職業殺手！

高森和龍大衞才登上了岸，封虎便已冷冷笑道：「兩位果然守約！」

高森臉色一沉，道：「封虎，何以不見周總工程師？」

封虎向那金色的機動帆船望了一眼，然後冷冷地說道：「你的二舅父正在船艙之中，你有本領，大可以救他出來！」

龍大衞嘿嘿笑道：「封虎，你現在不妨多點替自己的狗命擔心好了，有我們在此，你還能耍什麼花樣？」

他一面說，一面已暗暗打量着那三個職業殺手，其中站在左邊那一個最年輕，約三十來歲，而且臉貌英俊，手中玩弄着一把短刀，顯然就是殺人累累的井俊了！

至於中間的那一個，則是力大無窮，外號「寨旋風」的劉旋，而右邊的那一個，不用說就是蕭立嵐了！

這三個人都是窮兇極惡之輩，而且個個身手不凡，龍大衞和高森兩人雖然絕不畏懼，卻也得小心提防，免得遭受暗算！

封虎冷笑了兩聲，道：「天堂有路你不走，你們認命了吧！」

語畢，向劉旋和蕭立嵐打了個眼色，便三位一體，開始了攻勢！

而那井俊却沒有出手，祇是冷冷地望着高森！

高森也沒有出手，他深信龍大衞能對付得了封虎等三人，而他自己却得要對付井俊。

井俊是一個十分陰沉可怕的人，他雖然還沒有出手，但已使人有一股望而生畏之概！

這是一個滿手血腥，殺人如麻的兇手！

他被稱爲「半尺刀王」，因爲他的刀法是所向披靡，未逢敵手！

雖然現代的武器，早已發展到有各種各款的槍械，但刀子仍然是一件相當便利的殺人武器，以井俊的感覺而言，刀子殺人，就遠比用槍械殺人刺激得多了。

井俊殺人的理由，一半是爲了花花綠綠的鈔票，而另一半，却是因爲他喜歡殺人，他覺得殺人是一件刺激而快樂的事！

這是嗜殺狂，心理變態。

也可以說，井俊根本就是一個瘋子，一個藉着殺人來宣洩自己的瘋子。

此際，井俊一雙陰沉沉冰冷的眼睛直望着高森，而高森兩道銳利如箭的目光，也直逼望向井俊。

四目交投，殺機突起。

「吔！」

一聲大喝，井俊像是一頭發了瘋的狂牛，直向高森衝去！

先聲奪人，來勢果然厲害。

但高森却屹立如山，單掌當胸，絲毫未爲所動。

他這份鎮靜沉着的功夫，便已非常人能及。

而井俊的行動也在頃刻之間便已衝了上來，在電光石火之間，猝然一刀向高森的咽喉刺去。

好快的刀法！

但高森閃得更快，井俊那一刀雖然來勢急促，却未能就此得手！

井俊一刀落空，第二刀又已攻到，這一刀是從上而下，直劈高森面門，祇見井俊手起刀落，一道銀光便自高森的眼前灑下。

這是爐火純青，無懈可擊的一刀！

高森根本還看不清楚這一刀的來勢，祇覺得四方八面，都是井俊的那柄刀子，不知何者爲虛，何者爲實。

嗤的一聲，高森中了一刀，血光暴射。

而在此時，龍大衞正在和封虎等三人打得極爲燦爛！

龍大衞以一敵三，但他的身手靈敏，招法精妙，加上封虎等三人自恃勢衆，有所輕敵，所以一上來，便被龍大衞反擊得手忙脚亂，節節敗退。

但他們三人畢竟是一流的技擊高手，雖被龍大衞攻了幾招，狼狽萬分，但接着便抖擻精神，不再輕敵而全力搏鬥了。

他們三人之中，以劉旋最爲勇猛，他個子高大，膂力過人，而且一套「八卦拳」使得十分嫻熟，動起手來，虎虎有勁，駭人已極！

至於蕭立嵐，他是一個身材矮小，但却手指特長的怪物，他練的顯然是鷹爪功，而且火候十足，出招陰險，若不是龍大衞身手敏捷的話，早被他抓中要害了。

還有封虎，他是三人之中出招最少的一個，但他每一出招，就必定狠辣無比，似乎是非將龍大衞置諸死地不可！

龍大衞雖被三人圍攻，但却還能應付裕如，倒是高森的情勢大大不妙！

井俊的第二刀也劈中了高森，但却非劈中面門，而是劈在高森的左肩之上。

高森挨了一刀，心中一驚，忙向後退開幾步。



但他退開幾步之後，忽然又衝上前，向井俊進攻。

高森衝擊井俊的時候，威勢夠嚇人，祇見他左肩鮮血淋漓，但右掌却直揚了起來，猛然向井俊的頸際剁下。

然而，井俊却也應變極快，當高森的右掌已直剁而下之際，他手中的短刀却也忽然地向高森的右腕刺去。

假如高森不顧一切，直向井俊的頸上剁去的話，他的右腕便同時被井俊一刀剁個正着了。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比對之下，誰也沒有佔到優勢！

但高森却咬着牙根，拚着再挨井俊一刀，毅然將那一掌直剁向井俊的頸上。

井俊做夢也想不到高森竟然如此兇狠，眞的拚着再挨一刀，不顧一切地直剁了下來，他慘叫一聲，頸上已然受了重創！

而高森的右腕也已被井俊刺了一刀，鮮血汩汩而下。

井俊的身子已站立不穩，搖搖欲墜了，但高森連吃兩刀，也已有不支之感。

這是兩敗俱傷的一戰。

但封虎却乘人之危，立刻趁機上前，向高森實施辣手！

龍大衞見狀，不禁怒吼起來，向封虎大聲喝道：「好卑鄙的傢伙！」

他一面喝罵，一面突發神威，向劉旋、蕭立嵐施出猛勁，一掌將劉旋打得人仰馬翻，而蕭立嵐也被他一脚踢正胸口，接着，龍大衞便一式「餓虎擒羊」，直向封虎飛撲而至。

封虎冷冷一笑，閃身避過龍大衞的飛撲，當龍大衞再想進攻封虎之際，封虎的手中已握着一柄短槍。

龍大衞陡地僵住了，而封虎却放聲大笑了起來。

但封虎才笑了一半，他的笑聲却也突然停下，而臉上奸詐的笑容也立刻僵住，一張兇臉變得青黃如蠟。

封虎的笑聲甫停，而另一個人的笑聲却接着的笑了起來，而這笑聲比封虎的還要響亮，還要放肆！

發笑的人就是高森，這時高森的手中正握着一柄痲醉槍，而封虎的手上也被射插了一根金針！

但這一根金針，却並非痲醉針，而是毒針！

高森大笑了好一會，才道：「封虎，你已中了蛇毒了，沒有解藥，十五分鐘內，便會毒力攻心，進入枉死城了，不過，像你這種人，即使死了一千個，也並不寃枉，對麼？」

封虎的臉色異常難看，他將手上那根金針拔了下來，然後向高森道：「這是什麼蛇的毒？」

高森冷冷一笑道：「告訴你也沒有關係，這是非洲南部特產的毒蛇，是八吋至一尺，有紅白色相間，頭部有二點鮮黃色的斑點，你可知是什麼蛇嗎？」

封虎怒道：「我可不是捉蛇專家！」

高森笑道：「這一種蛇，就是斑豹蛇。」

「斑豹蛇？」封虎顯然不知，「斑豹蛇也好，斑虎蛇也好，你得馬上給我解藥，否則，我便殺了你們！」

「你敢！」高森冷笑了起來。

「高森，你別以爲這麼一點蛇毒，便能嚇得了我。」

「你不相信斑豹蛇的毒厲害嗎？嘿嘿，你不妨看一看自己的右腕，如今怎樣了？」

封虎不由自主地依言向右腕望去，祇見一道淺淺的黑氣，已緩緩地從右腕之上逼了上來。

封虎的心中不由一陣寒冷，高森並非虛言恫嚇，這蛇毒果然歹毒非常！

「高森，你馬上給我解藥。」封虎有點沉不住氣：「否則，大不了同歸於盡！」

高森慢條斯理道：「解藥嗎，我可以給你，但有三項條件，你肯答應嗎？」

封虎冷哼道：「儘管說來聽聽。」

高森冷冷道：「第一項，就是馬上釋放周總工程師。」

「可以。」

「第二項，保證以後不再侵犯周總工程師。」

「也可以。」

「第三項……」高森突然住口，雙目緊盯着封虎。

封虎不耐煩的道：「第三項又怎麼樣？」

高森沒有回答，目光忽然轉向了龍大衞，道：「大衞，第三項條件，由你提出罷。」

「好。」龍大衞立刻應聲笑道：「封虎，第三項條件，就是要收解藥費！」

封虎道：「解藥費？嘿嘿，原來你們也是見錢眼開的貪心鬼，那麼，你們要多少？」

「一千萬美元。」龍大衞一本正經地說道。

封虎突然地怒吼怪叫道：「放屁！」

龍大衞冷冷一笑道：「封虎，你現在發脾氣，是一件非常不利之事，這樣祇會使毒力加深，也許不到十五分鐘，你便要去見閻王了！」

封虎的額上已隱隱冒出汗珠，

他並不想死，但他也絕不會付出一千萬美元的「解藥費」。

其實封虎祇有三百萬美元，洗錫山的消息，有些錯誤，封虎雖準備以一千萬美元向黑手黨購買海洛英，但其他的七百萬美元，是由金氏兄弟支付的，現在金氏兄弟被捕了，那七百萬美元也便沒有着落了。

封虎勉强忍住怒火，道：「這條件太苛刻了，我不能答應。」

龍大衞冷哼道：「你寧死不從麼？」

封虎咬着下唇，倔强道：「我活不了，你們兩人也一定要死，劉旋、蕭立嵐兩人也有槍械在身，你們非吃蓮子羹不可！」

龍大衞呆了一呆，果見劉旋和蕭立嵐已經拔出了手槍，瞄準了高森和自己。

高森立刻笑了起來，道：「封虎，別來耍花樣了。這兩人與你無親無故，他們肯無端端為你惹上一件兇殺案麼？因爲祇要你一死，他們便會得不到一分一文。」

高森這一番話，其實是說給了劉旋及蕭立嵐聽的，目的就是希望動搖二人，不再爲封虎賣命。

那知道他的話才說完，劉旋便大聲地說道：「封先生早已付了十萬元美金的僱用費，我們是絕對保持信譽的，封先生如有不測，你們兩人也非死不可。」

高森怔了一怔，道：「原來我和大衞的性命，祇值十萬美元，眞是太少了。」

封虎向前踏出一步，怒視高森道：「你再不交出解藥來，我便先殺了你們，然後搜屍。」

高森考慮了半天，終於道：「好，我給你解藥，但你得馬上釋放周總工程師。」

封虎臉容稍寬，連忙說道：「這個當然。」

高森冷冷一笑道：「但我不相信你說的話，假如我給了你解藥，你不釋放他，反而對我和大衞放槍，那又怎麼樣？」

「我保證絕不會這樣做，祇要你給了解藥，我便立刻讓周潮和你們離去。」

「你用什麼來作保證？」

「人格保證。」

「人格？」高森不屑地冷笑了起來，「你的人格不值一毛錢，怎能作爲保證？」

封虎臉色鐵青，道：「既然如此，你要怎樣才可以？」

高森雙目星芒一閃，道：「你們三人的手槍，馬上丟進海裡去，我便給你解藥。」

封虎「哼」了一聲，道：「但假如我們丟了手中槍，你又不給我解藥，那又如何？」

「你不相信我麼？」

「你既然不肯相信我，我怎麼樣能相信你呢？」

高森哈哈一笑道：「妙極了，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看來，這是一個不可打破的僵局了，但這僵局再僵持下去的話，封虎，你可得變成殭屍了，不過，那時候的世界，倒太平多了。」

封虎眉頭一皺，祇見自己的右腕之上的黑氣已越來越濃，整條手臂都已麻木了。

眼前的情況，越拖下去，就對封虎越是不利，是以封虎終於屈服了，道：「好，我相信你，不過，你得先立下一個誓！」

高森立即道：「你們三人如果丟了槍械後，我若不給你解藥，就是龜孫子。」

「好！」封虎立刻將手槍用力一拋，將之拋到了海中。

劉旋和蕭立嵐握住手槍，還在猶豫不決，封虎立刻大喝一聲，道：「把傢伙通通丟到海中去。」

劉、蕭二人被封虎喝得嚇了一跳，連忙將手槍都拋到海中去。

封虎又向劉旋說道：「你到船艙中，將周潮釋放出來。」

劉旋應了一聲，忙登船去釋放周潮。

頃刻，周潮從那金色機動帆船之中的船艙放了出來，祇見他才不過三十五歲，架着一副眼鏡，臉色像一張白紙般的蒼白。

周潮一見了高森滿身鮮血，不由大吃了一驚，大聲道：「你怎麼樣了？」

高森若無其事的笑道：「沒什麼，皮外之傷而已。」

他嘴裡說得輕鬆，其實他的心裡也知道，這兩處傷勢雖不算要害，但沒有個把月休養，也是勢難復元的。

他和井俊交手，未曾被井俊殺死，也可說有點幸運，而井俊第二刀向高森面門劈下之時，高森不知怎的，忽然意外的脚下一滑一閃跌了一跤，但也虧得這一跤，才使井俊失了準頭，祇劈中了高森的左肩而已。

若是井俊這一刀劈中了高森面門的話，那麼高森便早已一命嗚呼，而封虎等四人，便勢必大獲全勝。

封虎對於這一場的決鬥，是抱着極大的信心的，因爲他知道井俊的武功極高，一套刀法，早已橫行了整個東南亞未逢對手，而劉旋和蕭立嵐二人，又是黑道著名的惡煞，一身武功極之不弱，堪稱一流高手有餘，加上封虎自己的鐵沙掌，更是名噪天下的絕學，出手制敵，非死即傷，狠辣非常，以這四個人的身手，去對付高森和龍大衞兩個人，應該是十拿九穩，不勝無歸才對。



但是封虎却太低估了對方了。

他絕對料想不到，井俊竟然會倒下，雖然井俊也使高森受了創傷，但却並不致命！

他更料想不到，當自己拔出了手槍，大佔優勢之時，高森竟會射出了一支毒針。

一支小小的毒針，便使封虎受到了制肘，形勢立刻大爲轉變。

封虎在這一場決鬥中，毫無疑問地是輸了，這是一件使他大大意外之事，他暗暗地咬着牙根，決定將來無論如何，都要將高森和龍大衞兩人置諸死地。

除了高森和龍大衞之外，封虎還有兩個人也是非殺不可的，這兩個人就是洗錫山和賴秋二人了！

洗錫山是封虎的死敵，他們之間的樑子，已像死結般不能解開，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而賴秋，則是一個叛徒——封虎的叛徒！

在封虎的法律中，叛徒的處罰，就是死刑。

封虎終於得到了解藥了！

而高森和龍大衞，也成功地將周潮救出了險境。

但接着而來的事，却還多着呢。

* * *

三天之後，龍大衞開始了一段戀情！

他找到了她——趙寶茜！

趙寶茜，就是大山道十八號秘密賭場中那一位派撲克牌的女郎。

龍大衞本來已就認識她的，因爲他們是同學。

這時，他們正在一所夜總會裡，欣賞著名的歌星演唱。

燈光是柔和的，歌聲是美妙的。

而酒杯裡的酒，也是香醇的，而又醉人的。

龍大衞眞是有些醉了，並非酒精作怪，因爲他根本沒有喝過一口酒。

酒杯裡的酒，仍然是滿滿的一杯，但龍大衞却彷彿祇嗅到了酒香，便會醉倒似的，他的臉已越來越紅，熱得有點像發燒。

原來醉人的，並不是酒。

龍大衞雖然不好酒，但他的酒量，却似乎是上天特別賜予他的，他能一口氣喝下整整一瓶拔蘭地，而若無其事。

現在他醉倒的原因，不是爲了酒，而是爲了人。

一個美麗的女人！

「寶茜！」

在夜總會坐了半個小時，龍大衞才第一次開口向她說話，而且聲音却細得像蚊子飛過，幾乎連龍大衞自己的耳朵也聽不到自己說的這兩個字。

然而，趙寶茜的耳朵却是像裝上了靈敏的雷達一樣，立時綻出了一個動人的笑容，柔聲地說道：「大衞……」

「不見妳幾年了，想不到妳比起在學府裡的時候，還要美麗。」

這是龍大衞坐了半小時，才想出來的一句話。

「唔？」她瞪起那又圓又大的眼睛，笑了起來。

「妳可知道，自從妳離開學校之後，我好像失去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但我却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理由。」

「嗯……」

「直到那天晚上，我再次見到妳之後，我明白了。」

「那天晚上？」她莫名其妙地問龍大衞：「在什麼地方？」

「在賭場裡。」龍大衞嘆了一口氣道：「但那時，妳顯然沒有發覺我和高森已來到，而且還在牌九桌上，賭了一個多小時！」

趙寶茜吃了一驚，她想不到自己的職業，已被他發現。

在她的心目中，她認爲這份「職業」是見不得光的，是以她一直對外保持着高度的秘密。

就連她的母親和弟妹，也不知情的。

她愕住了，連臉色也變得蒼白了！

但龍大衞似乎沒有發覺，繼續說着：「直到那時，我才知道，原來我已經愛上了妳……」

她更加吃驚了，她本來已經又圓又大的眼睛，此刻睜得更是不能再大了。

她的心中，頓時像有幾千隻小鹿在亂撞了起來，砰砰地跳動不止。

她沒有開口回答。

因爲，她根本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話才好。

他也沒有再說話，祇是癡癡地望着了她！

而她，却垂低了頭，不敢向着他再望一眼！

她正在考慮如何回答他下一句的問話，她似乎已經料到了，他一定會提出這句話了。

他將會向她求婚。

沉默，一直維持了許久許久！

悠揚的歌聲一首一首的唱出，忽然之間，一首「花月佳期」的時代曲，在台上唱了起來。

這是一首極其動聽的歌曲，而歌詞之中，更是充滿了感人的情調，令人聽來彷彿正是置身其中，參加着一次隆重而莊嚴的結婚典禮。

而他和她，更覺得他們就是歌

曲裡的那一雙新人，前途充滿了幸福和快樂，那會是多麼甜蜜一段日子。

她的心中早已暗暗相許，祇要他開口向她求婚的話，那麼……

果然，他眞的向她求婚了！

「寶茜，我十分希望妳能夠做我的妻子……」

他說完之後，覺得自己說的話十分笨拙，說得太不夠漂亮，太俗氣了，完全不像一個充滿文藝氣質的作家。

而她的頭垂得更低了，鼻尖幾乎碰觸到自己的胸脯。

這時，龍大衛看不見她的頰上，已經紅得像塗了厚厚的胭脂了！

「寶茜！」他下意識地喝了一口酒，好像那一口酒便能增加他的勇氣：「妳願意嗎？」

她終於抬起了頭道：「願意什麼？」

「嗯？我剛才說的話妳沒聽到？」

「不。」

「妳答應了？」龍大衛心中一喜。

趙寶茜點點頭道：「祇要你是眞心眞意的話，我便答應你的求婚。」

她說完後，臉上更加紅了起來。

假如這裡不是公共場所的話，龍大衛一定跳了起來，大笑大叫了，因爲他現在心中的高興，眞是無法能夠形容，這份高興，即使有人馬上給了他十億美金現鈔和他交換，他也一定會斷然拒絕的。

因爲他已經得到了一份眞正的愛情。

一份眞正的愛情，其價值遠遠超過全世界所有的財富。

所以，沒有人能買得起眞正的愛情。

* * *

凌晨兩點，夜總會打烊了。

但龍大衛和趙寶茜，仍然還覺得是很早。

在黑夜中，在馬路上，這一對年輕的戀人緩緩地散着步！

他倆談笑甚歡，却完全不知道，危機就在後頭。

一個黑衣人，暗暗地握着一柄手槍，一步一步在他倆身後跟着。

這黑衣人正在等待着，他要等到他們去到最幽靜的地方，然後才放冷槍。

他知道他們兩人將會到幽靜的地方去，那裏才夠詩情，才夠情調。

那種地方，是最適宜青年男女談情的。

同時，也最適宜一個職業殺手，去進行謀殺的。

這黑衣人的推測並沒有錯。

龍大衛和趙寶茜果然來到了一處幽靜的地方。

那是一個海邊的亭子。

那黑衣人匿身在十碼外一棵大樹之後，他用手槍瞄準龍大衛的腦袋！

黑衣人的槍法是第一流的，在這個距離之下，他應該有百份之一百可以命中目標的。

他準備扳動槍機了，祇要他的指尖一緊，龍大衛的性命便得馬上報銷了。

可是，他却沒有機會再開槍，因爲他的頸際，已在忽然之間被一條皮帶緊緊的勒住了。

不到十秒鐘，黑衣人的整個身軀都軟了，昏倒在地上。

那條皮帶並沒有繼續勒下去，看來，皮帶的主人並不想殺人，祇不過弄昏了那黑衣人而已。

這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螳螂」昏倒了。

那麼，「黃雀」是誰？

是高森？

不！

高森現在還住在醫院裡養傷，他沒有資格做「黃雀」。

是賀彼得探長？

更不是。

這一隻「黃雀」，赫然就是洗錫山！

這時，龍大衛也已經發覺大樹之後有些異動，他連忙走出亭子，觀看究竟。

當他看見了洗錫山之際，不禁陡地一呆。

洗錫山老奸巨猾地笑了一笑，然後向倒在地上的黑衣人一指，道：「這一個人，想開槍謀殺你，你的性命是撿回來的。」

龍大衛向黑衣人望去，原來竟是亡命黨的職業殺手劉旋。

洗錫山沒有說錯，龍大衛的性命當眞是撿回來的。

龍大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你殺了他？」

「沒有。」洗錫山道：「我可不像封虎，動輒便要殺人，他祇是昏過去罷了。你可知道他是誰？」

龍大衛點點頭，道：「他是劉旋。」

「不錯，他就是劉旋，是一個以殺人爲職業的殺手，但你又可知道，他何以要向你放冷槍。」

「他既是職業殺手，當然是爲了錢才會殺人。」

「對了，封虎出錢聘請他，所以他便來暗殺你。」

「你何以要救我？」

洗錫山哈哈一笑，道：「識英雄重英雄，我極欣賞你的才能和武功，所以，我寧可得罪亡命黨，也要救你一命。」



龍大衛冷冷一笑道：「然則，閣下又有何企圖？」

「企圖？」洗錫山搖搖頭道：「企圖這兩個字說得太難聽了，但有一件事，我倒想和你合作合作。」

龍大衛嘿嘿冷笑道：「你別以爲曾救我一命，我便會感激你，我寧可死於冷槍之下，也絕不會和你合作。」

「我還沒說要與你合作幹什麼，你便拒絕，未免太早了罷。」

「也好，你不妨說出來聽聽，但可別期望過高。」

洗錫山眼珠一轉，道：「幹一宗大買賣。」

「你的意圖，是行劫銀行麼？」

「你猜對了一半，是去打劫，但並非銀行，而是打劫封虎，做賊亞爸。」

「打劫封虎？」

「不錯。」

龍大衛輕輕的一嘆，道：「要打劫封虎，祇怕比起打劫銀行還困難得多，你別妄想了吧！」

「絕非妄想。」

「你有把握？」

「當然有把握啦。」

「何以見得？」

「因爲我已經掌握了一項秘密的情報，知道封虎會向藍字黨購買一大批海洛英。」

「藍字黨？」龍大衛心頭一震，這是東西亞的一個販毒組織，勢力之大，行事之猖獗，連國際刑警組織也大感頭痛。

祇聽得洗錫山又道：「我已經知道和藍字黨交易的時間和地點，我準備到時來個出其不意，將交易的現鈔和海洛英一起劫走。」

「你何以知道得這樣清楚？」

「此乃兵不厭詐，不瞞你說，我在封虎的圈子裡，一共有三名臥底。」

「臥底？」

「不錯，所以封虎的秘密，我能瞭如指掌。」

「難怪封虎說你『神出鬼沒』了，原來如此。」

洗錫山哈哈笑道：「我要取封虎的性命，其實是易如反掌的，但在未取他狗命之前，我無論如何，都得先敲他一筆。」

龍大衛道：「你要我和你合作，我應該怎樣與你合作呢？」

洗錫山道：「我的手下，統計有四十三人，但這四十三人，除了七八個槍法較好之外，其餘都是膿包，若是火併起來，勢必全軍盡墨，所以，我祇能智取，而不能力敵。」

「怎樣智取？」

洗錫山忽然冷笑道：「你還沒答應和我合作，我豈能將秘密洩漏。」

「你眞聰明。」龍大衛冷冷道。

「現在我問你一句，你肯合作否？」

「不。」龍大衛爽快的回答道：「你要打劫封虎，是你的事，我絕不插手。」

「你眞的不肯合作？」

「你再問一千次，也是多餘的。」

洗錫山忽然桀桀地怪笑了起來，道：「你要寶茜？」

這句話，恍似焦雷灌頂，龍大衛忙向那亭子望去，那裡還有趙寶茜的影子，他立時怒吼了起來，一手揪住洗錫山，喝道：「你快交出寶茜來，否則我立刻殺了你。」

洗錫山神色自若，不忙不慌地說道：「你不必焦急，祇要你乖乖的聽話，我保證她毫髮無損，你如輕擧妄動的話，倒難說得很了。」

龍大衛怒道：「你要怎麼樣？」

洗錫山奸笑了兩聲，道：「我要你和我合作，打劫封虎，事成之後，你佔兩成，怎樣？」

龍大衛放開了手，道：「好，我答應你，但你得先放了寶茜！」

洗錫山狂笑道：「你白擔心了，趙寶茜本來就是我十大副手之一，我怎會傷害於她。」

龍大衛大感意外，道：「你……你說什麼話？」

洗錫山笑道：「我剛才不是說過，我有三名臥底在封虎的門下嗎？趙寶茜就是其中之一了。」

龍大衛怔住，他做夢也想不到，趙寶茜原來竟是洗錫山的手下。

洗錫山哈哈一笑道：「不過，寶茜這個人倒是挺清白的，從來沒有一個男人，能一親她的香澤，即使我這個風流人物，也不敢碰她一碰哩。」

龍大衛忙道：「却是何故？」

洗錫山道：「早在五年前，她便由一個叫做劉大姑的女人介紹到我的旗下，但劉大姑却曾與我再三聲明，絕不容許有任何男人侵犯她，否則，她便要找我算賬，唉，我天不怕地不怕，偏偏就祇怕這個潑婦，所以寶茜在我這個組織裡，誰也不敢佔她便宜，不過，她的工作能力也眞不錯，對於探查消息的任務，確有一兩手眞功夫。」

龍大衛道：「那麼，你準備在什麼時候向封虎下手？」

「自然是在封虎和藍字黨交易的時候了。」

「是何時？」

「後天晚上十一時三十分。」

「在那裡交易？」

「這個你暫時不必問，總之，你後天晚上九點鐘，在歡樂戲院等我的消息便是。」

「既然我答應了你，這件事我

便一定替你辦到底，你放心好了。」龍大衛一面說，一面心中另有打算……

洗錫山滿意地一笑，掉頭便走了。

龍大衛一雙烱烱的目光，如同電芒般射向洗錫山的背影，他心中暗暗地想着：「黑吃黑，未嘗不是一件妙事，讓他們來一個窩裡反，慢慢再收拾殘局，也不爲遲啊！」

* * *

洗錫山這一次得到的情報，倒是準確極了。

封虎已準備了三百萬美元，向藍字黨購買大批的海洛英。

封虎是本市的大毒販，他有自己的固定「市場」，每天都要大量的毒品，以供癮君子們的需求，近兩天來，海洛英的存貨已差不多賣光，價格自然飛漲了，弄得一般道友們叫苦連天，而封虎却倒有「惻隱之心」，立刻向黑手黨購買超過一千萬美元的海洛英，可是金氏兄弟却垮了台，現款不足，以致交易成空。

封虎又立刻向專門「批發」海洛英的藍字黨交易，準備購買三百萬美元的海洛英。

然而，消息走漏了，居然被洗錫山的手下探得清清楚楚！

於是，一向和封虎結有仇怨的洗錫山，他打算來一套黑吃黑，要將封虎的三百萬美元和大批海洛英，一併搶走。

不過，洗錫山也頗有自知之明，他知道封虎和藍字黨進行交易之際，一定是戒備森嚴的，若憑自己那四十三個手下去硬碰，一定不易得手。

所以他要物色一個傑出的人材，作爲領導。

高森和龍大衛就是他心目之中最佳的人選了。

但高森却受了傷，龍大衛便成爲洗錫山唯一的對象了。

* * *

兩日之後，晚上九點正，歡樂戲院門前，熱哄哄的擠滿了買戲票和等候戲院開場的人。

在黑灰灰的一羣人裡面，龍大衛也在其中。

他當然不是來看電影。

他正等待着一個人——洗錫山。

不久，洗錫山來了。

「大衛，你很準時。」

「但你却來遲了一分鐘。」

洗錫山笑道：「現在距離十一點三十分鐘還有很多時間，你何必心急？」

龍大衛淡然笑道：「可別忘了這宗買賣，我佔兩成。」

洗錫山「哦」了一聲，道：「不錯，是兩成。」

龍大衛心中暗暗冷笑，老狐狸畢竟是狡猾的，事成之後，他眞會分二成給他麼？

當然不會。

但龍大衛也並不在乎，這樣的錢，再多他也不會稀罕，他本來就不是一個貪財的人！

他幫助洗錫山，是有目的的。

洗錫山如今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就是以爲龍大衛也和一般人一樣，祇要有錢，便什麼事情都肯幹。

但是，他完全料錯了！

半小時後，洗錫山將龍大衛帶到了一座大廈的十八樓A座。

在那A座的宅中，赫然有十名穿西服的大漢。

而洗錫山的老將關重天也在其中。

趙寶茜是洗錫山手下之一，但她却並不在內。

洗錫山和龍大衛才走進了屋子，本來一片喧鬧的A座，便立刻變得鴉雀無聲。

洗錫山沉聲道：「各位手足，今晚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日子，我們要向封虎下手，搶劫三百萬美元現款，和價值三百萬美元的海洛英。」

人羣之中，不禁一齊驚嘆！

洗錫山接着又道：「現在，龍大衛先生已答應助我們一臂之力，有了這位高手相助，事情一定會十分順利，祇要得了手，你們每人可以分得兩萬五千元美金。」

衆人又發出了一陣歡呼，兩萬五千美元，對他們來說，實在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誘惑。

洗錫山待衆人的嘩聲停下，才道：「今晚封虎將會在北區第十一號公共碼頭之上，和藍字黨進行交易，這次交易是在十一時三十分進行，而我們到時，必須出其不意將那三百萬美元和海洛英搶走。」

語音一頓，忽然目注龍大衛，道：「你的任務，就是領導我的手下——包括關爺在內，殺入碼頭，將封虎和藍字黨的人殺個片甲不留。」

龍大衛道：「你不怕藍字黨會向你報復麼？」

洗錫山哈哈大笑道：「藍字黨早在半個月前，便已瓦解了，現在這一批傢伙，祇不過是藍字黨中的第三流脚色而已。」

龍大衛一愣，道：「藍字黨瓦解了？不會吧？」

「藍字黨是東南亞著名的販毒組織，但半個月前，却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流血事件。」洗錫山得意地笑了一笑。

「流血事件，爲了什麼？」

「正副首領爭權，結果兩敗俱傷，正首領被亂槍射死，副首領也



身中三槍，終身殘廢，而黨中十之七八的黨徒，亦在這次內鬨之中，死傷殆盡！」

龍大衛恍然大悟，難怪洗錫山敢放膽連藍字黨也下手了，原來藍字黨已經名存實亡，不復從前的聲勢浩蕩，祇剩下了一些殘餘人馬而已。

洗錫山又道：「我已經準備了一輛大卡車，司機一職，由我擔任，你們全部都躲進車廂之內，等候命令出擊。」

龍大衛心中暗罵，道：「你倒自在，却要別人去拚命！」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不覺已是十點鐘了。

洗錫山道：「爲了避免惹人注目，你們分批上車，那大卡車就在樓下聲記士多的橫巷。」

轉眼向着關重天望過去，道：「關爺，你先和阿興下去，然後我們分批上車。」

關重天應了一聲，便自和阿興首先出門而去了。

接着，那四十多個大漢，便每隔一分鐘，便三三兩兩走出了門，到最後，整個A座之內，祇剩下了洗錫山和龍大衛了。

洗錫山拍拍龍大衛的肩頭，道：「這一次，得要看看你的功夫了！」

龍大衛笑道：「你既給予我這麼重大的責任，我自然會盡力而爲的。」

洗錫山忽然露出了一個神秘的笑容，道：「你很喜歡寶茜麼？」

龍大衛毫不遲疑地道：「不錯，我曾向她求過婚。」

「她答應了？」

「不錯，她答應了，她如今已是我的未婚妻了。」

「你的眼光很不錯。」

「她現在何處？」

洗錫山笑道：「她在她的家中，祇要這一宗的買賣成功了，你便可以馬上和她結婚了。」

龍大衛也笑着，但却沒有再說什麼。洗錫山拉開了門，道：「走罷，弟兄們正在等着發財啦！」

於是兩人便一齊離開了十八號A座，乘電梯而下。

在聲記士多側旁一條橫巷，果然有一輛大卡車，龍大衛走進了車廂之內，洗錫山則上了司機位，將卡車開動了。

在車廂之內，一共有四十多人，都是洗錫山的手下，他們都各持武器，總共有槍械十來支，而其他的，都使用尖刀鐵尺，端的是殺氣騰騰，駭人已極！

卡車開動了，以每小時四十里的速度，一直向北街行駛。

這時，這一輛卡車中所有的人，心情都與平時大不相同。

這情形就像幾十個士兵，被調到前線作戰時的情形一模一樣，充滿了緊張的氣氛！

對於洗錫山來說，這一次「出征」，尤爲重要，他準備趁着這個機會，發一筆大財，並且將封虎殺掉！

然後，他會攜帶着這筆財富遠走高飛。

他一面想着，一面將大卡車向北駛，直向北區而去。

可是，他却絕對料不到，這一輛大卡車已經被警方人員嚴密監視着。

* * *

在同一條公路之上，幾輛警察巡邏車，靜悄悄地跟在大卡車之後。

在第一輛巡邏車之中，有兩個人正在密切注視着一副無線電追踪儀。

這兩個人，一個就是賀彼得探長，而另外一個竟是高森。

高森的傷勢當然還沒復原，但在他再三堅持之下，醫院裡的醫生也唯有任由他離開醫院了。

根據無線電追踪儀的顯示，龍大衛正在向北前進，那無線電追踪儀的發話機，就藏在龍大衛的身上。

龍大衛並沒有給洗錫山的「兩成報酬」打動了心，他將這件事告訴了高森，而高森一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立刻便主張報警。

高森的心意和龍大衛所想的不謀而合。

於是，他們便聯合了賀彼得探長，一起採取行動。

這一次行動的規模十分龐大，不但賀彼得親自出馬，連各分區的高級警務人員都參加了這次重要的任務。

這是天羅地網的圍剿！

十一點零五分，洗錫山所駕駛的大卡車已來到了北區第十號碼頭！

封虎和藍字黨進行交易的地點，是北區第十一號碼頭，而第十號碼頭和第十一號碼頭之間的距離，約莫是一百二十碼。

大卡車停泊的地點，是在第十號碼頭外的一大片空地之上，在這空地之中，早已停了數十輛大大小小的貨車，大卡車泊在其中，絕不惹人注目。

現在，洗錫山需要等待，等待封虎和藍字黨的出現。

但他却不知道，爲數超過三百的警務人員，也同樣地在等待着。

這是緊張的時刻。

漸漸地交易的時間近了。

十一點二十八分……

祇見碼頭外的海面，來了一艘豪華遊艇！

這一艘豪華遊艇的行駛速度相當緩慢，約莫每小時三浬左右。

頃刻間，這艘豪華遊艇已向岸邊駛至！

它居然不偏不倚，剛好泊在第十一號碼頭！

洗錫山的心中陡地一亮，這一艘豪華遊艇，就是藍字黨販運毒品而來的。

豪華遊艇剛剛泊好碼頭，一輛有冷氣設備，十分豪華的大型旅遊巴士，便也剛剛從馬路的南端疾馳而來，停在十一號碼頭外的路面上。

祇見旅遊巴士之內的幾十個座位都坐滿了人，而這幾十個搭客的衣飾，都是西服煌然，一派紳士的風度！

任誰看去，也絕不會懷疑這一輛豪華旅遊巴士，會有什麼不法的陰謀。

但洗錫山却已經可以百份之一百肯定，這一輛旅遊巴士中所乘的搭客，所有的人都是黑社會不法之徒。

他們都是封虎的手下。

交易即將開始。

旅遊巴士的閘門打開了，一個三十來歲的漢子提着兩個皮箱，一共有八個人緊跟着。

那漢子手中提着的兩個皮箱沉甸甸的，不問而知，就是交易的現款。

裡面的現款，全部都是美鈔！爲數總共三百萬美元！

那提箱漢子的手，不禁有些發抖，他本來並不是個膽小的人，但他却從沒試過手中提着這三百萬元美鈔巨款！

這是一筆驚人的財富！

他從封虎的手中接過了這三百萬元的美鈔，這三百萬美元就像一塊千斤大石，壓在他的頭上，使他感覺到，這是一個極大的重任。

他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第十一號碼頭。

而他身後的八個人，也一步一步的跟着。

在那艘豪華遊艇之中，十多個身穿藍衣大漢，相繼走上了碼頭。

爲首一人，身形矮小，但却一臉慓悍之色，顯然是個難纏人物。

在他的身後，有四個凶神惡煞，牛高馬大的壯漢，他們每人的手上，都提着一隻軟皮袋子。

那四隻軟皮袋子中的物件，自然就是海洛英了！

洗錫山的手心已隱隱的冒汗。

成功與失敗，就在此一舉了！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將大卡車開動了！

百來碼的距離彈指即到，一聲令下，卡車中的大漢紛紛出動，喊殺連天！

一時之間，子彈呼嘯聲，在碼頭上空響了起來。

但那旅遊巴士上的歹徒也不示弱，連忙拔槍還擊。

龍大衛却聰明地找到了一個掩護之所，他兩邊都不幫，任由他們拚個你死我活。

場面極其混亂，一片打殺之聲，激烈地響個不停。

龍大衛的目光四轉，他在找尋一個仇人。

祇要找到了他，龍大衛決不輕饒，那人就是封虎。

殺師之仇，豈能不報！

可是，他望來望去，却沒有看見封虎的影子！

這時，剛好一個封虎的爪牙，一面槍戰，一面向龍大衛掩護之處走來，龍大衛冷喝一聲，一脚便向那個傢伙的下顎踢去，復又五指箕張，疾向他的肩膀抓去。

那傢伙冷不防被人暗襲，登時連手槍也跌落地上。龍大衛將手槍拾起，指着他道：「封虎在哪裡，快快老老實實的回答，否則，立刻送你進地府去！」

那傢伙被嚇了一跳，忙道：「他……他沒有來……」

龍大衛叱道：「在那裡？快說！」

「他在賭場裡，地址是……」

不等他說完，龍大衛便將槍柄一敲，將他擊倒在地上。

碼頭上的槍戰和打鬥，仍然是十分的激烈。

藍字黨那一批傢伙最不中用，槍戰甫起，便立刻倒了五六個下來，餘下來的紛紛鑽回遊艇之內。

洗錫山躲在車子之內大放冷槍，他的槍法，雖然不是百發百中，但命中率也很高，先後擊倒了七八個人。

槍戰持續了兩分鐘，忽然間，另一幫勢力又參與劇戰。

那是警方人員採取了行動。

警方人員一出動，一輛停泊在大樹下的黃色汽車突然發動引擎，急急絕塵而去。

那黃色汽車的引擎才發動，龍大衛便立即向它望去，那駕車者原來是封虎！

封虎並不在那旅遊巴士之上。

他也不在大山道十八號的賭場。

他就在一棵大樹之下，一輛黃色的汽車之中，他一早已來了，但他却並沒露面。

龍大衛立即上了大卡車，一槍就向洗錫山的頭部射去！

子彈沒有射中目標，但也射中他的右肩，洗錫山吼叫一聲，整個人却飛撲向龍大衛。

龍大衛趁着來勢，一式「黑虎偷心」，拳頭疾向洗錫山胸前擊



去。

洗錫山在無可閃避的環境之下，中了一拳！

接着一顆子彈，從卡車之外疾射進來！

這一顆子彈是賀探長射出的，不偏不倚，中正了洗錫山的頭部。

沒有人能挨得住這一槍。

除非他的腦袋是用鋼鐵做的。

洗錫山的腦袋和普通人一樣，是用血和肉做的，所以他的腦袋立刻迸起了一團鮮紅色的血箭！

他在死前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慘呼一聲而已。

龍大衛沒有時間去理會洗錫山的生死，他立刻坐上了司機位，將大卡車開動！

封虎逃走了！

龍大衛必須去追！

不管天涯海角，龍大衛都要追到封虎，將他送往警局去，治以應得之罪。

大卡車以高速直向前面追去。

封虎的駕駛技術當然及不上龍大衛，龍大衛是一個快車能手，但是，封虎所駕的汽車，其性能却遠在龍大衛所駕駛的大卡車之上。

這是一場競賽，兩輛車子高速的在黑夜之中行駛，祇要稍有差池，就會車毀人亡！

＊　＊　＊

賀彼得探長的心情十分興奮！

因爲他破獲了一件驚人的販毒案，這件案件的破獲，毫無疑問將會使他在警界之中，獲得極高的聲望與獎賞！

但高森的心情却並不如此。

他正在擔心，擔心着他的好朋友龍大衛。

他看見了封虎，也看見了龍大衛駕駛着大卡車，窮追不捨的追了上去。

從無線電的追踪儀所顯示，龍大衛所駕駛的大卡車，正以每小時將近一百公里的時速向西行駛。

高森並不擔心龍大衛的駕駛技術，他所擔心的，是那一輛大卡車。

這一輛大卡車，是絕不適宜作如此高速行駛的。

忽然間，無線追踪儀的指針停頓了，那表示龍大衛已經停在一個地方，並沒有再向前面駛去。

高森的心中不禁怦怦地跳了起來，是不是龍大衛的車子，已遭遇到了意外？

高森立刻向賀彼得呼叫，賀探長連忙走了過來，道：「什麼事？」

高森道：「馬上向西去，大衛可能有麻煩了。」

賀探長一怔，連忙跳上了巡邏車，巡邏車立即風馳電掣的向西飛駛而去了！

＊　＊　＊

龍大衛的大卡車，遭遇到了意外？

不！

遭遇到了意外的，並不是龍大衛的大卡車，而是封虎的黃色汽車。

封虎的汽車，胎輪爆了！

但封虎的汽車却並未翻倒，祇是橫擺在馬路上中心。

封虎立刻下了車，匆匆向街角走去。

龍大衛也下了大卡車，窮追不捨。

這是一條相當僻靜的街道，四周都沒有行人，所以他們追追逐逐，也沒有引起什麼人的注意。

封虎的脚步十分快速，但他畢竟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若是長途跑步之下，一定是難以支持的。

所以，他索性拔出了手槍，回頭便一槍向龍大衛射去！

龍大衛一見他拔出手槍，連忙閃開一傍，躲在一輛停在街邊的車子之後，封虎連發幾槍，都沒有射中龍大衛。

不一會，子彈用完了，封虎連手槍也丟掉了，又拔足狂奔！

龍大衛又急急的追了上去。

忽然間，封虎走上了一幢兩層高的樓宇，龍大衛也毫不考慮地追上二樓！

二樓的大門居然沒有關着，龍大衛一個箭步便衝了進去。

龍大衛才衝進去，便聽得封虎的聲音在叫道：「給我殺了他，每人重賞十萬美元！」

龍大衛還弄不清楚怎麼回事，背後已被一柄利刃刺了一下。

龍大衛立時醒悟，自己已撞入了賊巢了！

其實，這並不是封虎的賊巢，而是亡命黨的總部！

這時，亡命黨總部的職業殺手一共有四人，其中兩個，就是井俊和劉旋。

龍大衛背後的那一刀，就是井俊的傑作。

背後傷人是井俊最喜歡做的事，尚幸龍大衛夠機警，乍聞背後有異動，便向前衝上了一步，才不致於立即死在井俊的刀下。

不過，那背後一刀的刀痕，也有半寸來深，鮮血汨汨而出。

龍大衛怒叱一聲，也掣刀在手。

井俊冷冷的一笑道：「原來你也會玩刀子，好極了！」

「了」字才一出口，一刀便又向龍大衛刺了過去。

井俊的刀法確是堪稱一絕，但龍大衛的身手却比起井俊快捷得

多！

龍大衛的手中雖然握着一柄利刀，但他並不眞的和井俊比刀，他只是想造成井俊的錯覺，以爲自己是用刀子來對付他。

其實，龍大衛對付井俊的手法，並非用刀子，而是用一招「靈蛇過樹」！

這是擒拿手的絕招！

井俊做夢也想不到，世界上竟會有如此巧妙的一招！

井俊的刀子跌在地上。

接着龍大衛的左拳，重重地擊在井俊的右眼角。

沒有人看得清楚，井俊是如何敗在龍大衛的手下。

因爲龍大衛的招數實在是太快了！

不到半分鐘，井俊已被龍大衛打得口吐鮮血，頭破額裂，連站都站不起來了。

這一次是井俊第一次慘敗，即使在黑岩島那一次和高森交手，他也未曾敗得如此之慘！

井俊「所向無敵」的招牌被砸掉了！被砸得粉碎了！

井俊倒地之後，賀彼得和高森等人已經趕到了。

封虎的臉色大變，想不到竟然法網難逃！

* * *

封虎伏法了！

洪五被謀殺，主兇就是封虎，而開槍的則是劉旋。

案件完結了！

但龍大衛却忙個不了，因爲他要結婚了。

新娘子就是趙寶茜小姐，一個出色的美人兒。

而蘭心餐廳的師傅盧胖子也一樣忙個不了，因爲龍大衛向他訂製一個八層高的結婚蛋糕。

（全文完）





# 追魂奪命

懲惡除奸傳奇故事／麥穗·文 可飛·圖

## 厲鬼復仇 天理報應

縣城首富趙大奎的獨生子趙祥生，突然遭人殺害了。

事情發生在昨天夜裏，趙祥生死在自己臥房之中。

這不是一件普通的謀殺事件，因爲趙祥生的死狀十分怪異，他的天靈蓋上露出一個大洞，腦殼中的腦髓全部被人挖光了，只剩下一個空殼子。

這樣的死狀非常之悽慘，也很恐怖！

趙祥生乃是趙氏門中一脈單傳，因此，趙大奎夫婦簡直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來。

趙祥生不過是個二十歲剛出頭的人，本來準備年底完婚的，如今遭此橫禍，實在是一件很大的不幸。

發生兇案，立刻報警，這當然也是自然有的措施。

但是，趙大奎夫婦並不因此就感到滿意，爲了要替兒子伸冤報仇，不惜懸賞重金，只要有人能夠查明趙祥生的死因，進而緝拿兇手，誰就是這筆賞金的得主。

消息傳出去第二天，有位道家的隱士，名喚莫可奈的人，親自來到趙府造訪。

莫可奈的年歲已有六十出頭了，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趙大奎在客廳親自接見，並又詳細說明了事情的經過。

莫可奈聽了之後，立刻提出了一項要求，他要親自查看一下趙祥生的屍體。

趙大奎自無推辭之理，於是照辦。

莫可奈查看屍體時的神色非常嚴肅，查看之後，臉上更是愁眉不展。

趙大奎露出了企盼的目光問道：「請問法師，你看小兒的死因如何？」

莫可奈冷靜地提出反問：「府中旣然發生了這種事情，想必趙先生已經報過警了？」

「是的，當天我就報過警了。」

「警方表示過甚麼意見沒有？」

「根據警方初步的判斷，認爲這是一宗仇殺案件，因爲家中並未失去任何財物，兇手似乎專門爲置小兒以死而來。」

「嗯，」莫可奈同意的點了點頭：「而且這不是一宗普通的仇殺案件，老道可以下此斷言。」

趙大奎露出詫異的神色：「所謂不是普通仇殺案件，法師是指何

而言?」

「如果是普通仇殺，兇手將令郎置於死地也就罷了，何必還要挖光了他的腦髓?」

「是的。」趙大奎傷心的流下了眼淚：「兇手殺人的方法太殘酷了，我一定要爲我兒子報仇。」

莫可奈等他停止哀傷之後，又問：「請你仔細的想一想，令郎曾和人結過甚麼仇沒有?」

趙大奎略爲頓了半刻：「沒有，由於趙氏門中只有這麼一個獨子，寵愛嬌縱慣了自是難免，我想他不會和人結甚麼冤仇的。」

「這就比較困難了。」莫可奈說：「這等於沒有固定的綫索，偵查起來當然費事。」

「法師，」趙大奎又問：「兇手殺死了小兒後再挖光了腦髓，這絕對不是一項正常的殺人手法，關於這一點，法師剛才也說過了，但是我想請教法師，兇手究竟是用甚麼方法，將小兒的腦髓取走了呢?」

「我想先聽聽你對這件事的看法。」莫可奈含蓄的望着他，你認爲兇手會用甚麼方法呢?」

「用刀?」

莫可奈搖了搖頭。

「要不就是其他的兇器。」趙大奎接着道：「甚至只要用隻湯匙，也能達到他這項願望的。」

「都不是，你全猜錯了。」

「哦，那究竟用的是甚麼方法呢?」

「我也正在揣測，也許以後你會明白的，現在我還想查看一下這幢房子可以嗎?」

「當然可以。」

於是莫可奈在趙大奎親自帶路之下，開始查看住宅。

由於趙大奎是此地首富，所以住宅也是相當寬大，相當講究，有前後花園，有荷花池，還有亭台樓閣，就跟清朝時代的王府相似。

莫可奈查看完畢之後，臉上的表情更是凝重了。

「請問法師。」趙大奎問：「你又看出了甚麼不對的地方呢?」

「我還沒有看到甚麼特別不對的地方。」莫可奈的態度很謹慎：「只覺得府上有些地方陰氣沉沉，不知是甚麼緣故。」

「法師所指的是甚麼地方?」

「後花園一帶，令郎生前所住的房屋也是一樣。」

「噢?」趙大奎有點感到慌張。

「趙先生。」莫可奈說：「我還有個要求，不知閣下能不能夠答應?」

「法師儘管直說，只要是我能夠做得到的事情，無不應允。」

「我想暫時在府中留住三天，讓我好好的看看，尊府究竟有沒有甚麼怪異之處。」

「那有何難，但不知法師現在落脚何處?」

「縣城內的東陞客棧。」

「好，我馬上派人去將法師行李取回，你就安心的住在這裡好了，我會將法師當作貴賓來看待。」

「謝謝趙先生。」

趙府的男女傭人很多，趙大奎立刻派人去辦這件事。

天上掛着一勾殘月，灰濛濛的色彩，灑遍了趙府的整座花園。

夜已深沉，花園四周寂靜無聲，想必趙府中的上下人等，均已進入了夢鄉。

月光下出現了一條人影，是莫可奈。

日間，莫可奈被安排在靠近後花園的一間客房居住。趁着夜晚，他想出來查看動靜。

既然他是道家一名隱士，當然他對事情的看法，是和一般俗人有着顯著的不同，世間上許多玄奇怪誕的事情，都不是肉眼凡胎者能夠窺其眞奧的。

趙祥生死得的確十分離奇，然而到目前爲止，莫可奈只是看出些微徵兆而已，他要從這些微徵兆上尋求進一步的答案。

白天時，他已感到後花園一帶有點陰氣森森，現在夜深人靜，這種氣氛更爲濃烈!

莫可奈憑着道家的修養，更加認定了這裡透着了怪異!

至少，他認定了這是一處不祥之地!

問題很簡單，祥和之地絕對不會散佈着一層陰森森的肅殺之氣。

這種氣氛，在肉眼凡胎者的眼中是看不到的，但是很難逃得過莫可奈的敏銳觀察。

趙祥生生前的住屋就在後花園的右側不遠，現在已經作爲他的靈堂等待擇取吉日，再行下葬。

莫可奈在花園內走了一遭，然後就悄悄的來到了靈堂。

靈堂內的佈置肅穆而又莊嚴，壁上掛滿了白色的輓聯、素帳，棺柩兩旁排放着四具金童玉女，一對白色蠟燭正在慢慢地燃燒着，顯得相當凄涼。

莫可奈剛進靈堂門，他便覺得情形不對。

突然一陣陰風逼體，驚得他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

外面花不搖，樹不動，靈堂內怎會吹起這樣的怪風?

反常的徵兆，必有反常的事情，這在莫可奈的心目中，乃是一項牢不可破的觀念。

因此，他更加增强了對這件事的專注。

他神色嚴肅的踱到了靈堂前。

趙大奎爲了悼念愛子，還在靈



柩前面掛了一張二十四寸的放大照片，趙祥生的臉貌倒也清秀，只是兩眼神光顯得非常黯滯!

這種情形若在平常人眼中，也很容易忽略了過去，但是莫可奈却有獨特的看法。

那是酒色過度之後的一種象徵。趙祥生還沒結婚，似乎不應該會有這種現象。

但這却是事實，莫可奈對此深具自信。

就在此時，一陣輕微的飲泣聲，突然傳進了他的耳中。

莫可奈突然一驚：「誰?」

沒有得到了回應，只是靈堂左側窗外有條黑影一閃，然後便消失不見。

不論是飲泣聲或者是黑影的輪廓，莫可奈都能辨出那是一個女人。

莫可奈不敢怠慢，立刻急衝而出。

外面月色依然，靜悄悄的，連個鬼影子也沒有看到。

這是甚麼緣故，難道鬧鬼了?

憑着莫可奈在道家的能耐，人或鬼是應該很容易分辨出來的，可惜他遲了一步，沒有能夠親眼看到那名躲在黑暗中飲泣的女子。

縱有能力分出是人是鬼，也要看到了她的形像才能辨認清楚，既被她溜掉了，他也祇是無可奈何了。

不論是人是鬼，爲何躲在窗外偷哭?

這個疑問掠過了莫可奈的腦海。但他認定必和趙祥生之死有着相當的關連。

莫可奈又在附近查看了一會，結果沒有任何的異狀，只好悻悻的回到了房中。

我的天，房中竟然多了一位不速之客。

而且，還是一名年華雙十的少女客人。

少女臉容姣好，只是臉上的淚痕還沒抹盡。見了莫可奈進來，有點戰戰兢兢的樣子，好像非常拘束。

「妳是誰?」莫可奈靜靜的打量着她。

「我叫翠翠，自幼賣身在此，算是這裡的使女。」

「剛才妳在靈堂外面偷偷的傷心落淚，是不是因爲妳家少爺之死，因而感到了悲傷。」

「不!」翠翠搖搖頭，有點激動：「法師猜得剛好相反，我是因爲興奮過度，所以才傷心落淚的。」

莫可奈十分驚訝，望着她沒有吭聲。

翠翠鼓足了勇氣，繼續道：「按理我們做下人的，不應該說主人壞話，但是事情眞相又不能不說，否則，法師是不會明白前因後果的。」

莫可奈點點頭道：「好，希望妳能在我面前細說原因，我很想知道事情的眞相經過!」

「可是……」翠翠露出了擔心的樣子：「無論我向法師講些甚麼，你都不能傳揚出去，尤其是不能讓老主人知道，否則，他是不會輕饒我的。」

「妳放心，我不會在任何人面前提起今夜的事情，現在我來問妳，趙祥生的死亡妳會感到高興，我想他在生前一定做過很對不起妳的事情。」

「不錯，不僅我，府中的所有傭人，幾乎都被他糟蹋過了。」翠翠害羞的垂下了頭。

「原來是這回事，其實我早已料中，妳們家少爺是個好色之徒。」

「豈止是好色之徒，簡直就是惡魔。」翠翠的臉龐上露出恨意：「我們雖因家貧而被賣到了這裡來聽人使喚，但終究是清清白白的女孩子家，少爺却將我們當作玩物般的隨便蹂躪，然後便一脚踢開，從來不負責任的。」

「所有被他糟蹋的女孩，都是被强迫的嗎?」

「當然，沒有一個是甘心情願的。」

「這種行爲定會招致怨恨，在這麼多的事件中，有沒有發生過甚麼風波呢?」

「小風波不斷有，但是被老爺夫人一手遮天，硬給壓下去了。」

「這也難怪，所謂家醜不可外揚，這種見不得人的事情，妳們老爺夫人當然會儘量設法遮掩。」

「可是對我們來講，那太不公平了，我們失去了的清白，又當如何呢?」

「他們應該有所補償才對。」

「可是沒有，他們姓趙的人向是刻薄成家，事後連一毛錢也沒有補償我們，除非鬧出天大的風波，那又另當別論。」

莫可奈微微一怔：「聽口氣，想必這裡發生過很大的事情囉。」

「嗯。」翠翠越說越起勁：「銀姑就是因爲羞憤難當，結果上吊自殺了。」

「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情?」

「去年。」

「人命關天，這種事情是很難擺平的。」

翠翠冷冷的一笑道：「有錢能使鬼推磨，結果我們老爺花了很多的錢，堵住了銀姑家屬的嘴巴，只要他們不張揚出去，自然也就化解掉了。」

「唉，只是銀姑死得太悽慘了。」

「一死百了，比較起來，也許銀姑還算幸運。」

「哦？」莫可奈驚訝的望着她：「聽妳的口氣，難道還有比銀姑遭遇還更慘的女孩子麼？」

「當然有，否則我還不說哩。」

「是誰？」

「是四喜姑娘，由於她將貞操看得很重，誓死不從，少爺一怒之下，將她毒打了三天三夜，最後還是將她糟蹋了之後，賣進了妓院。」

「這又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情。」

「今年初。」

「事後四喜姑娘的反應如何？」

「她想步銀姑的後塵，上吊一死了之，可是她沒有銀姑幸運，被我及時發覺，將她救活了，害得她生不如死，說起來都是我的罪過。」

「這又怎能怪妳呢？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哪有見死不救的道理。」

「四喜被我救活之後，好像突然變了個人似的，變得非常堅强，不再尋死活了，一心一意的想報仇，哪怕死後變成厲鬼，她也絕對不會饒恕少爺的。」

「這是她親口對妳說的麼？」

「嗯，這也就是被我救醒後當時所說的，第二天，她就被帶走了，從此便沒有她的任何消息，我祇知道她被迫賣入妓院，至於究竟被賣到甚麼地方，哪家妓院，我就不太清楚了。」

「生不如死，四喜的下場的確比銀姑還可憐得多。」

「可惜我不知道四喜的下落，如果她能知道少爺的死訊，而又死得那麼慘，她一定會很高興了。」

沉靜了片刻，莫可奈將目光投在翠翠的臉上：「翠翠，妳對趙祥生之死，懷有甚麼樣的看法呢？」

「罪有應得，死不足惜。」

「不，我是指他死亡的原因。」

翠翠茫然的搖了搖頭：「我不知道，連警察都沒有查出他的死亡原因，我又不是偵探，怎麼會知道？」

「我可以告訴妳，但是我有兩個條件。」

「甚麼條件？」

「第一，事件還沒有水落石出之前，妳不能向外透露。」

「放心，我一向不是隨便說話的。」

「第二，說出來妳不可害怕。」

「害怕？」翠翠有點不解其意：「不管少爺的死因是甚麼，只不過從你口頭上說出來而已，我怎會感到害怕？」

「那可不一定，趙祥生的死因，也許超出人的想像之外。」

「法師，」翠翠帶點不服氣的樣子：「我雖是個女人，膽子却不像你想像中那樣小，請你儘管說好了，我絕對不會害怕的。」

「趙祥生是被寃魂厲鬼活活掐死的。」

莫可奈的聲音很平靜，但是聽在翠翠耳中，就像打雷，震得腦門一嗡。

「你說甚麼？」翠翠瞪大了驚恐的眼神：「該不是我耳朵有了毛病，聽錯了罷？」

「妳的耳朵沒有毛病，我可以再說一遍，趙祥生是被寃魂厲鬼活活掐死的。」

翠翠眨動了猶疑的眼神，在他臉上掃來掃去：「法師，你的話我有疑問，被鬼掐死的人，會是少爺那副樣子麼？」

「妳認爲會是甚麼樣子？」

「我雖然沒有親眼見過，但是曾經聽人說過，被鬼掐死的人，脖子上面會有明顯的疤痕，少爺致命處是頭頂，而且被挖取了腦髓，這種情形似乎跟你說的不大相同。」

「妳所說的，只是普通鬼魂回來殺人的手法，如果是寃魂厲鬼，那就不同了。」

「怎麼不同法？」

「鬼用鋼錐般的利爪戳穿人腦袋，然後再用他血盆大口，吸光人的腦髓。」

「眞有這種事呀？」翠翠身不由己，感到混身寒冷，毛孔直豎。

「憑我在道家中的身份，我能在妳面前亂道胡說麼？」

「這樣說，少爺的死法不是跟你說的完全相同麼？」

「嗯，所以我敢斷言，趙祥生必是死於寃魂厲鬼之手無疑，而且還是非常痛恨他的厲鬼，才會施出這麼狠毒的手段！」

「這種情形，你在老爺、夫人面前透露過嗎？」

「沒有，我不願意在任何人面前輕易洩露眞相。」

「那爲甚麼却在我面前直言無隱呢？」

「因爲我需要明瞭眞相，希望從妳身上能夠查出線索。」

「剛才我已提供很多了，你認爲有用麼？」

「非常之有用，但是我還希望範圍縮窄，儘量的縮窄。」

「法師。」翠翠帶點傻氣的問：「請恕我很笨，甚麼叫做範圍儘量縮窄，我是聽不明白。」

莫可奈笑道：「根據妳所提供的線索，最少也有兩條，一個是銀姑，一個是四喜，對麼？」

「不錯，痛恨少爺的人很多，但是要數她們兩個最爲厲害。」

「所謂範圍儘量縮窄，就是她們兩人之間保留一個，排除一個，



然後偵查起來就會比較省力一點。」

「噢！我明白了。」翠翠略爲一頓：「請問法師在銀姑和四喜之間，你準備保留哪一個，排除哪一個？」

「根據妳剛才所說，可以確定是銀姑上吊自殺了，四喜祇是下落不明，對嗎？」

「是的。」

「那就應該先從死者銀姑身上着手。」

「人都死了，你要怎麼樣查呢？」

「因爲這是寃鬼做成的風波，當然要從死人身上着手，至於怎麼進行，我自有我的辦法。」

「要我幫忙嗎？」

「當然，明天早上妳想辦法抽個空，帶我到銀姑的墳墓處看看，看過之後，我就會明白一個大概。」

「好，我一定想辦法帶你去。」

莫可奈送到門口，目送翠翠的身影在一片花蔭之中消失無踪。

* * *

銀姑的墳墓在十里外的荒郊，由於無人照料，墳墓上面已經長滿了野草，顯得相當凄涼！

生前，翠翠跟銀姑的感情是相當要好的，如今天人永隔，翠翠憶及前情，不由的黯然流下淚來。

今天翠翠備了很多香燭紙錢菓品等在墳前拜祭，她也只能用這種方法表示一點心意了。

莫可奈神色肅穆的站在墳前，微垂着眼簾，嘴角唸唸有詞的唸着咒語。

翠翠感到很奇怪，但是不知他在唸些甚麼。

她不敢隨便詢問，唯恐打斷了他的神思。過了很長一段時間，莫可奈才緩緩睜開雙眼。

「法師。」翠翠始終沉不住氣，立刻發問道：「剛才你是在施展法術，是麼？」

「可以這麼說，但是結果我很失望。」莫可奈臉上的確沒有興奮的神色。

「噢！」翠翠也感到有點洩氣：「那表示少爺之死，跟銀姑無關了？」

「嗯，剛到這裡時，我就看出十有八九不是銀姑所爲。」

「哦，這話怎麼說？」

「銀姑的墳頭上雖然野草漫生，但是絕對沒有兇煞之氣，這表示她沒有變成厲鬼，當然，這也證明了趙祥生不是她害死的。」

「那會是誰呢？」

「妳再想想看，除了銀姑和四喜之外，還有甚麼人遭到他的迫害而喪生的沒有？」

翠翠凝神想了片刻，搖搖頭道：「沒有了，除了她倆之外，實在想不出還有誰？不過，這只限於府內發生的事，至於少爺在外面有沒有胡作非爲，那我就不清楚了。」

「外面的事情暫且不提，現在應該將銀姑撇在一邊，應該將箭頭指到四喜身上。所以要開始追查，」莫可奈說道：「趙祥生將她毒打後賣入妓院，究竟賣到了何處，妳知道麼？」

翠翠低頭想了片刻，恍然說道：「好像是一個名叫王痲子的人經手，賣到何處，我不清楚。」

「王痲子人在何處？」

「他是城裡怡紅院中的龜奴，很容易就能找到他的。」

莫可奈苦苦的一笑道：「但是在我來講却是非常的艱難，我是出家修道之人，要我去怡紅院中跟一個龜奴去打交道，實在是有點不成體統的。」

「嗯，」翠翠點了點頭，道：「而且你去打聽四喜的下落，他也未必會眞言相告，這些妓院裡的龜奴們只奉承有錢大爺們的，平常人他是不愛睬理的。」

「可是要想查明四喜的下落，非要找王痲子不可，這該怎麼辦呢？」

翠翠歪頭想了半天：「法師，對付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我是沒有辦法的，只要你能拿定一個主意，我能幫上忙的話，爲了追查四喜下落，我會願意做的。」

莫可奈精神一振：「妳眞有此心嗎？」

「當然，想我翠翠雖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女子，但是倒也懂得仁義綱常，少爺之死雖然是微不足道，但是爲了四喜的下落，我是毫無怨言的。」

「既然妳有這個想法，那就好辦了，我的意見是妳出面誆他。」

「誆他？」翠翠不解其意。

「嗯，像王痲子這樣唯利是圖的小人，對沒有利害關係的事情，他是不會做事，我們要有這種基本的認識，然後才能對症下藥，誘他就範。」

「法師，你的話我明白，對付王痲子這種唯利是圖的小人，最好辦法是用金錢，可是……」

「不，金錢雖可通神，但是這件事情，恐怕不是金錢能夠辦得到的。」

「爲甚麼？」

「王痲子販賣人口，逼良爲娼，這是犯法的行爲，他總不能爲了金錢，甘冒坐牢的危險，而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說出來罷。」

「那該用甚麼辦法，才能誆他就範呢？」

「這樣。」莫可奈精神奕奕的說道：「妳去怡紅院中拜訪王痲子，

然後……」

* * *

荒野中非常安靜，連個過路人都沒有，無論在這裡商量甚麼機密公事，都不會被人偷聽的。

莫可奈胸中的計劃雖然說不上是甚麼機密大事，但是絕不能洩露出去，萬一被王痲子事先知道了，這計劃就失去了效果。

花了足足一個鐘頭的時間，莫可奈才將心裡的計劃詳細說了出來。

翠翠聽得點點頭，最後，決定等到夜晚的來臨，她就單獨去進行這件事情。

臨走前，翠翠又在銀姑的墳前喃喃禱告：「銀姑姐，生前妳我跟四喜都是要好的姐妹，今晚我是查訪四喜的下落，如果妳泉下有知的話，請妳暗中保祐我平安無事才好。」

說也奇怪，翠翠剛剛禱告完畢，墳前突然掀起了一陣旋風，持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才漸漸的消散貽盡。

莫可奈欣慰的頻頻點頭不語。

他有這種默契，剛才的旋風就是代表了銀姑的反應，也顯示了今晚的事情會順利成功。

但是，他在翠翠面前沒有說穿，他要憑仗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讓翠翠進行這件事情。

冥冥之中，自有定數，莫說像莫可奈這樣有修爲的修道者，便是世上一般居士，也都對此篤信不疑。

* * *

華燈初上，歌舞昇平，怡紅院到了晚上，是多麼的旖旎風光，和日間的蕭條景象簡直不能相提並論。

自古至今，情色場所都是在傍晚以後才會生意滔滔的，夜晚已經和他們結下不解之緣了。

因此，翠翠選擇這個時候來找王痲子，顯然是很不適當。

王痲子正在怡紅院裡裡外外奔走，忙得像頭蒼蠅。

平常，如有像翠翠這樣標緻的姑娘前來找他，他倒是非常樂意的，這次不同，翠翠談及四喜之事時，王痲子雙眼像長了彈簧似的，骨碌碌一陣亂轉。

凡是妓院裡的龜奴，十九都是奸詐狡猾，剩下的一個不是啞巴就是白癡。

不過，王痲子對待翠翠的態度還算是相當不錯的，並沒有對她厲言斥喝，而且還在王痲子臉上硬擠出一絲絲僞笑。

「不錯，四喜是在這裡呆過，但她過不慣這裡的生活，來不多久，便去出家爲尼了。」

這就是王痲子所作的答覆，當翠翠再要追問進一步的詳情時，王痲子將頭搖得好像貨郎鼓，然後便又去忙自己的事情了。

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翠翠心裡感到非常之不滿。

雖然莫可奈敎過她如何在王痲子面前誆取眞相的辦法，但是碰到了狡猾的王痲子，根本就不給她開口的機會，便將話給封死了。

翠翠垂頭喪氣的離開怡紅院，剛剛到馬路轉角，見到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嬉皮笑臉的迎了上來。

「這位大姐，剛才妳不是在王痲子面前打聽四喜姐的下落麼？」

「是呀，」翠翠驚訝的望了他：「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只是偷聽了這麼的一句，不知道他是怎麼的答覆妳的呢？」

「他說四喜出家爲尼了。」

「別聽他胡說八道，如果像王痲子這種人會講眞話，恐怕連狗都不會吃屎了。」

「你是說，剛才他是騙我的？」

「嗯，」他的臉上笑容突然消失殆盡：「四喜姐來到這裡還不到三個月，便被他們活活的折磨死了！」

翠翠好像遭到了雷殛，楞了半天，沒有吭聲。

但是她又有點疑心，轉動的眼神在他的臉上掃了他一眼：「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小茶壺。」

「人命關天的大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這件事情除了金大娘和王痲子之外，就只有我小茶壺知道，是被我無意中發現。」

「金大娘是誰？」

「是怡紅院裡的老鴇子。」

「四喜究竟是怎麼死的？」

「詳細情形我不知道，反正四喜姐死得很慘，屍體上面都是傷痕，最後被拖到亂葬崗草草的埋掉了。」

「是你親眼看到的？」

「當然，這種事情是不能胡說八道的。」

「這件事情的利害關係很大，你怎麼敢隨便告訴給我知呢？」

小茶壺眼眶紅紅的：「因爲四喜姐生前對我很好，如果我不在她的親友面前說出眞相，她不就寃沉海底了麼？」

聽小茶壺說得活龍活現，翠翠不由一陣心傷。

「小茶壺，」翠翠振作了一下精神。「剛才你說四喜姐死了以後，便被他們拖到亂葬崗草草的埋了？」

「是的。」

「埋屍的地方，你還記得嗎？」

「記得，在一處荒坡下面，我還在墳上旁邊做了一個記號，前天



我還去她墳上燒過香燭紙錢了。」

「小茶壺，你倒是很有良心的孩子。」

「實在是四喜姐對我太好了，常常給我錢用，關心我，簡直當我親弟弟一樣看待，她既然死得那麼慘，我當然應該到她墳前略盡一點的心意才對。」

翠翠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如果四喜姐泉下有知，一定會很高興。」

「不，四喜姐在我面前一直哭個不停。」

翠翠神情一楞：「四喜姐竟會在你面前痛哭？」

「嗯。」

「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情？」

「昨天晚上她托夢給我，說她的命很苦，死得好慘，她會報仇，已經殺掉了一個，還剩下兩個，絕對不會放過他們。」

翠翠聽得汗毛直豎：「四喜托夢給你時，眞的這樣告訴你嗎？」

「是的，她還說這兩三天之內，寃有頭，債有主，所有迫害她的人，都會得到了嚴厲的報復。」

「已經被她報復過的那個仇人，你知道是誰嗎？」

「不知道，四喜姐沒有告訴我。」

「另外兩個呢？」

「四喜姐也沒有告訴我，但是我能猜到。」

「誰？」

「除了金大娘和王痲子，還會有誰？」

翠翠正色道：「小茶壺，你帶我去看看四喜姐的墳墓好嗎？」

「好是好的，但是現在沒有空。」

「明天這個時候，行不行呢？」

「行，只要我跟娘事先說好，那就行了。」

「好，那就這樣一言爲定，明晚這個時候，我們在甚麼地方見面？」

小茶壺四下一看：「這裡不大適合，妳在天橋下面等我好了。」

「好的，我一定會準時到達。」

「噢，」小茶壺仍有所警惕的說道：「這件事情不能讓怡紅院的人知道，不然的話，金大娘會派人打斷我的腿。」

「你放心，這我知道。」翠翠遂從身上取出一些零錢，塞在小茶壺的手心中。

小茶壺並不推辭，高高興興的離開了。

翠翠心情却有無比的沉重。

如果小茶壺所說的是事實，四喜的命，這就未免太過悲慘了，令人不得不一灑同情之淚了。

難道這就是冥冥之中，早已註定了的劫數？

當然她還有懷僥倖心理，但願小茶壺滿口胡說八道，不要讓她眞正的見到四喜的墳墓。

回到了家中，她將經過情形告訴了莫可奈。

莫可奈沒有表示任何意見，他將希望寄托在明天晚上，等到事情經過證實以後，再作定奪。

* * *

翠翠所懷的僥倖心理，終於幻滅了。

小茶壺沒有胡說八道，終於將翠翠帶到了亂葬崗後，讓她親眼見到了四喜的墳墓。

其實，那堆黃土根本不能稱之爲墳墓，只能算是一個土丘而已。

四喜生前所遭受的折磨，死後的景象又如此淒涼，因而引得翠翠情難自禁，傷心流下淚來了。

莫可奈隨同前來，他的神色相當嚴肅。

今晚天氣陰沉，亂葬崗又是片荒涼地帶，四野瀰漫了一層懾人的肅殺之氣。

翠翠在四喜墳前痛哭流涕的燒紙錢點香燭，並又跪在地上叩了幾個頭，激動之情，久久不能平息。

莫可奈打發了小茶壺走，開始和翠翠仔細的商談。

「法師。」翠翠似乎仍抱有一線希望：「這塊黃土下面所埋的，當眞是四喜姐嗎？」

「應該不會假的。」

「沒有經過驗屍，怎能就這樣的深信不疑呢？」

「這座墳場充滿了煞氣，光是這一點，就能認定下面所埋的，必是寃魂厲鬼了。」

「所謂煞氣，我怎麼感覺不出來的？」

「因爲妳是平常人，缺少法眼，如果妳有像我一樣的道行，妳就能感覺得出來了。」

「這跟銀姑的墳墓，完全不一樣嗎？」

「當然。」莫可奈正色道：「見了這座墳墓之後，不僅我能斷定下面所謂的死者就是四喜，而且還能斷言趙祥生就是死在她的手中。」

翠翠並不感到害怕，反而笑了。

「妳笑甚麼呀？」莫可奈問。

「如果眞如法師所言，四喜姐不僅報了自己的寃仇，同時也替賣身趙府的姐妹們出了口怨氣，趙祥生死有餘辜，一點也不值得惋惜了。」

「種惡因，食惡果，這所謂大道不爽，在劫難逃！」

「法師，現在有個問題，我要向你請教了。」

「妳說。」

「據小茶壺所說，四喜托夢給他時，曾經道及，迫害她的人除了

趙祥生以外，還有怡紅院的金大娘和王麻子，她是一定會報仇雪恨的，不知法師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

「那是當然，四喜之所以死後成爲寃魂厲鬼，全因生前所受的怨氣難平所致，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們。」

「以法師的立場來說，對這件事情應該怎樣處理？」

「上天有好生之德，按理不能見死不救，不過……」莫可奈將話頓住，似乎有點感到爲難。

「不過甚麼？」

「那要看事情的來龍去脈而定，如果四喜變成厲鬼後，不分青紅皂白的濫殺無辜，我是絕對不會容許她猖狂的，現在的情形有點不同了。」

「法師是說，四喜姐只是有寃報寃，有仇報仇，並沒有傷害到無辜的人們，你就不能隨便插手了，是麼？」

莫可奈點了點頭道：「不錯，如果我硬要插手過問，那會造成四喜怨氣難平，也等於間接助長了爲非作歹者的氣燄，這是有違天道的事情。」

「可是剛才你曾說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你總不能見死不救？」

莫可奈微微一怔：「翠翠，聽妳口氣，莫非是爲金大娘跟王麻子說情不成？」

翠翠小嘴一撇：「我不是替他們說情呢，像金大娘和王麻子那樣的吸血蟲，不知多少淸白女孩子毀在他們手上，就算將他們千刀萬剮，我也不會產生半點同情之心。」

「那妳剛才的意思？」

「我只是想明白一點法師的應對方法而已，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

莫可奈略爲猶豫了片刻：「若想要我插手過問，與四喜爲敵，那是辦不到的，但是爲了顧全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會去點化金大娘和王麻子。」

「怎樣點化？」

「勸他們廣積陰德，立即解放怡紅院，讓院中遭受迫害的女子重獲自由，有了這種善因之後，或許能夠逃過此劫。」

翠翠一面笑，一面不住的搖頭。

「妳笑甚麼？」

「法師，我看你不用白費心機了，這就跟你去點化一隻老虎，叫他從今以後不准吃人同樣的困難。」

莫可奈點了點頭道：「妳說得一點都不錯，惡善存於一念之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種道理許多人都很明白，但要他們切實的去做，那實在是相當的困難。」

他略爲一頓之後，接着又道：「不過事在人爲，我還是要去點化他們一番，能不能夠接受，那就要仰仗天意了。」

「嗯，世界上許多事情，都不一定是人力可以挽回的，這叫做盡人事，聽天命。」

「不錯，難得妳能領悟這些道理的眞諦，善哉，善哉！」

「還有我家老爺面前，法師準備如何的交代？」

「實話實說，趙祥生所做的事，全都是傷天害理的事，就連觀世音菩薩都不能原諒，他已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我是沒有辦法替他伸寃了。」

「法師。」翠翠投以敬佩的眼神：「看來你倒是一個能夠主持正義的長者，絲毫不爲鉅額酬金所動，實在令人敬佩。」

莫可奈淡淡笑道：「這是我做人的原則，在這個險詐已極的社會中，如果再失去了正義，豈不是讓人間更加亂得不可收拾？」

「不過，像你這樣的個性，有些人會認爲那是傻子。」

「我倒認爲他們才是自作聰明，傻人有傻福，做了所謂『傻事』之後，所得到的收穫，不是馬上能夠看得到的，但是日後自有應驗。」

「請法師教誨，你所謂收穫是指甚麼？」

「良心平靜，這樣的快樂才是長久的、永恒的，希望妳能夠牢牢的記住這一點，保證妳永遠不會苦惱。」

「多謝法師指點，我會牢記在心的。」

四喜墳前的紙錢，現已化完，成了灰燼，最後，翠翠又在四喜墳前禱告一番，然後便和莫可奈一同離開了亂葬崗，回到了趙府。

莫可奈耿直得近乎可愛，除了當着趙大奎之面道出前因後果之外，並且，立即辭行，不願再接受招待。

趙大奎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逆子既然做出了這種人神共憤的事情來，我跟內人都要擔負很大的責任，往者已矣，以後在爲人處事方面，我要好好的檢討一下才是。」

莫可奈向他打了一個稽首：「難得趙施主有此想法，實爲蒼生之福，社會之幸，但願以後你能好自爲之。」

說完，他便揚長而去。

趙大奎傷心之餘而又感到了慚愧，懊惱不該平常對祥生驕寵過甚，以致演變成終身的遺憾。

* * *

翌日，莫可奈裝扮化緣道士，



跑到怡紅院去對金大娘和王麻子進行了一次點化工作，結果是徒費口舌，反而遭到了金大娘的一場冷譏。

果然被翠翠猜中了，要讓金大娘遣散怡紅院，從不再賺取這份造孽錢，簡直是癡人說夢。

不過，金大娘因爲這件事，帶來了很大的不安，這是在所難免的。

莫可奈走後，金大娘便叫王麻子來到了她的房中密談。

「王麻子。」金大娘臉色凝重：「剛才老道所講的話，你全聽淸楚了？」

「是的，大娘。」王麻子小心回話。

「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

「聽他滿口胡說八道，無緣無故的叫我們散去怡紅院，說是能消災避禍，這簡直是……」

「叫我散去怡紅院，當然是辦不到的事情，不過他說最近我們將有大禍臨頭，不知是指那一件事情而言，你能不能想得出來？」

王麻子搖了搖頭：「這個雜毛老道說得含含糊糊，小的想不出是指那件事情而言。」

「不知甚麼緣故，聽了他的話後，我總覺得有點心驚肉跳的，平時從來沒有過這種的現象。」

「大娘，這可能是受到了心情影響，我想很快就會忘記了，儘量的別去想它，那就沒有事情了。」

「嗯，」金大娘輕輕的皺着眉頭：「但願他是胡說八道的，也就算了，不過這兩天夜裡，你最好別往外跑。」

王麻子微微一怔：「大娘，有甚麼事情？」

「晚上客人走光以後，院中連個大男子都沒有，我有點害怕的。」

「大娘！」王麻子露出了一張苦臉：「今天晚上恐怕不行……」

「怎麼？又去看連二姐？」

王麻子漲紅了臉，笑着說：「不瞞大娘說，是她約好了我，所以……」

「不行！」金大娘將臉一繃：「不能爲了一個連二姐，連怡紅院都不管了，這還像話嗎？」

「大娘……」

「不管你怎麼說，今天我不準你留在外面過夜，晚上你可以去看看連二姐，但是兩點以前，一定要回來，不然我不答應。」

「大娘，半夜兩點叫我離開熱被窩再回來，實在有點……」

「有點甚麼，從晚上八點開始，到半夜兩點，這麼長的時間內，你們還愛不完，親不夠嗎？」

王麻子一副可憐兮兮相，反倒被她罵呆了。

「就這樣決定了。」金大娘氣呼呼的道：「萬一你不及時回來，可別怪我翻臉無情。」

王麻子唯唯應是，別看平時他在姑娘們面前張牙舞爪慣了，但是在金大娘的面前，就是不敢反抗。

晚上八點鐘正，王麻子趕到了老相好連二姐家中。

妓院裡的龜奴，又能結交了甚麼好女人，原來連二姐年輕時就是怡紅院內的姑娘，由於人老珠黃，才脫離了風塵生活，被王麻子來個金屋藏嬌，不知不覺已經過了一個年頭。

連二姐見到了王麻子十分開心，連忙準備酒菜，和他對飲。

王麻子的酒量並不好，才不過三杯下肚，就已有了酒意。

「二姐，」他說：「今天我不能在這裡過夜，妳可不要怪我。」

「死鬼。」連二姐臉帶嬌嗔：「又有新相好的了，是不是？」

「寃枉，自從我們相好已來，我王麻子從沒碰過別的女人，如果有，我就是尼姑養的。」

「看你，沒有就沒有好了，誰叫你咒甚麼誓。」

「不然，妳會相信嗎？」

「到底是甚麼事情，你又不能留在這裡來陪我？」

「金大娘最近疑神疑鬼，院中又沒有男人，她感到害怕，所以一定要我趕回去。」

「是眞的嗎？」

「這種事情騙不了妳的，如果有假，妳祇要跑趟怡紅院，立刻就知道眞相了。」

連二姐媚勁十足的用手指在他的額頭上點了一點道：「好，你記住這句話就行了，萬一要是騙了我，看我不……」

王麻子伸手摟住了她的纖腰，嬉皮笑臉的說：「看妳怎樣，妳還能吃了我不成？」

「不錯。」連二姐格格嬌笑：「我是要吃掉你，叫你一輩子再也不能風流。」

這種話說自風騷冶蕩的女人口中，的確是有點惹火。

王麻子頓感血脈賁張，就像餓虎撲羊，一下子將連二姐整個抱進懷中。

「死鬼！」連二姐嗲聲嗲氣的故意掙扎：「時間還早，這樣心急幹甚麼嘛。」

王麻子心癢難耐，在連二姐半推半就之下，將她身上衣服一件一件的剝個淸光了。

連二姐是個徐娘半老，風韻尤存，尤其是混身皮膚白得賽過羊脂，曲綫玲瓏，依然像年輕時一樣的誘人。

這位風塵中打過滾的女人，對待男人本來就有十足的媚勁，現在

由於年齡增長，而更形成熟，接連幾個撩人姿勢擺出來之後，不由王麻子情慾大增，立刻展開了瘋狂的進攻。

現在不是連二姐要吃掉了他，而是他要吃掉了連二姐。他像一隻貪婪的狗，嗅遍了連二姐玉體上每一個部位。連二姐被他逗得不停的嬌聲浪笑，在春情大動之下，兩人像兩股繩似的纏在一起，室內的電燈已經熄滅了。

黑暗中傳出了連二姐的浪聲浪語，就像一場暴風雨似的，王麻子終於在氣喘如牛之下，昏沉沉的漸漸入睡。

午夜十二點過後，屋子的裡裡外外都很安靜，王麻子突然被一聲驚醒，竟然發覺連二姐不在身邊。

這是怎麼回事，正當王麻子感到事有蹊蹺時，竟然發覺連二姐慢吞吞的，重又回到了他的身邊。

王麻子一把握住她的左手，唷，連二姐的手好涼，涼得好像冰雪。王麻子深感奇怪：「怎麼回事，現在妳的身上好涼啊！」

「我的身子本來就是冰涼的。」她的聲音也變得很冷。

「剛才妳在叫甚麼？」

「不是我在叫，是妳老相好連二姐。」

「少開玩笑，連二姐就是妳，妳就是連二姐，這有甚麼分別？」

「你弄錯了，我不是連二姐。」

「妳不是連二姐？」王麻子怔住：「那麼妳是誰？」

「房中光綫太暗，打開電燈一看，你就知道了。」

王麻子依然以爲連二姐在開玩笑，但立刻醒悟，此女說話的口音的確有點不對，於是伸手去開電燈。

就在此時，窗外響起一聲雷鳴，同時划出一道强烈的閃電，有了這道閃電，不用開燈也能看到對方是誰了。果然並不是連二姐，竟然是四喜。

如果四喜是生前打扮倒也罷了，現在的四喜滿臉青紫，七孔流血，眼中更是射出了無比的怒火，就像利刃般釘在王麻子的臉上，王麻子嚇得三魂出竅，大呼聲中滾下床來，攤在地上不停的發抖，相反的，四喜却縱情大笑。

那悲憤的笑聲中，充份的顯出了內心的激動，她伸出了鋼錐般的銳利尖尖十指，毫不猶豫的撲向了王麻子。

黑暗中閃電再起，光亮划過時，可以看到四喜的形象猙獰，王麻子發出了一聲殺豬般的嚎叫，然後，就漸漸歸於沉寂，這裡好像突然發生了一陣暴風雨，風雨中，只殘留下四喜漸去漸遠的笑聲。

* * *

怡紅院打烊的時間到了，飲酒作樂的客人現已慢慢的散去，被姑娘們留下過夜的客人，也都在姑娘們的陪伴下進入了溫柔鄉中，每晚到了這個時候，金大娘都會感到非常之冷清清。

的確，客人嬉笑鬧酒的場面一旦停了下來，整個怡紅院的氣氛都爲之改變了，令人有種空洞洞的感覺。

金大娘是住在後院的，地方寬敞，環境優雅，若論舒適，那是沒有話說的，唯一遺憾的，就是太過冷清。

今晚金大娘的感受特別不同，除了冷清清外，更是坐臥不安，甚至有點心驚肉跳，好像有一件未可預見的禍事正在朝向她悄悄的逼近。

該死的雜毛老道，如果他不是在化緣時信口胡道，怎麼會受這樣大的影響，金大娘看了看放在梳粧台上的小時鐘，時刻已指正凌晨三點。

「該死的王麻子，癲到現在還不回來，又被連二姐那個騷蹄子迷昏了頭。」

發牢騷解決不了問題，金大娘想到了酒。

對，心情煩悶的時候，借酒消愁，倒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於是，她隨便找了一些下酒的小菜，新開了一瓶茅台，就在她的臥房裡自飲自酌起來，一杯酒剛剛下肚，莫名其妙的，王麻子已經站在了她的面前。

金大娘嚇了一跳，不停的用手拍着心口，「死鬼，你是怎麼進來的，也不打聲招呼，嚇死我了。」

「大娘，妳的房門沒有關上，所以我就走進來了。」王麻子的聲音又冷又硬，好像是從喉嚨中硬擠出來的，他不僅聲音冷，他的表情更冷。

平常，王麻子不是這樣的，尤其是在金大娘面前。

王麻子的長相雖醜，但是由於必須笑臉對待客人變成習慣，所以說話時總是臉帶三分笑，從來不像現在這樣的冷漠的。

金大娘並沒計較，朝着旁邊座位一指：「坐下，陪我喝杯酒。」

王麻子不吭不響的坐下。

「你是怎麼搞的。」金大娘心中透着怪異：「看你快要變成木頭人了，是不是有甚麼心事？」

「是，跟妳一樣。」

「跟我一樣？」金大娘更感奇怪：「你怎麼知道我有心事的？」

「半夜三更在這裡喝悶酒，不是有心事，是甚麼？」

金大娘眉頭一皺：「嗯，的確心裡很煩，你不妨猜猜看，我是爲了甚麼事情，在心煩。」



「還不是爲了四喜的事情？」

金大娘驚得一楞：「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現在爲何又重提起？」

「妳應該知道，這是受了化緣道士的影響。」

「怎麼，你也爲了這件事情感到不安了嗎？」

王麻子點點頭，臉上露出悲慘神色：「豈止不安，我所遭受的影響，是妳所想像不到的。」

「這樣說，我還算是幸運的哪？」

「眼前的確是如此，但是過不多久，妳的遭遇就會和我一樣的。」王麻子臉含冷笑，令人難測高深。

「你在說甚麼？」金大娘滿臉迷茫：「滿口胡說八道，是不是神經有了問題。」

「我的神經非常之正常，怪只怪當初不該過份虐待四喜，否則，她也不會使我落到這樣的慘境。」

金大娘抬眼朝他一掃：「你現在不是很好麼，心境欠佳乃是常有的事情，怎麼說得上悲慘之境？」

王麻子笑了笑，陰笑。

「你笑甚麼？」金大娘問。

「妳所看到的乃是虛像，如果讓妳看到我的眞正下場，妳就不會說得那麼輕鬆了。」

「虛像？」金大娘恍惚道：「你又在胡說些甚麼呀？」

「我沒有胡說，難道你眞的不相信嗎？」

「我不相信。」

王麻子臉上閃現出詭笑：「那妳就仔細的看清楚了，看到我的眞相後，妳就會完全明白的。」

就在話歇的同時，室內的氣氛完全改變了。

本來是透明的燈光，現在開始變爲黯淡，青慘慘，陰森森，並且起了一陣透骨的寒風。

金大娘情難自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

這祇是她見到情形不對而已，再看王麻子，立時嚇得一聲尖叫，她魂魄都要嚇得飛上半天去。

王麻子臉色已變成了石灰顏色，齜牙咧嘴，目露兇光，頭上部位現出一血洞，白色腦漿，現在正朝外冒個不停。

「王麻子，你這是怎麼了，你……」金大娘嚇得全身發抖，癱在地上。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聲音低沉，陰森森：「爲了虐待四喜，使我得到這樣悲慘的下場。」

「你是被四喜害死的？」

「不錯，不能說是四喜害死，應該說我已得到了應有的報應。」

「胡說……四喜早就死了……她怎會……」

「但是她的鬼魂不散，現在已經變成了厲鬼，首先殺了趙祥生，第二個拿我開刀，剩下最後的一個……」

「不要說下去了。」金大娘驚駭的大聲尖叫：「我不要繼續聽，我也不相信，我……」就在此時，另外一個的聲音傳進了金大娘的耳中。

「妳不相信？王麻子的話是實情。」

金大娘被這突其如來的聲音驚得一愣，急忙轉頭望去，四下查看，室內陰風慘慘，却並無所見。

金大娘驚異的再將視線投向王麻子：「剛才是不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

「不，妳的聽覺十分正常。」

「那是誰在跟我說話？」

「是四喜。」

「不，」金大娘又重露出驚恐之心：「四喜早就死了，她不可能和我說話。」

「剛才我說過了，她的寃魂並沒有死。」

「你的意思是，她的寃魂在跟我說話？」

「不錯。」

「我不相信。」金大娘嘶聲厲叫。

「妳應該相信，我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我在兩個小時以前就悽慘的死了，現在不是面對面的跟妳講話麼？」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金大娘口裡說不相信，事實上嚇得雙手抱頭，嗚嗚咽咽的痛哭了起來。

「四喜。」王麻子對空說話，「妳已親眼看到了，金大娘相信我的話了，讓她見見妳的容貌了吧。」

金大娘被嚇得痛哭搖頭：「我不要見她，她已死了很久，我不願意再見到她的樣子了。」

王麻子嘿嘿一陣冷笑：「金大娘，我看這件事情，就由不得妳了，妳是四喜的最後目標，如果妳不見她，這齣戲就沒有方法唱下去的。」

「我不要，我不……」金大娘歇斯底里的尖聲大叫，顯示她已陷入了極度驚恐的狀態。

室內突然起了一陣旋風，當金大娘再次睜開眼時，一個長髮披肩的女人影子，頓時投射在她的眼前。

沒錯，正是四喜姑娘，四喜僵直的站在金大娘的面前。

青紫色的臉孔上充滿了憤怒，射出兩道利刃般的眼神，狠狠的投射在她的臉上。

事實俱在，由不得金大娘不相信了，金大娘驚嚇之餘，忘了逃走，事實上，她已逃不出四喜的掌

握，關於這一點，似乎她的心裡非常明白。

金大娘一面痛哭，一面跪在地上，叩頭如搗蒜：「四喜姑娘，請妳饒了我吧，我知道錯了，我不該逼妳走上死亡之路……我……」

四喜笑了，陰惻惻的冷笑。

「大娘，」她慢吞吞的說，「妳跟王麻子使我含恨九泉，就憑這一句話，我就能放過妳了麼？」

「四喜姑娘，請妳高抬貴手。」

「住口！」四喜變了臉色，變得更加難看了。

金大娘怔住。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我跟你們無怨無仇，爲甚麼苦苦相逼，害我走上了絕路。」

「我是爲了……」金大娘臉上突然現出愧容說不下去。

王麻子突然插口：「四喜，這個問題讓我來替金大娘回答，可以嗎？」

「你說！」

「全世界的老鴇子，都是只顧自己賺錢，哪會顧慮到人家的清白和生死，金大娘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死鬼。」金大娘怒叱道：「事到這個節骨眼，你不幫我多說好話，反而火上加油，你太沒良心了。」

王麻子一聲嘻笑道：「妳是妓院老鴇，我是院中龜奴，咱們是半斤八兩，現在我都認了，妳還有甚麼話可說的呢？」

「這樣說來，臨死你還要拖個墊背？」

「不錯，陰曹地府總得有個伴兒才行，而且這也是四喜勢在必得的事情，你怨我又有甚麼用處。」

王麻子說的倒是事實，這件事情他是做不了主的。

金大娘轉過身來，又對四喜叩頭。

血仇深似海，縱然金大娘磕破了頭，四喜也是不能原諒的。

相反，金大娘這種貪生怕死的窩囊相，反而引起四喜更大的惡感。

「金大娘！」四喜臉露殺機，咬牙切齒：「這只能怪妳平日對人的心腸太過狠了，除了我四喜之外，還不知多少黃花閨女毀在妳手中，今天不僅爲我報仇，也是替她們出一口烏氣，妳就認命吧！」

隨着話聲，形象變得更爲猙獰，伸出了鋼刀般的利爪，便朝金大娘迎面撲來。

金大娘嚇得一聲尖呼，屁滾尿流。

她想逃，試看能不能逃出利爪範圍。

可是她的混身骨骼，都像脫落了般的軟綿無力，一個踉蹌，又跌回了地上。

求生慾望又在鼓勵她，她還想再掙扎着站起身來。

四喜不再給她同樣的機會了，隨着一聲慘厲的叫聲，那鋼刀般的利爪已像閃電般戳進了金大娘的頭頂心。

一股血箭，像噴泉射了出來。

金大娘的叫聲更慘，就像屠宰場裡面殺豬似的。

這也是她最後的一次叫聲，尖銳而又短暫的。

金大娘終於癱瘓於地上，動也不動了。

她的頭頂心，露出了個鮮明的血洞，紅紅的鮮血已經流光了，白森森的腦漿現在正在朝外冒個不停。

四喜突然縱情大笑，她那快意恩仇的心情，不是親身經歷者所能了解的。

不論是人是鬼，完成了心願後的喜悅，似乎沒有多大差別。

室內陰風又起，四喜的身形一陣陰風過後，跟着消失得無影無踪，夜空中仍然隱隱傳來她臨去時的笑聲。

王麻子也在笑，現在他不愁沒有伴了，黃泉路上雖然淒涼，但是有金大娘相陪，當然可減除了不少旅途的寂寞。

只是恐怕到了陰曹地府，他們再也無法重操故業了，閻王老子一定也不容許他們再賺那種昧心錢了。

翌日，王麻子和金大娘遇害的事情，一傳十，十傳百，很快的又傳遍了附近一帶，所有的鄉鎮。

這件厲鬼復仇的案子，等於替世間留下一個明確的見證，傷天害理的事情做多了，總有一天會得到報應的。縱然能夠逃得法律的制裁，可也逃不過天理的報應。

—完—





# 鳳凰劫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茅山丫髻山某一洞中，大廳上，岳麓十分客氣地引鳳峯生見一位婦人風翠池。原來風翠池正是鳳峯生的生母，接着其母將二十年來的遭遇以及鳳峯生的身世告訴他：鳳峯生的生父與養父是孿生兄弟，二人原均在風翠池的丈夫洪世英手下做事，鳳峯生則是風翠池與馮毅的私生子，但馮毅今不知何在……

竊聽談話心徬徨　反戈一擊同對敵

果然聽見林行山在罵娘：「他奶奶的，累了一天一夜，連鳳峯生鬼影也沒見到一個，眞是活受罪。」

又聽魯劍雨道：「老林，你有否去附近客棧查問過？」

「查過順利客棧，雖有幾位新住客，但沒有可疑的人，俺不敢去得太遠，是恐正點子來了反而漏了眼。」

「算算日子，這幾天他應該來了，明天分頭出動，一個守株待兔，一個到附近大小客棧查問，別讓人摸上窩來，還蒙在鼓裡！」

林行山道：「老大，你也太抬舉他了，俺承認鳳峯生非凡，但憑他一個人，殺得了岳麓那一羣人麼？就算他有辦法，也得花時間，費精神去佈置，能這樣快回來，除非他是神仙。」

魯劍雨冷冷地道：「萬一他認爲殺咱們比殺岳麓簡單，半路便折回來呢？你說有沒有可能？你敢說他還沒回到杭州城？」

林行山登時語塞。

另一個道：「那廝的確厲害，當天以寡敵衆，居然能殺死咱們五位弟兄，至今小弟還經常做惡夢。」

林行山瞥了半天方怒道：「老趙，你若害怕的爲何不回家抱老婆，還留在這裡準備丟人？林某再遇到他，一定跟他拚到底，那天是你們自己害怕，不肯一哄而上，否則又怎會出現那種場面。」

魯劍雨沉聲道：「自家兄弟說話都客氣一點，以免傷了和氣。老林，你累了一日一夜，去休息吧！」

林行山粗着聲道：「蝴蝶那婆娘呢？叫她不要出外亂跑，讓鳳峯生擄去，便沒有戲唱了，你們既然都認爲鳳峯生不同凡响，難道不怕他『回頭是岸』！女人那裡沒有，何況是隻破鞋，當時日夜痴纏，迷頭迷腦不奇怪，也許一分開，他便冷靜下來……」

姓趙的道：「他頭一遭迷戀女人，不可能這般快『覺悟』，你放心！」

魯劍雨又居中調解。「你們都不必吵，某已將她囚在她睡房內，外面又有人守着。」

鳳峯生聽了他們之說話，一顆心猛地往下沉，照他們所說，洪小凰根本是他們一夥的，則對自己的恩愛全是虛情假意，目的只在騙自己去孫記客棧。

那天她被魯劍雨抓住之情形，他沒看見，會否是她故意的，目的是爲了迫自己住手？他越想越覺得有理，否則爲何會在自己大佔上風之時，她才被逮住？

鳳峯生怒火中燒，差點躍下

去，不顧一切大開殺戒。幸而他向有自制能力，回心一想：「不行，我得想辦法試探她一下。」

天色已大亮，街角上飄來一陣銅鈴聲及夜香之惡臭，收糞的人已開始活動，鳳峯生已知他們之落脚處，便不急在一時，乃折回孫記客棧，好好地睡了一覺。

一覺醒來，已是靠午。鳳峯生盥洗之後，便下樓吃飯，眼睛却望向對面，在所見到的範圍之內，却沒看到魯劍雨之手下。

他吃飽飯之後，便上街閒逛。找到一家兵器舖，買了好些應用之物，然後去遊西湖，上次他跟莫憂曾遊過湖心亭，這次他叫船家搖去「三潭印月」。

「三潭印月」是座小島，島上有三潭水，月夜時，水天明月互相爭輝。如今是大白天，自然無此奇景，但單憑想像，已夠人陶醉了。

離開「三潭印月」，鳳峯生獨自去蘇堤上漫步，此是宋朝蘇東坡在杭州當官時所建，後人爲了紀念他，稱之蘇堤。蘇堤比白堤長，兩旁之柳樹桃花，各式花卉，更勝白堤。其拱橋更令詩人墨客，費了不少筆墨及腦汁。

鳳峯生自蘇堤回城，天色已晚，他不回客棧，到最著名之天香樓飽餐一番。

杭菜叫化鷄是一絕，宋嫂魚羹馳名遠近，東坡肉則做得名大於實，遠不如蘇東坡家鄉蜀境眉縣之東坡肘子來得清香，且肥而不膩，好此道者，一個人吃下兩隻肘子，並不罕見。

鳳峯生還要了四兩狀元紅，慢慢品嚐，待大部份食客已下樓，他才結賬。他在街上先緩走，再慢跑。多年來養成之習慣，他在下手之前，絕不空着肚子，也不會在剛吃飽飯後立即動手，那會影响其狀態。

慢跑半座城，他又放緩脚步起來，不去順利客棧那附近的路，因爲他知道必有魯劍雨之手下在監視。他繞路到了那條小巷，一入巷便悄悄爬上屋頂，先觀察了一陣，不見附近屋頂有人，他才貓着腰前進。

待到了魯劍雨之居所，遠處便傳來三更之鼓聲，鳳峯生結紮一下，便輕輕躍落天井。

鳳峯生之輕功向來不錯，這下做得點塵不驚，落地之後，立即竄上客廳，先匿在柱後觀察。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輕微之鼻鼾聲，但鳳峯生今晨曾聞魯劍雨說過，派人守在洪小凰屋外，是故仍不敢貿然而動，過了半晌，方見暗廊橫樑飛下一條人影，慢慢走出來，邊走邊解褲頭，一直走至天井處，站着撒尿。

鳳峯生心頭大喜，估計那廝在橫樑上打瞌睡，是以沒有發現自己進來，如此一來，也給自己提供了洪小凰之住所線索。

那廝睡意惺忪，撒得正歡之時，猛覺後背一麻，正想呼叫，腦袋一沉，已不醒人事。鳳峯生又在其暈穴上狠狠戳了一記，再將之拖至黑暗處，然後竄進暗廊。

暗廊上有四間臥室，鳳峯生又犯了愁，洪小凰到底住在那一間？拍錯了門，後果不堪設想，又不敢張聲呼叫，他略爲猜疑了一下，走出暗廊，越出圍牆，再走至窗外。

第一間臥室的窗子糊着白紙，鳳峯生以指蘸口涎，然後戳穿窗紙，再將五更鷄鳴迷魂吹管伸了進去，輕輕吹動起來。

一管迷魂香吹畢，裡面沒有動靜，估計兩個時辰之內醒不來，鳳峯生再到第二間臥房窗外，不料這窗子裡面還有一層木板，換而言之，不能重施故技。

鳳峯生躡手躡足由屋後轉到左側去，那邊同樣只有一間是紙窗。鳳峯生依法炮製，最後再轉回右側，以布蒙住口腔，嘴裡含着解藥，然後，以劍尖輕輕將之撬開。

這幾項工作，對他來說，都是輕而易舉之事，只响起「得」地一聲輕响，他忙推開窗子跳了進來。

床上躺着一個人，蓋着被子，鳳峯生將被子揭開，再將人抱了起來，就着窗外之微弱星光一望，昏死在自己懷內的人，雖然穿着男裝，但却赫然是洪小凰。

鳳峯生心頭大喜，暗道：「眞是天助我也！」當下抱着洪小凰躍出窗外。由於她暈死過去，十分沉重，落足時不由發出聲音，鳳峯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轉身向巷口奔去，再折向孫記客棧。

至孫記客棧前，背後已傳來風聲，鳳峯生回頭望去，只見魯劍雨帶着兩條大漢追來，其中跑在最前面的赫然是林行山。

鳳峯生抱着人，行動較慢，是故雖先起步，仍擺脫不了追趕，急忙之中，鳳峯生顧不得驚動旁人，一脚將順利客棧的大門踢開，一低頭便衝了進去。

他客房在樓上，立即竄上樓去，將洪小凰放在自己房內，回頭再走至梯口！所謂人的名，樹的影，這句老話眞是說得沒錯！魯劍雨三人忌憚鳳峯生之手段，恐他伏在暗處，是故到得大門外，反而猶疑起來，磨蹭了一陣才慢慢走進去。

此刻，客棧裡的住客都被驚醒，紛紛打開門探望。林行山厲聲叫道：「鳳峯生，你有種的便出來，不要做縮頭烏龜！」住客們一聽其語氣不善，忙不迭把門關上。



鳳峯生不哼一聲，魯劍雨三人反而心生畏懼，低聲商量。只聽林行山道：「小弟剛才數過了，樓下的住客全都開過門，他一定在樓上，咱們從外面上去，逐房搜索，甚至放一把火，不信住客不出來！」

鳳峯生一聽，暗道：「好狠毒的傢伙！」他忙返回自己房間，把洪小凰放在樑上，再用腰帶將之縛緊，然後關好門窗，由走廊之窗子躍了下去！

只聽那三人猶在大廳裡呼叫，鳳峯生猛地拋出幾把飛刀，冷冷的道：「老子在這裡，眞是好笑，你們對些無關人等咆哮甚麼？」

林行山撥掉飛刀，走前過來，道：「老趙，快放火！將蝴蝶那賤人燒死！他一定是住在這裡的，蝴蝶也一定在這裡！」

鳳峯生裝作輕鬆地道：「此店又非老子的，你們愛燒便燒，老子絕對不干涉！」

魯劍雨身後那條漢子，眞的點起火摺子，踢開一扇房門進去，鳳峯生殺機頓生，他必須在大火形成之前，將此三人解決掉。

忽然背後風聲一响，鳳峯生連忙錯步閃開，林行山見機不可失，立即舉劍撲上去，前後夾擊！

「老大，我在遠處見他自樓上窗口躍下來，故此蝴蝶一定在樓上！」原來這斷叫蘇文健，今夜輪到他來孫記客棧附近監視，一直躲在一旁，準備偷襲，不料仍然功虧一簣！

魯劍雨叫道：「老趙，不要放火，先上樓去找！」老趙正抱着一張着了火的棉被出房，聞言拋下棉被上樓去。

鳳峯生有點後悔剛才只封住老趙的穴道，沒有一劍殺死他，否則只須面對三個敵人，如今却多了一個！此時後悔也沒意義，他悄悄甩出三柄飛刀，直貫老趙後背。

魯劍雨喝道：「老趙小心飛刀！」他抽刀也加入戰圈。「鳳峯生，你到底殺了岳麓沒有？爲何食言，將來還能在江湖上混？」

鳳峯生冷笑道：「蝴蝶那婊子欺騙我，老子還要替你們殺人？眞是好笑！你們有種的便殺死她吧，只是老子不能親自殺她，烏氣難洩！」

林行山急狠狠地道：「姓鳳的，不管你怎麼說，怎麼想，今夜你都非死不可！」

鳳峯生長笑道：「你以爲老子是傻的，沒有八九分把握，我會來找你們？」

魯劍雨道：「大家盡力壓住他雙手，不要讓他有機會使暗器！」他自己接下大部分之攻勢，讓林行山及蘇文健抽空使毒招。

如此一來，鳳峯生果然壓力大增，此時若不改變形勢，稍候形勢更惡劣，或者老趙也加入戰圈，則他鳳峯生縱有通天本領，也躲不過此劫。只聽他大喝一聲，震得三人耳鼓嗡嗡作响，手脚不由自主地一慢，鳳峯生立即將噴筒抽了出來，對着林行山。「姓林的，老子看你有多狠！」

林行山雖狠，但一旦見到那管曾經殺死其妻子的噴筒，不由呆了一呆。鳳峯生一轉身，右手長劍一圈，看似向魯劍雨捲去，冷不防袖管裡飛出一枝袖箭，射向蘇文健！

蘇文健正撲了上前，猛見袖箭射至，忙不迭住步仰身，提刀護住！他反應不可謂不快，但鳳峯生豈容他逃避？飛起一脚，踢在其下陰，但聞一道凄厲之慘叫聲，長長响起，黑夜裡聽來令人毛骨悚然。

鳳峯生趁此一踢，身子標前幾步，再倏地回身，魯劍雨和林行山急進，猛見他站住轉身，噴筒又對着自己，都齊施「千斤墜」站住。

「兩位也想跟他一般下場？姓魯的，你把老趙召下來吧，老子只想親自殺死蝴蝶……」鳳峯生咬咬牙，惡狠狠地道：「我要將她凌遲，方洩心頭之恨！哼，老子跟你們兩個沒有仇，可以放你們離開……」

林行山大喝一聲：「鳳峯生，你跟俺沒仇？嘿嘿，你殺死我的老婆，還能說沒有仇？老子跟你仇深似海！」

「那是你們當日圍攻我，我不殺她，她便要殺我，這能怪我麼？」

林行山雙眼盡赤。「我不怪你，難道怪我自己？今夜有你無我，你有種的便連我也殺了，老趙，你找到蝴蝶沒有？將她捉下來！」

老趙還沒回答，鳳峯生已冷冷地道：「如此你們也會死得很慘！姓林的，你們夫妻先計算我，我還沒跟你算賬，你竟然還……」

鳳峯生話沒說畢，已撲了上去，魯劍雨急道：「老林，不可魯莽，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林行山已至，鳳峯生已閃開，他連換幾個方位，魯劍雨不積極，露出空位，鳳峯生便跳上樓梯，道：「你倆眞的不怕死？魯劍雨，你不召姓趙下來？」

魯劍雨道：「你有種的，便收起噴筒，咱們憑眞功夫分勝負！」

鳳峯生哈哈大笑：「虧你還是個殺手，居然說出這等幼稚的話來，不怕笑掉人家大牙？」

林行山忽然道：「老大，這斷剛才的話，全是放屁，他還放蝴蝶不下，只要拿住蝴蝶，便不怕他們不就範！」

他話沒說畢，鳳峯生已「颼」地一聲，躍上樓去，魯劍雨及林行山急追，鳳峯生一到樓上，風聲大作，他想也不想，便揮劍擋格。一陣叮叮噹噹響聲過後，他人又躍飛，抬劍向樑上刺去。

人影一閃，老趙自樑上躍下去，鳳峯生脚尖在牆上一點，改了方向，直撲下去，老趙亡魂喪膽，忙不迭躍開。走廊狹窄，大動作難以施展，鳳峯生落地之後，轉身追前，與此同時，魯劍雨及林行山亦已衝上樓上。

林行山悍不畏死，爭先在前。「老趙，快進房找蝴蝶，咱們先將她截住！」

老趙道：「小弟已進過房，找不到，不知他將蝴蝶藏在哪裡！」

「不在他房內，必在別人房內！」林行山話未說畢，鳳峯生已將老趙截住，林行山撲前，鳳峯生忽然將左臂轉後，按動噴筒機括。

走廊狹窄，已不利於羣毆，加上光線黯淡，鳳峯生雙臂動作又小，林行山看不到，待他聽到機括聲時，才突然一醒，忙提劍護身。猛覺左肩右臂等三處地方，似被蚊子咬過般，他心知已中了毒針，悲呼一聲，像瘋虎般撲上前。「老子今日跟你拚了！」

老趙見鳳峯生回身鬥林行山，便忙退後幾步，舉袖拭汗，喘了幾口氣，魂魄方歸體。

林行山完全是不要命之打法，只攻不守，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擋，鳳峯生刺了他一劍，他攻勢反而更急，饒得他身經百戰，亦脚底直冒寒氣，只能步步爲營。

魯劍雨在林行山背後，根本插不上手，他知道林行山支持不了多久，大叫道：「老趙，快攻其後背，此乃千載難逢之良機！」

老趙深深吸了一口氣，揮刀上前，鳳峯生反臂將噴筒對着他，冷冷地道：「你不怕死麼？」

老趙不由自主退後兩步，這噴筒給他之威脅力，實在太大了。

魯劍雨急得額角直冒汗。「老趙，你再不殺他，不但以後沒有機會，你那一條命，也難以保得住！」

「但他的噴筒……對着我，小弟怎樣上前？」

林行山攻勢更急，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鳳峯生已窮於應付，若再加上老趙，必敗無疑，此刻唯一之靠山便是噴筒，是以他不能再輕易按動。

老趙遲疑不敢上，可是鳳峯生卻被林行山迫得不斷後退，老趙咬咬牙，舉起長刀，盡力劈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突見鳳峯生雙脚一頓，身子拔空而起，右臂鈎住橫樑，左手再度按下噴筒機括！

鳳峯生驟然躍起，林行山人已瘋狂，反應太慢，長劍竟向老趙刺去，而老趙亦因用力太猛，單刀劈向同伴，兩人同時驚呼！

驚呼聲將機括聲掩蓋，兩人同時中針，與此同時，魯劍雨脫手向鳳峯生甩出三柄飛刀！

鳳峯生扭腰一盪，鬆了右臂，卻將噴筒向魯劍雨拋去，魯劍雨飛刀出手之後，便早已脚底抹油了，因爲他知道大勢已去，再不走，便得埋屍於此了！忽聞背後有風聲，他忙轉身以刀擋之，突聞「砰」地一聲響，火光乍現，他不由發出一道驚呼。

驚呼聲中，他猛覺右臂一陣火辣辣地疼痛，總算他經驗豐富，臨危不亂，飛身躍落樓下。

鳳峯生藉那一盪之力，身子斜飛二丈，落在走廊盡頭，反在老趙之後，老趙那一刀砍在林行山肩上，把他整個人都砍倒在地上！他跳後兩步，再慢慢轉過身去，雙眼死死地盯着鳳峯生。「我剛才救過你，放過蝴蝶，想不到你還是不放過我！」

鳳峯生吸了一口氣，道：「今日一戰，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你怪不得我。」稍頓又道：「我只能向你道歉，沒有解藥。」

老趙忽然大叫一聲，發怒道：「你快殺死我吧！」

鳳峯生長劍指着他，毫無表情。「你還有什麼未了之心願？」

老趙道：「我暗戀蝴蝶已多年，她連手都不讓我碰，你……你……」

鳳峯生沉聲道：「此刻說這話已無意義！你們跟蝴蝶是一夥？是黑龍集團的人？」

老趙悽然一笑，道：「不錯！你知道又有什麼用？我眞羨慕你，既得到美人，又不受人控制……蝴蝶也不錯，她也不受人控制，她只是個妓女，經常替黑龍的殺手拉生意……鳳峯生，我快死了，有一件事求你……」

鳳峯生警惕之心絲毫未鬆：「你說。」

老趙左手扶住牆壁，聲音微弱地道：「請告訴蝴蝶……我找到她……但沒動……」

他話未說畢，人已跌倒在地上，鳳峯生急道：「好……我會告訴她！」他走前一步，一指封住其死穴，讓他少受點痛苦。

忽然他聞到一股焦味，轉頭望去，只見梯口處冒起一陣陣濃烟。鳳峯生知道必是魯劍雨所幹，乃高聲呼道：「火燒房了，快逃走！」

他一脚踢開房門，抬頭望去，此時天已亮，只見洪小凰仍躺在橫樑上，他一躍而起，解開其腰帶，再將她抱起，躍落地上，略爲猶豫



了一下，他衝到對面房裡去，一掌劈開窗子，往下躍落。

外面一片凌亂，鳳峯生顧不得那許多，飛快而馳，忽然覺得背上重量大減，剛一怔，腰口一痳，已不能動彈。

洪小凰像魚兒一般，自鳳峯生懷中滑了落地，鳳峯生道：「妳想怎樣？我好心救妳，妳恩將仇報？」

洪小凰嫣然一笑，道：「你緊張什麼？他們追不上來，不過咱們卻要反去追他們！」

鳳峯生心生疑惑，冷冷地道：「既然如此，妳還不解開我身上的痳穴？」洪小凰附耳輕語一陣，鳳峯生雙眼瞪着她，洪小凰不理他之反應，反將他抱了起來，向巷口走去。

鳳峯生至今對洪小凰還沒有十分之把握，此時落在她手中，心頭有點忐忑。不久，便到順利客棧附近，只見火勢衝天，光如白晝，人聲喧嘩，哭爹喚娘的，呼叫尖嘶的，吵成一片，鳳峯生心頭黯然，覺得這場火與自己有關。

洪小凰故意在附近走了半圈，然後返回她之居所。她一脚將門踢開，喚道：「魯老大，魯老大！」

裡面沒有人應她，洪小凰將鳳峯生推落在地上，又伸手封了其啞穴，然後摸出火石，把桌上之油燈點燃，最後邊呼叫邊向內室走去，「魯老大，魚兒已在網內了！」

她推開每間房門，卻不見有魯老大之人影，心頭反而沉重起來，她心頭一動，連忙快步返回大廳，目光一及，她一顆心幾乎自口腔跳出來！

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只見一個衣衫襤褸破爛，右手寶刀刀尖正抵在鳳峯生之喉頭上，一對眼睛卻看着她。洪小凰花容變色，接着含笑道：「老大，我到處找不到你，想不到你在此處！先不要殺他，還有許多話要問他！」

魯劍雨冷冷地道：「可以，妳站着別動！」他蹲下身解開鳳峯生啞穴，洪小凰趁此力持鎭定，裝作若無其事般。

魯劍雨解開鳳峯生之啞穴，道：「妳要問話便請吧！」

鳳峯生罵道：「蝴蝶，你這臭婆娘，老子眞後悔剛才沒有一劍殺死妳！」

洪小凰冷冷地道：「你爲何不殺姑奶奶？哼，不過是迷戀我之美色罷了，你以爲自己是菩薩心腸？若眞是菩薩心腸，你又怎會當殺手？」

「人是會變的……」

魯劍雨冷冷地道：「老子不喜歡聽你們談情說愛！」

洪小凰道：「魯老大，你胡說什麼？誰在談情說愛？」

魯劍雨左臂幾乎全裸露出來，肌肉又黑又紅，佈滿了風乾了的血跡，他聲音比冰還冷，「是談情說愛也好，是打暗號也好，老子不喜猜測，不過老子耐性雖然不錯，但我的小刀性子不大好。」

洪小凰只當作聽不出諷刺之意，對鳳峯生大聲叱責。「姓鳳的，你老實交代，到底有沒有殺死岳麓？」

「沒有！」鳳峯生傲然道：「我若殺死他，不是變成天下第一傻蛋？」

魯劍雨手臂微微伸前，刀尖已隱見血跡。「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鳳某離開孫記客棧時，也覺得應該冒險去殺岳麓，來換取你們釋放蝴蝶，可是走了一半，我忽然覺得不值得，不但不值得爲她冒險，而且應該懲罰她，因爲她根本是你們一伙的！」

魯劍雨看了洪小凰一眼，不愠不火地道：「她跟咱們是一伙的？你憑什麼作此判斷？」

「哼，若非一伙，爲何她會故意讓你逮住，並讓你們以其性命來威脅鳳某？」

魯劍雨冷笑道：「你以爲老子沒有能力制服那婆娘？」

「那是另外一回事，鳳某回憶當日你倆比鬥，就似師兄弟在練習般，在我連殺數名敵人之後，她卻忽然被你制服，這裡面難道沒有文章？」

魯劍雨道：「你的懷疑沒有錯，她好像是咱們之同路人，但後來老子也覺得她未必可靠，與你之疑慮一般，是以要讓她來殺你，假如由她親手送你歸西，老子便會完全相信她！」

鳳峯生又破口大罵起來了：「蝴蝶，你這婊子若敢殺我，我變鬼也不會放過你！」

洪小凰就似沒有聽見般，道：「要殺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人，還不容易？」她走了過去，邊彎腰邊道：「姑奶奶用你之劍來殺你！」長劍一出，她倏地一提腿，踢在鳳峯生腰上。

鳳峯生身子被踢得滾開，魯劍雨虞不及此，呆了一呆，待他醒覺，洪小凰的劍已刺了過來。魯劍雨不由破口大罵起來，「臭婊子，老子早知道妳不是人了！哼，妳可知背叛的下場麼？」

洪小凰冷笑道：「是以我必須殺死你，你提醒姑奶奶，不覺得後悔？」她攻勢不絕，一招緊過一招。

魯劍雨大怒，咬牙道：「老子不殺你，誓不爲人！」他寶刀連攻帶守，可惜他左臂受傷極重，影響

了發揮，是故仍落在下風。過了一陣，他改變打法，只攻不守，正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擋，何況對手只有一個人？刹那間，立即反敗爲勝。

洪小凰形勢岌岌可危，慢慢後退，漸漸退至鳳峯生身旁。猛見鳳峯生坐直起來，一指戳在魯劍雨小腿上，緊接着伏身再度滾開，左脚尖一勾，魯劍雨應聲倒地，「先不要殺他！」

洪小凰舉袖拭汗退開，鳳峯生又封了魯劍雨之痲穴，露齒笑道：「你大概想不到會有這個結果吧？」原來剛才洪小凰那一脚，將鳳峯生痲穴解開，再引魯劍雨退後，鳳峯生一擊即中。

魯劍雨臉如死灰，自知沒有生理，乾脆不吭一聲。鳳峯生拉一張椅子坐在他旁邊，悠然道：「你可知道殺手之手段？你當然知道，因爲你自己也是一個殺手。」

「老子連死都不怕，還怕你使手段？」

「死只是一種解決，最難受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下有十多種迫供之手法，你想不想試試？」

他說此話時毫無怒意，但魯劍雨只覺手脚冰冷，一股寒氣自脚趾衝至腦門，半晌才故作鎮定地道：「左右不過是個死，你若是男子漢的，便給我一個痛快，我做鬼都會感激你。」

色厲內荏，鳳峯生幾乎笑出來，「你若能老老實實答鳳某幾個問題，便給你一個痛快。第一，是誰指使你們殺鳳某的？」

魯劍雨內心交戰，鳳峯生淡淡地道：「其實這個問題，我問蝴蝶也會知道，只不過試試你是否老實而已。看來在下還得使些手段，你才會老實一點！天下人儘多不見棺材不流淚的！」

魯劍雨脫口道：「是黑龍殺手集團要取你首級！」

「黑龍集團爲何要殺我？他們的頭子是誰？」

魯劍雨囁嚅地道：「大概是基於不爲我用即殺之策略吧。你搶了咱們不少生意！他們的頭子十分神秘……」

鳳峯生不讓他狡辯下去，厲聲道：「再如何神秘，你亦必知道。」

「他們有多少個頭目，魯某的確不知道，只認識跟我接頭的那位，據他自稱姓馬，雙名龍生。」

「他在黑龍集團坐第幾把交椅？你一定知道，說不知道便是不老實。」

魯劍雨囁嚅地道：「好像是坐第二把交椅！」

鳳峯生續問：「黑龍殺手集團的內部組織如何？」

魯劍雨道：「魯某只是一名殺手，與其他同道之分別，不過是早兩年加入『黑龍』而已，對其內部組織並不太了解，此是實話……」

鳳峯生笑道：「縱使了解不多，也必有所了解，只要你盡你所知相告，在下絕不會食言。」

魯劍雨道：「其實蝴蝶所知，比在下還多。」

「如此說來，閣下是認爲好死與歹死，並無分別？」

魯劍雨忙道：「在下只知道黑龍集團組織與一般幫會並無多大之分別，除了門主、副門主、堂主、香主之外，再分殺手及探風。所謂探風就是了解被殺對象之情況。另外還有伢子，伢子不屬於組織內，屬『掛單』，像蝴蝶便是『掛單』。」

「殺手共有多少人？」

「據魯某所知，大約有二百個左右，分成十支，每支有香主，每支又分四組，每組五人，設組長一人。魯某只是副香主……」

話未說畢，鳳峯生已問道：「既然是副香主，爲何對組織還無所知？」

「別說副香主，就是香主也不知道，眞正比較了解的，非堂主以上莫能。」

「共分幾堂，可認識幾個堂主？」

「內三堂外三堂，再設正副總堂主，副堂主之下，尚有正副總香主。組織神秘嚴密，說實在的，魯某加入已七年，才去過一次總舵。」說至此，魯劍雨猛覺失言，倏地閉口。

鳳峯生冷笑道：「左右都要死，你還有什麼需要隱瞞的？」

魯劍雨想了一下方道：「總舵設在北雁蕩山裡，在山洞裡，十分隱蔽。」

鳳峯生緊咬不放。「除了賺錢之外，黑龍尚有何目的？他們眞正的身份是什麼？馬龍生應該是副門主，爲何江湖上從沒聞過其名？他有眞姓名麼？」

「應該有，只是魯某不知道而已。」魯劍雨吸了一口氣便道：「他們有何目的非魯某之流能得悉。」

「第三個問題是黑龍爲何跟紅鷹勢成水火？除了同行如敵國之外，是否另有恩怨？」

「這個魯某更不知了，不過只知道紅鷹成立比黑龍早得多，而他們之間似乎未曾見過面，據知紅鷹頭子曾下戰書要與咱們頭子決戰，但該戰書到頭兒手中，便被他撕成粉碎，大笑三聲說他還不配迫咱們頭兒現身。」

鳳峯生道：「你見識過組織內，堂主級以上的人的武功否？」

他見魯劍雨搖搖頭，再問：「你眞不知道，馬龍生爲何給你命令要殺



死我？」

「不是他給我命令，是外三堂的虎堂副堂主殷天健給我之命令，他要我生擒你，非不得已不能下殺着。」

這次蝴蝶居然插腔問道：「他可有說，生擒之後，將他交到何處？」

這次魯劍雨考慮了一陣方道：「將他送到應天府去……到淮風客棧找掌櫃就有人與我交接。」

「你說實話，也許我會放你一條生路。」鳳峯生道：「鳳某向來一言九鼎，交接暗號是什麼？」

「我唸『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他則答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我再問，『錚瑟華年誰與度？』；他答：『念惟有夜來皓月，照伊自睡。客官要什麼房？』，我應答：『獨立小院一座，要向大街的。』；『向小街的要不要？』；『將就將就。』之後就有人與我交接。」

「你們之間交接憑什麼信記？」

「若是香主則有腰牌，上雕一隻豹，堂主級的則是虎，副門主以上則是龍。」

他一說畢，鳳峯生便戳了他一指。

洪小凰問道：「你殺了他？」

「非也，只是封住其暈穴，咱們先商量商量……」

洪小凰冷笑一聲：「有些話咱們需先說清楚，你如今是否相信我？你爲何沒有殺死岳麓？」

鳳峯生雙眼盯着她。「起初有懷疑，如今已相信。」他頓了一頓才續道：「我殺不了岳麓，不過却碰到一件匪夷所思的奇遇，使我更無機會下手殺人。其實在那種情況下，勉强爲之，只會賠上一條命。」

洪小凰訝然問道：「到底你有什麼奇遇？」鳳峯生遂將自己在茅山之奇遇，扼要地說了一遍。「如此倒要恭喜你了，反而岳麓死不死已無關痛癢，而你不但找到生母，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只可惜我至今對自己之身世，尚一無所知。」

「此事咱們可慢慢商量，但問題是咱們如何處理魯劍雨？」

洪小凰反問：「你是否準備去應天府淮風客棧？」

「不錯，愚兄想去試一試。」

「用何辦法試之？」

鳳峯生沉吟道：「還是用老方法，你與魯劍雨送我到淮風客棧，待有人來接頭，咱們再發難。」

洪小凰有點猜疑。「他肯讓你利用？只要他一曝光，便再無生理，就算你放過他，他也活不了，兩者權衡之下，小妹相信他寧願死在你手中。」

鳳峯生道：「反正都要死，還不如試試，這是人之常情，他未必不肯。」

「不過你可得明瞭一件事，你若被封住痲穴，萬一他要將功贖罪，小妹可制服不了他。」

鳳峯生道：「山人自有妙計，待愚兄跟他好好談一談！」

他轉身解開魯劍雨之痲穴，與他耳語一陣，見魯劍雨點頭，才噓了一口氣。

＊　＊　＊

一輛馬車在官道上飛馳，駕轅的是魯劍雨，鳳峯生及洪小凰在車廂內，卿卿我我。路上曉行夜宿，餐風宿露，不一日已到應天府。

金陵是古都，向來繁榮，馬車入城之後，速度立即放緩。鳳峯生封了魯劍雨沒受傷之右臂，然後裝作被封住痲穴，躺在車廂內。

俄頃，馬車便停在淮風客棧外面，洪小凰立即下車，客棧貼着秦淮河畔，客棧建得十分有氣派，她吩咐店小二看住馬車，傍着魯劍雨進客棧。

店小二見有客人上門，連忙上前打招呼，洪小凰向魯劍雨打了個眼色，輕輕推着他走到櫃枱，魯劍雨乾咳一聲，低聲對掌櫃道：「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

掌櫃怔了一怔，隨口答道：「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以後之暗語，全與魯劍雨事先所說的一模一樣，然後叫店小二送他倆進小院。

洪小凰道：「且慢，咱們馬車上有一位貴賓，因生病不能行走。」她拉着魯劍雨出店扶起鳳峯生，走進那座獨立小院。

魯劍雨一路上垂頭喪氣，心事重重，進房之後，更加一言不發。店小二出去之後，鳳峯生忍不住道：「魯老大，左右是個死，你這副熊相，騙得了誰？完全不像是擒了目標，勝利而歸！」

洪小凰道：「不錯，騙不倒他們，你處境更危險！」

魯劍雨猛吸一口氣，道：「希望兩位不可食言！」

鳳峯生道：「不但不會食言，如果彼此坦誠，還可以進一步合作，你全軍盡墨，孤身回去，馬龍生他也不會放過你！」

「好，咱們擊掌爲誓！」

洪小凰道：「爲防洩漏，大哥你還是躺到房裡床上去吧。」她又叫店小二送茶水進來。

店小二哈腰問道：「客官在店內吃晚飯麼？」

魯劍雨道：「好，要幾個精緻的菜送進來！」兩人洗了臉，坐在房裡有一搭沒一搭的閑聊着，外面却沒半點動靜。過了好一陣，店小二把飯菜送上來，魯劍雨揮揮

手。「這裡不用你服侍，你出去吧！」

店小二出去之後，洪小凰取出銀針仔細測試，見銀針沒反應，這才放心享用。魯劍雨討好地問道：「要否叫鳳兄出來一起用？」

「此處隨時有人監視，小不忍則亂大謀，待咱們吃飽後再餵他。」

魯劍雨諂媚道：「那等妳吃飽再替魯某解右臂痲穴吧！」洪小凰走過去，改封了其雙腿之痲穴，然後再解開其臂上之痲穴。

兩人表面上專心吃飯，耳朵却注意着四周之動靜，可惜直至吃飽尚未有發現，洪小凰只好端了一碗飯進房。

鳳峯生像死屍一般挺在床上，洪小凰一進房，他便連連向她打眼色，嘴上故意道：「妳若想餓死老子的，何不索性一劍取我性命！」

洪小凰十分機伶，邊罵邊暗中注意房內。「餓死了否？姑奶奶也不知道做了甚麼孽，才要天天餵你這廢物！」她坐在其床沿，沒好氣地道：「張開嘴巴！」

鳳峯生乖乖地把嘴張大，邊嚼邊問：「奇怪，一路上餐風宿露，今次爲何住這麼好的房子？你們到底要把我弄到哪裡去？鳳某有個脾氣：吃軟不吃硬，反正今生殺了不少人，就算栽在你們手中，計算起來已賺了好多倍，這生意划得來。」

「你到底吃不吃飯？你還要囉嗦，姑奶奶便省得餵你！告訴你，咱們也不知詳情，屆時自然有人找你，說不定日後姑奶奶還得瞧你臉色哩！錯非如此，姑奶奶何須聽令魯老大，助他押你來此？」洪小凰道：「咱們話說至此爲止。」

鳳峯生吃了幾口飯，又道：「蝴蝶，妳好好在揚州幹妳的營生，何必淌渾水！」他藉她身子遮擋，手指在她大腿上輕輕劃着。

洪小凰分辨得出那是四個字：「承塵有人」，便點點頭道：「因爲姑奶奶早已掉在渾水裡啦！」

「哼，自甘作賤！」鳳峯生大口大口把飯吃下去。

只聽洪小凰冷冷地道：「你休想運氣衝穴，你道姑奶奶不知道你的詭計？你故意說話分我的心，暗中運氣衝穴是不是？作夢！姑奶奶再給你一個重的，連你啞穴也封住，省得耳朵受罪！」

洪小凰言畢將碗收出去，一顆芳心却爲鳳峯生之安危擔憂不已，魯劍雨見她臉色不善，低聲問道：「如何？」

洪小凰見桌上的菜已涼，便吩咐店小二把東西收拾出去。店小二邊收拾邊道：「掌櫃交代下來，說會退一天房租給你們。」適才魯劍雨交了兩天房租。

「掌櫃的意思是請兩位明早便離開，病人留下來，他會請大夫治好他！」

「眞有此事？他爲何不親口告訴老子？」

「因爲他有急事出去了，臨走時交代的。」

洪小凰道：「有勞小二哥費心，咱們知道了！」

店小二出去之後，洪小凰以指蘸茶，在桌上寫着：鳳示其房承塵上有人。魯劍雨亦以指代嘴問：他可知是甚麼人？

洪小凰搖搖頭，再寫：掌櫃要咱們明早離開，而今房內已藏了人，葫蘆裡面賣甚麼藥？

魯劍雨沉吟了一下，寫道：若我沒有猜錯，躲在承塵上的人，可能是掌櫃。

洪小凰再「問」：他是正點子？魯劍雨搖搖頭，洪小凰再「問」：你有何妙計？魯劍雨雙眼望着承塵，忽然以袖抹掉桌上之茶漬，乾咳一聲道：「應天府是個好地方，可惜咱們有任務在身，否則今晚應該出去逛逛，妳以前在揚州，相信已來過多次。」

洪小凰知他必是有所發現，答道：「說來慚愧，小妹只是路過兩三次，應天府是甚麼樣子還不知道哩！」她邊說邊豎起雙耳靜聽，果然聽到承塵上傳來一個極其輕微的聲音。

她當機立斷倏地躍起，雙掌一托，罵道：「鼠輩敢爾！」承塵碎裂，自上摔下一個人，可不正是客棧的掌櫃？只見他滿臉尷尬，嘴裡發出毫無意義的傻笑聲。「你爲何躲在上面？這敢情是間黑店！」

掌櫃呵呵笑道：「老朽是魯大俠的老朋友，來看看他。」

「探老朋友要躲在承塵上，這是那門子理由？」洪小凰話音剛落，倏地標前，右手五指如鈎，向掌櫃抓去。不料那斯輕功及小巧功夫十分不錯，輕巧地移挪一下，洪小凰那一爪便落空。

「好功夫！」洪小凰輕嘆一聲，雙手齊施，一招緊過一招。

掌櫃惱羞成怒地罵道：「臭婊子，你若還不知機，便休怪我無情，魯劍雨，你還不快制止她！」

魯劍雨雙脚痲穴未解，不能動彈，坐得「嶽峙淵停」，淡淡地道：「但你沒表明身份，在下如何信得過你？」

「老朽是快馬堂的副堂主，特來此接人。」

洪小凰吃了一驚，連忙退後，邊說邊用脚碰撞開魯劍雨之痲穴。「你腰牌在何處？無憑無據，咱們信不過你。」

副堂主雙眼盯着魯劍雨，冷冷



地道：「你把本門之秘密告訴他？」魯劍雨覺得他話裡透着陰森森的味兒，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洪小凰忙道：「姑奶奶掛單已經幾年，難道連此也不知道？但認識魯老大還是最近的事。」

魯劍雨暗中輕輕跺脚，道：「本門一切均十分神秘，咱們下面的根本一無所知，有何秘密可透露？而魯某對上面的人物，一個也不認識，長年累月都得提防有人假冒，雖然你自稱是副堂主，但沒亮腰牌名號，只不過是一名客棧掌櫃而已。」

洪小凰接道：「不錯，咱們若隨便相信，萬一出錯，犯規的還是咱們，你若是有頭面的人，斷不可能不識規矩！」

那廝這才自懷內掏出一塊腰牌來，交給魯劍雨檢驗。魯劍雨驗後，轉身雙手回奉，恭聲道：「諸副堂主賜告大名及指示。」

「老朽沈弦，你倆明早便離開，其他的事不必多管。」

「屬下下一步有何任務？」

「你日常的任務不是老夫管，老夫不知道，相信不久便有人會跟你聯繫。」沈弦轉望洪小凰。「妳的酬勞本門亦不會少妳半文錢。」

魯劍雨道：「屬下是否明早跟您交割手續？」

沈弦沉吟了一下道：「也好。」

他轉身欲離，洪小凰却將他喚住：「副堂主，小妹斗膽問你一件事，你躲在承塵上作甚麼？」

沈弦冷笑一聲：「老夫是怕你倆會作出傷風敗俗的事來。」言畢拂袖而去，忽又回頭。「好好看住鳳峯生，丟失了唯你們是問，明天有人來見他，交不出人大家都不好過。」

他說了那許多話，就這一句最有價值，待他離開之後，洪小凰立即躍上承塵，不見還有別人，再輕輕躍落地，魯劍雨道：「姓沈的什麼時候上去，咱們完全沒有發覺，可能另有機關，一切小心！」

洪小凰點點頭，兩人悄悄進鳳峯生房，魯劍雨站在門口把風，洪小凰急不及待地道：「剛才咱們的話你都聽見否？」

鳳峯生點點頭，轉問：「魯老大有何高見？」

魯劍雨冷冷地一笑：「魯某只是捨命陪君子罷了，何來高見？何況至今在下尚不知道閣下的眞正目的。」

鳳峯生問道：「你眞的肯捨命陪君子，不會食言？」

魯劍雨不禁猶疑起來。

洪小凰冷笑道：「虧你還是個男子漢，我是個女流，尚且敢拋掉一切跟隨他。」

魯劍雨哈哈笑道：「這如何相同？妳已是他的人，正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人生苦短，難得幾回搏！」鳳峯生道：「魯老大，你若肯隨我跟他們搏一搏，在下絕對把你當作兄弟，今後有難同當，有福共享。」

魯劍雨冷靜地道：「請你先說出你之眞正目的，讓在下仔細考慮一下。」

「在下想捋虎鬚。」

「捋虎鬚？」魯劍雨及洪小凰均吃了一驚，異口同聲問道：「如何個捋法？」

「在下想揭開黑龍及紅鷹之底細。」

魯劍雨問道：「這於你有何好處？於武林於老百姓又有何好處？」

鳳峯生道：「有何好處還沒想過，但在下覺得他們如此神秘，組織如此龐大嚴密，必另有目的，非單只斂財這般簡單，若能將其底細公諸於世，最低限度會避免武林一場浩劫。」

「閣下把此事說得太偉大了，而且成功機會極微。」

鳳峯生突然跳下床來，在房內踱步，喃喃地道：「在下也不知爲何有此衝動……我如今對殺手生涯已十分厭倦，對紅鷹及黑龍之所作所爲更加痛恨，是故在下之計劃是揭開他們之底細，若能引他們自相殘殺則更加滿意，生死對我來說，並不重要，當殺手的，對自己之生命本就十分輕賤，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所懼，寂寂無聞活一輩子，倒不如幹一番事業，那怕光輝只是一刹那。」

魯劍雨被他這席話挑起了雄心，毅然道：「魯某孑然一身，無牽無掛，無畏無懼，你既然有此雅興，魯某何妨陪你幹一場！」

洪小凰急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可不能後悔，更不許出賣咱們。」

魯劍雨冷冷地道：「到底是女人，妳這樣說便沒意思了，若不相信在下，最好不要合作。」

鳳峯生道：「在下堅信一個原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何況剛才你便可以出賣我，你沒有這樣做，証明你良心未泯，而且有義氣講信用，咱們一言爲定就是，希望你勿多心。」

魯劍雨道：「承蒙相信，魯某當與閣下一條心，生死與共！不知你如今是否已有計劃？」

「明日擒下來與我接頭的那個人！」

洪小凰問道：「你一個人有把握對付他？」

「明早你們離開之後，再暗中折回來，由你倆對付掌櫃及店內之小二，來人由我一人對付，由於可

以出其不意施襲，相信有八九分把握！」說至此，鳳峯生忽然沉吟起來：「最擔心的是那人還未來，沉弦已封了我之穴道，則一切便無所施其技！」

洪小凰道：「大哥，你還是躺到床上去吧，免得功虧一簣！」鳳峯生依言躺回床上。

魯劍雨道：「你所擔心的情況，八九成會發生，是否有應付之良策？」

鳳峯生搖搖頭，道：「如今尚未想到辦法，希望明早之前，能有所獲，但若果想不到辦法，仍然值得搏一搏！因爲黑龍這般神秘，若錯過這次機會，不知要等到何時才有機會，大家回房去睡吧！你倆輪流值夜，以免受到懷疑！」

洪小凰立即把燈吹熄，先由她「守」上半夜，兩人沒有作聲，苦苦思索，都想不出可行之辦法。下半夜改由魯劍雨「守」夜，兩人低聲交談了一下，鳳峯生居然進入夢鄉。

黑夜終於過去，天已濛濛亮，店小二一早便把洗臉水弄好，接着又把早點送進來：麵條、糕點、餃子，十分豐富，有如餞行。店小二剛退出去，沈弦便進來了。「兩位一路辛苦，沈某無以爲謝，只好略備酒菜，聊表寸心，順便爲兩位餞行，更望日後再立新功。」

店小二又捧來一碟板鴨、硝肉、醬牛肉等小菜。「兩位請便。」

魯劍雨含笑道：「副堂主這般客氣，不愧煞屬下？屬下在損兵折將之下，才僥倖擒下鳳峯生，但求無過，不敢居功，將來還望副堂主替屬下美言幾句。」

沈弦問道：「鳳峯生那厮武功眞的那般厲害？」

「武功固然比屬下爲高，最令人頭痛的是他渾身武器，而且打起來悍不畏死，往往能反敗爲勝，他實是位可怕之對手！」

沈弦頷首。「你經驗豐富，久經沙場，連你都說得可怕，難怪上面這般重視他，非得到他不可！」

洪小凰問道：「上面想邀他加入黑龍？」

沈弦道：「尚未知他是否能爲我所用，兩位一路上與他相處，對他了解較深，可知能否成功？」

魯劍雨道：「屬下不知上面之意思，未曾跟他說及此事，是故不清楚他之心意……不過若要他加入黑龍，非給他高職位不可，因爲他十分高傲，要他當殺手，他肯定不會答應。」

沈弦道：「門主要他，當然不會給他當一名普通之殺手，你認爲給他什麼職位他才肯加入？」

「屬下不敢揣測……」魯劍雨反問：「門主親自見他？」（未完・七）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 五彩傳奇

如夫人被誘私奔　刀公子懲奸殺敵

世界上如果沒有女人，男人一定會發瘋嗎？

和尚廟裡沒有一個是瘋和尚，因此眞有一天沒有一個女人的話，男人也就心平氣和了。

世界上如果沒有男人，女人一定會發瘋嗎？

尼姑庵裡怎麼會傳出笑聲來？尼姑庵沒男人，尼姑仍然笑得開心。

偏偏這世上有男也有女，有男女的地方麻煩的事情也最多。

波濤洶湧的江湖上就是這樣，男女之間爲了「愛」，什麼事情也做得出來，所以江湖上男女之間是非最多。

江湖上不論什麼身份地位都一樣，甚至威震江湖的「刀公子」南英也不例外，傳言中，南英從不耐與人久戰，往往只見刀光一現，他便回身就走，從不對倒下去的人多看一眼。英俊瀟洒是他的外表，出手辛辣是他的手段，如果還有人敢找他麻煩，這人一定是瘋子。

瘋子是不顧一切的！

女人就是有不少爲愛而不顧一切！

* * *

七月烈陽就如同火爐子裡挾出來的火炭，不但烤人還會燒人，此時一條黃土大道上飛一般的馳來一輛雙轡篷車，遠遠望去，塵土飛揚，宛似刮起一陣龍捲風。

趕車的大漢偶爾望望後面，臉上看不出是什麼表情，一副粗獷的模樣，右手的長鞭虛空打，汗珠子滴在脖子裡。

突然，大漢猛力的收住馬韁繩，他的雙目厲閃，口中發出沉悶的「吁」！

兩匹健馬齊聲長嘶，前蹄撐後蹄弓，生生剎住車。

車廂內傳來一聲嬌柔的聲音，道：「怎麼了？」

趕車的大漢沒回頭，他機警的四下看，邊回應道：「陰山五匹狼。」

車帘微掀，未見車內的人探頭出來，但那種細膩動人的聲音却傳出來，道：「在那兒？」

趕車的道：「前面五丈遠，路中央插着一根竹子，上面插了一個狼頭骨，錯不了，這是陰山五匹狼的標誌。」

他話聲甫落，突然一聲狼嗥起自附近草叢。

但烈陽當空，那裡來的狼嗥？

趕車的虬髯大漢立刻站起來，銳利的目光自他那半新不舊的草帽邊沿往四下逡巡過去，只見一匹老狼正蹲坐在一塊巨大的岩石後，灰毛泛光，狼頭朝天，那副怪異的模樣，正包含了無比的惡毒與詭異。

便在這時候，忽然又傳來一聲

狠嗥，那聲音更淒厲，也更刺耳。

趕車的立刻極目望去，果見一片半枯的草叢中也有一匹大灰狼蹲着，嗥聲仍在，那狼已低垂下頭來。

趕車的臉色變得蒼白，兩匹健馬原地彈蹄不已，且發出驚慌的馬嘶！

傳自車內的聲音，道：「看清楚是五個嗎？」

趕車的大漢沒回頭，但却沉冷的道：「已出現兩個了，其餘三個不知掩藏在那兒。」

車內女人聲音道：「衝過去！」

趕車的道：「撞毀了他們的標記，便犯了他們的大忌，到那時便只有一場血戰了！」

車內柔軟的聲音又道：「宮哥，你難道還怕了他們？只要我二人聯手……」

趕車的大漢沉聲道：「南小五怎麼辦？」

車內的女人默然沒開口，趕車的又道：「你要跟我走，偏捨不得那個娃兒，妳也不想想，妳以後也會生孩子呀！」

車內傳出幽幽的聲音，道：「這孩子太像我了，我實在丟不下他一走了之，宮哥，這時候說這些做什麼？你也點頭答應的！」

趕車的大漢眸游四方，他重重的道：「不錯，是我點頭同意的，為了妳，我還顧忌什麼？自從我們暗中一起……我甚至連性命也卯上了！眼前……妳只管放心，什麼事都由我來抵擋！」

車廂中人柔聲道：「無論什麼危難，也該由咱們兩人共同承當。」

趕車的道：「你看好孩子吧！」

「孩子睡得很沉，他剛吃完就睡了。」

「我們不離馬車，就在這車上等，反正已難脫身，倒不如在這裡等，『陰山五匹狼』雖然個個兇殘，但咱們也未必怕他們！」

「我……我是怕你……」

「你放心，我連姓南的也敢招惹，他們又算得了什麼？」

他忽然伸手向後，大手撫摸着車帘內的女人，現出無限溫柔的又道：「我們才是天生一對，地設的一雙，你本來應該屬於我宮大元的，姓南的怎配？」

「宮哥，只要出了關，我們便安全了，我們找個地方隱名埋姓過一生，你要十二個孩子我也給你生出來！」

虯髯在抖動，趕車的大漢忽然把手抽出來，重重的道：「別說了，該有動靜了。」

果然，他語聲未了，兩匹健馬突然仰首驚嘶起來，熾烈的陽光中，只見那兩匹灰狼突然人立而起，荒草在熱風中搖曳，大地籠罩一層不祥的氣味，隱隱然湧着那一子悽涼與蕭索。

趕車的虯髯大漢挺起胸來，道：「來了。」

兩個方向同時傳來同樣的笑聲，道：「不錯，咱們來了！」

那不是兩頭狼，而是披着狼皮坐在那裡的兩個人，兩個滿臉冷酷的壯漢。

這兩個人分從兩個方向往馬車迎過來的同時，忽又聞得一聲狼叫聲起自一道斷崖後，緊接着，便見三條灰影撲過來，剎時間到了馬車前面。

五個身披狼皮的壯漢，這麼大熱天竟未見三人流出一滴汗水，雖然都在背後拖着一張狼皮，但當五個人面對馬車的時候，那五張殘酷的臉還是看得很清楚。

從左面往右數起，第一個人身長不足五尺，瘦小乾枯，狼皮裡面穿着一身短裝火紅衣裳，面龐雖小，但那張大嘴巴足以塞進兩個半斤重的饅頭，雙目烱烱射着無比的陰毒光芒，模樣兒有說不出的凶悍。

第二個人身長七尺開外，粗壯魁梧，滿臉橫肉，雙目死板的咧着一張欲擇人而噬的大毛嘴，半新不舊的黃短衫上有幾滴血紅尚可分辨。

第三個一身的白淨短裝衣衫，雙目瞇瞇的有點女人味道，那張臉皮上似乎還塗了女人用的白粉，但他却道道地地的是個大男人，就因為他是個大男人，便也更顯得他的陰險可怕。

第四個身穿灰色短裝，那雙大眼睛幾乎看不見黑眼珠子，就在他的雙眼珠子不停滾動中，他的特大鼻孔已在不停的噏動，雙手發出清脆的卡卡聲。

第五個身穿藍短裝的壯漢，咧着一張血盆大口，泛黃的牙齒幾乎全露出大嘴外面，他雙目似銅鈴般直逼視着趕車的不放。

趕車的虯髯大漢躍下馬車，重重的抱拳道：「來的可是陰山五位當家的麼？」

迎面身穿白衣壯漢眨着眼睛，道：「廢話，江湖上有鼻子有眼睛的混混見了我們也認得出來，倒是閣下……唔……面生得很哪！」

趕車的虯髯大漢一瞪眼，道：「在下名不見經傳，倒是五位當家的不知有何見教？」

又是身穿白衣的壯漢發話，道：「車裡面坐的可是南夫人嗎？」

虯髯大漢道：「你們要幹什麼？」

白衣人道：「一來，南大俠的如夫人柳柔柔人稱『玉人』，我兄弟都忍不住想來瞧瞧這位武林美人兒



究竟美到什麼地步，再者，咱們兄弟熱衷車裡的一包東西。」

虯髯大漢全身一震，道：「要看南夫人不難，但車上並沒帶有什麼值銀子的東西，怕是要令五位當家的失望了。」

白衣人桀桀怪笑，道：「我們不會失望的，因為我們早知道南夫人為什麼連夜兼程趕路的目的……」

他話似是尚未說完，但虯髯大漢已全身一震，道：「你們……難道是……」

仰天一聲怪笑，白衣漢子道：「你老兄好大的狗膽，連『刀公子』的老婆你也敢拐走……」

突聞得另一紅衣矮漢怪叫，道：「姓南的武功蓋世，刀法第一，倜儻風流，是絕世超羣的人物，而你……一張死板板的大團臉，鬍子連到下巴裡，南夫人怎會……」

虯髯大漢胸一挺，道：「好嘛，原來你們竟然早已摸清了底，探明了路，不過……」

白衣漢子雙目一亮，道：「不過什麼？」

虯髯大漢道：「不過五位當家的也應該仔細想一想再行下手。」

紅衫矮漢道：「想什麼？」

虯髯大漢道：「想那當今武林中敢於做出這件事的人，自然也非泛泛之輩，一旦動上手……」

話聲未了，閃閃的銀光已到了他的面前。

是身穿黃衫的大漢先出手。

出手的同時，五件狼皮自五個方向一齊罩向那輛篷車頂！

便在呼嚕嚕的厲風中，黃衣大漢的一對奇形兵刃，利如鋼爪，閃電般擊向虯髯大漢，霎時間已攻出九招，看來招式並不出奇，却那麼切實的抓向虯髯大漢的兩邊肩井穴。

虯髯大漢平地躍起，凌空一閃，堪堪閃過對方雙爪，但這時却又有一對鋼爪交互狂舞着塡補上虯髯大漢在地面上的空位，這位仁兄微抬頭翻動着一雙不見黑眼珠子的大眼，齜牙咧嘴的等着空中的大漢跌下來，光景他是以逸待勞的等在那兒了。先是一陣急轟之聲，五件狼皮齊齊罩在篷車上，便在這時候，自五張狼皮下翻出兩個壯漢，猛往篷車上衝過去，便也引出篷車上的一聲清叱——聲音美妙至極的喝叱聲，一位彩衣女子已掀帘落在篷車下面。

少婦的身子剛落定，那面已響起一陣金鐵交鳴——四件兵刃交錯着發出無數碎芒，宛如正月花炮。

虯髯大漢在抵擋了敵人的一輪急攻之後，錯步閃掠在馬前面。

忽聞那個血盆大口大漢怪聲，道：「哥兒們，我們看走眼了。」

他話聲甫落，逼向車內躍出的少婦的那人，也回過頭來翻着凶殘的雙目看着。

便又聞得這位大嘴巴嘿嘿怪聲，道：「你們難道沒有發現這位老兄有些不大對勁？」說着便戟指向虯髯大漢直瞪眼。

這人正是「陰山五匹狼」中的老三「血狼」李大火。

灰色短裝壯漢就站在李大火的身邊，他那雙大眼睛翻動着沉聲道：「老三，你瞧出什麼破綻來了？」

「丁老二，這位老兄表情呆滯，臉上不帶七情六慾，江湖上什麼時候出過這號人物？」

臉皮泛白而又穿着一身西湖綢白色短裝壯漢點點頭，道：「不錯，這小子已認出我兄弟來路，但我們却未曾見過他，這不得不令人起疑。」

忽聞得紅衫矮漢嘿嘿一笑，道：「已經動上傢伙了，還管他是張三李四王二麻子，休忘了我們來此的目的。」

這人正是紅衣「花狼」藍紅，與那身著白衣的壯漢二人正圍着車內躍出的少婦，此時他重重的逼視着面前的少婦，又道：「你們瞧瞧令人神魂顛倒的玉人，果然國色天香，怪不得江湖上傳言，『能見玉人一面，等於吃到天鵝肉』，娘的，我看着也直流口水。」

白衫大漢冷笑道：「我改變主意了，東西也要，這娘兒也要！」

他話聲甫落，身著黃衣的「飛狼」金不換粗聲道：「老大，你瘋了，休忘了，她可是『刀公子』的老婆，我們在此做了他們，姓南的就算找上我們兄弟，也只有感謝我們替他除去一對淫娃，但你若把這女人擄去，那就是往自己身上倒油點火，二百五的事情不能幹！」

「粉面狼」郭巴咧嘴笑道：「金老四，你放百二十個心，老大我自有定奪！」

忽然一團藍影拔空，虯髯大漢已落到「玉人」柳柔柔身邊，他沉聲道：「放手一搏吧！」

柳柔柔吐出美妙的聲音，道：「你千萬小心了。」

「我會的，你也要留心，尤其是車上還有……」

「白眼狼」丁一成抖着灰衫哈哈大笑，道：「娘的，到了這時候還在卿卿我我。」

一把精光閃亮的雙刃尖刀已握在柳柔柔之手，毫光迸射刺目，果然是一把好刀！

「陰山五狼」俱都一怔，已聞得柳柔柔細聲叱道：「你們五個惡徒聽清楚，我雖出刀不及我丈夫，但他的武功我已學得不少，來吧，你們馬上就會知道，你們的行為是多麼愚蠢。」

「陰山五匹狼」彼此對望一眼，猛古丁一齊仰天大笑起來。

忽然，虬髯大漢一聲叱，道：「上！」

「上」字甫落，他身子突然騰起，一對寬刃已斜着切向「飛狼」金不換，同時左足暴踢，猛蹴「白眼狼」丁一成，招式甫出，他又橫身衝向「血狼」李大火，身法細膩却又十分粗野，正是名家招式。

就在同一時間裡，柳柔柔已快得幾乎令人不及眨眼的閃電般劈出十七刀，分別送上「粉面狼」郭巴與「花狼」藍紅二人。

雙方一經接觸，便立刻狠幹在一起，於是，狼嘷聲便也不斷的此起彼落，令人毛骨悚然。

圍殺柳柔柔的「粉面狼」郭巴舞動一對利爪，盡在柳柔柔面前閃抓不休，他咧着大嘴還吃吃的笑道：「女人如果不穿衣裳，不知道她的刀是否還能使得出來……」

「花狼」藍紅緊接着笑道：「那一定十分好看，逗人喜歡，郭老大，你的準頭拿捏準，可千萬別傷了南夫人那身細皮白肉。」

柳柔柔氣得杏眼圓睜，可就是不開口。

郭巴粗聲道：「你奪刀我剝衣，我數一二三，咱哥兒倆一齊往上衝。」

原本是閃掠攻守的局面，突然間，騰躍的郭巴已高聲大吼：「一……二……三！」

他「三」字出口，矮瘦的藍紅忽然就地翻滾，一招「餓狼搶食」，便向柳柔柔下三路抓去，招式怪異，出手奇快，眨眼間便到了敵人的面前。

柳柔柔快刀一現，猛往下面削去，身子剛往左側旋，忽然一團白影撲到，「嘶」的一聲，她的彩衣自肩至背裂開一道尺半長的口子，露出裡面的兜肚帶，雪一般白的背已隱隱露出一塊來！

一聲尖叱，柳柔柔倏地斜刀上翻如電，「刷」的一聲切過敵人的左肩帶起一溜血雨。

「噢！」郭巴以右爪捂向左肩頭，身子暴退三丈外，齜牙咧嘴吸大氣。

柔柔便立刻揮刀罩向藍紅，口中冷哼不已。

藍紅未抓住敵人的腿，忽見血雨洒下來，他剛斜閃急掠，一片閃光已隨影而到，拚命左攔右擋，口中厲叫，道：「『刀公子』的老婆果然厲害，喂，快來個幫忙呀，你們那兒三對一，害得我一對一，像話嗎？」

就在他的吼叫聲裡，空中衣袂飄飛，「飛狼」金不換已厲聲道：「一個娘們都對付不了。」

藍紅見金不換過來，立刻精神一振，咧嘴道：「金老四，你可得仔細了，南夫人沒吹牛，剛才的一刀八成是『刀公子』的手法，你我得動點心機了。」

「飛狼」金不換冷哼，道：「果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看八成你是叫『刀公子』之名嚇慌了。」

那面，郭巴已在包紮傷處，他可眞流了不少血，左邊的白衫濕透，血還未止住。

藍紅與金不換已圍上了柳柔柔，再次撲上，雙方更是不要命似的狂殺起來。

柳柔柔上衣已破，她却咬牙不吭一聲，怕的是影響那面拚搏的虬髯大漢。

便在這時候，虬髯大漢已高聲道：「柔柔，狼現原形，一味游鬥，我們必須當機立斷，痛施殺手了！」

柔柔這才回應，道：「對，時間絕不能拖久。」

「殺！」

虬髯大漢覷準機會，猛古丁一聲厲吼，騰身直撲「白眼狼」丁一成，寬刃短刀快不可言的在丁一成的面前激閃不已，忽而旋身猛往迫來的李大火斜劈過去。

虬髯大漢這招指東打西，果然奏效，「血狼」李大火雙爪左右抓空，忙不迭往側斜閃，右肩背上已是一陣火辣辣的標出一溜鮮血。

丁一成閃過敵人虛招，忽然發覺李大火上當，罵了一聲：「奶奶的！」立即殺過來！

他似乎眞的卯上了，但見他左爪向虬髯大漢心窩抓去，右爪却又後發先至，猛抓敵人面門！

虬髯大漢剛旋過身來，他似乎對敵人的右爪有所顧忌，立刻往左閃去，「嘶」的一聲響，他的藍衣連着幾溜鮮血直流。

虬髯大漢臉上仍然不見七情六慾，便一絲絲喜怒哀樂也看不見！

他的刀法更見犀利，宛如一頭獅般凶殘，不稍間歇的猛往「白眼狼」丁一成狂殺。

柳柔柔便在這時厲聲道：「你受傷了……」

她話聲甫落，手中刀連出絕招，金不換那高大的身子生生被殺得連連閃躲。

「花狼」藍紅已大嘷一聲，聲入雲霄，便在這聲厲嘷中，忽見這「陰山五匹狼」收招疾退，刹那間俱都隱沒不見，無影無踪。

柳柔柔收起雙刃刀疾撲向虬髯大漢，她關懷備至的立刻替虬髯大漢敷藥包紮。

虬髯大漢重重的道：「狼是不會撤退的，他們怎會捨棄獵物空手而退？」

柳柔柔拭着汗水，忙又取出一件上衣穿好，道：「宮哥，他們已



傷了兩個，我們更不怕他們了。」

虬髯大漢遙望向前面茫茫大山，那兒似乎荒翳斷途，陰森的飄着薄霧，便憂愁的道：「只怕前途有埋伏，我們要穿過前面的萬重山，怕是不太容易……」

柳柔柔掀起車帘來，不由一笑，道：「所幸孩子未受到驚嚇！」

柳柔柔正要往車上躍，虬髯大漢雙眉一挑，道：「可惡，他們又來了！」

柳柔柔仰面看過去，不由怔了一下，道：「六個人，難道他們還有幫手？」

不錯，正是六個衣著不同，高矮俱有的六個凶殘無比的怒漢撲過來！

虬髯大漢怔了一下，道：「多了一個白鬍子老頭兒。」

柳柔柔道：「這老人是誰？」

虬髯大漢金剛怒目的道：「不曾見過！」

二人話剛落，六個凶漢已放慢脚步圍向篷車來。

虬髯大漢冷沉的道：「手下敗將，去而復返，難道眞的不怕死？」

「陰山五匹狼」忽的仰天大笑起來……

便聽得那白鬍子老人呵呵尖笑，道：「有了老夫，情勢便不一樣了。」

虬髯大漢道：「閣下是誰？面生得很。」

白鬍老人指着自己小鼻子，道：「你問我老人家是誰？可好，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虬髯大漢怒道：「必是跳樑小丑，見不得人的脚色！」

忽見老人仰頭高歌，道：「七不善八不正，江湖人人皆頭痛！」

虬髯大漢全身一緊，沉聲道：「七惡八邪的人，難道你是七惡八邪中某一人？」

突見老者大手一揮，道：「郭老大，你們給我圍緊了狠殺，老夫替你們掠陣！」

他聲音如大雷，顯然中氣十足，內功深厚。

「粉面狼」郭巴仰面一聲狼嘷，立見「白眼狼」丁一成、「血狼」李大火二人直往柳柔柔撲去！

「飛狼」金不換應聲仰面尖嘷，也與「花狼」藍紅繞向車前的虬髯大漢。

雙方再一次交上手，立刻又殺在一起，「陰山五匹狼」的五對鋼爪正是江湖上少見的外門兵刃，再次配合，便見五人忽虛忽實，分進合擊，招式上配合得滴水不漏，漸漸的把柳柔柔與那虬髯大漢逼分開來。

金鐵撞擊聲此起彼落，呼叱怒罵聲不停的傳來，再加上不斷的狼嘷淒叫，一時間顯得天昏地暗，草木紛飛。

只有那白髮老者站在一邊打哈哈，道：「你們這五匹野狼，多時不見，依然毫無長進，老夫失望至極，也替你們可惜，可惜呀！」

便在這時候，篷車內突然傳來尖啼聲——有個娃兒在車內大哭起來！

郭巴五人俱都一驚，想不到車上還有個孩子，但五個人的手中傢伙更見凌厲的抓向敵人——竟然毫不放鬆。

柳柔柔狂叫着猛往車邊移，忽見那白髮老人騰空而起，身法怪異的閃入篷車上。

柳柔柔已大叫道：「不要嚇着我的孩子！」

她尖刀急劈三十七刀，却未逼退兩個敵人，但見白髮老人已雙手抱着那身披紅色披風的一歲大娃兒站在車轅上面哈哈笑起來……

柳柔柔淒叫道：「放下他！你這老狗！」

白髮老人大笑戛然而止，捋着鬍子，道：「是個小子呀，哈……南英的兒子？」

柳柔柔被丁一成與李大火二人逼得左閃右掠，但她還是大叫道：「既知是南英的孩子，你還敢動他？」

白髮老人又是一聲梟笑，道：「姓南的兒子！姓南的還有孩子呀，哈……」

柳柔柔幾次騰空未逞，不由得尖叫道：「老頭子，你要幹什麼？」

白髮老人哈哈笑道：「今天你們倆死定了，這娃兒老夫替你們養了！」他話聲落，人已騰空而起，直往大山裡飛去。

柳柔柔發瘋般的厲叫道：「還我兒子來……」

不料她還未躍起，胸前已被撕裂開，新換的衣衫連着血肉已飄洒在空中。

便在這時，突聞得虬髯大漢狂吼，道：「柔柔！千萬要穩住！」

「花狼」藍紅嘿嘿笑道：「她穩不了啦，兒子就像命根子，你老小子既保護不了，爲何出點子拐別人老婆？」

柳柔柔胸前傷得眞不輕，右邊的奶子破一半，白淨淨的嫩肉已染得醬紅，她頭上的珠花也掉了一大半，幾乎已披頭散髮了。

「粉面狼」郭巴忍着傷處疼痛，大聲喝叫，道：「別叫那老小子眞的看扁我們兄弟，用點腦筋使把勁，早早送他二人上西天！」

要知道「陰山五匹狼」剛才未圍緊柳柔柔，只因爲五個人都想動柳柔柔的腦筋，如果能活捉住柳柔柔，那將是多麼令五人愉快的事，

因爲，柳柔柔的美，江湖馳名，能在此刻親美人，又有何不可？

不料，他們反倒被柳柔柔殺傷而無法近身，等到一連兩個受傷，便立刻撤離，如今再度交手，五個凶殘的怒漢已慾念全消，卯足了勁幹上了……

殺了半天，虬髯大漢臉上未見汗水，但他的大腿已在滴血，褲子被撕裂半尺長，寬刄短刀左劈右擊，雖然刀刀狠辣，刀刀拚命，但却刀刀落空，圍殺他的三人反而發出粗野的尖叫聲，三個人這次聯手攻擊時銳不可當，防守得密不透風，這種奪人魂魄的殺法，顯然是要把敵人活活折騰得力氣放盡再殺活人！

柳柔柔邊殺邊厲聲大叫：「還我兒子呀！」

她髮髻已亂，厲聲嘶吼，爲了兒子，看來她此刻心如刀割，然而，她縱然拚命，却也無用了，因爲那白髮老人早已失去了踪影。

日已偏西，四野風起，枯草樹葉發出沙沙聲音，增添不少凄迷與悲傷。

惡戰驚心動魄，血與汗交互的流着，再加上不斷的狠嗥與大笑，虬髯大漢與柳柔柔已陷入了苦戰局面中！

柳柔柔的上衣被撕下一半來，現在，連她那柔軟似無骨的背脊也露出來了，她狂怒的道：「惡賊們，我縱成厲鬼也饒不了你們！」

大地眞的在變色了！

虬髯大漢除了臉皮，他身上無一處不在流血！

柳柔柔已不要命的往虬髯大漢這面移動，雖然她的左腿又被撕下一塊血肉。

突聞得郭巴厲聲，道：「快了，快了，兄弟們加把勁，放倒了快取東西走人。」

虬髯大漢立刻望向柳柔柔。

一聲宏笑，金不換尖聲道：「我眞不懂，老東西爲什麼把娃兒抱了就走！」

郭巴笑道：「正合我兄弟之意，我們不是要孩子，我們要的是那樣東西。」

柳柔柔立刻道：「什麼東西？」

「姓南的刀譜。」

柳柔柔狂殺十九刀，尖聲哭笑難分的道：「你聽誰說我帶着南英的刀譜？」

郭巴道：「你慢慢去猜吧！」

李大火已狂吼，道：「別拖延了！下殺着吧！」

他話聲甫落，忽然拔空而起三丈餘，但見他雙爪交替往虬髯大漢的頭上抓下去！

那知就在這時候，忽見他拍出的雙掌齊腕而斷，兩隻利爪摔落在地上，他的人已抖着無手雙腕尖嚎着摔落下來，落地上後便已昏死過去！

郭巴等人大驚之下紛紛躍退，他大喝道：「誰？」

四週未見人影，白眼狠的大眼珠子已在四下瞟，他重重的吼道：「活見鬼了！」

他只駡了這麼一句，附近已傳來人聲：「每人斷去一臂，你們走吧！」

郭巴臉色一緊，柳柔柔已自落下淚來……

虬髯大漢慘然色變，他轉首望去，只見風吹草叢，波浪起伏，一塊岩石後現出一道人影兒！

「白眼狠」丁一成已厲叫道：「好大的口氣……」

突聞那人影，道：「丁一成，你再多挖掉一目！」

丁一成大笑，道：「那得勞動大駕了！」

他話聲甫落，那條紫色人影已到了面前！

人到，便也掀起一縷冷芒，丁一成已怪叫狂嚎着往地上倒下去！

他未曾被那人挖出眼珠子，但當他倒下去的時候，左肩連到右脅已分了家，他再也站不起來了！

「刀公子！」

一個清瘦的青年，穿一件紫長衫，那薄如蟬翼的衣衫隨風飄起，顯得他是那麼的挺拔不羣，兩道濃眉下，一雙含着凄迷的大眼睛，冷冷的直視着前面，他那俊俏的兩頰上，肌肉跳動，微薄的嘴巴也已閉得一點血色俱無！

「郭巴，你們還不自己動手？」聲音冷漠，宛如寒夜裡刮起的西北風！

郭巴乃「陰山五匹狠」之首，目中雖然有驚畏之色，但臉上仍竭力掩飾，道：「來的可是『刀公子』南大俠？」

「廢話！」

「公子爺，我兄弟也是一番好意呀！」

「什麼好意？」

郭巴垂手而立，道：「我們無意間探得南夫人被人誘拐，便立刻中途攔截，希望夫人回心轉意的回到公子爺身邊去，只是……」

「刀公子」南英冷冷道：「你說完了嗎？」

郭巴欠欠身，道：「公子爺，你明察！」

「好，你們可以動手了。」

郭巴暴退一步，道：「公子爺，我們這兒盡說好聽的，你怎麼死不賣帳……難道……」

「飛狠」金不換怒吼，道：「奶奶的，一朝拚上命，咱們誰怕誰！」

「刀公子」南英輕蔑的道：「這才像個人樣吧，你們可以聯手了，



我可不願囉嗦！」

「粉面狠」郭巴期期艾艾的道：「公子爺，你要殺我們也得有個殺我們的理由吧？」

「刀公子」紋風不動的道：「單是你們無禮的對付我的妻子，你們就該知道後果！」

郭巴立刻道：「可是你夫人背叛了你呀。」

「那是我們的事，與你們何干？更何況你們竟如此的折磨我的心上人，可知我是多麼痛心？」

柳柔柔全身顫抖不已，清清的淚水泉般的流下來。

郭巴頭不動，但他的雙目只是左右閃瞟，「飛狠」金不換與「花狠」藍紅已雙雙躍向他的身邊來，六支鋼爪橫在三人胸前，六隻眼睛怒視着卓立在三丈外的「刀公子」南英！

南英仍未轉身，他甚至仍然臉含笑意，不爲所動的道：「這才像個人物，千萬別搖尾乞憐！」

他的話說給郭巴三人聽，又何嘗不是對那虬髯大漢而說？便柳柔柔也是臉無人色的瞪着虬髯大漢不語。

郭巴已目露兇光，突然厲吼一聲拔空而起，他動，另外二人一齊動，三雙鋼爪立刻撥風般的向南英捲了過去！

「刀公子」南英仍然未動，直待三人都躍起空中，便突然發現南英身上宛如閃起一束電極光，光束閃動，便聞得叮咚之聲一片亂響，六只套着鋼爪的手帶着鮮血自空中洒落，緊接着便是三顆人頭彈落地上。

「陰山五匹狠」以他們最後的手段「羣狠參月」絕招，尚未遞上敵人部位，便已被肢解而慘死當場。

「刀公子」南英却在敵人的屍體落地之前，業已飄在五丈外，他仍然那麼瀟洒的卓立着，紫衫上一點血跡也沒有，而他屠殺「陰山五匹狠」的刀，誰也沒有看清楚，就好像不是他殺的。

「刀公子」南英忽地旋過身來，他那清癯的臉上毫無表情，微薄的嘴唇輕啓，道：「朋友，可以露出本來面目了吧？難道……」

虬髯大漢一身是血，但他的眼神凌厲，兩把寬刄短刀橫在身前，沉冷的道：「出招吧，什麼話也別多說！」

「刀公子」南英淡淡的道：「敢打我南某主意的人，必是大有來頭的人，我必須先看看你究竟是何人！」

虬髯大漢沉聲道：「你以爲我是誰？」

南英道：「揭下你的面具來！」

虬髯大漢暴退一步，不由得雙目暴睜，啞口無言。

不錯，他是戴着一張人皮面具，「陰山五匹狠」未曾看出來，然而「刀公子」南英却只一見面，便一語道破，姓南的果然了得。

南英斜看了正在打哆嗦的柳柔柔一眼，他嘴角一牽，又逼視着虬髯大漢，道：「對你，我的話已說得夠多了，你還不快動手？」

虬髯大漢冷冷道：「如果你眞想知道我是誰，爲什麼你不自己動手？」

不料他的話甫落，忽見一束强烈無比的極光到了面前，他的寬刄短刀尚不及出手攔截，但覺臉皮上一陣透清涼，一片臉皮落下來。

柳柔柔驚呼大叫，南英已退回原地。

虬髯大漢以手背拭着臉，臉上一點傷痕也沒有，那一張人皮面具被人用刀挑下來而不傷及臉皮，說起來眞駭人聽聞！

柳柔柔發瘋也似的撲過去，她一把摟住虬髯大漢，失聲道：「宮哥，你受傷了，啊……表哥，我們……」

南英雙目厲光逼人，他發覺這人的臉上……

姓宮的雙刀在手上抖閃，咬牙切齒的道：「表妹，我們本來是天生的一對，我們從小就在一起，不料中途殺出了這姓南的，他拆散了我們，三年來我嚥不下這口氣，我也知道你更沒有忘情於我，柔柔表妹，今日我們雖死在一起，我是死而無怨！」

柳柔柔凄慘抽泣，她以手撫摸着姓宮的傷處，道：「是的，你說得不錯，那是一段令人無法忘懷的過去，可是，我爹把我嫁到南家以後，爲甚麼三年之久你才來，害你我……實在苦命，紅顏禍水，害你在這裡……」

姓宮的那張面孔上光滑如玉，與剛才的虬髯判若兩人，他不但臉皮光潤，而且還微現紅色，若論品貌，絕不在南英之下，所缺的，只是南英那股子英爽豪氣與懾人心魄的傲氣。

突聞南英道：「柔柔，你眞的還在眷戀你的宮表哥？你眞的至今未忘情？」

柳柔柔拭淚，道：「南英，我不好，我對不起你！」

南英淡淡的道：「你甚至有了我們的孩子以後，還在想念着你的舊日情郎？」

柳柔柔痛哭流涕的道：「我說過，是我不好，我不配做刀公子的妻子。」

南英道：「所以你就抱走了我們的兒子，留下女兒給我，跟你表哥一走了之？」

柳柔柔這時才又想起兒子被那白鬍子老頭抱跑之事，不由得又大哭起來。

南英臉色忽的一寒，雙目烱烱逼視着姓宮的。

突然，姓宮的退後一步，他重重的對柳柔柔，道：「表妹，你我合力放手一搏，如何？」

柳柔柔突然抛去手中雙刄刀，嘆口氣，道：「我已經對不起南英了，怎能再出手？」

姓宮的道：「表妹，如果我們聯手，我們仍然有機會逃走，雖一綫希望，我們也不要放過！」

南英冷笑道：「你以爲有幾成逃命的機會？」

姓宮的道：「我根本不用逃，如果我能殺了你，我們走得也安逸。」

南英道：「朋友，你如果眞的能把南某擺平，江湖上你也立了萬兒了，是嗎？」

「不錯，姓南的，天下不少人爲情而死，他們死得甘心，死得勇敢，所以我要提醒你，千萬別用『死』字來唬人，你唬不了我的。」

南英淡然一哂，道：「倒要看看你有多麼勇敢！」

不料姓宮的突然對柳柔柔道：「表妹，千萬別死在姓南的手中，你先走一步，表哥隨後跟來。」

這是突如其來的一句話，更配合着他那突如其來的行動——行動如飛，右手平削出手，寬刄短刀已抹向柳柔柔的脖子上。

柳柔柔想不到宮表哥會對她下此毒手，一聲驚呼起處，便聞得「錚」的一聲，姓宮的刀已折爲兩段，蹬蹬退了三大步，右臂已垂了下去。

「刀公子」南英冷視着柳柔柔那驚悸的面孔，道：「他不是你表哥，柔柔，妳上當了。」

此言一出，柳柔柔那雙美目瞪視向姓宮的，半晌吐不出一個字來。

她楞住了。

如果他不是表哥，會是誰？

* * *

横身在柳柔柔一側，「刀公子」南英重重的逼視着姓宮的，道：「難道你還想要我動手揭下你第二張人皮面具？」

他此言一出，柳柔柔忽然挺身而起，一步步逼向姓宮的，道：「你……你不是宮大元？那麼你是誰？」

姓宮的全身一緊，沉聲道：「姓南的，我服了你了，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一聲冷笑，南英道：「當我以『梅花弄雪』挑破你的第一張面具時，你的臉上至少有一個地方應該出血，那就是你的鼻樑上面，可是你沒有，難道你的鼻樑是鐵石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後來，你又一心逼着柔柔向我出手，你知道向我一出手，便只有死路一條，而柔柔她……至少還念夫妻三年之情，拒絕向我出手，而你却又要向她下手，這絕不是一對舊日情人應有的舉動，朋友，你可以露露眞面目了吧？」

柳柔柔大聲尖叱，道：「你是誰，你花言巧語騙得我好苦，你……」

忽的仰天哈哈大笑，大漢似是忘了死之將至，他得意的道：「不錯，我確實不是宮大元，姓宮的早就在五台山出家了，哈……」他緩緩揭下第二張人皮面具來。

柳柔柔全身一哆嗦，氣得俏臉泛紫，抓起地上刀便往那人撲過去，却被南英阻住，道：「等等，有我在這兒，你去車上歇着。」

南英提起篷車，柳柔柔不由掩面大哭起來。

對面那漢子也長了一張美男子面孔，雙眉如劍，鳳目膽鼻，那不比宮大元的臉稍差半分。

這時他又是一聲大笑，道：「快去找你的兒子吧，姓南的。」

他此言一出，「刀公子」南英猛的逼視着柳柔柔，急切的沉聲道：「兒子怎麼了？難道不在車上？」

柳柔柔拭淚，道：「剛才與陰山五匹狼一齊來了個白髮老人，他在我們無法兼顧的時候抱走了我們的孩子，我……我眼睜睜的看着那老兒往大山裡跑……」

南英怒極的道：「老兒是誰？」

柳柔柔道：「我不認識。」

猛回頭，南英逼視着那漢子，道：「你可認識？」

哈哈一聲笑，那人道：「你不是要殺我嗎？」

南英哼了一聲，道：「快說，那老人是誰？」

柳柔柔突然尖聲道：「南英，他並不知道！」

那人冷冷道：「我當然知道。」

「你騙人，你想以此交換活命機會，你休想，連我也不會放過你。」

「一夜夫妻百日恩，你難道如此絕情？」

柳柔柔大怒，叱道：「你胡說，誰同你一夜夫妻？」

那人哈哈笑道：「昨夜裡你那款擺柳腰之姿，果然宛若游龍，翩若驚鴻，令人着實陶醉，你否認不了的！」

柳柔柔氣得一仰臉，當即昏倒在車邊。

「刀公子」南英這時候反倒沉着冷靜，他平淡的看了柳柔柔一眼，逼視那人道：「閣下是何人？怎麼知道我妻與她表哥之間的事？」

那人厲聲道：「你去猜吧！」



南英又道：「你的目的是什麼？」

「我還是那句話，你去猜吧！」

南英不慍不火的反問：「有人支使你幹的？這個人又是誰？」

「你去猜吧！」

南英突然臉色一寒，道：「我不猜，我要你親口說出來，如果是被人利用，我還可以饒你不死！」

那漢子一横眉，道：「我說過，別拿死來唬我。」

突然，柳柔柔甦醒過來，失聲道：「南英，我想起來了，白鬍子老頭曾說過兩句話，他……」

南英忙問道：「老者說的是什麼話？」

柳柔柔道：「七不善八不正，江湖人人皆頭痛。」

南英冷冷道：「你沒有聽錯？」

柳柔柔道：「我不會聽錯！」

猛的回過頭來，南英怒視着那白臉大漢，道：「你活着對我已失去價值，不管你居心何在，或是受人指使，對我並不重要。」

他話未完，對面的大漢已嘿嘿笑道：「江湖上七惡八邪中可有個白鬍子老者？姓南的，你不認爲那老者是別人裝扮的？」

南英道：「我自會查得出來。」

「你永遠也查不出來，你甚至連我的一切也休想查出來，南英，你出手吧！」

他的話說完，兩把寬刄短刀一高一低平舉面前，全神貫注，就等最後一搏了。

南英淡淡的道：「你是受人指使的，一定是。」

白臉怒漢叱道：「憑什麼你要如此猜？」

「因爲你的舉止，你在任務失敗之後但求一死，是嗎？」

白臉怒漢頭一昂，道：「即使你猜中，但你還是不知道我受何人指使，你仍然免不了失望，嘿……」

南英目光烱烱，道：「好了，再追問下去你也不會吐露出來，因爲一個抱定決心要死的人，已是鐵石心腸，我爲什麼不及早成全你！」

白臉怒漢吼道：「老子等你出手了，兒！」

南英臉色緩和的道：「你已急躁不安了，朋友，這是內心恐懼的表現，也是定力不足的原因，你敗象已畢露，離死不遠。」

白臉怒漢怪叱，道：「你忞囉嗦了！」

南英仍然不爲所動的道：「是嗎？難道你不再最後一瞥的看看這可愛的花花世界？你一定還有親人在，你也不準備留下遺言？你難道……」

「殺！」

白臉大漢「殺」字出口，人已拔空而起三丈高，兩把寬刄短刀交織出一片極光，猛古丁便往南英頭上罩過去了。

沒見拔刀，沒見異動，「刀公子」南英甚至連頭也沒抬，但見他右臂長袖暴甩，一溜白光乍現又隱。

於是，落在他面前的已是兩個「半人」，在一灘血水中倒臥着那白臉怒漢的屍體——一具齊中分開的屍體。

柳柔柔已雙手捂臉，痛哭失聲，道：「南英，我知道我對不起你，你殺了我吧……」

撫摸着柳柔柔的散亂頭髮，眼神盯着她身上的傷，南英緩緩的道：「柔柔，你是女人，女人是經不起別人誘騙的，上車去吧，快換件衣衫，我替你敷藥。」

柳柔柔一頭撞進南英懷裡抽噎，道：「南英，你會原諒我嗎？我做出這種糊塗事……」

南英雙目赤紅，但却又平和的道：「我是個提得起放得下的男人，我們一起生活了三年，難道你還不知道？」

南英扶着柳柔柔剛登上車，柳柔柔突然大叫，道：「南英，快去追，我們的孩子！」

南英一楞，點點頭，道：「好，你自己快收拾一下，我往遠處那道高嶺上追追看。」

他話聲一落，人已在七丈外了。

南英非要追上那老人不可，因爲有兩個原因使他在心中激盪不已。

其一，他的兒子被老人抱走，失子之痛令他無法忍受，孩子才一歲大呀！

其二，他不能使柳柔柔私奔的這件事被江湖中人知道，因爲他是南英，他丟不起這個臉，也因爲如此，他才沒殺死背叛他的妻子柳柔柔。

柳柔柔當然不會想到這些，還以爲三年夫妻感情令她刀下逃生——唔，女人呀！俱有第六感的女人實在不多，柳柔柔就是這種女人。

車上，她敷上藥，剛剛又披上一件新衫，忽然後面車帘被人掀開來。

柳柔柔還以爲是南英轉回來了，她沒回頭已開口：「你一定沒追上那老人吧？」

回答她的是個女子聲音——一個深具第六感的女子——聲音之嬌之甜，與柳柔柔不相上下：「我不是南英，柳柔柔，你看我是誰？」

猛古丁回過身來，柳柔柔吃驚的道：「誰？」

（未完・一）

**上文提要：** 主上是狂魔，優秀也不是信女，但刀帥却在一夜之間，向這不是善男信女挑戰，但要執行主上的命令，祇得放棄擁有優秀的念頭。刀帥立刻遣將調兵，要對付鍾海嘯，刀帥的調陣，鍾海嘯的運用戰略，都在城中秘密進行。而刀帥和鍾海嘯的背後，更有主上和兵器之王，還有鬼神莫測的小諸葛……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 天王傳奇

## 無事不登多餘洞　重傷前來求怪醫

小諸葛沉默着，但他的一顆心跳得比小藍更快。

「妳再不走開，說不定會鑄成大錯。」

「但我寧願鑄成大錯，也決不走開。」

「我並不是個忠實的人，甚至……也許是個卑鄙下流的騙子。」

「那麼，求求你騙騙我吧！」

「為什麼非要我騙妳不可？難道只是因為寂寞？」

「不！我並不是個寂寞的人，」小藍眨動着清澈美麗的眸子，「我有師父……也有媞眉姊姊，我怎會寂寞？」

「想不到妳也是個騙子。」小諸葛嘆了一口氣。

「你說我也是個騙子？我騙了誰？」

「騙妳自己！」

「不要拆穿我的秘密！」小藍在他的臂上咬了一口，「女孩子的謊話，你只可以看穿在眼裏，但永不要說穿在嘴裏！」

小諸葛想了想，終於點點頭道：「有道理！我以後一定會記住！」

小藍睨視着他：「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現在又怎樣了？」

小諸葛把她擁抱得更緊密，半晌才道：「我想看看妳的胸脯。」

她的臉在發熱。

但她點頭，點頭又點頭。

但她在點頭又點頭之後，卻推開了小諸葛，幽幽地說出了四個字：「還是不行。」

小諸葛沒有問她為什麼「不行」，因為他早已知道了答案。

答案並不在小藍身上，而是在窗外。

窗外簾篷下，不知何時，忽然倒吊着一個人，就像是一隻怪異莫名的大蝙蝠。

要是世間上真的有這麼大的一隻蝙蝠，那真是恐怖絕頂的事情。

但這當然並不是蝙蝠，而是一個人！

可是，小諸葛卻寧願在窗外探頭探腦的是隻蝙蝠。

偏偏不是。

那是一個人，一個在戰旗幫裏很少出現的人。

他是戰旗幫的副幫主，以往，他的地位僅次於盛北樓之下。

盛北樓在五岔口浴血戰那一役，這位副幫主並不在戰陣中！

他在千里以外，探聽東海七幫十一會的動靜。

這並不是他的主意，而是盛北樓堅決要他這樣做！

盛北樓這個決定，一般人都莫名其妙。

但這副幫主很明白。

盛幫主是不想他參加這一場戰



役！

因為盛北樓只有一個弟弟！

他這個弟弟，就是戰旗幫三位副幫主之中，最狡猾多智的「蝙蝠賊」盛小樓！

* * *

盛小樓看起來，並不是個很威武的男人。

他的身材不及盛北樓高大，說話的嗓子也不如盛北樓般響亮。

但他機智聰明，而且很懂得利用自己的長處，去攻擊敵人的弱點。

這就是兵法！

他還年輕，年輕而俊俏。

他很能迷死女人，但他並不隨便。

他雖然被稱為「蝙蝠賊」，但他要偷的並不是女人的心。

他要偷價值連城的寶物，貧官汚吏的金山銀海，然後把一半送給窮人，另一半再分開兩份，其中一半做一些他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另一半讓自己痛痛快快地，在最短時間之內花掉。

但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什麼「俠盜」。

因為他認為，一個真正的俠盜，是應該把這些「不義之財」，全部送給貧苦大眾，才是真真正正的「劫富濟貧」！

但他沒有這樣偉大。

他每次犯案，總得留下一部份讓自己痛痛快快地花掉，否則，他晚上會睡不着覺！

因此，他認為自己只是個「賊」，並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俠盜！

* * *

盛北樓在五岔口一役陣亡，所有戰旗幫的幫眾，都以為新的幫主，非盛小樓莫屬。

但最後，在戰旗幫眾面前亮起玉旗令牌的人，卻是已經成為皇甫軍旅大將軍的「無賴神劍」小諸葛！

這結果雖然令人大大感到詫異，但曾經在五岔口見過小諸葛的幫眾，都沒有異議。

因為這些幫眾，都很欽佩小諸葛在那一役的表現。

但盛小樓是否也同樣欽佩這個「無賴神劍」小諸葛？

* * *

盛小樓是「蝙蝠賊」，他倒吊在簷篷下的本領，絕不比一隻真正的蝙蝠輸虧。

小諸葛本來正擁抱着一個活色生香的小美人，但窗外既有這麼一隻「蝙蝠」在探頭探腦，他自然是再也無法躭在溫柔鄉的。

盛小樓直勾勾地看着他，一雙眼睛閃爍着怪異的光芒。

小諸葛來到窗前，問：「我這張臉有什麼好看？」

盛小樓仍然倒掛在窗外：「因為我喜歡看一個人臨死前的樣子。」

小諸葛淡淡一笑：「你在這上面兜鑽探摸，原來是要刺殺本幫主？」

「錯！錯得厲害！甚至是錯得不可原諒！」盛小樓冷冷一笑，「我是戰旗幫的副幫主，你是已故幫主委以重任的新幫主，我若動你一條汗毛，已犯了背叛幫主不忠不義的大罪，嘿嘿，我又沒有瘋掉，怎會找一個這樣的黑鍋背在自己的身上？」

小諸葛道：「看你的模樣，每每都是倒行逆施的樣子，但說起話來，卻總是有條有理。」

盛小樓道：「你已身在險地，但卻在此刻貪圖美色，是為不智。」

「兵凶戰危，機智百出的戰士尚且九死一生，要是真如閣下所言，我是個不智之至的笨人，那當然是非死不可的，可是，你又可曾知道，智謀出眾之士，往往不如一員福將？」

「福將？」

「不錯，本幫主說的正是福將！」小諸葛悠然笑道：「福將者，乃打勝仗之將也。常言有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以諸葛孔明之才，尚且六出祁山，但卻師出無功，可見智謀出眾之士，不一定便能披荊斬棘，統一江山大獲全勝。倒是一些看似庸碌之輩，偏偏福大命大，每能逢凶化吉，擊敗强敵！」

盛小樓冷笑道：「但照我看，你並不怎麼有福相！」

小諸葛兩眼一瞪：「你是個相士嗎？」

「不是。」

「既非相士，又怎懂得看氣色？鑑生死？料禍福？要是信口雌黃，本幫主又何須放在心上？」

「好一位幫主，我服了！」

「你是嘴裏服我？還是心裏服我？」

盛小樓沒有回答，只是告訴他：「刀帥已準備撲殺鍾海嘯！」

小諸葛道：「這是一場大戰，沉寂多時翡翠城的生死大戰！」

* * *

刀帥的攻擊，快如閃電！

他用迅電不及掩耳的速度，突然殺入相法寺！

鍾老爺子行踪隱秘，但刀帥仍能立刻查出他在相法寺中！

鍾海嘯沒有驚詫，也沒有震怒。

一切彷彿已在預計之中！

他只等海戒的出手！

海戒早就蓄勢以待，他在等刀帥！

他本要出擊，但當他知道刀帥迅速率領刀手殺入相法寺之後，他立刻改變了方針。

出擊是進攻！反攻也是進攻！

刀帥終於在相法寺大殿上遇到了海戒！

刀帥握刀在手，一臉悠閒，但在這份悠閒之中，卻有着令人心寒的殺氣。

海戒當然不懼。

因爲他也是同一類人！

海戒擅用十二種武器。

刀帥，是他早已預計會遇上的敵人。

刀帥絕對是個强敵，也只有像刀帥那樣的高手，才能令海戒興奮地迎戰。

刀帥的刀，固然是好刀，但對高手而言，好刀的重要性，遠不如出色的刀法！

刀帥的刀法，世人所知不多，但海戒例外。

因爲海戒早已留意刀帥！

遠在翡翠城尚未易主之前，海戒已暗中留意刀帥的刀法！

能夠一戰刀帥，是海戒心中的願望！

今天，機會來了，但海戒會用什麼樣的兵器迎敵？

* * *

刀帥當然是用刀的高手，他比誰都更清楚人和刀之間的種種關係。

要練成第一流的刀法，首先最重要的，並不是怎樣練刀，而是要懂得怎樣尊敬手裏的刀！

刀客和刀之間的關係，根本就等於牛與牛角、獅子的爪牙、刺蝟身上的尖針！

所以，一個刀客最重要的，是必須尊敬刀！

在決戰中，刀的生命，由主人所賦予。

同樣地，主人的生命，也全賴刀主宰勝負生死。

在任何形式的決戰中，刀就是判生死定勝負的神！

刀帥深明此理。

因此，他尊敬刀，甚至視刀爲神！

他堅信，只有視刀爲神的刀手，才能在「神」的庇護下生存和勝利！

這是刀帥的觀點。

但海戒卻並不這樣想。

* * *

海戒大師，只是一個假和尚。

他心中無佛，只有殘暴和邪惡！

然而，邪惡的勢力，是任何人都不容漠視的。

這一戰，海戒用的兵器，也是刀，但他並不視刀如神！

刀帥的刀是一塵不染的，但海戒的刀，每一寸刀鋒都淬上了劇毒！

刀鋒一片森藍，涼浸浸的令人瞧得心膽俱寒！

海戒引以爲傲。

但刀帥卻極憤怒！

只是，他把這股怒意隱藏在心中，表面上看來，仍然是氣定神閒的模樣！

海戒的刀，刀尖一直指向刀帥左足的足尖。

這是極怪異的姿勢！而且，無論刀帥的步伐怎樣轉移，他的刀尖都一直緊緊指向刀帥的左足足尖。

刀帥的步伐，初時並不急促。

他移動得並不快。

但漸漸地，他的腳步逐漸加快。

但無論他的腳步怎樣急驟地變動，海戒的刀尖仍然跟着指向他左足足尖。

看來似乎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但事實上半點也不滑稽。

就算在別人眼中看來莫名其妙，甚至是滑稽得無以復加，但刀帥決不會有這種感覺。

因爲他所練的刀法，唯一的破綻，就在左足足尖之上！

唯獨這一個地方，才最有機會可以一擧攻破刀帥的刀法！

這當然是秘密！一個絕大的秘密！

但海戒竟已洞悉刀帥這唯一的弱點！

海戒彷彿是個獵人！他的刀尖，就是獵人的箭鏃！

箭已在弦，不得不發，而且致命的箭鏃已對準獵物的要害！

但海戒眞的是「獵人」？刀帥眞的是「獵物」嗎？

沒有人知道！要知道這答案，似乎只有等待這一戰的爆發和結束！

* * *

刀尖對足尖！

刀尖在追，足尖在逃！前者拚命地追，後者拚命地逃！但眞正致命的一擊，竟在良久良久之後還沒有發出！

刀帥的神情不再悠閒，但海戒的額上也在滲汗！

黃豆般大小的汗水，不斷淌下！

刀帥的刀，在大殿中閃爍着充滿霸氣的寒芒。

「歐陽歡，你爲什麼到這時候還不敢出刀？」

「不要只顧說我！你又怎樣？」

海戒突然怒吼起來，「你是刀帥！我不是！我……只是個出家人！」

「出家人？」刀帥目光陡地暴射，喝道：「出家人會在刀鋒上淬毒嗎？」

海戒的臉色早已發青。



到這時候，他的臉甚至好像已變成了綠色！

如此恐怖的神情，竟會出現在「歐陽歡」這個强盜的臉上！

那是不可思議的！

他既已在刀上淬毒，又已知道刀帥刀法破綻所在，何以遲遲不肯出手？

「那個婊子！她……她騙我！這並不是你刀法上的破綻！絕對不是！」海戒突然瞳孔暴睜，嘶聲大叫！

刀帥冷笑。

「婊子！好一個婊子！你說的那個婊子，可是崔秀妲？」

海戒喘着氣：「你早已知道那個婊子和我的事？」

刀帥冷笑又冷笑：「崔秀妲的說話，只有一種人才會相信！」

「是那……一種人？」

「白痴！」

「白痴！我是個白痴嗎？」海戒的身子倏地顫抖。

「崔秀妲本是崔線妲的妹妹，崔線妲弱質纖纖，給孟北斗折磨得不成人形，當年，也許只有一個人，才能把崔線妲拯救於苦海中！」

「但崔秀妲沒有這樣做？」

「她曾經答應了她的姊姊，叫姊姊不必擔心，她一定會救姊姊逃出魔掌的，但最後，她出賣了她唯一的姊姊！」

「崔秀妲……這婊子！」

「要是連這個婊子說的話你都深信不疑，那麼和一個白痴又有什麼分別？」

海戒楞住了！

崔秀妲本是刀帥的女人！

海戒用盡方法，把這婊子般的女人勾搭上手！

崔秀妲絕對是一個淫婦！

海戒以爲，她已對自己痴迷！她會把刀帥的一切秘密，向自己一一說出！

現在，海戒省悟了……痴迷的人並不是崔秀妲，而是他自己！

* * *

這一戰，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

既沒有眞正的開始，當然也沒有眞正的結束。

海戒敗了！

雖然他向來自負不凡，但遇上了刀帥，他根本連第一刀還沒發出，人已崩潰！

是海戒太愚蠢嗎？

不！他太聰明！他也正因爲他太聰明，所以才會墮入一個女人的圈套。

因爲那個女人，是淫婦中的淫婦！而這種女人，永遠都註定是聰明人的生命裏最大的尅星！

海戒退下，他連一刀都沒有發出，便已黯然退下。

因爲他比誰都更清楚，這一仗他已敗得徹徹底底。

不但他清楚，鍾海嘯也清楚。

但當海戒退下之後，鍾海嘯卻告訴他：「我想看看刀帥的刀法！」

海戒愕然！他想不到鍾海嘯會向他下一道如此絕情的命令！

鍾海嘯想看看刀帥的刀法，也就不啻是要看看海戒怎樣死在刀帥的刀下！

海戒苦笑着，然後換過了另一件兵器。

他不再用刀，改用鐵槍！

他對自己的刀已沒有信心，縱使刀鋒上淬了劇毒，他也沒有半點勝算可言。

只好改用另一種武器「碰碰運氣」！

「刀帥！別再吝嗇你的刀法了！」海戒陡地發出一聲長嘯，隨即身形舞動，鐵槍「霍」聲怒挺刺出！

他發出的嘯聲，尖銳、刺耳、駭人！

但卻也極無奈！

「嗤嗤」連聲，海戒身形急速翻飛，一槍緊接一槍怒刺刀帥。

每一槍都從不可思議的方位刺向刀帥，他的手背、額角，青筋條條怒凸。

每一槍都激蕩起可怕的氣漩！

但刀帥卻在這可怕氣漩中傲然卓立，無論海戒的槍法怎樣厲害，竟毫無機會可以逼近這人的一片衣角！

簡直就像是鬼魅一樣！

海戒已全面發動攻力，他看不清楚刀帥的動作。

但鍾海嘯卻一目了然。

刀帥的「卓立」，根本就是騙人的！

他雙腿不動，並不等如全身不動。

他以氣勁操控身體的移動。

海戒以爲他卓立不動，實則他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肉都在移動。

但在戰陣中的海戒，渾然不覺。

他只是全力進攻刀帥，一槍又一槍！

他進攻，是因爲鍾老太爺「要看看刀帥的刀法」！

這是愚蠢的一戰，也是無可奈何的一戰！

「殺！殺！殺！」海戒屢攻不下，突然嘶聲大叫！

但他的嘶叫，並未能扭轉戰局。

縱使他叫破喉嚨，刀帥仍然扣鎖着他的要害。

不是某一處要害，而是全身要害！

海戒全身上下三十六大要穴，

全都在刀帥指掌間，只須一招擊出，海戒立刻就是個死人！

海戒越戰越是急躁，相反地，刀帥根本沒有把他當作敵人看待。

因為他不配！

就在這時候，一條高大的身影，有如鬼魅般逼近海戒。

這人只是輕輕一擺袍袖，海戒已身如柳絮般飄了開去！

這份功力，是驚人的！

就連刀帥，也不禁眼色一變！

這人並不是「無敵獅王」鍾海嘯，他手裏沒有兵器，身上也看不出帶着任何兵器。

但這人，就是兵器！

兵器王！

兵器王！兵器之王！

他整個人就是天下間最可怕的一種武器！

* * *

兵器，永遠都是殺氣凜凜的！

兵器王的眼神，就是刀鋒！

他的「刀鋒」雖然沒有淬過劇毒，但卻比任何劇毒更令人感到恐懼！

刀帥從來沒有遇過像兵器王那樣的人，但他只是第一次遇上，就有着一種前所未有的懼意。

兵器王背負着雙手，冷冷地盯着刀帥，就像是剛才刀帥盯着海戒的時候一模一樣。

海戒早已大敗！

但海戒並沒有就此一蹶不振，他竟然在片刻之後捲土重來，而且手中兵器又已再換，換上了一把寶劍。

劍如急雨，急襲刀帥。

兵器王這一次沒有再出手，只是在雙目暴睜之後深深的嘆一口氣。

海戒又再出招，但這並不是一件好事。

他非但沒有必勝把握，簡直連一絲希望也不存在，但卻又再拚死進攻！

海戒拚命，究竟是為了誰？

是為了鍾海嘯的命令？還是為了他自己？

這一點，就連海戒都已不清楚！

他已着了魔！

他是練武之士，他突然在戰陣中走火入魔，完全無法自控！

他的劍法，看來很可怖，但在刀帥和兵器王的眼中，這只是愚昧的自殺行為！

刀帥終於把海戒擊潰！他中斷了海戒一切的攻擊！

海戒在刀帥的刀鋒下負隅頑抗。

但在他全力頑抗之際，他聽見一下清脆裂帛之聲。

他悶哼，身形踉蹌倒退丈二。

他伸手探向左肩。

他的左肩已給刀帥一刀劈開一道裂痕。

海戒笑了，慘笑：「好快的刀！」

「刀不快，只是你閃的太慢！」

這句說話，是兵器王說的。

海戒慘笑了道：「兩位都是當世第一流的好手……鍾老太爺亦然……他要看看刀帥的刀法……我也要看看刀帥的刀法……哈哈……果然是他媽的第一流刀法……」

海戒在笑，兵器王卻沉着臉，喝道：「要死便死，休再裝模作樣！」

「呼」的一掌劈出，海戒全無還手之力，人如斷線風箏般直飄出去，死不瞑目。

刀帥直勾勾地看着兵器王的臉：「好沉厚的掌力！」

兵器王把雙手晃了晃：「每個人的雙手，都是最可靠的武器！」

刀帥道：「我不同意，我認為，最可靠的並不是手，而是心，要是連自己的一顆心都靠不住，再强壯有力的手，也只是廢物！」

兵器王陡地轟聲大笑：「好一個刀帥，有意思！不愧是主上倚重的一路元帥！」

但他說這幾句話的時候，眼睛並不是望向刀帥，而是望向死不瞑目仰天倒斃的海戒。

刀帥是聰明人，絕頂聰明。

他當然明白兵器王這番說話弦外之音。

主上麾下的刀帥，和鍾海嘯手底下的海戒又有什麼分別？

海戒已死，刀帥又還能再活多久？算來算去，都只是强者手下的墊脚石、犧牲品！

兵器王的眼中，儘是嘲諷、不屑。

鍾海嘯是强者，他自己也是强者。

主上，他是魔宗的一位神秘領袖，也可以算是强者，甚至是强者中的强者。

但海戒算得上什麼？刀帥又算得上什麼？

殺海戒，就好比要宰殺一條狗，就算這條狗再兇惡，也不怕牠可以飛得上天！

* * *

刀帥有酒意。

他喜歡在有酒意的時候找女人，也喜歡在殺人之前喝得半醉。

縱使是給人殺，也是半醉的時候中招好一些。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刀帥喜歡女人，也許還很喜歡殺人，但卻絕對不喜歡給別人殺掉。

無論對方用什麼方法殺掉自已，總不會是一件愉快的事。

在此之前，他找的女人，是主上寵愛的優秀仙子。



但他並不成功。

他感到失落，但並沒有喪失戰意。

他仍然是主上麾下的大元帥，他仍然肩負着重任！

一陣寒風吹過。

一股酒氣，在刀帥的身上飄散開來。

他的瞳孔瞇成了一線，他的眼神顯得異常地複雜。

但他這種目光，似可把任何人的胸膛撕裂。

但兵器王無動於衷。

就在這時候，刀帥的背後突然出現了一個人的身影。

主上！

主上忽然出現了！

沒有人會料到，主上會在這時候出現在相法寺，但他卻在這時候來了。

但兵器王卻在冷笑，這一次，他的目光盯着刀帥的臉，冷冷道：「刀帥！你背後的人，就是這翡翠城的主人——主上！」

刀帥也在冷笑。

主上！他背後的人是主上！

但刀帥卻在冷笑中突然回身出刀！

刀光如電！

只是一刀，已把主上的頭顱砍掉下來！

這是很簡單的一刀！唯一不簡單的，是速度！

連眼睛也沒法子可以捕捉的速度！

世上絕少人能看得清楚這一刀是怎樣發出去的，當然也更絕少人能閃避開這一刀，更遑論是招架！

但要是背後那人不是主上呢？

難道連主上那樣的强者，也會在這一刀之下立即慘敗、慘死嗎？

不，這是絕不可能的！

所以，毫無疑問，在刀帥背後出現的人，絕對不會是主上！

既不是主上，那又是誰？

* * *

詭異的身影，神秘的一個人。

刀帥連想也不想就出刀！

他出刀，是因為他肯定這人，決不會是主上！

他也和其他人一樣，從來沒見過主上的廬山眞面貌，但也正因為這樣，所以，無論他看不看這人，都可以立刻判斷出，他不是主上！

在他背後出現的，可以是任何人，但決不會是主上。

因為刀帥感覺不到主上那股獨有的霸氣和殺氣。

霸氣和殺氣都是無形無影的，只能感覺出來。

刀帥感覺不到背後那人的殺氣，也沒有任何霸氣。

因此，他斷定來者並非主上！

既不是主上，那麼不管這人是誰，已可殺之！

刀帥不喜歡任何人在自己背後鬼鬼祟祟地出現！

所以，他一刀殺了那人。

但那人是誰？

他不知道！他若知道，這一刀他決不會砍過去！

* * *

已砍落在地上的頭顱，再無遮掩。

這被砍落的腦袋，仍然像是活生生地呈現在刀帥的眼前。

雖然刀帥從沒見過主上的廬山眞貌，但他絕對肯定，這顆腦袋並不是屬於主上的。

因為他認識這人！

這人赫然竟是優秀仙子！

刀帥竟一刀把優秀仙子的腦袋砍了下來！

而在此不久之前，她曾經是刀帥懷抱中活色生香的美人！

還有，優秀仙子是主上最寵愛的一個女人！

刀帥並未在琴橋玉閣中得到這個女人，卻在相法寺一刀砍掉她的頭顱！

這是不可思議，也極恐怖的一樁怪事！

就在這時候，在兵器王身邊，一條魁梧的身影突然怒撲而出！

「獅王出手了！」兵器王沉聲叫了一下。

刀帥沒有回頭看那人！

也不必兵器王開口提點，他已知道是「無敵獅王」鍾海嘯出手了！

刀帥殺了海戒！海戒已令刀帥的刀法暴露在鍾海嘯的眼前。

鍾海嘯眞的需要「看看刀帥的刀法」嗎？

不！那是多餘的！他要對付刀帥，完全不必這樣做！

他這樣做眞正的目的，是要兵器王首先看看刀帥的武功！

然後，再在兵器王面前，一舉擊殺刀帥，顯示他的力量！

這是充滿矛盾的思想。

一方面，他要借助兵器王的力量去對付主上，但另一方面，卻又不甘心讓兵器王小覷了自己！

他本是東海羣雄之首，七幫十一會的總瓢把子！

可是，他在主上、兵器王之間的表現，竟是矛盾重重，進退失據！

他是不是出了什麼毛病？

* * *

鍾海嘯出手，勢逾奔雷，可怖可畏！

他是獅王之王！有人估計，縱使怒獅在生，也難以抵擋鍾老爺子三招！

而怒獅已經是一個極可怕的惡魔！

鍾老太爺這一擊，自然更是非

同小可！

而刀帥，他的眼睛，仍然注視着優秀的腦袋！

這美人首級，是他一刀砍掉下來的！

鍾海嘯恐怖的一擊，已逼近刀帥眉睫，但他竟然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

刀帥竟似變成了一個木頭人！

眼看鍾海嘯這一擊，刀帥已萬萬閃避不開去，但在這電光石火間，又再怪事陡生！

優秀仙子本已身首異處，血濺大殿，但她的身體，竟然在這間不容髮之間，有如箭矢般射向鍾海嘯！

這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但卻發生了！

一具無頭屍體，竟能發出不可思議的攻擊！

這一擊之突然，鍾老太爺料不到，兵器王也同樣意料不到。

反而刀帥，他在最後一刹那間，突然看破了一件事。

優秀仙子冒充主上出現，但她是故意讓自己一刀砍掉腦袋的！

單就這一樁事情，已經怪異得令人無法想像，更是令人難以置信。

果然，這並不是外表那麼簡單的事！

直至鍾海嘯突然出手那一彈指間，刀帥終於看破了一個秘密。

被一刀砍掉的，竟然不是一顆眞正的腦袋！

那是一顆維妙維肖，看來簡直和優秀仙子一模一樣的「準首級」！

當然，連濺出來的鮮血都是僞裝的！

但在那具「屍體」中，仍然有另一顆腦袋！

那是一顆眞正的腦袋！

當然，那一顆腦袋，也決不是優秀仙子的！

那是誰？刀帥沒法子可以看得見，但卻可以猜出來！

那人一定就是主上麾下最神秘最狡猾的「千變元帥」賈不眞！

* * *

主上麾下的將帥，刀帥和賈不眞的作風完全不同。

刀帥是風頭人物，但賈不眞卻只是在「有需要」的時候才出現。

但到底什麼時候才「有需要」？

這一點，別說是刀帥，就連主上也不知道。

因爲賈不眞有特權！他可以遇事「先斬後奏」！

也唯獨這樣的人，才能出奇制勝，把强敵擊殺於間不容髮的一刻！

就以這一擊而論，賈不眞已成功地瞞騙過刀帥、鍾海嘯，甚至是兵器王！

賈不眞的雙手，早已抓滿了歹毒的暗器！

鍾海嘯一逼近刀帥，他的人已射出，暗器也紛紛向鍾海嘯怒射！

「竟敢欺騙老夫！」鍾海嘯臉上出現了怒容。

賈不眞在怪叫！怪叫聲中，他的人和暗器都已不顧一切地湧向了鍾老太爺。

數十枚歹毒的暗器，並未能傷得了鍾海嘯，但這卻早在賈不眞預計中。

而他眞正的殺着，也並不在這些暗器！

這些暗器的作用，只在於擾亂鍾海嘯的視線，眞正致命的一擊，他竟然擺放在刀帥身上！

只有刀帥的刀，才最有機會殺鍾海嘯，但卻必須有賈不眞那樣的攻勢掩護着，才能奏效！

要是刀帥不配合，賈不眞這一着非但徒勞無功，他甚至會陷入險地！死地！以至是有死無生，必敗必死之地！

然而，在此之前，刀帥根本料不到他會有此一着，甚至不知道賈不眞這位「千變元帥」已經來了。

但這正是賈不眞的部署！

兵行險着！

只有這樣，刀帥的刀，才能發揮出最可怕的威力！

這是沒有預先配合的配合！

要殺鍾海嘯，唯有這種險招，始有成功希望！

* * *

處心積慮而來的「千變元帥」賈不眞，他的武功有幾深？

沒有人知道。

但無論這人的武功達到怎樣的程度，在這電光石火間已變得毫不重要。

他只是掩護刀帥出手！

刀帥完全肩負了擊殺鍾海嘯的重任！

勝負存亡，只看一刀！

刀帥雙目暴睜，雙手狂揮，但他手裏只有一把刀！

狂揮中的雙手，那一隻手握刀？

在那刹那間，竟令人難以分辨出來。

就連「無敵獅王」鍾海嘯也無法分辨！

高手過招，連敵人的武器也看不清楚，當然是一件危險的事，尤其是對鍾老太爺來說，這簡直就是個笑話！

但危險的笑話已出現！

鍾海嘯看不清楚刀帥手裏的刀，在他眼前，只有一個忽然强大了千百倍的敵人！

那是不可思議的一刀！

* * *

刀鋒已在鍾海嘯腦頂飄掠過



去！

那不是尋常的刀，這一刀絕對足以把世上任何高手擊殺。

但是否連鍾海嘯也不例外？

可以說，這是賭博！而且賭的是命！

鍾海嘯仍然直立着，但他的頭頂，卻出現了鮮血，不是一絲一點，而是血披臉頰，可怖之極！

但鍾海嘯卻在笑，獰笑！

因爲這些血，並不是從他身體裏流出來的。

流血的人是刀帥，遭受重創的人也是刀帥！

他那一刀，雖然突然，雖然快得連鍾老爺子也看不清楚，但卻敗了。

鍾海嘯根本不必看他的刀，無論刀帥的刀在左手還是右手，都殺不了他！

發出殺人的招式，所倚靠的不單是眼睛，還有觸覺！

敏銳的觸覺，往往比眼睛看見的一切還更準確！還更快速！

這就是應變！

刀帥應變力無疑極强極强，但卻還是强不過鍾海嘯，快不過東海七幫十一會的總瓢把子！

刀帥的刀鋒，僅能在鍾海嘯頭頂掠過，但鍾海嘯可怕的反擊，已在那短短一刹那間，無情地擊中了刀帥！

那是鍾海嘯的「獅裂爪」！

「獅裂爪」抓入了刀帥的小腹！

極快的一爪！一爪入刀帥胸腹要害，已疾迅地退縮，看來他彷彿根本未曾動過手！

但刀帥的鮮血，已灑落在鍾海嘯猙獰可怖的臉上！

也在這一瞬間，「千變元帥」賈不眞已閃電般倒退！

他沒有再做任何事情，只是逃！

閃電般逃！不顧一切地逃！

因爲刀帥那一擊，也就等於是他全力的一擊。

刀帥失手，當然也是他的失手！

既已一擊不中，又怎能戀棧在險地之上！

只有逃，才是唯一保存生命，保存實力的方法！

* * *

刀帥已敗！

他的刀在他手中也吃了敗仗！

刀若有知，未知會有何感想？

刀畢竟只是刀。

沒有第一流的刀手，使出第一流的刀法，任何神兵利器都等如廢鐵。

刀帥的刀，名曰「艱苦」。

連刀名也艱苦，人生道路又怎會平坦。

刀帥敗了，而且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創，但他卻在重創後縱聲狂笑！

他胸腹間有傷痕，傷痕既深且闊，他大有性命之憂！

然而，他的笑聲，竟然是眞眞正正得意洋洋的大笑！

倒是鍾海嘯，一張臉突然蒼白如雪。

刀帥中招，一面大笑，一面順勢望北而逃。

敗軍之將，何足言勇？刀帥連性命都未必能夠保得住，又有什麼值得好笑的？

但他的大笑，卻完全是只有勝利者才能發出來的笑聲！

任誰都可以判斷出來！

反而鍾海嘯，他的臉孔白得可怖，唯獨瞳孔血絲滿佈，令人不寒而慄！

刀帥逃了！

他逃得極快！鍾海嘯沒有追，只是呆楞楞地瞧着自己的一雙手！

兵器王也盯着鍾海嘯的一雙手，忽然道：「他眞的看穿了你的破綻？看穿了你的死門？」

鍾海嘯陡地發出一下凄厲的怪叫：「沒有！沒有這種事！他只是故弄玄虛！他已敗了！也許已經死了！」

他的呼叫聲越來越是凄厲可怖，但兵器王聽了，卻全然無動於衷。

兵器王只是目注在北方。

北方！刀帥是逃向北方的！但他這種「逃」，並不如想像中那樣狼狽！

這一戰，刀帥的肉體嚴重受創，但在另一方面，他竟似是戰勝者！

而這一切的一切，都落入在兩個人的眼裏。

這兩個人，匿藏在暗角遠遠觀看着。

這樣子窺看，當然談不上光明磊落。

但這兩人，根本並不以光明磊落人士自居，因爲他倆一個是賊，另一個是無賴。

「蝙蝠賊」盛小樓。

「無賴神劍」小諸葛。

這兩「小」，可能什麼都像，但決不會像是兩位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

* * *

「無賴幫主，你看見了沒有？」

「賊老弟，你所看見的，我都看見了。」

「刀帥不愧是『艱苦刀』的主人。」

「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但這種『人上人』，隨時都會把性命賠進去！」

「世上有一種賭徒，是寧願賠掉自己的性命，也不願意賠錢

的。」

「玩命的賭徒？」

「不錯，刀帥是個極危險的賭徒，無論是誰和他對賭，都是一件極危險極危險的事。」

「刀帥本身也極危險。」

「當然，這是玩命賭徒的特性，但他這一次，他所冒的險實在太大，以我看，在翡翠城方圓千里之內，只有一個人才能治好他的傷勢。」

「那人是誰？」

「另一個玩命的瘋子。」

* * *

在翡翠城方圓千里之內，瘋子不計其數。

但眞正配得上「玩命瘋子」的人，除了刀帥不算，也許只有一個。

這人當然就是高興。

高興一直都在多餘洞的山洞裏左鑽右鑽。

有個財粗氣大的財主，他的愛妾患上重病，財主抬了黃金萬兩、寶物二十箱，向高興求醫。

高興極不高興。

他對財主說：「一命換一命！」

財主莫名其妙，高興立刻淸楚地向他解釋：「老子一定會治好她的病，但卻不要你的金銀珠寶，只想要了你這條賤命！」

財雄勢大的大財主，他的性命當然比什麼都更珍貴。

不但他自己這樣想，連旁人都是這樣想。

但高興偏偏並不這樣想。

大財主的性命，在他眼中只有一條「賤命」！

用一條「賤命」來交換一個女人的性命，相當公平。

但大財主當然不肯答應。

高興立刻問他：「你聽過孟北斗到藥王仙山向優秀仙子求取雪蓮的故事沒有？」

大財主的臉立刻發綠。

因爲他很清楚這一個故事。

想不到，高興也是另一個這樣的人！

高興告訴他：「有一把折疊扇，在老子的太陽穴上插了十二年，但老子仍然活着……可是，老子對它越來越是討厭了，因此打算把它轉贈給閣下，但你放心，老子不會把折疊扇插在你左邊太陽穴上……」

大財主聽得連眼睛都僵硬了，只是目不轉睛地瞧着高興左邊太陽穴上插着的折疊扇……你老人家是萬萬不能拔出來的……因爲……」

「因爲一拔出來，老子這條老命就得一命嗚呼了，對不？」

「正……正是這樣！」

「唔……照老子想，多半都是這樣的，一旦把插在太陽穴上十二年的折疊扇抽出來，那眞是危險之極的事……但要是沒有危險，這又有什麼好玩呢？」

「神醫……這不是玩耍……而是……自……自殺！」

「嘿嘿！對別人來說，的確是愚蠢自殺的自殺行爲，但對老子來說，卻只是一場賭博！」

「不！這……這……」

「你擔心什麼？老子已說得很清楚，不會把折疊扇插在你左邊太陽穴上……」

「神醫……」

「我不是神醫，是鬼醫！」高興冷笑，陡地把插在左邊太陽穴上十二年的折疊扇抽出！

竟沒有血溢出！

大財主呆住了，而就在他怔呆、全身發硬之際，這把折疊扇已插入了他的太陽穴！

但不是左邊，而是右邊！

* * *

高興沒有死！

他早已做了功夫，他有絕對的信心，可以把折疊扇抽取出來而不死！

但有信心是一回事，等到眞的把扇抽取出來，是否還能保住性命，卻是連神仙也沒法子可以保證的事！

但他終於把折疊扇抽了出來，然後插在大財主右邊的太陽穴上！

大財主立刻就死了！他至死也不相信，自己會遇上一個這樣的瘋子！

高興嘆息着，怔怔地望着大財主。

「你擔心什麼呢？老子已說過不會插你左邊的太陽穴……而且，老子也答應一定會救你的愛妾！」

高興沒有騙大財主，他很快就把大財主的愛妾救活過來。

但高興卻在這時候躺了下來，呼呼大睡。

高興睡得很香甜。

他在睡覺的時候，最討厭有人吵醒。

但這一次，他在好夢方酣的時候，忽然給一陣急驟，細碎、而又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脚步聲吵醒。

他不必睜開眼睛，便已知道這脚步聲是什麼人發出來的。

那是他的老媽子異水。

而且，異水是故意發出這種又急又密脚步聲，來吵醒高興的。

她是高興的娘親，當然比誰都更清楚這個寶貝兒子的脾性。

但她還是吵醒了他，因爲有一件非常緊急的事情，非要高興親自處理不可。

* * *

「興兒，外面來了一個人。」

高興睡眼惺忪，但卻出乎意料地沒有大發脾氣。



也許，這是他左邊太陽穴折疊扇給抽取出來後的影響。

「娘親，他是個活人？還是個死人？」

「我兒，你是絕頂聰明的，你猜猜看。」

「不必猜了，又是一個半死不活的傢伙吧？」

「果然聰明，不愧是我的好兒子！」

「天下間半死不活的東西成千上萬，怎麼這傢伙居然能令您老人家這麼緊張？」

「因爲……他是……」

「他是什麼東西？」

「他是你的哥哥！」

「我的哥哥？我什麼時候有一個哥哥了？是您老人家的孽種嗎？」

「唉！醜事不出家門，但娘親的秘密，總不能帶到棺材裏去？」

「他媽的！老子又不是聖人，您老人家又不是什麼聖姑聖女，只要他媽的良心無愧，老子便算有十個八個不同姓氏的哥哥，也決不怪妳！」

「不！我弄錯了……他不是你的哥哥……」

「是姊姊嗎？」

「也不是姊姊，他是你弟弟才對！」

「嘿嘿！妳眞是越老越糊塗了。」

「八九十歲的老太婆，腦筋當然不怎麼清醒啦……」異水苦笑着。

高興冷笑一聲：「別的老太婆怎樣，我可不大清楚，但妳這個老太婆，老是裝糊塗，眞是大大的靠不住！」

異水苦着臉：「好好歹歹，我總是你的娘親……」

高興立刻道：「好好歹歹，我總是妳的寶貝兒子……但我現在知道，妳並不只有我這麼一個兒子，除了我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半死不活的兄弟……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異水道：「你這個哥哥……不，你這個弟弟，他在江湖上也算是個薄有名氣的人物……」

「連您老人家也說他薄有名氣，那麼他肯定是個大大有名的人物，他到底是誰？」

「他……他在武林中混出了一個名堂，叫……叫刀帥。」

「刀帥？」高興一聽見這個名號，立時暴跳起來，「我的媽喲，妳怎麼不早一點說？他受了傷嗎？傷勢怎樣？」

異水一怔：「我兒，他是刀帥又怎樣？難道你前早已認識他？」

「認識個屁！」

「既不認識，何以如斯緊張？」

「我這樣緊張，是因爲不想您老人家以爲我對自己兄弟的死活漠不關心！」

異水聽得傻住了。

但她只是傻了一陣，便淡然置之。

她是高興的娘親，她比誰都更瞭解高興。

* * *

多餘洞外，躺着一個人。

一個臉上笑口吟吟，但卻只賸下半條性命的人。

刀帥。

刀帥還能笑得出來，那是因爲他身上的佩刀還在。

刀名「艱苦」。

連刀的「生命」也是艱苦的，那麼人的生命，又有什麼愉快可言？

刀帥早已看通了這一點，也正因爲他比任何人都看得更通透，所以，他在最艱苦的時候，還能笑得出來。

甚至是越艱苦，越能笑！

這是他一種獨特的本領。

這種本領，看來很不怎麼樣，但要怎樣才能達到他這等「爐火純青」的火候，卻不簡單。

刀帥這個人，本來就半點也不簡單。

不但他絕不簡單，還有他的娘親，他同母異父的兄長，都不簡單。

表面上，刀帥有他的父母。

但他的父母，其實都只是養父養母，他的身世，離奇之至。

換上別人，必然會十分緊張自己身世之謎。

但刀帥只是隨遇而安，當他知道自己有一個兄長，就是怪醫加上神醫及鬼醫之名集一身的高興之際，他的臉上變得木無表情。

他對生娘異水說道：「沒有必要，我不會見他。」

異水道：「若有必要，你一定要找他！」

刀帥道：「我明白您老人家的意思……」

他不是假裝明白，而是眞的明白。

他希望一輩子也「沒有必要」找尋這個兄長。

但這種希望，終於幻滅了。

今天，他受了傷，重傷！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才能令他再活下去！

這人當然就是他同母異父的兄長——高興！

* * *

高興終於出現在刀帥的眼前。

高興瞧着他，「嘖嘖」連聲，道：「他媽的，奇怪極了，你這副模樣，跟老子毫無相似之處，咱們又怎可能是兩兄弟？」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來如聲等六小在錢如土的安排下，任務是分工合作。來如聲和花牡丹帶着七王爺的血袍，去太原七王爺府報噩耗，想乘機留在府內，伺機探查銀庫之所在，豈料老王妃說王府不收留漢人，被哄了出去。來如聲第一次執行任務出師不利，滿肚子氣，錢如土老爺子却慢條斯理地準備施計……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 寒夜屠龍



牡丹應邀赴王府　小王中計苦難當

錢如土指指滿桌酒菜道：「咱們少說也得吃到三更天，然後三天不吃飯，去，跑！」

來如聲道：「老爺子，牡丹已經被他們抓去了，咱們哪有心情再吃喝，所以……」

錢如土火來了，他一掌拍在桌子上，吼道：「難道你們不聽我的話了？」

「聽，誰敢不聽你老的？我揍他。」

「那就馬上去跑步。」

別小堪道：「你老也喝了不少，你還能喝？」

錢如土哈哈笑了：「你小子，你想拖我老人家也跑呀，告訴你，再吃兩天也不會撐着我老人家。」

來如聲一聽沒了轍，他對別小堪一招手，道：「走，外面跑步去。」

沒辦法，別小堪與伍不銀、風流丹與齊向前，錯開身子走出酒館去，當然是跑步去了。

錢如土喝酒比他吃菜多，這時候他起身走到二門後，茅房裡他一口氣拉了大半面盆尿。

常言道：「三斤酒換一泡尿」，他老人家這泡尿足可以抵上二十斤陳年花雕了。

天已黑，街邊傳來出操聲。出的什麼操？五個年輕人在排隊跑，他們還一二一的直叫着，令不少太原人哈哈笑，都說他們是神經病來了。

* * *

這一陣跑了快半個時辰，跑得五個人汗流浹背的直喘氣，還引來不少看熱鬧的人。

「別跑了，再跑兩腿要斷了。」別小堪低呼。

齊向前道：「行了，進去可以大吃了。」

風流丹道：「喂，我有個主意，咱們一邊吃一邊裝，雞子牛肉往袋裡藏，你們看怎麼樣？」

伍不銀笑道：「好主意，我贊成。」

五個人又走進酒館去了。

* * *

錢如土看着五人哈哈笑，他可調侃了。

「喲，餓了吧，桌上大菜快噹噹，嗨，渴了吧，剛又開了一罎酒。」

來如聲笑笑道：「你老先喝呀。」

錢如土道：「那是當然了，我老人家以身作則，如果我喝不下酒，不用你們說，我老人家早就去跑了，而且還往黃土高原上跑，不在街上跑，叫人看了笑。」

他說完端起大碗酒，嚄，不用捏鼻子，一口氣全喝光，翻轉空碗大伙看，果然點滴也不留。



別小堪道：「才知道老爺子的肚皮是橡皮的，嘻……」

錢如土道：「吃，別叫桌上菜涼了。」

別小堪五人當然吃，盡撿好的吃，至於那些湯湯水水的，就沒有一個人去吃一口。

伍不銀還眞動手，香酥雞他一把就是大半隻，狠狠的塞入口袋中。

錢如土看見只裝做沒看見，端起大碗喝他的酒，快三更天的時候，他老人家已去茅坑四回了。

錢如土最後一次去茅坑的時候，別小堪五個人幾乎全都癱在桌邊了。

吃得飽來喝得多，再加上玩命似地跑，便鐵人也會變成個銹了的人。

面對桌上的幾盤菜，錢如土道：「不吃了？」

「不……吃了。」

「酒也不喝了？」

來如聲道：「你整人，你誤了我的大事了。」

錢如土哈哈大笑起來。

他把伙計找過來，道：「後院有客房嗎？」

那伙計道：「原是沒客房的，但你老爺子要，咱們幾個伙計的房子空出來，你們去擠擠。」

錢如土道：「我老人家明白，你若放了咱們走，酒菜錢就泡湯了，還有小費五十兩。」

伙計道：「七王府的管事大概明天會來的吧。」

錢如土道：「你放心，七王府是不會賴帳的，快扶着他們幾個後面睡覺去。」

伙計又叫來兩個伙計，一古腦地把來如聲五人拖入二門後面去了。

這時候便是他們想走也不行，吃了那麼多的酒菜。

* * *

五個小子被安排在酒館後面睡下了。

錢如土早就睡足了。

五小在城隍廟去找他老人家時候，他還在呼呼大睡，而此刻，他睡足了，勁也來了，鬆鬆腰帶雙肩一晃他上了房，幾個閃身人已不見了。

錢如土奔向太原城北大街的七王府去了。

錢如土爲什麼要親自出馬？爲什麼要拆騰來如聲五個年輕人？這當然有他的原因在。

至於什麼原因，此時說來就不值錢了。

* * *

小樓今夜又春風，雖然死了七王爺，七王爺的三兒忽必亮仍然不忘找女人。

忽必亮最愛漢家女，當他在大廳上發現花牡丹的時候，若非傳來噩耗說是他老爹翹在老爺嶺，當時就會把花牡丹留在府中了。

七王府的管事帶着三小王爺的貼身武士，果然在大街上找到花牡丹。

現在，三小王爺忽必亮拉着花牡丹坐在小樓上的玉石圓桌邊，一邊是個錦繡大床帶羅帳。

小玉案上四樣精緻小菜還在冒烟吶，忽必亮伸手拉過花牡丹，笑道：「你們漢人與咱們的大不同，咱們婦人花枝招展惹我厭，小王以爲粗俗，妳這一身素衣我愛看。」

花牡丹半帶羞的道：「小王爺，咱們原是逃難人嘛，我兄妹是流落到太原的。」

忽必亮哈哈笑，道：「妳放心，妳既然來到我這裡，就住在小樓別亂跑，自有人侍候你。」

花牡丹道：「可是我哥他怎麼辦？」

忽必亮道：「妳安心啦，我已吩咐管事的照顧他，不會餓倒他的。」

花牡丹道：「小王爺，何不叫我哥在你王府當差呀。」

忽必亮搖手，道：「不行不行，你們漢人不可以在王府當差，外差也許可以吧。」

花牡丹道：「什麼叫外差？」

忽必亮道：「當個眼綫，傳個消息什麼的。」

花牡丹心中想：這不是漢奸是什麼？

她見忽必亮又舉杯，立刻站起身來端起自己的酒杯在兩手，那麼柔順的站在忽必亮面前，道：「小王爺，是民女的榮幸，民女無以爲報，借花獻佛敬你小王爺，小王爺千萬別拒絕呀！」

花牡丹原是羞答答的進王府，如今變了樣，斜目睇視帶撒嬌，男人最喜歡這一套。

忽必亮當然更喜歡，接過酒杯一大口喝乾，幾乎連酒杯也吞入口中。

忽必亮喝完酒，花牡丹又是一杯送過去，道：「來，好事成雙嘛。」

忽必亮大笑，道：「你們漢人的女子會撒嬌，咱們蒙古女人只會騎馬射箭那一套，小娘子，妳想把小王灌醉呀，哈……」

花牡丹已經斟上第三杯，見她嘴角一個月兒鈎，道：「那麼，這第三杯我自己喝了吧。」

她果然一飲而盡，嚄，這二人小樓上淺斟低噹帶調笑，歡笑之聲傳樓外。

花牡丹把同來如聲的擁抱扭纏功夫快使出來了。

是的，她再不使出來，便對面

屋脊上斜臥的錢如土也會發火的。

錢如土早來了。

也只有他一人前來，事情才會順利的發展下去。

想也知道，如果此刻小樓上的光景叫來如聲他們幾個年輕人看到，那還得了呀，非立刻打起來不可。

這就是薑老最辣，錢如土明白這一段，所以他老人家才千方百計的叫來如聲五個年輕小伙子像塡鴨似的吃了跳，跳了吃，像流水席似的吃到快三更天，早把來如聲幾個小子吃得滾在床上站不起來了。

* * *

現在，錢如土在暗中不高興，因爲花牡丹坐在忽必亮懷中不起來。

他老人家想不通，爲什麼這時候二人不上床。

只不過當錢如土又喝了一口酒的時候，忽見那忽必亮一個金剛直立而起，抱着吃吃笑的花牡丹到了床邊上。

花牡丹更像一條蛇似的纏着忽必亮不稍放。

「嘩」的一聲錦羅帳子放下來，床上出現兩個扭在一起的身子在滾蕩。

於是，有衣衫拋出帳外來了。

於是，小樓傳出吃吃笑，也傳出虎吼聲。

當然，吃吃笑乃是花牡丹傳出來的，聽起來宛似畫眉求偶尖聲叫，至於虎吼聲便是發自三小王爺忽必亮的，那光景還眞像韃子們喜歡的摔角時候的哼哈。

這情形看在小樓對面屋脊上的錢如土眼裡，他老人家也笑了。

他絕非叫花牡丹用色去迷惑忽必亮，當然，花牡丹也不會幹這種事，只不過她聽了錢如土的話以後，覺得有意思，也好玩，她便勇敢的來了。

當然，最要緊的還是任務，來叔把那麼重要的事情交在他們幾人手中去辦，這還是頭一回，絕不能令來叔失望，更何況如今有機會混入七王府。

花牡丹的心情是輕鬆的。

* * *

錦帳飄動中，花牡丹那一身細皮白肉帶閃光似的，便是摸一摸也叫人心醉。

忽必亮幾乎把花牡丹的衣衫剝光，但花牡丹回剝，她剝忽必亮的衣衫帶褲子，甚至先把忽必亮剝了個赤裸。

嗨，男女二人到了這個時候，緊接着便是眞刀眞槍的搏鬥了。

聽那花牡丹笑得更開心了。

她不但笑，而且還用手去撥弄對方那個小東西，她自己却保持小褻褲沒脫下。

於是，怪事發生了，就見忽必亮急得滿頭在流汗，他出聲呼叱不已。

花牡丹笑得更大聲，她還調侃的道：「怎麼了，你這東西怎麼了？」

忽必亮運起內功到肚臍下，急得拳頭砸巴掌。

再看那玩意兒，嗨，活脫一節滷熟的豬大腸，不但毫無生氣，而且是垂頭喪氣，不但是「文皺皺」，而且還帶着那麼一點「龜縮」。

這是什麼時候呀，天鵝肉就在嘴巴邊，怎麼就是無法吞吃，這光景可把這位好色的三小王爺急得搥床鋪。

花牡丹可也開口了：「喲，小王爺呀，你這是什麼毛病，怎麼沒反應？」

忽必亮道：「邪門，邪門，今天是怎麼搞的，怎麼一點也沒衝勁，好像小肚還痛。」

花牡丹立刻坐起身來，道：「小王爺，你千萬別再動，動一動你沒命。」

忽必亮吃一驚，道：「妳說什麼？」

花牡丹道：「我曾聽老人言，男人的東西不聽使喚，可千萬別勉强，萬一硬幹會倒陽，死在女人肚皮上，小王爺，我看今天別來了，要幹再等一半天。」

忽必亮一聽也自吃一驚，道：「眞的？」

花牡丹道：「不信就試呀，來，看你能不能把你的東西雄赳赳的挺起來。」

她還調侃的用手打了那不成氣的一掌，道：「來呀，我隨時奉陪。」

忽必亮額上汗水也滴下來了，不由得一聲嘆，道：「今夜太便宜妳了。」

花牡丹回敬一句：「少來，倒是令我大失所望了，你把我的慾念燃起來，你却洩了氣，倒楣的是我。」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不走了，我要在這兒住下來，我們沒完沒了。」

忽必亮搖頭道：「不行。」

花牡丹道：「爲什麼不行？」

忽必亮道：「我的兩位王兄去接我父王屍骨，他們一旦回來，王府就要辦喪事，我怎好再把妳留下來？」

花牡丹道：「王府這麼大，我藏起來呀。」

忽必亮還在運功吶，但他越是運功，那東西越是不爭氣，反而收縮得宛如蠶蛹一般樣，於是，他仰面躺在床上大喘氣起來了。

這時候何人最高興。

那當然是躲在對面屋脊上的錢



如土最愉快，就見他仰面一大口酒喝下肚，細聲細氣一聲貓兒叫。

小樓上，花牡丹便在這時動手了。

只見她對忽必亮道：「小韃子，個雜種，你給我好好的睡大覺吧。」

忽必亮剛剛反應過來不妙，氣海與咽喉猛一緊，他四肢平伸直瞪眼，什麼話也叫不出聲來了。

花牡丹的動作快，找了個紙筆寫字條。

「我乃汾河灣的雁，啄瞎你這終日打雁人的眼，想活命嗎？汾河灣咱們見。」

花牡丹把字條壓在枕頭下，一個騰身到了小樓下，不料就在這時候，嚄，七八隻大狠狗往她身上撲過來了。

花牡丹還眞的吃一驚，就在她準備拔身而起的時候，斜刺裡一條人影閃過，便也一團迷霧撒過去。

那黑影拉着花牡丹一聲低吼：「走！」

兩個人立刻躍上房，再看那些大狠狗，正一隻隻的旋身轉不停，暈頭轉向亂叫吶。

* * *

接應花牡丹的正是錢如土。

錢如土對付幾條狗，那是舉手之勞，他老人家不開口，一個勁的往小酒館奔回來。

花牡丹笑道：「老爺子，你的藥眞靈光，果然叫那小子心有餘而力不『出』，心癢癢而沒辦法……嘻……笑死人了吔！」

錢如土道：「我還爲妳擔心吶，妳若出差錯，妳來叔就不饒我，還有那小子來如聲。」

「他們幾個呢？」

「在睡大覺了。」

花牡丹道：「好呀，他們不關心我了。」

錢如土笑道：「他們不是不關心，我老人家心中最明白，他們若是見妳同那小韃子在床上亂七八糟的胡鬧，妳想想，單就來如聲就會馬上拚命，那會壞大事的。」

花牡丹道：「所以你老人家叫他們睡大覺，不許他們前來。」

錢如土笑道：「是我老人家動了個心眼，才把他們幾個留在小酒館。」

他吃吃一笑，道：「妳這女娃倒是挺會逗人的嘛。」

花牡丹道：「老爺子，我不能令你失望呀，當然，更不能令來叔失望，我盡力。」

錢如土道：「妳做得對，想想中原大災荒，那麼多人死路旁，這點犧牲又算得什麼？」

花牡丹道：「錢老爺子呀，咱們何時去搬王府的銀子？我們有辦法進去嗎？」

她一邊跟着跑，一邊又道：「我還想留在七王府，找個機會去盜銀子的，可是那小色狠他不留我，說什麼他們要辦喪事。」

錢如土道：「留在府中不太好，我的辦法最有效，妳馬上就知道。」

花牡丹笑笑，道：「江湖跑路還眞好，山上太無聊，來叔找我們幾個下山來，其餘的也想下山來，只是來叔不答應，叫他們山中勤習武。」

錢如土道：「一個人活在世上就要成個有用的人，你們來叔同我老人家一樣，不想你們變成可憐蟲。」

這二人一路奔回小酒館，錢如土與花牡丹是由後牆翻過去的。

他帶着花牡丹，二人找到一間原是伙計們住的大房間，錢如土進門就打人，他每人一巴掌，拍打在每個人的屁股上，低聲道：「起來，咱們走。」

頭一個起來的是來如聲，他見花牡丹好端端的站門邊，笑道：「什麼時辰？」

花牡丹道：「天快亮。」

齊向前伸頭看，笑道：「睡得正舒坦吶，爲何要走？」

風流丹道：「咱們不是要留在這兒吃幾天嗎，爲何不等那管事的來？」

伍不銀道：「別多問，錢老是咱們司令官。」

別小堪笑道：「我叫伙計拿些好吃的帶身上，咱們在外不餓肚。」

錢如土叱道：「別驚動他們，咱們趕去汾河灣。」

「去汾河灣？」大伙齊問。

「不錯，立刻去汾河灣。」

別小堪道：「幹什麼要去汾河灣？不是打好主意弄七王府的銀子嗎？」

錢如土道：「你小子以爲那麼容易把七王府的銀子弄到手呀，那也就不用你們來了。」

來如聲道：「快走，咱們聽老爺子的安排。」

錢如土左看右看沒見人，他手一揮，頭一個躍上房，轉到後院牆便躍落在小酒館外了。

來如聲拉着花牡丹，笑道：「我們快走，我還正在想着妳吶。」

這幾個年輕人睡了幾個時辰，如今精神可大了，倒是錢如土却走在他們幾個人後面。

人嘛，六十多歲的老人了，折騰一夜，再是功夫好，也需要找個地方睡一覺。

* * *

汾河灣這地方出大雁，那原本是個高原，丘嶺上一片長滿了蒼鬱的老松林，那也正是雁兒自南方歸

來的棲息之所，更是一個風景區，只可惜那年頭人們沒有興緻來旅遊，人們吃飯也成問題，誰有心情往這兒跑。

只不過此刻來了錢如土這幾個人，他們嘻嘻哈哈的進入老松林中，六小便立刻圍住錢如土。

錢如土看看幾個人，他向花牡丹，道：「妳累不累？」

花牡丹道：「有那麼一點點。」

錢如土笑笑，道：「快找地方睡。」

來如聲道：「走，我陪妳去。」

錢如土道：「爲什麼要你陪？」

風流丹笑道：「老爺子，我不說你不知道，他們兩個最親熱，花牡丹睡什麼地方也不舒服，來如聲的懷裡她一歪便睡着了。」

錢如土道：「嗨，妳有這毛病呀？」

別小堪哈的一笑，道：「她這才有安全感呀，哈……」

來如聲道：「老爺子，別爲咱們再操心，你也要找個地方去歇歇了。」

錢如土道：「小子呀，等一等七王府必有人找來，這一回我看你表演啦。」

來如聲道：「七王府的人要找來？」

「必來！」

「你老約了他們？」

錢如土道：「我便直接了當告訴你小子，七王府內有個小色狼，他夜裡想動牡丹的腦筋，可是不靈光，只不過，雖然沒叫那小子得逞，可也剝了牡丹的衣衫抱上床。」

來如聲大怒，叱吒道：「操他娘的，我去宰了那頭小色狼。」

錢如土對花牡丹道：「怎麼樣，我老人家沒猜錯吧！這小子沉不住氣。」

花牡丹道：「別吼呀，摸摸搔搔沒什麼了不得，又沒少掉一塊肉，你叫什麼？」

來如聲道：「我還是不能放過那小子。」

錢如土道：「那好，等王府的人找來，就由你一人出面去對付。」

他想了一下，又道：「不過我要提醒你，咱們爲的是王府銀子，可不是來亂殺人的！」

「他們是韃子呀！」

「殺幾個韃子兵管屁用，影響弄銀子就事大了。」

咬咬牙，來如聲道：「也罷，這口鳥氣我暫時忍下了，他日連本帶利一起算。」

錢如土對別小堪等四人道：「到時你們躲起來，咱們大伙只作壁上觀。」

別小堪道：「老爺子，爲什麼咱們不出面？要知道我五人在山中是好哥們，幾乎合穿一條褲，怎好看着他一人同韃子拚命。」

風流丹接道：「是呀，等韃子來到，咱們一擁而上，早早解決多妙呀。」

伍不銀道：「解決以後再去王府找銀子。」

齊向前也插一句：「對，我贊成。」

錢如土一聽火大了。

「你們狗屁，王府那麼大，你們怎麼找銀子？哎，眞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他重重的嘆口氣，又道：「想當年你們來叔就愛單打獨鬥，其結果每一回都豐收，而你們……」

來如聲一拍胸脯，道：「老爺子你放心，這一回你們大伙看我的，哪個不聽話，從此別把我當老大。」

他對花牡丹又道：「咱們就在樹邊等，妳先睡一覺，我守在你身邊，咱們學學我堂兄的作風。」

錢如土當先往林深處走，他找地方睡覺去。

別小堪手一揮，對伍不銀三人，道：「走，咱們樹上去躲藏，誰出手誰是我大舅子。」

風流丹道：「總不能見死不救吧？」

齊向前道：「咱們這是頭一伕，你怎麼說喪氣話，來大哥比你我怎麼樣？」

「咻」，來如聲自腰際拔出一根鐵棒在手上。

「咻……」別小堪四人也是每人一根粗鐵棒，只一看這種棒，便知道是當年來如風常使用的玩藝兒。

花牡丹也有一根，她從來如聲的手上接在手，這六人舉着棒子哈哈的笑了笑，便立刻分散開來。

這光景很明顯，如果來的是大隊人馬，那麼，他們便只有聯手一搏了。

花牡丹把頭抵在來如聲的懷中，她並沒闔上眼睡覺，她對來如聲道：「阿聲，你吃醋嗎？」

來如聲道：「我如果不喜歡妳就不會吃醋了。」

笑笑，花牡丹道：「要不要聽聽昨夜我同那小色狼在床上的事？」

來如聲當然想聽：「妳說實話嗎？」

「當然是實話。」

花牡丹說完，還抬頭吻了來如聲一下，笑笑，道：「我是聽老爺子的安排才……幹的。」

「幹？妳同那小色狼幹……上了？」

花牡丹擰了來如聲的臉頰，笑叱道：「你想到哪裡去了，要是那樣，我就不會理錢老了。」



來如聲道：「到底是怎麼了？妳快說呀。」

花牡丹把兩手伸出來，她吃吃笑了。

她笑得神祕，令來如聲更迷惘，不由在花牡丹的唇上咬了一下，道：「快說。」

花牡丹道：「是錢老爺子的妙計，他把一小包陽萎粉交給我，叫我暗藏在指甲中，找機會滲在那小色狼的酒中，哈……我端酒叫小色狼喝的時候，指甲中的藥粉便滲進去了，嗨，眞的很管用，那小子的……嘻……」

來如聲道：「那小子怎麼了？」

花牡丹笑道：「人家不好意思說嘛。」

來如聲道：「這兒只有妳我兩個，快說呀。」

花牡丹道：「你眞想知道呀？」

來如聲道：「當然。」

花牡丹道：「好像我不說你不饒我。」

「不錯！」他要搔癢了。

花牡丹道：「好，你別使壞，我說。」

她把頭壓在來如聲的肩頭上，俏嘴對着來如聲的耳朵，細聲細氣的道：「那小色狼吃了倒陽粉，他的那根男人惹禍東西再也不管用了，活脫一節滷豬腸一樣，笑死人了，哈……」

「哈……」來如聲也忍不住的笑了。

有了這個解釋，來如聲釋懷了，他摟住花牡丹笑道：「也多虧老爺子想得週到，這場戲的下半部就看我的了。」

花牡丹道：「老爺子叫咱們弄七王府銀子，咱們等他們的人前來，阿聲哥，你有主意嗎？」

來如聲笑笑，道：「妳睡吧，我琢磨。」

花牡丹眞聽話，她果然睡了，睡在來如聲懷裡了。

*　*　*

太陽升天一竿子那麼高的時候，汾河灣的老林中幾十隻大雁飛上了天，只一看便知道是大雁受了驚嚇。

果然，沒多久便傳來馬蹄聲，來如聲聽得一瞪眼，他抬頭河灣看過去，黃土路上塵土起，三騎快馬往這邊勁急的飛馳而來。

韃子們的馬術精，不少韃子還會在馬背上翻觔斗。

來如聲拍醒花牡丹，道：「他們找來了。」

花牡丹一驚而醒，只見三騎已往林邊馳來，於是，來如聲拉着花牡丹迎上去了。

嚄，來的不是別人，小王爺身邊的兩大武士之外，就是那位大管事了。

雙方這是有轇轕，照上面就沒好臉色。

那管事坐在馬背上冷冷笑道：「妳果然大膽，等在這汾河灣。」

花牡丹道：「我說過，我乃專啄瞎人眼的雁。」

「咻」一個字條抛下來，那管事叱道：「這紙條可是妳寫的嗎？」

花牡丹道：「不錯。」

大管事叱吒道：「好大的狗膽，不想活了？」

來如聲冷冷道：「個王八蛋，你叫咱們酒館吃喝着，原來主意打到我大妹子身上了。」

那管事嘿嘿一聲冷笑，他示意兩個武士，三人便立刻躍下馬來了。

三匹健馬立道旁，大管事當先走近花牡丹，道：「妳這妖女，什麼手段弄得咱們小王爺仰面躺在床上不動彈，妳還留字在枕邊，妳快說來。」

花牡丹道：「你們小王爺是個小色狼，抱我上床便剝我衣裳，我原是無所謂的不叫他失望，誰知他是個不管用的豬大腸，便是不中用吧，還在兩手吃我的豆腐帶發狂，他不是啃又是咬，又是抓來又是搔，千方百計折磨我，氣得我也發了火，可是他那小小王爺就是不給他面子，變成縮頭烏龜了，我可苦惱了，你要上來了勁又無法幹，你也會同我一樣發火的，是不是？」

那管事一瞪眼，道：「妳胡說，咱們小王比個牛還要强，怎麼對妳不靈光？」

花牡丹道：「我怎麼知道，也許這就叫一物降一物，酸漿降豆腐，他遇上了我就不靈光了。」

大管事對左面的大個子武士道：「聽聽，戈成方，你見過這麼大膽又開通的姑娘嗎？」

那大個子叫戈成方，他咬咬牙道：「如果小王眞不行，媽巴子的，戈大爺馬上叫她喊親哥哥。」

大管事右面的大漢哈哈笑了。

大管事也問他：「武太斗，聽說你的功夫好，今天同這女子交手，也叫咱們開眼界。」

姓武的哈哈笑，道：「掏出來準嚇她一大跳，娘的，外表看似好姑娘，說出話來老油條。」

他反手拔出腿上的彎刀來，冷冷道：「今天就在這野林中大家快活。」

他提刀不是對付花牡丹，而是奔向來如聲。

來如聲也爲花牡丹的這些話楞住了。

花牡丹如果眞的如此同那韃子在床上啃又咬，這光景他絕忍不下這口氣。

他怎知花牡丹這是添醬加醋的話，越難聽她越是說得聲音大，可

不是，躲在暗處的別小堪四人也火大了。

別小堪咬牙格格響，風流丹心中罵他娘。

齊向前幾乎欲出手，伍不銀直在心中罵他先人十八代。

來如聲却是變了樣，因爲他發現那個叫武太斗的粗漢提刀向他走來了。

「慢慢慢，你拿刀多危險呀，幹什麼？」

姓武的道：「小子，你說她是你的大妹子？」

「不錯，如假包換呀。」

「那麼，我問你，你願意看着爺們在此姦你這位水性不足楊花有餘的大妹子嗎？」

來如聲道：「我當然不會袖手旁觀的，我會氣得翻白眼，拚上小命也要幹。」

姓武的道：「所以呢，你拚命是必然的，老子這就先打發了你之後，咱們林中去輪姦，看一看你這位大妹子到底本事夠不夠勁道。」

來如聲急搖手，道：「等等，等等。」

那位管事開口了。

「喂，你們還有另外幾個呢，我夜裡記得還有個糟老頭，他們……」

來如聲道：「你請咱們喝酒，他們在酒館不捨得走，還在喝酒吶。」

「吃到現在？」

「只有我，同我這大妹子來到了汾河灣。」

那管事嘿嘿笑，道：「老子會請你們喝酒呀，那只是表面說一說罷了，你們漢人就會找機會佔便宜。」

他對姓武的又道：「武太斗，宰了他。」

武太斗舉刀猛一矮，這是蒙古人出刀前的姿式，他們摔跤也是這模樣。

來如聲鐵棒拔手中，他仍然在叫着：「你們太囂張了吧，姦我妹子不成功，跑來要殺人吶，操。」

大管事道：「等殺了你之後，再去殺光酒館的那幾個，這姑娘，他得由大爺帶回去，小王起不來，她也就陪葬在小王爺身邊吧。」

花牡丹道：「天理何在呀。」

來如聲道：「大妹子，閃一邊，妳說天理呀，他們手上的傢伙就是天理。」

「我宰了你這小畜牲。」

姓武的宛如一頭熊，忽的直往來如聲懷中撞過去，便也抖出一抹藍芒宛如西極光焰一閃。

半空中有叮噹聲，來如聲的身子彈得恰是時候，他幾乎是由姓武的頭上滾向後面來，隨之「彭」聲起處……

「哎呀！」

來如聲一棒是回馬棒，正打中姓武的後腦上，打得姓武的搖搖晃晃宛似醉酒一樣。

什麼叫七葷八素暈頭轉向？

姓武的此刻便是這個樣，因爲他目迷十色的往大樹下花牡丹面前撞過來。

花牡丹不客氣了，她出腿暴踢，口中厲叱：「滾你娘的老蛋！」

河南西部深山裡，一般人就是這句罵，花牡丹罵的是地道土語。

那武太斗這一腿挨得可不輕，「彭」的一聲人已往斜坡上滾去，他爬在地上按小肚，想是夠受的了。

那大管事也一怔，他對一邊的戈成方道：「你瞧瞧，武太斗就是太過小覷敵人了，我不是對你們常說嗎，小覷任何敵人都危險，你可看見了吧！」

「嗆」的一聲，又是一把彎刀平身前，戈成方道：「大管事，我不會小覷他二人的，當我來時心中就明白，她能約在這汾河灣，必不簡單，我心中早有戒備了。」

來如聲忙搖手，道：「別動呀，有什麼不愉快，大家講明白，這常言道得好，『强梁不如商量』，你們鬆鬆勁，我們消消氣，一團和氣多好呀。」

姓戈的嘿嘿冷笑，道：「年紀不大，倒是個滑嘴疙瘩舌，你給老子躺下吧。」

他出刀是突然的，他的話猶在，刀尖已快沾上來如聲的前襟了。

好個來如聲，他身隨敵人的刀轉，轉得幾乎與不動一樣，人已閃到姓戈的身子後面了。

姓戈的發覺眼前人影閃晃，刀已擊空，爲了自保，平刀便往身後殺。

「噹！」

一團碎芒中，他的刀被阻，還未及回過身來，就聽「咚」的一聲響。

「哎唷！」

姓戈的頭上挨一棒，立刻就是個大肉包出現，他跳出圈外流下眼淚來了。

姓戈的剛站定，面前又現人影，花牡丹出拳打上去，口中尖叱：「你也不例外！」

「叭！」

「哎唷！」

花牡丹的一拳正搗在戈成方的鼻頭上，立刻打出鼻血來，氣得大管事冷笑不已。

「咻」！這位大管事出刀了。

他一邊往來如聲逼近，一邊對兩個武士報怨：「媽巴子的，平日叫你們多練功，你們把我的話當成耳旁風，今天遇上點子硬，也算是教訓你們了。」



來如聲退了五步才站定，他又急急的道：「管事爺，你也要動刀呀！」

那管事冷冷道：「我最瞧不起你們中原武功，投機取巧，奸詐盡出，今天叫你見識什麼叫絕殺。」

來如聲道：「眞叫人看走眼了，原來你大管事還是個殺手呀。」

那管事道：「沒有幾手絕活，還想在七王府當差？」

來如聲道：「大管事，我實在不想傷感情，只不過，如果你眞的要逼我，少不得接你幾招絕活了。」

大管事道：「好，我這頭一刀取你的右肩上，先叫你小子使不出你的那根棒子。」

來如聲道：「娘的，咱們照上面，你挑肥的我撿瘦，管得了你如何下刀呀，操！」

「殺！」大管事發動了，那眞的夠水準也厲烈，看上去似是玩命的一刀切，就在他快撞上來如聲的時候，好一片刀芒便往來如聲滾過去了。

來如聲一聲長嘯騰空起，他使出來家村絕學雲裡翻，在十一道棒影上面，他閃在三丈外，落地便是一聲「厲害」。

大管事收刀翻身，冷哼：「你逃過一招，逃不過二招，小子，同你家方大爺過招，你還是實實在在的出招，躲是躲不過的。」

來如聲哈哈一笑，他心中明白，在弄不清敵人的虛實刀法之下，他是不會硬上的，因爲天下沒人願意挨刀，當然，殺別人就另當別論了。

來如聲笑笑，道：「大管事，別唬人，你也要小心了，我出棒的力道是很難控制的，不信你馬上會知道。」

「殺！」

大管事咬牙騰空而上，半空中他左手又多了一把短刀在左右切不休。

來如聲也騰身在半空中，兩個人幾乎停窒在那兒，聽吧，五月花炮似的一陣叮噹響，鮮血也在標濺了。

兩團人影落下地，嘍，來如聲那麼輕鬆的在他那舊鞋底上抹着鐵棒一端冒出來的尖刀上鮮血，而大管事的左右兩肩在冒血，痛得他齜牙咧嘴直噎氣。

於是，兩個武士翹着屁股過來了。

「卡」的一聲響，尖刀不見了，來如聲把鐵棒擱在肩頭上直晃蕩。

「操他娘的，衆生好渡人難渡，老子一開始直是好話說個盡，發脾氣也輪不到你們，是你們欺壓咱們這善良的人呀，奶奶的，反倒是你們大聲吼。」

他走近姓方的管事，又道：「痛嗎？」

大管事吼罵：「挨刀不痛誰怕挨刀？操！」

來如聲道：「對，說的也是，挨刀不但痛而且流血。」

他趨前一步低頭問：「大管事，你知道一個人的身上有多少血呀？」

方管事憤怒的叱道：「你媽的，風涼呀！」

哈哈一笑，來如聲道：「我就知道，一個人身上的血只有三升八合，流到零頭就別想活，所以我怕流血。」

方管事氣得手按傷口眼中冒火，還沒開口，一邊的武太斗好像自迷昏中回過來，他張臂又去抱來如聲。

「咯！」

「唔！」

來如聲沒出手，而是來如聲身側的花牡丹出手，她一棒打在武太斗的頭頂上，打得姓武的萎在地上又老實了。

來如聲哈哈一笑，道：「我說大管事呀，你以爲咱們今天的這個場面應如何收場呀？」

來如聲這才把問題導入正途。

方管事憤怒的道：「什麼收場，太原府你們還敢再去嗎，敢同方大爺回城？」

來如聲哈哈的一笑，道：「娘的，你在唬你家來爺了，是不是！」

方管事雙目一厲，道：「你……姓來？」

來如聲道：「是呀。」

方管事又問：「來如風是你什麼人？」

來如聲心中一緊，他否認了。

「誰叫來如風，不認識。」

「前些時有個叫來如風的傢伙，他常往咱們王府走動，七王爺的死，準與這傢伙有關係。」

來如聲道：「大管事，你別扯遠了，我問你，眼前這碼事你如何收場？」

方管事怪叱道：「你小子打傷王府的家將、管事，已是死有餘辜，你還敢提什麼收場呀，狗東西！」

來如聲雙目一厲，冷沉的道：「聽你這麼一說，好像打贏的不是我，而是你們呀。」

他轉而對花牡丹道：「娘的，佛前一爐香，拜佛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咱們原是想善了，他娘的，反倒好心被人當成驢肝肺，大妹子，收起慈悲心，咱們宰了這三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韃子，然後抛屍在汾河裡餵老鱉。」

（未完•三）

**上文提要**：艾慈住在三官廟內，致馬痲子不時來打鬥，這次雖被小子擺平了，智慧禪師生怕遲早會再鬧出人命，故悄悄打發艾慈上路，囑咐他去開封相國寺找他師弟，艾慈懷着難捨心情下山而去。途中遇到勞克，原來勞克已將一切看在眼中，教艾慈決不可去相國寺當和尚，要與他共同合作，發揚其師精神，艾慈終於改變了主意……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 小子統吃

## 巧施妙計誆銀子　魚肉鄉民遭懲戒

勞克先是淸淸喉嚨，高聲地唱道：「正月裡喲正月正，李逵聞知他老娘在鬧窮，

「山寨上借銀三兩三，匆匆忙忙呀奔下了山，他半路上遇上了程咬金，兩把斧頭喲砍的凶，

「二人山前來打仗，爲的是程咬金要搶銀。

勞克還未唱下去，艾慈忽然接腔唱：「半路上來個勸架的人，這人來的可眞夠妙，

「你若問這勸架的名和姓吶，咳，他的名字叫關公呀，咳……咳……」

勞克拍手笑道：「好小子，你也學會了這一段了。」

艾慈嘻嘻笑道：「前幾年我就聽膩了，不新鮮！」

兩個人哈哈大笑着往烏梅城奔去。

這一回安天海倒大楣啦！

來了兩個整人的，姓安的怎會知道？

* * *

安家寨的前面一條河，河岸的柳林一行行，有一條石頭大道通進安家寨。

安家寨還有個高門樓，門樓上還插了一排五顏六色大旗幟，有七個大漢站在寨門口，進出安家寨的人都要被他們仔細的盤問一番，光景安家寨就如同皇宮大內院一般。

遙望向安家寨，寨裡面飛簷重疊，樓閣連雲，幾株巨大的老樹點綴得安家寨氣象萬千。

有幾輛大車正自安家寨往外馳，每輛大車上坐着兩個大漢，一個把刀一個揮鞭，唬唬隆隆的馳過大石橋，好像是往烏梅城去的。

艾慈站在路邊數一數，大車足有三十輛。

他心中想：「姓安的眞闊氣，這世上許多人連一輛大車也沒有，他却擁有這麼多，實在不公平。」

富人爲善，地方上沾光，富人爲惡，天理不容啊！

富貴人家已經得天獨厚，如果恃「財」傲物，仗勢欺人，實在該遭天打雷劈。

就算老天爺忘了來懲罰，那麼，我艾慈替天行道吧！

眼看着一場好戲就要上場了。

* * *

艾慈望着安家寨正想得出神，忽然勞克一拳打過來，叱道：「小子，你在想什麼？」

艾慈笑道：「我在想安家寨。」

勞克道：「你小子是不是看到安家寨人多勢大，財大氣粗，心生畏懼了？」

艾慈笑道：「才不呢！」

勞克道：「那你在想什麼？」

艾慈伸手摸了摸自己的翹鼻子，道：「我不但不懼，還在想怎



麼樣整一整這位一條……龍……不……這條眼鏡蛇。」

勞克哈哈笑道：「小子，別忘了，我們的目的是那一對龍珠，整人的事先放一邊。」

艾慈指着安家寨道：「勞叔，安家寨的城門四丈高，寨牆也有三丈五，你打算怎麼混進去？」

勞克道：「咱們不是安家寨的人，想進安家寨就不能走大門，知道嗎？」

艾慈道：「那麼走後門是不是？」

勞克道：「那也得等到二更天。」

艾慈看看天色，唉聲嘆氣道：「日頭還未正中間，我們在這兒乾等，多沒意思。」

勞克道：「帶你來，先叫你看看地勢，夜間行動便也方便了。」

艾慈嗤之以鼻，道：「多此一舉，我只要跟着你就成了，何必跑這一趟路？找地方睡覺去。」

勞克道：「找地方先飽餐一頓再睡覺。」

兩個人併肩奔進烏梅城，迎面一家高陞客店。

勞克當先往客棧走。

艾慈在後面低聲道：「勞叔，進客棧是要花銀子的呀！」

勞克回頭瞪了一眼，道：「要銀子還不簡單？」

艾慈上下打量他一眼，道：「你身上有嗎？」

勞克道：「當然有。」

艾慈小聲道：「我怎麼沒看見？」

勞克這回連瞪都懶得瞪艾慈，自顧自的走了進去。

艾慈頓了一下，跟着勞克走進店，兩個人坐在一張桌子前。

艾慈又低聲道：「要是沒有銀子，我袋子裡還有槓子頭，咱們找個地方湊合着啃吧！」

他眞是蠻擔憂的。

勞克不開口，他伸手招來店伙計，道：「過來！過來！」

那伙計看看艾慈兩個人，笑道：「吃點什麼？」

勞克道：「有什麼好吃的？」

伙計抽下肩頭布巾，笑道：「葷素齊全，飯麪不缺，醬肉是牛腱牛舌牛肚，猪心猪肝猪耳朵，滷的是鷄頭鷄脚鷄翅膀，鴨掌鴨脖子鴨翅膀，醃的也不錯，葷素全有，來個炒黃絲，三炒肉碎什麼的，素的更不缺，豆乾豆皮花生米，外帶一鍋小米粥，你說你吃甚麼？」

艾慈不斷的嚥着口水，他伸出舌頭舔嘴唇。

他這輩子可還沒吃過店小二所數出的東西的一半呢！

勞克閉起眼睛來，淡淡地道：「小伙計，你們店裡眞齊全，老夫每樣來些，高粱再來上一斤整，完了再來一碗猪肝湯。」

小伙計看看兩個人，他伸手道：「我們店裡有規矩，先付銀子後上菜，你們要的一共是二兩三，拿來。」

勞克一瞪眼，道：「你們怕爺們要賴？」

小伙計道：「這幾年附近鬧災荒，不少人吃飽了不付帳，我們被這種人騙怕了，對不起，二位先付帳。」

這小伙計可眞勢利，未吃先付帳！

勞克笑道：「原來這碼子事呀！那是應該的，誰叫天底下這麼多窮苦人。」

他伸手在袋子裡摸出個小皮包，打開來，只見一顆玉米大的珍珠，散發着月亮似的光芒，對那伙計笑道：「這個珍珠可值不少銀子，你先拿在櫃上壓着吧，等我們吃完了再算帳。」

伙計張大眼睛，笑道：「看不出二位身上還有寶，好好好！我暫且收下了，二位的吃喝我馬上送到。」

勞克雙手十分細心的把皮包包起來，又小心的交在伙計手上，道：「東西交給你，可別再打開，小心被人偷了。」

小伙計的雙手捧起小皮包，匆忙的送給櫃台上。

櫃台上有個中年漢，他早就看見皮包中的珍珠，也就小心的把皮包放在抽屜裡。

艾慈驚奇地瞪着眼，他也透着不相信。

怪啦！這老偷兒怎會有這麼值錢的玩意兒？

他沒有說出來，店裡的人太多。

片刻——

小伙計便把一應吃喝的擺滿了一桌子。

勞克提着酒壺，道：「小子，喝酒。」

艾慈搖頭道：「你喝酒，我吃菜。」

勞克道：「大男人不喝酒，沒出息。」

艾慈還是搖頭，道：「我不想把鼻子變成紅櫻桃，你自己一個人喝吧！」

勞克笑笑，捏了一下紅鼻頭，道：「也難怪，你師父趙光斗不喝酒，他說酒能誤事，嘿嘿！他倒先翹了。」

勞克舉杯就是一大口酒，哈着大氣又吃菜。

艾慈頭一回吃大菜，醬肉掃了一大半。

勞克道：「小子，跟着我可不能餓肚子，你一定要吃飽，不但吃

飽，而且要吃好的，打從今天起，你的生活水準提高了，別光啃粗的了。」

小艾慈小聲道：「這可是你說的！」

勞克喝着酒，道：「老夫說出的話，擲地有聲。」

艾慈立刻叫伙計，道：「再來三斤盤腸，葱油餅送上五七張，羊肉湯有吧？撿大碗的來一碗。」

小伙計一楞，道：「要帶走？」

艾慈翻着白眼道：「現在吃，誰要帶走？」

小伙計一怔，道：「二位吃得完？」

艾慈不客氣地道：「那是我們的事。」

小伙計忙着往回走，勞克皺眉道：「好小子，你師父有名的大肚皮，你也學會了。」

艾慈嘻皮笑臉地道：「你後悔了？」

勞克淡淡地道：「誰後悔？你吃吧！」

刹那間，伙計又送上一堆菜來，全部放在艾慈的面前。

伙計把兩手叉在兩脅下，光景要看小艾慈怎麼個吃得下，他那臉上正露出輕視模樣。

嘿！這次他倒眞要大開眼界了啦！

艾慈取過兩張油餅來，一筷子就挾了半斤盤腸，他把盤腸捲在油餅裡，雙手捧着送嘴裡。

勞克吃吃笑，道：「三天沒吃飯，這一頓你連着把明後天的也吃完，有你的！」

艾慈嘴巴嚼着餅，那裡還能說出話。

他只「嗚嗚……呀呀……」刹那又喝了半碗羊肉湯！

那伙計傻了眼，他大膽的伸手摸艾慈的肚皮，道：「小客官，東西你都吃到哪兒去了？」

眞是個笨問題。

勞克吃着花生米，高粱酒喝了大半斤，艾慈已把叫上的東西全吃光，他叫一聲：「眞過癮，此生頭一回吃得這麼痛快。」

伙計搖搖頭，道：「我三天也吃不了這麼多。」

勞克見艾慈吃飽了，便匆匆把酒也喝完。

他伸手取出一錠銀子來，道：「這錠銀子夠不夠？」

伙計搓着雙手笑道：「足夠了，有得找！」

勞克道：「不用找了，多的算小費，把我的珍珠拿來吧！」

伙計取過銀子，忙把勞克的小皮包取回來。

勞克小心的把皮包湊近眼皮下看，他口中還自語地道：「我的珠子可值不少銀子的。」

皮包突然掀開來，勞克當衆大怒，道：「好啊！你們這兒是黑店，可惡，偷龍轉鳳手法，把我的珍珠掉包了。」

伙計也是一瞪眼，吃吃地道：「怎麼會呢？」

勞克一把揪住伙計，道：「我交給你的時候明明是珍珠，你怎麼弄個花生米在裡面？。」

伙計急叫道：「不是我呀，我把你的珍珠送到櫃上了。」

勞克見來許多人，遂又高聲吼起來。

艾慈坐着不起來，他知道老克在弄鬼。

坐着等看戲吧！

店掌櫃的走過來，只見皮包內包的是一粒花生米，便不由得驚訝地道：「明明是顆珍珠，怎麼會變成花生米？」

勞克大怒，道：「狗眼看人低，怕爺們白吃，原來你們居心叵測，盜走我的珍珠……」

掌櫃臉色一緊，道：「誰盜你的珍珠，血口噴人！」

勞克手一伸，道：「還我珍珠來！」

「說不定珍珠在你身上？」

「放你娘的屁，你看到了？」

「大家都沒走，東西不會飛上天。」

伙計也理直氣壯地道：「東西更不會入地去呀！」

兩人倒像在說相聲。

勞克大怒，一拍桌子一瞪眼：「操你親娘舅，反咬一口。」

掌櫃見勞克這模樣，冷笑道：「那得搜過才知道。」

勞克氣得鼻頭更見紅，道：「可惡！欺侮外鄉人。」

艾慈開了腔，懶懶地道：「勞叔，需要我動手嗎？」

勞克沉聲道：「我們有理，不必動手，你動傢伙，他們就有話說了。」

艾慈只好坐着不動，他要看勞克一個人表演啦！

他也不滿意這家高陞客店，來吃飯先付錢，不夠厚道，刻薄外地客人。

要知道進店吃飯的人，大都是出門在外的，這家客店不但不讓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反而給人氣受。

所以啦，被勞克整算他們倒霉！

不過，艾慈也沒有發現勞克如何動的手脚，他心中也在納悶。

他用眼睛在打量着勞克，希望能發現些什麼，然而，他什麼也沒發現。

如果艾慈能發現勞克怎麼動的手脚，「神偷」的招牌豈不被砸了。

此刻，勞克見圍觀的人大都同



意掌櫃的說詞，要搜查身子，他一咬牙又一橫心，自己當先把上衣脫下來。

他還脫長褲，更把裡面套的薄背心也脫下來。

勞克雙臂平伸，沉聲道：「你們搜吧。」

衆客人沒人上前搜，掌櫃也不搜，他示意伙計去動手。

伙計搜得好仔細，一件件衣裳找三遍，他的臉色變得好難看。

根本就找不到。

勞克把雙腿分開，道：「我褲襠裡掛了半斤的『活肉』，你也搜一搜。」

伙計猛搖頭，道：「沒有了，碰那玩意兒會倒霉。」

勞克道：「你現在就倒霉了。」

他一伸手，道：「還我的珍珠來。」

掌櫃道：「沒有。」

勞克對衆客人道：「你們聽聽，這簡直就是惡霸的話，要狠了。」

艾慈一看，嗯！該他上場了，猛拍一巴掌，桌上的碗筷跳起來：「拆他的店。」

就在這時候，有個黑漢自店外面走進來。

掌櫃的好像發現救星到，忙上前，先鞠躬，後問安，然後他把失珍珠的事情說一遍。

黑漢一瞪眼，道：「會有這種事？」

勞克把衣衫穿好，他坐着不走了。

事情都鬧大了，當然得鬧出個結果來啊！

那黑漢走近勞克，道：「老頭兒，是你丟了珍珠？」

勞克道：「不是丟了，是他們掉的包。」

黑漢道：「你怎麼知道是他們掉的包？」

勞克道：「押在櫃上的是珍珠，送回來的是一顆花生米，我要是當面不看清，走出店門他們就不承認。」

黑漢哈哈笑道：「這麼辦，今天你們吃的東西我請客，賣我個面子算拉倒啦！」

勞克斜睨他一眼，道：「你是誰？」

黑漢又嘿嘿笑道：「安家寨的二管事，烏梅城那一個不認識我這個黑豹——曹大霸的呢？」

勞克冷冷地道：「你叫操他媽？」

艾慈已在哈哈地笑。

這名字確實是難聽，還不是普通的難聽，眞的是很難聽。

曹大霸猛一挺，道：「你敢開老子玩笑？」

勞克道：「老夫不賣你的帳。」

曹大霸的雙拳舉起來，十指握得咯咯響，道：「老子打你個不賣帳！」

勞克冷冷笑道：「想打架容易，不過我不屑與你一般的見識，我還是要店掌櫃還我珍珠。」

他對艾慈道：「小子，你的任務來了。」

艾慈對曹大霸道：「想打架找我吧，黑大個子。」

曹大霸的蒜鼻子猛一抽，齜牙咧嘴地道：「你小子不夠老子一把捏，退一邊去。」

艾慈冷冷笑了笑。

然後他站了起來，說道：「走！門外我侍候你過幾招。」

艾慈躍到街心，許多客人跟着出來。

有個客人竊笑道：「吃飽了飯看打架，這玩意兒幫助消化。」

勞克一把揪住老掌櫃，吼道：「你眞是可惡，原來安家寨的人給你撐着腰，難怪你敢吃定老夫。」

掌櫃也不示弱地道：「你想怎麼樣？」

勞克指着店外面，道：「出了人命你負責。」

掌櫃沉聲地道：「是你們不長眼睛，烏梅城誰人不賣安家寨的帳？」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面傳來了曹大霸一陣陣的吼叫聲：「他奶奶的，看不出來你這個小子還眞有兩下子。」

艾慈嘻嘻笑道：「我要是你，挾着尾巴早就溜了。」

曹大霸怪叫一聲，道：「老子宰了你這乳臭未乾的小王八蛋！」

艾慈吃吃地冷笑，道：「哇呀！動刀子了！」

街上兩邊圍的人，看曹大霸自腰間裡抽出一把尖刀來，不由嚇得往兩邊閃。

有人大叫道：「要出人命啦！」

店裡面，掌櫃冷笑道：「老頭兒，你們現在若是想走還來得及，晚了，死的是你們。哈哈！」

勞克冷叱道：「那得等他們比劃以後才知道。」

掌櫃道：「好個老頑固，不見黃河你不死心。」

勞克道：「到了黃河，我叫你去見閻王。」

門外面，艾慈突然高聲道：「勞大叔，要死的還是活的？」

勞克哈哈笑道：「半死不活就夠了。」

艾慈胸有成竹地道：「你的話好比閻王令，這黑豹我叫他學狗爬。」

只見艾慈忽然旋身到了曹大霸的右後面，一脚踢在敵人的後腿彎。

曹大霸尖刀掄空，忽然不見敵人面，忙着要轉身，突然雙腿不聽使喚，「咯」地一聲，跪在地上。

曹大霸氣極啦！

他就地一個怒翻，人未站起來，尖刀已虛空暴刺十一次，撕裂的空氣，發出「咻咻！」的刺耳聲。

艾慈騰身三丈高，他的利刀也拔出來了。

一聲尖叱：「殺！」

他那小三號的身子，就像天空中落下的一顆殞石般撞上去。

「嗆嗆嗆！」的刀碰聲中，曹大霸一聲厲叫：「啊！」

也眞夠狠，艾慈的刀法用上了。

他一刀扎進曹大霸的右肘上，同時一脚踢在敵人的鳥蛋上。

曹大霸叫着在地上滾，痛得臉上都變了樣。

一張黑臉泛灰白，抖着聲音直叫痛。

就在這時候，斜刺裡奔來個大個子。

又一個人到啦！

這個人長得和曹大霸的模樣兒差不多，只是眼珠裡泛着血紅色，模樣兒好像剛從窰子裡走出來似的。

他撥開人羣，衝到曹大霸身前，道：「怎麼了？」

曹大霸指着艾慈，罵道：「甘兄，快把那小王八蛋做了，我不要他活着。」

姓甘的看了艾慈一眼，他冷冷地走上去，道：「是你殺傷我們安家寨的人？」

艾慈不屑地道：「他應該感激我，因爲我沒有要他的命。」

姓甘的上上下下看着艾慈，道：「你今年幾歲了？」

艾慈笑嘻嘻地道：「說大也不大，說小也不小了。」

姓甘的道：「幾歲了？」

艾慈搖頭晃腦地道：「總有十一二，十二三，十三四，唔！虛歲也該有十五了吧！」

說了一大堆廢話，結果有用的，只有最後一句。

姓甘的大罵道：「奶奶的，十五歲就殺人呀？」

艾慈不以爲然地道：「這又不是頭一回。」

「你還時常殺人？」

「怎麼？不可以？」

「娘的，老子今天要教訓你。」

「哈哈！你是誰呀？」

「老子名叫甘一艮，安家寨的七武士之一，小子，你怕了吧！」

「你說你叫什麼？」

姓甘的以爲艾慈怕了，便又說道：「甘一艮。」

艾慈忽然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你叫幹你娘，他叫操他媽，你們的名字髒極了，都一樣的，夠難聽的。」

甘一艮大怒，道：「王八蛋，敢開老子的玩笑。」

艾慈刀一橫，說道：「老小子，別亂吼，動手吧！」

甘一艮腰裡抽出一根鐵鍊子，鍊頭上墜着半尺長的一段鋼梭子。

那玩意兒眞方便，平常帶在身上當褲帶，用起來又是錘。

艾慈冷冷笑了笑，道：「小爺等你出手了！」

甘一艮右腕猛一抖，鍊子梭「嘩啦啦」一聲，流星也似的照着敵人面門扎過去。

艾慈沒有退，迎着來梭挨上去。

他的左手眞夠妙，一傢伙抄住鐵鍊條，他的利刀已到了甘一艮的眼皮前。

甘一艮連抽梭子的時間也沒有，丟下鍊條就往左邊掠。

「咻！」

甘一艮的身子剛站定，背上忽然一陣痛。

艾慈已笑道：「幹你娘也不怎麼樣！」

甘一艮怒又驚地道：「小子呀，可惡，你留下名字來！」

艾慈收起尖刀，緩緩地說道：「小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艾慈就是我的名。」

甘一艮怔了一下，背上痛得冒冷汗，但他還是大聲叫：「什麼？愛司，黑桃愛司？王八蛋，這是洋痲將，你封自己叫愛司，還說這是你的名。」

艾慈道：「我看你的耳朵有毛病，你才渾帳王八蛋。」

突然間，店裡面傳來一聲喊，道：「小子，都打發了沒有？」

艾慈道：「好像賴着不走了！」

勞克在店中吼道：「那就殺了他們。」

艾慈笑嘻嘻道：「這正是我心裡的話。」

他舉刀走向甘一艮與曹大霸，嚇得兩個人哇哇叫。

曹大霸道：「你把老子踢得站不直，還要殺人呀！」

甘一艮也叫道：「你狠個什麼勁，趕盡殺絕呀！」

艾慈的左手指在利刀上撫弄着，道：「誰叫你二人强出頭，殺了你們兩個，小爺這就拍屁股走人。」

他舉着利刀正要往下殺，甘一艮大聲吼，道：「住手，黑桃愛司，吃定爺們了。」

艾慈道：「你們知不知道，如果我沒有幾下子，早就死在大街上了。」

甘一艮道：「你說對了，你不該不賣安家寨的帳。」



艾慈笑笑道：「還好，我贏了，我這就宰你們。」

曹大霸大聲道：「小伙子，算你厲害，老子們認了，這總可以吧！」

小王八換成小伙子，但艾慈不吃這一叫。

因爲，一點點實質上的利益也沒有嘛。

他仍然在冷冷笑，道：「叫我小祖宗也不行，今天非宰你們不可。」

利刀指在甘一艮的脖子，磨呀磨的就要往肉裡送，嚇得甘一艮翻白眼，道：「你到底要怎樣？」

艾慈道：「閉閉眼，我出手快一點。」

街上突然靜下來，上百人正圍着看宰人，誰也不敢出一聲大氣，就等着看殺人。

曹大霸大聲道：「打個商量怎樣？」

艾慈心中一動，道：「商量？你們沒有籌碼，刀在我手上。」

曹大霸道：「江湖上有個不成文的規定，要命不要錢，要錢不要命，我們花銀子買命可以吧？」

艾慈心裡在笑暗道：「這不正是我想的，王八蛋才願意在大街上殺人。」

他收起利刀，點點頭道：「不錯，有這麼一說，我同意你們花銀子買命。」

甘一艮道：「眞窩囊！」

曹大霸道：「甘兄，我們這是在地頭上，你也不多想一想。」

甘一艮心中當然明白，只要逃過這一劫，立刻回去安家寨，人多就是力量，還怕這一老一小的跑上了天？

他衝着艾慈道：「老子今天就認了，你要多少銀子？」

艾慈心中定不準，他身上從來就沒帶過錢。

他是個窮光蛋，他還討過飯。

所以囉，他一點行情也不懂。

艾慈還在琢磨，曹大霸開口道：「今天出門沒帶多少錢，這麼辦，每人送你十兩銀子，夠了吧？」

艾慈心中想：「他能給十兩銀子，就能給二十兩。」

一聲冷笑，艾慈道：「不行，你們的命太不值銀子了，我還是要殺人。」

甘一艮叱道：「你的胃口到底有多大？你究竟要我們多少銀子才放人？」

艾慈道：「每人二十兩，共拿四十兩，少一個就不放人。」

曹大霸立刻取出四錠銀子來，道：「老子進城辦東西，偏偏遇上倒霉事，拿去買藥吃。」

艾慈的眼睛都直了，他幾曾見過這麼多的銀子。

才四十兩他就直了眼，因爲他還沒見過世面嘛！

笑嘻嘻的接過來，艾慈道：「二位，你們保住自己的命了，奶奶的，有銀子眞好，可以買命。」

甘一艮罵道：「他奶奶的，見錢開眼。」

曹大霸好多了。

他緩緩地站起來，道：「小子，你千萬省着花，一半天光景這些銀子還是我們的。」

艾慈道：「你若想再奪回去，千萬記住一句話。」

曹大霸道：「什麼話？」

艾慈冷笑道：「多帶銀子來。」

甘一艮冷冷一聲笑，他拉着曹大霸就往北街走。

往北走是回安家寨，這二人去找救兵了。

店裡的掌櫃高聲叫：「曹爺！甘爺！你們怎麼走了？」

艾慈已走進店裡來，他迎着掌櫃的道：「你還叫？眞要叫他們死翹翹？」

勞克道：「你怎麼把他們放了？」

艾慈道：「他們拿銀子買命，你瞧瞧，四十兩銀子呀！」

勞克氣喘喘地道：「好小子，你窮極無聊，你見錢開眼，你沒見過世面，你渾蛋！」

艾慈怔怔地道：「我怎麼啦！」

勞克道：「若是拿銀子買命，他兩個至少要五百兩，四十兩你就開心了。」

艾慈不服地道：「要得多他們拿不出，豈不是白要？」

勞克道：「安家寨的人一定拿得出來，而且……」

他看着發急的掌櫃，又道：「他們也可以向掌櫃的借，你忘了，姓曹的是爲掌櫃强出頭呀！」

一掌拍在頭頂上，艾慈怨嘆地道：「他娘的，說來說去我吃虧了。」

勞克道：「吃一次虧學一次乖，下回你就知道了。」

掌櫃的道：「老爺子，我眞的沒拿你的珍珠，算了吧！」

勞克怒叱道：「你說得眞輕鬆，今天你不賠，咱們沒完沒了。」

艾慈道：「乾脆，一把火燒了他的店，算了。」

掌櫃一瞪眼，道：「看不出你小小年紀，比老的還要狠十分，你在街上殺了人，還要在城裡放火燒，你以爲你是誰呀！」

艾慈冷冷地道：「你就把我當成小鬼看吧！」

掌櫃的道：「閻王好見，小鬼難纏哪！」

勞克手一伸，道：「別拖時間了，賠吧！」

掌櫃的道：「一顆珍珠多少錢？」

勞克道：「開封馬道街的珠寶店，我花了白銀三百三十兩買來的，這件事我也倒霉，你就賠我三百兩吧！」

掌櫃的道：「一顆珍珠三百兩銀子，什麼珍珠這麼貴？」

勞克道：「我那珍珠辟邪，神鬼不侵是個寶吔！」

伙計低聲道：「大掌櫃，我們認了，給他們吧！」

掌櫃一巴掌打過去，伙計捂住半張臉，道：「我說錯了嗎？」

掌櫃叱道：「狗東西，都是你的好主意，來吃飯先付帳，惹出這樣是非來。」

伙計再也不敢開口，他縮着脖子退一邊去。

勞克伸出了手，道：「拿來吧！再不拿我要漲價了。」

掌櫃的猛跺脚，氣唬唬地道：「這個月我們白幹了！」

他走回櫃房裡，匆匆托出個木盤來，十兩一個的銀錠就是三十個。

勞克眞夠快，他把三十個銀錠裝進袋子裡，衝着艾慈道：「下回別在這家高陞客店吃飯了，他開的是黑店。」

艾慈嘻嘻笑道：「你老放心，我已記下了，再也不來了。」

伙計突然大聲吼，道：「就算你們來，老子也不理你們了。」

艾慈一瞪眼，道：「什麼東西！」

勞克走出店門外，他的表情眞可憐，就好像他眞的吃了大虧似的，心有不甘。

他是做給別人看的。

店門口站了不少人在圍觀，大部份對艾慈的本事豎起大拇指叫好。

* * *

勞克走得快。

他非走快不可，因爲他明白，此地距離安家寨並不遠，姓曹的一定回去找人了。

艾慈却想不到這一點。

他更想不到勞克是怎麼把珍珠掉包的。

他還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孩子呢！

二人匆匆地走出烏梅城，急急奔到小河邊。

勞克回頭對艾慈，道：「找個地方睡覺去。」

艾慈道：「你等等，有件事情不問清楚，我這心裡頭彆得慌。」

勞克笑道：「我知道你小子要問什麼。」

艾慈道：「那就告訴我。」

勞克看看身邊沒有別人，他吃吃笑着看太陽。

他把一張臉仰得高高的，鼻孔衝着刺目的太陽一陣噏動之後，他忽然「哈啾」一聲，只見一顆珍珠落在他的手掌上。

艾慈驚訝地道：「你把珍珠吸進鼻孔了？」

勞克笑道：「就是這一招，我練了十八年，你看看我的紅鼻頭，那是功夫練的，裡面能藏珠寶鑽石，誰也不會想得到，小子呀！他們都是驢，當然想不到。」

艾慈豎起拇指，道：「別說是珍珠，就是比珍珠再小的東西我也沒辦法，佩服！」

勞克笑道：「別看你是『黑桃愛司』，比我這『紅心老克』來，小動作你還差一截。」

艾慈眨眨大眼睛，道：「你還有別的絕招呀？」

勞克道：「以後你自然會知道。」

艾慈的心中開始不愉快。

「嵩山老怪」趙光斗傳了他一身功夫，想不到却替個老偷兒當保鏢。

艾慈心中雖然這麼想，但眼前已答應勞克，又不能撒鴨子走人。

他對勞克的偷技絕妙，心中也有一份佩服感，只要不做傷天害理的事，保鏢就保鏢吧！

否則，他又能幹什麼呢？反正他師父以前也是幹這行的。

就在這個時候，勞克指着一座老樹林，道：「小子，我們今天睡樹林，二更天再摸上安家寨。」

艾慈無所謂地道：「你說怎麼就怎麼！」

勞克先繞進樹林子裡，他忽然向艾慈問道：「想不想再吃一頓？」

艾慈搖搖頭道：「現在不餓了。」

勞克道：「我忽然想起有件事情要你去辦！」

艾慈雙眼一瞪道：「我又變成你的跑腿啦？」

勞克道：「這件事跟你有關係。」

艾慈眼珠子一轉，道：「說來聽聽。」

勞克道：「安家寨裡殺手上百人，萬一你應付不了怎麼辦？所以我想了個不算好的點子出來。」

艾慈笑道：「你出的點子一定很缺德。」

勞克道：「別他娘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這可是爲了我們行事方便呀。」

艾慈聳聳肩道：「你說，我聽着。」

勞克道：「麻煩你再跑一趟腿，去到高陞客店裡，你見了掌櫃的只管說，告訴他，如果安家寨的



人不服氣，今夜二更天叫他們往南面三十七里遠的河岸邊，大家在那兒卯上幹，不去就是王八蛋。」

艾慈皺着眉頭，道：「你叫我在那兒同人家打架呀？」

勞克叱道：「我叫你跟我上安家寨。」

艾慈忽然「嗤！」地一聲笑起來，道：「我明白了，你叫我把安家寨的人騙去河岸邊，我們也好大膽子進安家寨，安家寨少了殺手在，你偷起東西也方便，是嗎？」

勞克拍手叫道：「你小子總算開竅了，老夫就是這個主意。」

艾慈噘着嘴，道：「騙人的事你也幹！」

勞克道：「善意的騙有什麼關係？對我們有好處的事，何樂而不爲？」

艾慈想了想，道：「也好，免得到半夜裡出刀殺人，只不過偷姓安的一對龍珠嘛！」

勞克道：「就這麼說定，你去告訴高陞飯店的掌櫃，我在這樹林子裡打個盹等你。」

* * *

艾慈一路又奔回烏梅城，他匆匆的進了高陞客店的門，掌櫃的搖手，道：「不歡迎，出去！」

艾慈嘻皮笑臉地道：「我知道你不歡迎我，不過剛才我忘了幾句話，這時候回來對你說。」

「你還要說什麼？」

艾慈故作好人樣，道：「其實我也是爲你好，萬一安家寨向你要我二人，你怎麼說？」

「我就說，兩個大騙子騙去我三百兩銀子匆匆的走了。」

艾慈齜着牙道：「他娘的，你說我們是大騙子？」

掌櫃的道：「小客人，別看我開的是客店，江湖上的牛鬼蛇神我見多了，這碼子事我們彼此心裡明白，我三百兩銀子買個乖，財神爺不難爲好心的人，我窮不了。」

嘿！想不到這掌櫃的還以爲自己是個好人呢？

艾慈笑笑，道：「你是好心人，未吃飯先要錢，娘的，你要是黑心肝，客人不完蛋？」

掌櫃知道艾慈是個厲害角色，他氣得臉皮泛青，可也不敢罵出口來。

這種人最難惹，還是忍着點，免得待會兒不但皮肉痛，還得花錢消災。

他重重地道：「有什麼事就快說，我們還要做生意。」

「安家寨的安天海如果找你，你就對他說，朝南面三十七里有個河，我們在河邊等他到二更天，過時不候。」

掌櫃道：「小客官，我告訴你，安家寨的銀子剛出爐，還眞是燙手，你拿不走的。」

艾慈「哼！」了聲，道：「那是我小爺的事。」

他回頭走出店門外，有幾個人認得他，跟着艾慈的身後走，指指點點的在說他。

艾慈也不理，出了城門就往南行。

他知道，安家寨的人該來了。

安天海不是一盞省油的燈，這種虧他絕不吃。否則，他還稱個什麼「一條龍」呢？

* * *

艾慈奔進樹林子裡，附近傳來一聲笑，道：「小子，快睡覺，天黑我們去取寶。」

是勞克的聲音，他好像睡在樹頂上。

艾慈騰身上了樹，他也笑道：「不是取寶，是偷。」

勞克道：「偷就是取，取就是偷，在老夫眼裡沒有分別。」

艾慈道：「勞大叔，你忘了一件大事。」

「小子，你說什麼？」

「你忘了分銀子。」

勞克挺身子，艾慈才發覺他睡在樹叢的橫枝上。

艾慈躍到勞克身邊，他伸手要：「銀子拿一半來。」

勞克沉聲道：「好小子，我爲什麼銀子分給你？」（未完・六）

**上文提要：**康少峯向呂松林討回秘籙，正和病叟、九州羅漢爭持「斷腿」討還的事，楊威和無影二鬼也來「集賢莊」討取秘籙，遭到拒絕，便和呂松林、病叟、九州羅漢打起來，康少峯見病叟他們不敵，挺身相助，仍非楊威和二鬼的敵手，正在危險之際，突然來了師父的女兒慧姑協助，楊威見討不到便宜，便乘機溜走了……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鬼谷

爲亡師討還秘籙　痛下手擊斃玉女

小峯說道：「好吧，就讓他多活幾天，等把冷面人魔夏宏光手中的寶圖討回來，詳加參研之後再殺他也不遲！」

事實上，你一言，我一語，經過這一陣躭擱，幽冥秀士等三人早已遠去，想追也追不上了。

小峯和慧姑，已知彼此的身份來歷，無須別人介紹，便就地暢談起來。

九州羅漢、神州一奇與病叟龍雲，惡戰半夜，歷經奇險，俱感身心疲憊，眼前看似風平浪靜，實則外弛內張，危機四伏，誰也不敢保證幽冥三魔不會捲土重來，當務之急自然是先恢復功力，以防不測。

於是，三老就在附近盤膝打坐，閉目行功。

正好給了二小一個談話的機會，康少峯把在飛來峯如何拜師，絕命谷左玄喪命的事細說一番，探手入懷，取出師父的血書，交給左慧姑，最後一本正經的道：「慧姑姐姐，這一封血書是師父他老人家親自寫的，小弟未盡之言，一看此信便知。」

左慧姑接過血書，雙手顫顫抖抖地打開來，逐字逐句的往下看。

起先，她怒容滿臉，珠淚直流，狀至悲慽！

稍後，銀牙緊咬，黛眉微揚，瞪了呂松林一眼！

沒多久，便又臉泛桃紅，嬌羞不勝，含情脈脈地膘了康少峯一眼，隨即粉頸低垂。

康少峯不明究裡，道：「慧姐，怎麼啦？師父在遺書上說些什麼？」

左慧姑將血書遞給小峯，羞答答地道：「你自己看吧，人家心亂得很。」

小峯甚覺詫異，將師父的血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發現除將他自己的恩仇愛恨，一一言明，命女兒慧姑與小峯攜手江湖，爲他報仇雪恨，尋訪愛妻之外，並無其他重大事情。最主要的一件事，竟是將慧姑許配康少峯爲妻，要二人在所有的恩仇愛恨了斷清楚後，應即刻成婚，爲重整龍虎門奉獻心力。

看畢，小峯自然明白左慧姑害羞的原因所在，大大方方的道：「慧姐，此事純粹是師父他老人家一手安排的，小弟無依無靠，孑然一身，人又愚笨粗魯，妳如果不願意，可以取消……」

左慧姑聽到這裡，忙伸手捂住他的嘴，道：「峯弟，快別這樣說，慢說是先父遺命，就是沒有他老人家的安排，人家見到你也會……」

雖是江湖俠女，這種事還是難以啟齒，忽覺玉臉發熱，心如鹿撞，下面的話再也說不下去了。



少女的嬌羞忸怩最是惹人憐，小峯也受了感染，臉紅耳熱，心跳也加快許多。

默然相對片刻後，左慧姑道：「先父在括蒼山、百丈峯先後兩次負創，斷了兩條腿，千辛萬苦到達飛來峯後，本想定居住下來療傷練功，誰想到我爲了採藥，竟一別成永訣！身爲人女，竟未能親視含殮，豈不叫人心碎腸斷！我們父女倆隱姓埋名，避居山野，原指望一旦功力大成，便直搗幽冥教，重建龍虎門。不料，懷璧招災，武林各派覬覦銀圖秘籙，動輒羣起而攻，斷腿在前，喪命在後，天下雖大竟無一個仗義直言不貪不取的君子……」

說到這裡，已是泣不成聲，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

康少峯也陪着她落淚不止，安慰道：「人死不能復生，慧姐切勿過份傷悲，好在寶圖仍在，玉符未失，實乃不幸中的大幸。」

左慧姑頷首稱謝，道：「我採藥歸來，一入黃山便得知先父被羣豪圍攻，逼下絕命谷的消息，馬上深入谷中，四處找尋，曾親眼看到你爲他老人家所立的那塊石碑，當時心中半信半疑，根本沒有想到在極短時間之內先父會收下你這個徒弟。」

康少峯道：「慧姐來集賢莊作甚？」

左慧姑道：「先父的一條腿是毀在呂松林之手，此仇不能不報，四幅銀圖秘籙也不能不討。」

九州羅漢、病叟龍雲、神州一奇呂松林已行功完畢，聞言臉色大動，心情忽又沉重起來。

康少峯望了呂松林一眼，道：「小弟集賢莊之行也是爲此而來。」

「峯弟可曾如願？」

「寶圖已經討回，斷腿之仇未報。」

「你打算如何處理？」

「照先師遺命行事！」

話未落地，已惹惱病叟龍雲，上前咆哮道：「康少峯，你當眞冥頑不化，心如鐵石，一定要毀掉呂大俠的一條腿？」

康少峯一臉慽容，字斟句酌道：「不是晚輩無情無義，有意跟呂前輩過不去，實因師命如此，必須遵從！何況，血債血還，一腿還一腿，乃天公地道之事，並不爲過！」

剛才還大義凜然，捨命馳救呂松林等人，曾幾何時，康少峯又變成冷面殺手，毫無情義可言，病叟臉色發青，戟指臭罵道：「臭小子，你眞不愧爲是楊威的兒子，和你那魔鬼老子一樣的邪惡狠毒……」

這話太重，傷及小峯痛處，一掄殘琴，意欲動手，九州羅漢排解道：「此時危機四伏，情勢十分險惡，幽冥教的魔鬼隨時都有去而復返的可能，此時大家同心協力，尚恐力有未逮，斷不可自相殘殺，賜魔徒以可乘之機。」

康少峯不假思索，立道：「橋歸橋，路歸路，對付幽冥教是一回事，替先師討債又是另一回事，請勿混爲一談。」

「小施主的意思是不肯回心轉意？」

「在下情願追隨諸位前輩，對付幽冥教，即使犧牲性命亦無怨無悔，但斷腿之事却絕無通融的餘地，請老禪師勿再多言。」

話說得很絕，已無轉圜餘地，九州羅漢大爲震怒，擋在呂松林面前，擺出一副不惜一拚的架勢，道：「好，你想要斷呂施主的一條腿，就必須先要了老衲的這一條命，貧僧但有一口氣在，你就休想胡作非爲。」

康少峯怒眉雙挑，欲語未語，左慧姑玉臉一寒，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此事與老禪師無關，請勿自討沒趣。」

九州羅漢是何等樣人，幾時有人敢這樣頂撞，吼聲如雷道：「女娃兒好大的口氣，老衲只要一息尚存，就不會眼睜睜看着呂大俠毀在爾等手中。」

「先父跟呂松林無冤無仇，他爲何鳩衆圍攻，下手行兇？」

「那是因爲左魔殺人如麻，引起公憤，才不得已而出此下策。」

「胡說，純粹是自欺欺人之談，如非他們心懷叵測，企圖搶奪銀圖秘籙，先父避居荒野，求的就是清靜，絕對不會和任何人爲敵。」

「不論如何，殺人就不對。」

「先父殺人不對，難道呂松林斬斷別人的腿就對？」

「這……」

左慧姑理直氣壯，咄咄逼人，九州羅漢語爲之塞。

神州一奇呂松林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這時鄭重其事的說道：「蘭因絜果，在劫難逃，老夫一時失察，冒犯左玄在前，今日毀掉一腿，亦是理所當然，老禪師與龍大俠請別再多費唇舌，呂某決定自毀一腿。」

腿字出口，劍已舉起，朝自己的大腿砍去。

九州羅漢、病叟龍雲嚇一跳，想阻止已經來不及。

香風一掠，呂盈盈穿着一身雪白的新娘服，肩披霞帔，頭戴鳳冠，一張本來就很嬈嬌嫵媚的臉蛋兒，更加明麗照人，儼然一派新娘打扮。

呂松林瞧瞧愛女，再望望莊內張燈結綵的熱鬧景象，道：「孩子，一切行將準備就緒，妳馬上就要做新娘子了，怎可拋頭露面，快回房去吧。」

盈盈的眸光從康少峯、左慧姑的身上一掃而過，道：「爹，女兒聽說峯哥重返集賢莊，根本沒懷好意，是來討債的？」

神州一奇呂松林表現得很坦然，道：「盈兒，別管這些，康少俠有師命在身，不得不爾，並非有意和咱們父女爲難，快回房去準備做妳的新娘吧。」

眞相已明，呂盈盈芳心欲碎，扭頭狠狠地瞪了康少峯一眼，咬着銀牙質問道：「你說，重返集賢莊究竟爲了何事？家父對你天高地厚，你要憑良心啊，呂家的人可也不是好欺負的。」

小峯既不忍傷伊人芳心，也不願亦不能違背恩師遺命，呆若木鷄似的楞在那兒，不知如何作答。

話不說不明，燈不點不亮，醜媳婦遲早還是要見公婆，小峯猶豫再三後，硬着頭皮道：「呂姑娘，很抱歉，此來確是代師討債，要毀……」

面對自己深深愛着、且曾訂過婚的女子，以下的話康少峯實在說不出口。

呂盈盈杏眼圓睜，珠淚盈眶，盯着他問：「你要毀我爹的一條腿，是不是？」

康少峯不願說但又不能不說：「是的！」

「看在我們過去的情份上，可否網開一面？」

「不行！」

「那麼，我賠令師一條腿好啦！」

「冤有頭，債有主，也不能瓜代！」

「康少峯，你恩將仇報，絕情絕義，一點人情也沒有，實在太令人失望了！」

越說越氣，玉腕倏揚，摑向康少峯。

小峯本是至情至性之人，見她新裝初換，人比花嬌，一心一意要做自己的新娘子，那堪命運弄人，落得這般悲愴局面，心中至感疚歉，沒有躲，也沒有還手的意念。啪！盈盈纖掌已到，正中右頰，立時現出五條血紅的指印。

左慧姑皺一下眉頭，不言不動，不知她心裡在想些什麼。

呂盈盈生來溫柔善良，對康少峯更是一往情深，打在心上人臉上，痛在她自己心裡，撲在老父懷中，放聲大哭起來。

左慧姑體諒康少峯處境尷尬，有所不便，上前三步，對呂松林道：「你剛才說要自斷一腿，現在還算不算數？」

神州一奇昂首道：「君子一言，駟馬難追，當然算數！」

「那就快請動手吧，別浪費時間。」

呂松林應了一聲：「好！」推開愛女，舉起寶劍。

「不！」

九州羅漢、病叟龍雲與呂盈盈同聲喊不，一齊出手攔阻。

病叟龍雲道：「這是姑息養奸！」

九州羅漢道：「此乃婦人之仁！」

呂盈盈的話更刺耳：「這個小無賴拜魔爲師，早已鬼迷心竅，喪失人性，不再是以前的康少峯，爲這種人犧牲未免太不值得！」

神州一奇不以爲然，仰天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此事錯在老夫，不該率衆追殺死神左玄，小峯奉命行事，理當成全於他，誰叫我當初一念之差，沒收他爲徒，思想起來實乃咎由自取！」

心意既決，方待行事，病叟龍雲又出言阻止道：「且慢，呂兄有意姑息養奸，龍某却不敢苟同。」

左慧姑一揚柳眉兒，道：「這事與你無關，龍前輩憑什麼不同意？簡直是狗拿耗子，多管閑事。」

病叟最愛打抱不平，最恨人說他多管閑事，大怒道：「憑左魔殺人不眨眼，自尋死路，憑呂大俠對小峯恩重如山，不能以怨報德，憑武林正値多事之秋，不能羣龍無首，憑……」

左慧姑截口道：「夠了，廢話少說，有一句醜話左慧姑願說在前頭，此仇必報，絕不更改，誰敢攔阻，本姑娘就跟誰爲敵，不惜一戰！」

「好刁的丫頭片子，比妳那魔鬼老子還要狂，老夫不自量力，倒要掂一掂妳的斤兩。」

左慧姑以行動代替了答覆，一掌呼嘯而出。

龍雲心火大發，欲罷不能，立與左慧姑幹上了。

九州羅漢不甘寂寞，一再阻止呂松林自殘，也跟康少峯發生衝突打起來。

四人捉對廝拚，打得天昏地暗，九州羅漢、病叟龍雲修爲有素，冠絕武林，却非康少峯、左慧姑之敵，明眼人一看即知，百招之外，二老必敗無疑。

這也難怪，死神左玄以「開頂大法」將畢生眞力全部輸入康少峯體內，潛能極大，威力無窮。左慧姑也不差，已修得銀圖秘籙上的絕學，一般武林人物自然望塵莫及。

呂松林看得明白，自然不忍見九州羅漢、病叟龍雲在此出醜，甚



至丟掉性命，心說：「呂松林阿呂松林，你一生以俠義自許，還猶豫什麼，只要自斷一腿，便可化解一切，何樂而不爲？」

趁愛女盈盈目注場中惡鬥不備，手起劍落，將自己的右腿硬生生的剁下來。

腿已落地！

血如泉湧！

惡鬥立止！

呂松林也不支倒地！

呂盈盈撲倒在老父身上，放聲大哭起來。

康少峯也爲這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突變震呆了，想說話却又不知從何說起。

左慧姑亦心有不忍，陪着大家落淚不止。

病叟龍雲急得滿頭大汗，先封住呂松林的經脈，爲他止血，然後才說：「你這是何苦，武林多事，羣魔亂舞，血女重履江湖，幽冥教四處肆虐，鬼谷谷主至今身份不明，正須呂兄登高一呼，領袖羣雄，伐魔討賊，你却爲了一個魔崽子作賤自己，委實叫人難以理解。」

九州羅漢帶有少林靈藥，給神州一奇服了三粒，道：「老檀越俠骨仁心，定可垂範千古，但願能使頑石點頭，祛除魔障，從此浪子回頭，立地成佛，別再恣意殘害生靈。」

老禪師存心點化於他，事實上康少峯秉性善良，並非惡人，而且對呂家父女一直心存感激，見呂松林已自殘一腿，跟師父之間的仇隙已了，忽然噗通一聲，跪倒在神州一奇面前。

他在致歉！他在求恕！

只有眼淚！沒有言語！

此時無言勝有言！

這時，呂松林的情況已經穩定下來，坐在一張太師椅上，神智也很清醒，拉住康少峯的手，緩緩說道：「小峯，別這樣，你做得很對，沒有錯，武林中人最重師道，老夫不怪你，想我呂松林一生以俠義自許，自問俯仰無愧，唯有對令師左大俠這件事疚愧在心，耿耿於懷，雖死莫贖！」

父親寬宏大量，原諒了康少峯，做女兒的却記恨在心，不肯饒恕，呂盈盈淚痕沒乾，怒火中燒，一字一淚道：「爹，姓康的小魔把你老人家害成這個樣子，還說他做得很對，等於是在作賤自己，他身在魔道，喪心病狂，咱們和他恩情已斷，剩下來的只有仇恨，女兒這就去傳喚莊上高手，與老禪師、龍伯伯聯合起來，我就不信殺不了這個忘恩負義的……」

呂松林打斷女兒的話，斥責道：「一個女孩子家懂什麼，還不快給我回房去，少在此胡言亂語。」

「不！」呂盈盈心堅意決道：「爹，我看你老人家眞是個老糊塗，姓康的害你殺你，還處處袒護他，爹大人大量，不願斤斤計較，做女兒的却恨他入骨，至少要砍斷他的一條腿，爲你老人家報仇！」

「冤仇宜解不宜結，此事絲毫不能怪康少俠，全是爲父的當年一念之錯，才惹出這一場風波。」

「不行，女兒心意已決，最低限度也要砍斷他的一條腿，說什麼也不能讓他就這樣大搖大擺的走出呂家的大門。」

趁老父不備，取過寶劍，就要和康少峯拚命。

呂松林睹狀大怒，對左右道：「快！給我攔住她，誰要是敢對康少俠不敬，老夫絕不輕饒！」

兩名莊內高手齊聲應是，立將呂盈盈强行攔下來。

康少峯見此情景，自知久留易生事端，跟左慧姑交換一道眼神，對神州一奇道：「老前輩，小峯尚有急事待理，就此請辭，今日冒犯之處容日後再行請罪。」

挺身站起，兜頭一禮揖別，與左慧姑轉身就走。

呂松林一眼瞧見女兒一身新娘打扮，猛然想起今天乃是大喜的日子，自責道：「我眞是老糊塗了，盈兒早已許配小峯爲妻，無論如何今天一定要完成婚禮。」

隨即大聲呼喚道：「康少俠快請回轉。」

康少峯止步轉身道：「老前輩還有什麼指教？」

呂松林道：「今天是你與盈盈的結婚佳期，你這個做新郞的不能走啊。」

康少峯楞住了，幾次張口欲言，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左慧姑也楞住了，沒料到自己的未婚夫已早有婚約，望着小峯，欲言又止。

病叟龍雲大搖其頭道：「這小子把你害得還不夠，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呂兄還要把女兒嫁給他？」

呂松林正容道：「此事早已決定，不能更改，龍兄不是一直希望促成這一對佳偶嗎？」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龍某現在不贊成。」

「因爲他是死神左玄之徒？」

「還是幽冥教主楊威之子！」

「龍兄之言差矣，左玄之徒不一定會殺人放火，楊威雖壞也不見得生不出好兒子來。」

龍雲仍堅持己見：「這是你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跟事實可能出入很大，最好別拿盈盈的一生幸福當賭注。」

呂松林振振有詞道：「小峯生

性至善，是非分明，雖然由於他自身的不幸遭遇，偶有過激的言行，但只要有人肯諄諄善誘，不要逼他走上極端，相信日後定會成就一番非凡的事業，造福天下武林。」

九州羅漢接口道：「阿彌陀佛，老衲畢生浸淫易理八卦之中，又兼閱人無數，只知他魔障纏身，殺孽深重，却看不出會成就一番造福天下武林的大事。」

呂松林苦口婆心道：「老夫對易理八卦涉獵甚淺，不敢在行家面前班門弄斧，但却深明善惡相報，因果輪廻之理，二位如能多方提攜誘導，這孩子絕對不會誤入歧途。」

病叟龍雲道：「聽呂兄的口氣，對這小子似乎很有信心？」

呂松林道：「老夫相信自己不會看走眼。」

九州羅漢道：「假如他偏偏危害武林，又當如何？」

呂松林拍着胸脯保證道：「我願負全責！」

自己的行爲，別人願負全責，說這話需要極大的勇氣，也要對他寄予莫大信任才行，康少峯大受感動，淚下如雨，暗自下定決心，要行俠仗義，絕不辜負神州一奇呂松林的一片苦心。

九州羅漢餘怒未息道：「老檀越既然執意如此，老衲也無話可說，姑且饒他一次，以觀後效，此子日後若是胡作非爲，濫殺無辜，可別怪貧僧事先不曾告知。再見！」

僧袍一抖，當即拂袖而去。

病叟龍雲亦道：「我病老頭子今天破天荒放他一馬，呂兄的話若是不能兌現，康小子做出傷天害理之事，龍某就唯你是問！告辭了！」

繼九州羅漢之後，病叟龍雲也負氣離開集賢莊。

呂松林不曾攔阻，欲語無言，目送二人遠去不見後才長嘆一聲。

康少峯的心情同樣十分沉重，回想在鬼府時病叟對他可謂呵護備至，爲了幫他助他，不惜與白龍、黑虎二莊以及神叟余千知翻臉動手，往事如繪，歷歷在目，如今竟落得個不歡而散，人生的變化何其無常，讓他感受深刻，悵然若失！

過了好一陣工夫，康少峯才開口說道：「承老前輩多方愛護，令小峯感激涕零，今日之事惶愧萬分，尤其九州羅漢、龍前輩對我成見極深，今後……」

呂松林望了愛女盈盈一眼，截口道：「小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這些事已成過去，還提它作甚，倒是你和盈盈的事……」

康少峯心頭一震，心急語快道：「老前輩請別說下去，晚輩自知罪孽深重，盈盈姑娘懷恨在心，這件事還是打消的好，別再提起。」

有心人別有懷抱，呂松林一心一意想把康少峯留在身邊，一則身教言教，潛移默化，以免小峯誤入魔道，再則自己膝下無子，如與盈盈成親，日後也有個依靠，斷然道：「此事老夫心意早決，不容更改，眼前一切俱已準備就緒，你們行禮一完便是夫妻，盈盈這孩子生性至孝，爲人又極溫柔乖巧，過一會兒就會……」

言猶未盡，呂盈盈已氣呼呼地衝了過來，大發嬌嗔道：「爹，你眞的要把女兒嫁給這個狠心狗肺的東西？」

「不錯，小峯是爲父的心目中的最佳人選。」

「我反對！我恨他入骨！」

「這是父母之命，由不得妳！」

「我終身不嫁！」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每一位姑娘都必須出嫁。」

「有一種姑娘就不必出嫁。」

「那一種姑娘？」

「尼姑！」

「妳……」

女兒從來也沒有這麼頂撞過他，呂松林氣得全身發抖，雙眼發直，大張着嘴巴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忽見女兒揮動着手中長劍，正自削斷她自己的如雲秀髮，忙驚呼道：「盈盈，妳這是幹什麼？」

呂盈盈緊咬着銀牙道：「女兒決定削髮爲尼，終身不嫁！」

口中說話，手可沒停，已削了一地青絲。

小峯想阻止，又不敢太冒失，怕她怒上加怒，把事情弄糟。

左慧姑心地善良，硬着頭皮跑過去勸說道：「呂家妹子，妳這是何苦呢，有話慢慢說嘛。」

呂盈盈芳心大傷，簡直跟瘋子一樣，叱道：「哼，黃鼠狼給雞拜年，少來這一套，乖乖的給我站着別動，休說風涼話，如敢再進一步，就要妳的命！」

左慧姑滿懷善意而來，結果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站在原處，沒敢再採取進一步行動。

呂盈盈以自殺作要脅，其他的人也不敢輕舉妄動。

神州一奇想要親自攔阻，可是，站起來又跌坐下去，氣急敗壞道：「妳這孩子，實在太不像話，爲父的只有妳一個獨生女兒，還指望妳承繼咱們呂家的香煙，絕對不能遁入空門！」

呂盈盈以最快的速度，削光了滿頭青絲，忽然雙膝跪倒在老父面前，淚流滿臉道：「爹，請恕女兒不孝，就此告別，請你老人家多加保重！」



磕了三個響頭，站起來就走。

「孩子，別走，妳要到那裡去？」

「女兒要去拜師學藝，殺盡天下的負心人！」

呂盈盈決心要走，老父喊破喉嚨也沒有用，當她經過康少峯身旁時，留下一句狠話：「康少峯，咱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我呂盈盈但能學得蓋世神功，第一個就找你算帳！」

本是一位柔情似水的姑娘，如今却變得殺氣騰騰，扔掉鳳冠霞帔，撕碎一身白紗，頭也不回的如飛而去。

病叟龍雲走了！

九州羅漢走了！

女兒盈盈走了！

不久，康少峯、左慧姑也結伴離去！

集賢莊景物依舊，人事全非，廣場上燈火輝煌，只剩下老淚滂沱的神州一奇呂松林獨自一人。

＊　＊　＊

四幅銀圖秘籙討回來了，呂松林的一條腿也斷了，康少峯的心情却極端沉重，集賢莊上發生的事情，一直在他腦海裡盤旋、廻盪。

離莊不久，天已大亮，左慧姑也一言不發，緊跟着康少峯朝東北方向走。

默行個把時辰，相互傾訴着過去不幸的際遇。

他們談到死神左玄，談到幽冥教主楊威，談到血女，談到鬼谷谷主，也談到他們自己的過去。

但是，集賢莊的事，尤其是有關呂家父女的部份，却絕口不提。

此刻，二人正漫步在一處陡峭的絕崖上方，小峯道：「慧姐，先師臨終之前，交代小弟先把八張寶圖追回，參悟透徹後，再大興問罪之師，不知妳的意思怎樣？」

左慧姑立道：「是啊，當務之急自然是去黑風崗找冷面人魔夏宏光算帳，等功力大進，殺掉楊威後，再專心一意的尋找家母的下落。」

康少峯道：「師父跟師娘爲何會分手，怎麼一點音訊也沒有？慧姐應該知道一些內情吧？」

這是一段傷心往事，左慧姑花容立變，悽楚欲泣，道：「唉，提起這件事來，委實叫人心酸，打從我能記事時起，就跟先父相依爲命，從沒見過我娘的面，也不清楚她老人家的行止下落。」

吸了一口氣，藉以平復一下激動的情緒，接着又說：「不過，從家父的口中，曾得知一些事情的原委始末，我們左家所以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也是楊威這個狗賊一手造成的。」

康少峯甚覺詫異，驚問道：「怎麼？這事也與姓楊的有關，慧姐快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左慧姑話未出口，另有一個童稚、清脆而又熟悉的聲音傳入小峯耳中：「姐姐，妳看，那個沒爹沒娘的倒楣鬼還沒有死，也來到仙霞嶺，還有一個標緻的女伴哩。」

循聲望去，立見右側亂石叢中，蹦蹦跳跳的冒出來兩個娃兒。

男的是玉笛金童。

女的是神簫玉女。

左慧姑見二人身輕如燕，其行似飛，愕然道：「峯弟，這兩個小娃兒是誰？輕身功夫已達凌空虛渡的境界，實在罕見。」

康少峯道：「他倆都是鬼谷谷主的傳人，一個是神簫玉女，一個是玉笛金童。」

神簫玉女已飄然而至，裝扮依舊，冷傲未改，道：「小倒楣鬼，山不轉路轉，咱們又見面了，難得你還記得小姑奶奶我。」

接着，玉笛金童也從空而降，落地時絨毛不飛，纖塵不揚，顯然已具備一流身手。

神簫玉女凝視着左慧姑，單刀直入道：「妳是誰？」

左慧姑見她仍稚氣未脫，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樣子，覺得好笑又好氣，道：「姑娘左慧姑，妳有事？」

神簫玉女從懷中掏出一個小本子，翻來翻去看了半天，道：「奇怪，查遍武林各門各派，都沒有妳這一號人物，姑且給妳添上一筆，日後如敢違反我家谷主的禁令，也好便於記錄。」

康少峯視她爲殺母的仇人之一，反手握住了背上的殘琴。

左慧姑看不慣她這種趾高氣揚的樣子，也有動手之心。

神簫玉女並未察覺，仍然一派蠻橫，對小峯道：「喂，這裡距集賢莊甚近，你們可是從神州一奇呂松林那裡來的？」

康少峯的話也不怎麼好聽：「是又怎麼樣？」

「是就打聽一件事。」

「有屁快放。」

神簫玉女這時才發覺，康少峯比在鬼府時更加狂傲倔强，甩一下頭上雙辮，厲色道：「據報集賢莊有人尋仇滋事，本姑娘奉我家谷主之命前去查辦，你從該莊來，當知此事眞假，說出來給我們聽聽。」

康少峯劍眉微揚道：「集賢莊確曾有一場龍爭虎鬥，但已曲終人散，你們去也是白跑，不過……」

「不過怎樣？」

「另一場更精采的惡鬥行將登場。」

「在那裡？」

「就在這裡！」

「誰跟誰鬥？」

「妳神簫玉女和玉笛金童是主角之一，很有可能會葬身在此。」

玉笛金童眼一瞪，神采飛揚道：「誰有這麼大的狗膽？敢和我們姐弟爲敵，說出來讓我玉笛金童送他上西天。」

「此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難不成會是你這個倒楣鬼？」

「你說對啦，正是小俠我康少峯。」

神簫玉女一揚柳眉兒，道：「赫，數月不見，你更膽大妄爲了，告訴你，這兒不是鬼谷，不得言所欲言，爲所欲爲，單憑你剛才這幾句話，已經夠資格吃小姑奶奶我的一簫。」

此時的康少峯，已非以前的可憐蟲，道：「好啊，小俠願隨時奉陪。」

正欲跟她一較高下，玉笛金童道：「你少吹牛，先接小爺爺的一笛再說。」

人搶中宮，式行「小樓吹笛」，破風攻出一笛。

康少峯會眼見他一頭差點把醉叟解千愁撞倒，沒敢存輕敵之心，取琴在手，橫掃出去，用了約六成功力。

玉笛金童想要來個下馬威，小峯則有意教訓他，因而雙方都不曾閃避，硬碰硬的往上撞。

彭！琴笛接實，火花四濺，玉笛金童手痛臂麻，退了二步，一臉驚呆。

康少峯却臉不改色，紋風不動，心裡暗想：「這娃兒也不過如此，我把他估得太高了。」

其實，並非玉笛金童身手太差，而是康少峯自從得到死神左玄數十年的眞力後，已是頂尖高手，集賢莊一戰，無形中又增加不少實戰經驗，進步之快，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玉笛金童怎能與他相提並論。

神簫玉女不明底細，仍未將他放在眼內，認爲是玉笛金童輕敵大意，嬌叱道：「你這個倒楣鬼的運氣還不錯嘛，從那裡學來一套狗把式？來，小姑奶奶久未跟人動手，技癢得很，就拿你當靶子來練功夫吧。」

紅影一閃，雙辮畢直飛起，以一招「霧鎖樓台」攻向康少峯中盤要害。

小峯正想給她點顏色看看，當下閃身一避，道：「賤婢左一聲倒楣鬼，右一聲小姑奶奶，口齒尖刻，罪當掌嘴割舌，先賞你兩個嘴巴子，算是送妳的開胃菜。」

手起掌落，劈！劈！兩聲脆響過後，神簫玉女躲不開，避不過，但覺臉上一陣滾燙，被打個正着，人也跟跟蹌蹌的退了好幾步，却還弄不清楚人家用的是什麼手法。

這一來，神簫玉女眞的發火了，反手拔下玉簫，大發雌威道：「好啊，小姑奶奶我行道江湖以來，就從來沒遇上一個膽敢公開和鬼谷作對的人，倒楣鬼，你已經犯了鬼谷戒律，今天是死定啦。」

玉簫上點雙目，下掃兩腿，中取心胸要害，展開一輪凌厲攻勢。

一想起飛雲堡外大風雪中那一幕慘絕人寰的往事，康少峯就痛徹心脾，再度取下殘琴，連攻三招，道：「哼，妳少拿鬼谷谷主來唬人，迷魂樓被血女一把火燒個精光，已一敗塗地，先解決掉你們這兩個蝦兵蟹將，就輪到她啦，害死我娘的兇手固然是妳神簫玉女，鬼谷谷主更是元兇主謀，一條繩子綁兩隻蚱蜢，逃不了妳也跑不了她！」

左手疾伸，本想趁勢將她生擒活捉，孰料，微一用力，便覺奇痛難忍，這才想起自己的左肩被楊威傷得不輕，至今毫無起色。

康少峯功力大進，神簫玉女已非其敵，三琴攻畢，已取得絕對優勢，玉笛金童見勢不妙，道：「姐，這個倒楣鬼不好惹，我來幫妳幹掉他！」

不待神簫玉女開口，早已迫不及待的從一側攻上來，身手矯健，招出如雨，決心要爲自己扳回顏面，更不能丟師父鬼谷谷主的臉。

甫一交手，神簫玉女便招架不住，正感懊惱駭異，見金童挺身助陣，精神大振，簫聲再起，笛聲和鳴，姐弟倆聯手合擊，打得不亦樂乎。

康少峯信心十足，殘琴揮灑自如，冷笑道：「小俠一個不嫌少，兩個不嫌多，不怕死的儘管上，保證打得你倆屁滾尿流，趴在地上喊爺爺。」

「空谷傳音」從玉笛金童胸前擦過，式變「琴音貫頂」，改打神簫玉女的天靈蓋。

小峯志在神簫玉女，玉笛金童有驚無險，被迫退後，忙又不顧一切的轉身回撲，嚷嚷道：「倒楣鬼，鬼谷君臨武林，冒犯我們姐弟，就算你有八條命也活不了啦。」

玉笛掃、斬、挑、刺，辛辣而又威猛。

左慧姑心中有事，急於去黑風崗找冷面人魔夏宏光，不願浪費時間，從斜刺裡將玉笛金童截住，譏嘲道：「本姑娘也不想活啦，就怕你沒有殺人的本事！」

玉腕倏翻，跟玉笛金童幹上了。

才對拆一招，那邊的情況已發生變化，殘琴壓頂而下，神簫玉女大驚失色，慌忙不迭地雙手握簫，高舉過頂，護住了自己吃飯的傢



伙，全力封架。

不幸，康少峯用力太猛，封架不成，一支上好的玉簫反被殘琴砸成兩截。

不過，這一封之力功不可沒，神簫玉女閃電暴退，總算保住了小命。

然而，小峯志在必得，怎會就此罷手，喝道：「神簫玉女，妳一向神氣活現，目空一切，沒有想到會有今天吧？血債血還，現在就是妳償命的時候！」

殘琴攻勢不絕，再攻三琴。

神簫玉女也自知無法善了，棄簫用掌，施出了渾身解數，全力反擊。

可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風水輪流轉，眼前的康少峯，已非昔日的倒楣鬼，招出一半，琴風已以排山倒海之勢湧至，反擊不成，强勁的掌浪與琴風滙合在一起，反被倒撞回來。

琴風，掌風，力猛勢急，神簫玉女如何消受得了，彷若殘枝敗葉般被震得雙脚離地飛出去。

母親死得太慘，小峯恨滿心頭，決心要置她於死地，接踵再上，又加一琴。

神簫玉女被震橫飛，速度極快，康少峯一琴打虛，但波浪似的琴風却如一把特大號的芭蕉扇，神簫玉女飛得更快，已超出絕崖之外，像斷了線的風箏，飄飄蕩蕩的向白霧迷濛的萬丈深淵墜下去。

事出突然，墜勢又快，玉笛金童想要馳救時已經來不及。

康少峯未能將她碎屍萬段，砸成肉泥血漿，不免有幾許悵然，凝神俯瞰，直至目睹神簫玉女消失在白霧之中後，才自言自語道：「哼，就算妳命大沒死在我的殘琴之下，墜下絕崖也會摔得粉身碎骨！」

蝦子沒了，還有小蟹，康少峯見玉笛金童仍在，臉一沉，道：「小娃兒，你今天不但是個十足的倒楣鬼，而且要做替死鬼，馬上就要送你去陰曹地府去做枉死鬼！」

健步一探，催魂奪命的嗚嗚琴聲再起，攻向玉笛金童。

小峯絕技驚魂，玉笛金童有如驚弓之鳥，那還敢再迎戰，連連後退不止。

康少峯緊追不捨，語冷如冰道：「娃兒別怕，你身在鬼谷，雖然八成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小煞星，好在我康少峯並未親眼看見，姑且饒你一死。」

微微一頓，繼又說道：「不過，死罪雖免，活罪難逃，小俠要剜去你的雙目，叫你永難再見天日，要割掉你的舌頭，免得再口出尖酸刻薄之言。」

玉笛金童聞言大怒，激起拚命之心，大罵道：「你吹什麼大氣，有本事儘管出手，砍頭也不過才碗大的一個疤，英雄可殺不可辱，我家谷主乃武林第一高手，你膽敢殺害我們姐弟，她老人家一定會加倍討回來，一旦撞在我師父手裡，哼，吃不了兜着走！」

別看他年紀不大，說起話來却頗有老江湖的味道，搬出鬼谷谷主來唬人。

同時，一支三尺長的玉笛，被他舞得虎虎生風，但却是虛張聲勢，只守不攻。

左慧姑覺得好笑，道：「峯弟，這個小娃兒還是個黃口小兒，勝之不武，不必跟他斤斤計較，放他一馬吧。」

康少峯喪母之痛記憶猶新，仇恨之火不允許他放過任何可以報復的機會，道：「不行，鬼谷谷主的傳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最低限度要狠狠地教訓他一頓，好讓他那個女魔師父知道我康少峯的厲害。」

攻勢陡地加快，下手既快且狠，玉笛金童見耍詐不成，只好硬拚，勉强再戰三合，卒被康少峯一琴打趴在地，爬不起來。

小峯收起殘琴，取出曾經剝過師父人皮的那把匕首，來至玉笛金童倒地之處。

左慧姑道：「小峯，你拿刀子做什麼？」

「割他的舌頭，剜他的眼珠。」

「大人不記小人過，給他一點教訓就夠啦，何必……」

「我恨透了鬼谷的人，不大開殺戒難消我心頭之恨！」

左慧姑沉吟一下，心平氣和的道：「不久前，在集賢莊，記得呂老前輩曾經說過，寃家宜解不宜結，得饒人處且饒人，理當造福天下武林，對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何必太認眞。」

放過仇家，需要很大的勇氣，康少峯思索再三後始道：「慧姐，坦白說，把鬼谷的人統統殺光，那才叫造福天下武林！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娃兒是很小，又非元兇主犯，看在妳的情面上，就饒他這一次。」

收起匕首，踢了玉笛金童一脚，道：「算你小子走運，遇上了女菩薩，死罪活罪全免啦，但必須回答我幾個問題。」

玉笛金童一聽說沒事了，馬上坐了起來，道：「有什麼問題？」

「鬼谷谷主是誰？」

「我師父。」

「廢話，我是問她姓什麼？叫什麼？」

「不知道。」

「豈有此理，你們是師徒關係，你這個做徒弟的會不知道師父的名和姓？」

（未完‧十五）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奪魂血咒

**上文提要：** 玉眞子等八個人救起船老大，一齊趕去李家寨，見李家上下大排筵席慶賀，玉眞子指着人證船老大，質問李存正爲何謀寶害命，豈料李存正卻一概不認，推說未見過藍寶石，更沒殺人，還叱責船老大亂說一通。玉眞子等人未料到昔日堂堂的黃山俠客在得到藍寶石之後，竟變得如此……



財迷心竅撒大謊　殺人滅口昧天良

李存正道：「你瞧那面殺得多慘烈，那些人來自北方，來到咱們地頭上殺人呀，船老大，你怎麼不仔細想一想，人不親土親，土不親全是故鄉人，你忍心叫咱們自己人挨外人殺嗎？」

船老大咬咬牙，道：「好，我答應，我這就去告訴那些人去。」

李存正倒提長劍，一手扶持着船老大，二人便走出荒林子外面來。

船老大一聲大叫：「爺兒們請住手啦！」

這一聲叫眞管用，雙方的人住手了，所有人全都往荒林邊看，個個在發楞。

怎麼寨主與船老大那麼的親熱起來了，還用手攙扶着船老大，這不是哥倆好嘛！

單只余大牙就開口罵道：「他奶奶的，中邪了不是？剛才還咒罵，此刻又好啦！」

丁氏兄弟也怔住了。

玉眞子嘆口氣，道：「只怕船老大又要上當了！」

就在大家沉靜中，船老大大叫：「這是一場誤會呀！」

余大牙叱道：「娘的老皮，咱們殺得死去活來，你他娘的卻說是一場誤會呀！」

李存正忙淡淡一笑，道：「既然交代明白，大家也別再殺了，李某人還是會以地主之誼請各位進寨去喝幾杯。」

他對受傷的李用，又道：「找大夫去，你同船老大都需要治傷了。」

他對李寨主的漢子們又吩咐：「過來兩個有勁的，把老人家背回寨中好生照顧，有怠慢的小心我揍人。」

立刻間過來三個大漢，對船老大笑道：「老爺子，咱們常坐你渡船，一家人了，走吧，進寨去先喝幾杯。」

船老大被三人連拖帶拉的走了。

李存正對余大牙幾人道：「各位，聽到了嗎？這是一場天大的誤會呀！」

玉眞子道：「什麼樣的誤會？滿天星藍寶石仍然在你李寨主的手中。」

李存正道：「那兒來的藍寶石呀，天大的誤會呀！」

余大牙冷叱道：「他奶奶的，船老大是不是中了邪呀？操！」

李存正道：「各位，有興趣進我李家寨喝幾杯嗎？」

殺了半天傷了十多人，雙方都流了血，誰還有興緻去喝他娘的什麼酒呀！

余大牙對丁氏兄弟道：「走吧！找地方歇着，咱們得好生合計合計了。」



那玉眞子也迷惘了，這算什麼嘛！

就在這時候，卜道大叫：「師叔，我堂兄不能白死呀！」

是的，當初他們一行並非爲了滿天星藍寶石而找上李寨主，他們爲的是卜道的堂兄卜通來的，卜通死得慘，卜通也不能白死。

那玉眞子老道聽了卜道的話，也不加思索的吼道：「你的堂兄死了，可也死了個南海門姓丁的，咱們弄不清他二人是誰殺誰，還是二人一齊被人殺，這是一筆糊塗帳。」

他看看另外三個同門師侄輩，其中有兩個在流血，立刻又道：「走吧，咱們弄清楚以後再找人報仇也不遲。」

那李存正一聽之下，撫掌大笑起來。

玉眞子忿然道：「不能便宜李家寨。」

二次受傷的李用也火了，他叱道：「一個出家人盡在想殺人，不怕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操！」

余大牙戟指李存正，吼道：「老小子，你吼笑個鳥，下次找地方咱二人好好的較量。」

李存正道：「那是以後的事，但眼前你們之中還算有個清醒人物，呶，就是玉眞子老道。」

他衝着玉眞子抱拳，道：「你老道說得對極了，先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找人算帳報仇，沒得弄得灰頭土臉的，那多麼的窩囊呀！」

玉眞子一聲冷哼，道：「咱們走！」

他轉身忿然而去，丁氏兄弟與余大牙再加上武當第二代四人隨之也走了。

就聽那李存正仰天哈哈狂笑起來。

李寨主的人也大部份笑了，只有十來個在流血的漢子沒有笑得出來。

*　　*　　*

李寨主的人撤回大寨之後，李存正立刻叫李兆升當衆宣佈，受傷的每人白銀一百兩，參打的也有五十兩，李家寨中每一戶加發糧食十擔，另外派人去杭州買來錦緞一百匹每一戶發一匹。

當然啦，李寨主的流水席才吃一半，還有一半也要繼續吃下去。

李家寨比過年還熱鬧，只要有吃有喝有拿，誰還去管什麼藍寶石呀，那玩藝兒又不能吃。

*　　*　　*

船老大也有吃有喝，船老大也後悔着，他怎麼會去幫着外人說黃山的人不是呀！

李兆升陪着船老大吃喝着，另外還有一人，正是腿傷快養好了的李石增。

那李用包紮了傷以後被李存正叫了去。

那是在李存正的書房中。

「坐，坐，阿用。」

「寨主大伯，你吩咐就是了。」

李用心中已明白，八成那藍寶石已到了寨主的口袋了，還是寨主有辦法，只一出去幾天就把寶石弄上手，不比自己，三番兩次的失手。

李存正哈哈一笑，對李用道：「阿用，你坐呀，你受了傷。」

李用道：「這點傷不要緊，寨主大伯，在你老面前，小侄不習慣坐下來。」

李存正先是關愛備至的看看李用的傷口，再翻了一下李用那赤紅的雙目，道：「阿用，好好的養息啊！」

「是，大伯！」

李存正的臉色突然一寒，道：「氣死我也！」

「大伯，我明白，是船老大……」

「不錯，這糟老頭，若非我應付得技巧，反應得快，今天這場面如何收場啊！」

李用道：「大伯還送了老傢伙銀子，又請回來叫他有吃有喝，太便宜他了。」

李存正嘿嘿冷笑了。

這種笑是嚇人的，李用就心中不舒服。

李存正忽然放低聲音道：「阿用，你以爲大伯對你如何？」

「恩重如山。」

「好，你總算沒叫大伯白疼你。」

李用道：「大伯，你老有話只管明說。」

李存正忽的沉聲，道：「把他做了。」

「誰？」

「你以爲還會是誰？」

李用想了想，道：「是不是那老頭兒？」他手指後寨，又道：「李叔正陪他喝酒吶！」

李存正道：「不錯，正是船老大，這一回你去策劃個手段，要乾淨俐落，千萬別再拖泥帶水。」

李用重重點點頭，道：「大伯，你放心啦，阿用不會叫大伯失望的。」

李存正自櫃中取了一張千兩銀票，對李用道：「拿着，總是需要用銀子的。」

李用也不客氣，收了銀票揣入懷中了。

李用就算不想殺人也不行了，他心中卻在想着另一回事情，他很想瞧一下那顆藍寶石，他也相信藍寶石就在大伯的手中。

李用後悔極了，當初爲何不把

段柱子整個花豹買下來，太料不到了。

就如同呂不邪一樣，李用也一直有後悔不迭的遺憾。

* * *

一間小廂房中，李兆升與李石增二人陪着船老大正喝着酒，忽的李用走進來。

「哈……我也加一份，來，敬你老一杯。」

船老大擧杯一飲而盡，四個人在這廂房中不談往事地暢飲了一個多時辰，李用才對船老大道：「老伯呀！」

船老大忙插口，道：「不，不，你叫我一聲船老大，就算是很抬擧我了，千萬別叫我老伯呀！」

李用一笑，道：「自己人了，也不用多客氣了。」

他放下手中酒杯，又道：「是這樣的，咱們寨主又吩咐兄弟們去到甜水河下游把你老的渡船再拖回渡口，船仍是你的，往後那麼多的過往客人還要仗你為大伙過渡吶！」

船老大一聽，立刻對李用道：「還是李大俠想得週到，我老漢這就去向李大俠叩頭了。」

李用一把拉住船老大道：「別去，寨主已歇下了，且等渡船找回來，我送你回渡口去。」

船老大重重抱拳，道：「謝謝，謝謝。」

他怎知這一回他再也難逃一死了，正就是人們說的那句老話，該死的就活不成。

* * *

船老大在李家寨住了兩天半，他這兩天半比過年還享受，幾乎不相信人間還有這麼可愛，想着他在甜水河上渡船的日子，每日三餐開水泡飯吃鹹魚，兩下一比，何異天上與地下。

只不過船老大正在愉快吶，李用已嘻嘻哈哈的走來了。

「船老大呀，你的渡船拖回來了吔。」

「太好了，謝謝！」

李用道：「別謝了，收拾些吃的用的我送你回渡口去。」

船老大道：「不敢有勞大駕，我自己走回去。」

李用道：「你一人怎麼可以呀？」

船老大笑笑道：「我知道路，自己走就是了。」

李用手指客房門口，道：「瞧瞧，你一人提得動嗎？」

船老大看向門口，只見門口堆了兩個大蔴袋，李用笑笑道：「寨主的吩咐，一袋大米一袋乾肉雜貨同油鹽之類，你老河上受那風霜之苦，這又快過冬了，當然需要辦些過冬的是不是？」

船老大好感動，他指天發誓，道：「往後哪一個敢再說李大俠一句壞話，我老命不要也要揍他。」

哈哈一笑，李用道：「一切的誤會冰釋以後，大家都會明白我大伯是位什麼樣的英雄豪傑。老人家，我幫你扛大米，裝雜貨的袋子不太重，你老背上吧！」

船老大道：「重的我來背，輕的由你拿。」

李用忙阻住，道：「不，這不可以的，你人老骨酥，壓傷了咱們寨主會罵人的，我年輕力壯，由我來背吧！」

船老大更感動了，他幾乎掉下感動的眼淚來。

兩個人背上蔴袋往李家寨的寨門走，船老大對李用道：「兄弟，我不能就這樣走吧？」

李用道：「你不這樣走，要怎麼樣的走？」

船老大道：「我得向李大俠叩個頭，道一聲謝吧！」

李用道：「不用，不用，這兩天寨主好累，他在後寨休息，你去了反而令他不好意思。」

船老大道：「眞這樣，我就厚顏了。」

他說着，忽的放下背的袋子，爬在地上面朝後寨就是三個大响頭，口中喃喃的道：「謝謝，謝謝。」

李用見了船老大這樣子，心中實在好笑，他為這船老大的擧動幾乎笑出聲來。

「走吧！今夜咱們在甜水鎭上過夜，明天送你老回你的渡船。」

「還去甜水鎭呀！」

「是呀，寨主交代的，要為你老去購置一套棉衣褲，冬天來了呀，而且寨主交代，還要為你老添置一床老棉被，冬天也好過冬嘛！」

船老大一聽落淚了。

「哎呀呀，眞是太叫我感動了呀，便是父母在世也不會想得如此週到吧！」

李用道：「別謝了，以後你知道咱們寨主的恩典，多加宣傳就對得起寨主了。」

船老大道：「會的，會的，有人過渡時，我為李大俠宣揚他的俠義作風，準定許多人豎起大拇指。」

李用一聽，忍不住的哈哈笑了。

船老大也笑了，兩個人大敞步的往甜水鎭上走去，也正是李用的巧安排，他要船老大一步步的掉進他設計的陷阱中。

* * *

李用又回到甜水鎭上了，如今甜水鎭街頭第三家的呂家藥舖大門深鎖，人已不見了。



李用帶着船老大走進甜水鎭的悅來酒館中，兩個人挽着東西走了三十多里地，當然又飢又餓！

李用對船老大道：「走，進去喝一杯！」

船老大道：「我會請你喝幾杯！」

李用笑笑道：「那是不可以的，要知道我是奉命送你回船上的，一路上吃喝我來付！」

他吃吃一笑，又道：「除了吃喝還有一應用的東西吶，怎好你花費！」

船老大道：「倒叫李大俠破費了！」

李用道：「只要你對人說上一聲李寨主好，那比咱們李家寨的人說上百句千句還管用，你說是不是？」

船老大笑道：「我把李大俠當神了！」

他還不知道自己有多危險，他也忘了李存正在船上的那一劍，差一點把他扎死。

* * *

悅來酒館的正樑下掛着一塊木牌子，上面的「太白遺風」四個字，聽人說那是鄭板橋的手筆，鄭板橋遊黃山之後落脚在這家酒館中，鄭板橋嚐到這家酒館的紅米酒之後覺得很夠味道，便為這家酒館寫了這「太白遺風」四個字！

酒館老板不找人刻字，原封原樣的掛起來。

鄭板橋的字十分蒼勁有力而且有神韻，別人寫的字一尺見方可看十丈外，鄭板橋的字可看二十丈，多一倍！

有人就知道鄭板橋曾寫過「雁門關」三個大字，那是鄭板橋特別赴山西北面的長城書寫的，不料字刻到城門上才不久，那個關字裡面的「絲」字壞掉了，後經別人提筆加了上去，不料原本五里外可見的「雁門關」三字，却被人看成了「雁門門」，直到走近了才又看到「雁門關」三字！

這家酒館有幸，鄭板橋為酒館老板寫了這「太白遺風」四個字，客人沒進門人在大街上便看到這四個字了，能不說神呀！

* * *

李用與船老大剛坐定，四週已有不少酒客在座了，衆人見李用與船老大來喝酒，不少人認識他二位，尤其是船老大，只要過渡口，就得上他的渡船。

此刻，有個漢子走過來，他衝着船老大笑笑，道：「這幾日沒見你同渡船了，大伙正在為你老擔憂吶，還以為……還以為你已經……」他沒說下去，因為再說下去有些不好聽！

但船老大却笑笑，道：「你們以為我死了？」

那人指着甜水河方向，道：「有人發現你老的渡船是空的，正往下游漂呀！」

船老大道：「那是我沒把船繫好！」

他發覺大伙都在瞧着他，遂笑笑，又道：「各位，這幾日我去了李家寨，李大俠見我常年辛苦在河上，他要慰勞我呀！」

他指着身邊一堆東西，又道：「吶，你們瞧，這些全是李大俠送我的。」

大伙一瞧瞪眼了，那漢子還低頭看，問道：「李大俠乃俠義中人，他送你這麼多東西呀！」

船老大重重的點點頭，忽聽李用接道：「老人家，太多話，李家寨咱們寨主送你們的銀子，你可得小心收藏着慢慢的花用，那是大數目，省着用也能吃上五七年了！」

於是，大伙全楞住了。

酒館的伙計把酒菜送上，李用着意的敬船老大喝酒，兩個人好像父與子一般，你一杯我一杯地吃喝着了。

也許酒的力量壯了人的膽，船老大擧杯高聲，道：「來，我們大家都擧杯，為咱們地方上的大俠客李寨主乾這一杯！」

他呱嘟一口喝下肚，四下裡瞧，沒見有人站起來，不由大吼：「喂，你們怎麼不乾杯呀？」

有幾個瞧瞧李用，只把杯子擧了一下。

對於船老大表現，李用心中太高興了，他哈哈的笑，也擧杯向大伙點着頭。

這頓酒吃了半個時辰，李用付了銀子對船老大，道：「咱們快些去辦事，油鹽棉被老棉衣，寨主叫你全部換新裝，逢年過節還要由我照顧你吶！」

船老大聽得十分感動，幾乎又要落下淚來。

這年頭，往往謊言令人感動，說實話便會令人討厭，有時候謊言與實話是很難令人分得清楚的！

船老大就很難把謊言弄得清楚，其實，太多的人在受到欺騙之後再受些小恩，便立刻會忘了往日的痛苦，這光景其實也是一種無奈。

船老大不是二百五，他只是無奈的順應他那坎坷的境遇，因為年紀大的人總會把事情看得淡泊，但求能平安的活下去而已！

船老大無所求，他只求能活下去罷了！

* * *

一切的安排都符合李用的計劃在進行着，現在，李用幫着船老大挑着一應東西便出了甜水鎭！

船老大也是大件小件的背了不

少東西跟着李用走，兩人邊走邊談。

李用道：「老人家，咱們李家寨等於把你當成咱們李家寨一員了！」

船老大道：「謝謝，謝謝！」

李用一笑，道：「別謝了，心中有我大伯夠了！」

船老大道：「當然，當然！」

轉過一道山坡，甜水河河水如帶，兩岸卵蛋連向山坡邊，那李用個頭高大，他指着渡口對船老大，道：「你老看看，那不是你的渡船嗎？」

船老大忙加快脚步奔過去，滿臉笑中帶淚的道：「老伴呀，你回來了，咱們相處四十年，眞捨不得你漂失掉，回來了太好了！」

李用抬頭看看天色，他心中愉快了，因爲就時間上的配合也十分如人意，天快黑了。

李用帶着船老大把一應東西安排妥當，船老大也穿上新衣裳，除了這條破船之外，其餘的全部是新的！

李用却故意的道：「老人家，一切妥當，我也該走了！」

船老大一聽便上前拉衣裳：「天都黑了，你不能走！」

李用道：「你留我？」

船老大道：「船上有酒也有肉，咱今天要請請你，年輕人呀，你也是我老頭子的大恩人吶，哈哈……」

李用也笑笑，道：「老人家，我只不過是奉命行事呀，我不敢擔當恩人二字。」

船老大已把酒菜擺在船頭上，今夜月正圓，二人船頭對酌，實在情調不錯。

* * *

就在這時候，附近的山林中冒出個道士來，這個士不是別人，乃卜道是也！

其實卜道是在甜水鎭上發覺李用與船老大一起辦貨，他奇怪，便也暗中跟踪來了。

卜道打算李用走了以後，他要痛快的罵這船老大的，就因爲船老大的一句「誤會」，令他們灰頭土臉。

如今卜道這些人住在甜水鎭上未走，因爲他們之中有人受了傷需要調治。

卜道就是上街買藥才發現李用與船老大的！

* * *

現在，渡船上的李用與船老大喝着酒，那李用四下裡看一遍，他忽的哈哈笑了。

人的笑是分成多種的，大笑、冷笑、奸笑、陰笑，這些笑並不怎麼樣，只有把這幾種笑揉合起來一齊的擠在臉盤上，那才叫人看了嚇一跳。

李用此刻便是這種笑意，船老大立刻警覺，因爲李用的那種笑他曾見過，那是當他手攀船邊抬頭向李存正看的刹那間，李存正的臉上就是那種笑。

船老大忍不住的：「你！」

李用哈哈道：「老人家，我怎麼啦！」

李用道：「你……有些不大對勁。」

「你看出我不對勁了？」

船老大全身一震，因爲他發現李用雙目在冒凶光。

「你……的眼神……」

李用臉色突然一寒，道：「老狗啊，爲了你這條老狗命，可折騰我不少時間呀！」

船老大道：「年輕人，你喝多了吧？」

李用冷笑道：「老子太清醒了，個老狗，李家寨的名聲差一點毀在你手裡。」

船老大道：「我爲李家寨做宣傳了，也該是將功折罪了，是不是？」

李用開罵了：「是你娘的皮，你死不死的把那些外人引上李家寨，單這一項你就該死。」

船老大道：「是，我已知罪，而且你們老寨主也原諒了我。」

李用戟指船老大叱道：「原諒你？豈不太便宜你了？」

船老大見勢頭不對，忙道：「難道李大俠又送銀子又送物，還叫你老弟來相送，這一切……」

李用坦然的道：「這全是做給外人看的，咱們李家寨不能背負謀害人命的罪名。」

船老大道：「原來這一切全是假的呀？」

李用道：「你現在才知道？」

船老大見李用自腰間抽出一把尖刀來，生死關頭他發了火：「他娘的，李家寨的人如此陰損黑心吶，要殺要剁何用費此大事，乾脆在李家寨時你們就動手多乾淨。」

李用道：「我說過，李家寨不能被人視爲坑人之地，老頭兒，你酒足菜飽也該上路了。」

船老大道：「你要殺我？」

「而且是現在。」

李用剛站起來，船老大立刻拔腿往水中跳，別看他年紀老，越老越不想死。

只不過他這動作早被李用料到，那李用急速用左手抓，那麼巧的抓住船老大的腰帶，「轟通」一聲他把身子剛飛起的船老大重重地摔在船上了。

船老大反抗，用力踹，他雙足踹在尖刀上，立刻尖聲大叫：「唷！」

李用側身一刀殺，狠狠的扎在船老大的後背上，船老大又是一聲淒厲叫：「啊！」



忽的，附近傳來一聲厲吼：「住手！」

這聲音就在這附近，李用大吃一驚，但他手上的尖刀並未停下來，他的尖刀帶起一溜鮮血飛濺中又一刀扎在船老大的肩窩中。

船老大挨刀眞後悔，他爲什麼要替李存正掩飾惡行？李存正明明是黑心的向他動刀子，而且把藍寶石也據爲已有，他怎麼可以爲這樣的人掩飾，難道這是對他的懲罰？

船老大至此才眞的明白了。

他當然不會知道藍寶石上附的血咒，誰想擁有藍寶石，誰就不會善終，而船老大只不過爲了活命而替李存正掩飾，他就這麼謊言一句便也免不了一死。

雖然船老大並沒得到藍寶石，也因爲這一行爲而喪命在李用之手，誰會知道血咒的厲害？

* * *

人吶，在死之前的掙扎總是可怕的，船老大回身緊抱住李用雙腿不放，他已挨了七刀了。

岸邊上的黑影撲過來了，就聽黑影厲叱：「姓李的，你好狠心呀！」

這黑影正是卜道，卜道仗劍殺到船上，他的鬍鬚直豎，太殘忍了，拿人當肉戳，船上盡是鮮血。

李用見是卜道撲來，仰天一聲梟笑抖着尖刀便迎上去，不料他只閃了一半，一條腿仍然未掙脫，就見一道閃光流電般的劃過胸前，李用一痛之下，身子疾矮撲倒在地上，閃過卜道第二劍，左腿用力踹開船老大，他躍身已奔到岸上，李用想也不多想的便往山上荒林中奔去。

卜道救人心切，他見李用逃走，立刻回身去救船老大。

「我……我……」

「別開口，我背你去鎭上，唉……你老眞糊塗呀！」

卜道背起船老大便跑，一路直往甜水鎭中跑去。

他邊跑邊不停的叫船老大振作，千萬別斷了氣。

卜道這是拚了命的往甜水鎭上奔跑着，他要叫甜水鎭上的人們知道李家寨是個什麼地方，李家寨的人是多麼的黑心殘忍。

鮮血在流，流過了卜道的背又濕了卜道的褲子，卜道拚了命的背着老人直叫：「振作呀，老人家！」

不料卜道就快見到了燈光，距離甜水鎭不過一里遠了，猛古丁撲閃出一個人來。

這人不是別人，李用是也！

李用挨一劍在胸前，他逃入林中，相信船老大挨了那麼多刀必死無疑，然而他發現卜道背了老人邊叫邊往甜水鎭上跑，這表明船老大沒死！

李用擔心的便是船老大還活着，如果船老大不死，他怎麼回去向大伯交代。

只不過李用心眼很靈光，他奔向甜水鎭下決定下手搏殺卜道，因爲他殺了卜道再殺船老大，這筆帳便由卜道擔當了。

甜水鎭上人已知道李用護送船老大回渡口去了，那麼如今出了慘事，當然是卜道攔路殺人了。

* * *

李用的突然出現，令卜道又吃一驚，卜道無法再背船老大了，他拋下了船老大拔劍同李用殺起來。

李用大吼的道：「好個出家人吶，幹起强盜勾當來了。」

他這是反咬一口，氣得卜道咒罵：「個狗東西，你的陰險手段呀，殺了人反往道爺身上栽誣，且等老人家救活過來，看你有何好說。」

李用奮力殺中，忽的騰身而起，他在越過船老大的時候突然下刀切過老人的脖子。

其實他不必如此一刀殺，因爲老人早已在途中斷氣了，老人早就死了。

李用一刀得手，他笑了。

卜道仗劍疾撲，大吼：「可惡呀！」

李用不再拚命了。

李用叫救命，他一邊叫一邊跑進甜水鎭，黑夜間甜水鎭上還是有人出來了。

悅來酒館的客人十多個也出來了，衆人見李用身上帶血奔來，無不吃一驚。

李用已大叫：「救命，救命呀！道士劫財殺人了！」

那卜道就在此刻也追來了。

卜道見李用對衆人顚倒是非黑白講，他火大了。

「可惡呀，你把船老大騙上船，先是喝酒，再出刀殺人，是我發現才出手。」

李用大叫：「你們聽聽，一個道士，他黑更天去船邊幹什麼？還不是想打劫呀！」

卜道急了，大叫：「貧道乃出家人呀！」

李用道：「出家人幹壞事的太多了！」

他轉而又對衆人道：「這惡道便是其中一個，列位，你們之中可曾見到在下在此同船老大喝酒嗎？想不到這惡道暗中跟踪殺人吶！」

李用直潑皮，他出示胸前的傷，又道：「各位來瞧瞧，瞧一瞧我這胸前受的傷呀！有誰爲我主持公道？」

所有的人瞪眼了。

那卜道氣得翻白眼，咬牙切齒

道：「可惡啊，幹強盜的喊捉賊，各位施主千萬別上這廝的當呀！」

三人正在爭辯中，忽見一個精壯五短身材漢子擠過來，這人只一出現，立刻看看卜道，再看看李用，不由笑笑道：「我有辦法可以分出你二人在誰說謊！」

李用心中一怔，他卻大聲道：「娘的，我奉命送他老人家回船上去的，如今人被你殺了，我回去怎好向我們寨主交代喲！」

酒館有個伙計，道：「他說的實話，他是爲老人家辦置了許多樣東西！」

另有些人也在點頭，這些人無言地爲李用作証明。

那矮壯漢子雙目看看卜道，道：「你這出家人，八成你殺了人，我乃返鄉探親的公門人，臨安縣離此可不遠，走，我們去看看屍體！」

他一把扯住卜道，又對李用道：「你也來，我只一瞧就知道你們中是誰動的手！」

李用叫道：「太好了，有你主持公道最好不過！」

他心中卻在咒駡這矮子多管閒事。

卜道無奈的道：「但願你眞的主持公道，唉，世道眞的太險惡了。」

矮漢一瞪眼，道：「世道是險惡，但還是黑白分明的，天總是天，地總是地，天地之間有正義！」

卜道道：「好，且跟你施主去了再說！」

快三更天了，甜水鎮上仍然有十多人在三人後面跟了去，這是最刺激的熱鬧，不看多可惜！

* * *

就在距離甜水鎮不足一里處，果然找到船老大的屍體，似乎血已不流了，屍體下面留着一灘鮮血！

十多人在附近站定，矮子抬頭看看李用與卜道二人，道：「二位，你們何人在老人身上下刀，我只一看便會明白，不過，我得先問個問題！」

李用道：「老兄，你問吧！」

矮子道：「我想知道，事發地點在甚麼地方？」

李用道：「船上。」

矮子問卜道道：「是嗎？」

卜道點點頭，道：「不錯，是在那條渡船上！」

矮子指着地上屍體，道：「這屍體……不，我應該說這位老人家是怎麼回到此地來了？」

李用聽得心頭一緊，但他急忙，道：「是這惡道呀，他一路追殺我們到此地的！」

十多個甜水鎮的人無不指着卜道咒駡。

「個惡道啊，在咱們甜水鎮上亂殺人！」

卜道幾乎是有口難辯，氣得全身在發料，矮子卻對卜道道：「你可得實言實說，事情是這樣嗎？」

卜道搖頭，道：「不是的！」

李用叫道：「你別再說謊了，認罪吧！」

卜道道：「我認甚麼罪呀！」

李用道：「承認你殺人呀，也許咱們念你一個出家之人，放你一馬也不定呀……承認吧！」

矮子沉聲道：「別多言，問你話你再說也不遲！」

李用一聽退在一邊，他冷眼逼視的不是卜道，他逼視的乃是矮子，臨安縣有這一號人嗎？幹甚麼的？

矮子已向卜道道：「你說，老人是怎麼來的？」

「我背他來甜水鎮，老人身受重傷血流滿船，我一心要救他的，只要人活着，老人就是最好的証明！」

矮子一聽道：「你說你背老人家前來甜水鎮治傷？」

「不錯！」

「你去船上幹甚麼？」

卜道道：「我是一路跟去的……」

李用大聲道：「他承認去殺人了？」

卜道叱道：「我發現你在船上同老人先喝酒，突然間抽刀向老人下手，而且在我出手救老人之前，老人至少已挨了你數刀。」

李用叱道：「說謊話不打草稿呀，娘的，騙誰！」

突然矮子出手，他用雙手抓牢卜道的雙臂來一個大轉身，卜道吃驚難閃躲，他已被矮子按在地上了！

「各位鄉親，你們大家過來瞧吧！」

有人吃驚的問道：「瞧甚麼呀？」

矮子高聲道：「他說曾背了老人前來甜水鎮治傷，而老人已流許多血，那麼，他的背後必定也染了鮮血，是不是？」

大伙聽得直點頭，也就走過來了。

這夜月色明亮不用燈也看得清，卜道身上的血分明是老人身上流出來的，也是被老人鮮血染了的。

「有，是染了血！」

也有人道：「道士背過老人了！」

忽聽李用叫：「他沒有背老人家，老人家是同我一齊逃到此地之後，再也逃不掉了，老人這才拚命的抱緊了這惡道不放手，才會把他的背後染了血的！」



卜道也不得不佩服李用的這種隨機應變，但也氣得七孔直冒煙。

忽聽矮子吃吃一笑，道：「說得有理，說得也是，好吧，我還有一招未說明！」

李用道：「你這人也太過份了，凶手在你面前，你抓走就是了，還同兇手講的甚麼道理呀！」

矮子道：「沒分清楚以前，你也有嫌疑，你難道不想把事情弄個清楚嗎？」

李用楞然的閉口了！

忽聽矮漢對周圍的人道：「你們之中有哪位熱心的人，請回去提一桶冷水與幾支火把來，是誰在老人家身上下刀，那不難看得出來！」

果然有兩個漢子往甜水鎮上跑去，矮子已對卜道道：「你的兵刄是……」

卜道道：「我使的是劍！」

他把劍遞在矮漢手上，又指着李用道：「他是一把尖刀，他用尖刀殺了老人家！」

不料李用一聽大怒，叱道：「你放你娘的狗臭屁，黃山東南何人不知道李家寨使的是劍，我們寨主乃黃山劍客，幾會用刀？」

矮子問李用，道：「你的劍呢？」

李用指着卜道道：「被這惡道打落河中去了，否則我必會全力保護老人家的！」

矮漢看看卜道，再看看是李用，他對二人道：「且容我搜身！」

不料李用把他的尖刀抛在野地中去了。

矮子忽指李用胸前，道：「這傷是……」

「是這惡道劍尖戳中的！」

矮子一聽笑笑，道：「你承認他用的是劍了！」

李用只一怔間，又道：「他也用刀！」

卜道火大了，氣得大吼：「可惡啊，姓李的，抬頭三尺有神明啊！」

李用冷笑道：「惡道，神明專治你這惡道士！」

矮子在二人身上甚麼也沒搜到，只有一把劍，是卜道手中的青鋼劍。

矮子道：「且看了傷口再計較！」

果然，兩個漢子舉着火把走來，另一人手上提着一桶井水已洒了一半！

只見矮子用水把老人身上的刀口處洗乾淨，他用劍在老人的傷口處比了又比，對衆人，道：「都不是的，這是用尖刀所殺，一點也不差！」

李用道：「這惡道把尖刀丟在甚麼地方了？」

他又指指四方，又道：「咱們找呀，找到尖刀看這惡道還能怎樣耍賴！」

突聽矮子道：「尖刀難找，劍易找，你說你的劍被這道士擊落水中是嗎？」

李用道：「不錯！」

矮子道：「那好找，咱們這就去渡口船上，大家等到天亮了下水去找，河水是衝不走鐵器的，走！」

「走！」有人在回應！

卜道道：「走，咱們去河岸渡口，我敢說，找上十年也沒有，因爲他根本沒帶劍！」

李用一聽火大了，他對矮子道：「你怎麼好像在幫他，你是不是同他一路的？」

矮漢淡淡一笑，道：「你不想洗刷你的嫌疑了？」

李用道：「各位，我的時間有限，我們寨主叫我今夜回去的，各位，你們河岸去走走，一定會找到我的劍，我回李家寨，明天必陪咱們寨主前來主持公道。」

他眞大方，立刻轉身而去，卜道欲攔阻，却被矮漢止住了！

「別攔他，此人甚爲狡猾……」

卜道道：「這人太可惡了！」

矮漢對大伙道：「各位，咱們還是去一趟渡船邊，想也知道劍被擊落水中必不會遠，不必下水也可以發現，爲了不叫這姓李的前往動甚麼手脚，咱們還是前去做個証明吧！」

一行人又往河岸邊奔去，那已是三更天過一半了！

* * *

衆人來到岸邊上了船，發現船上鮮血一大灘，看得人毛管直豎！

卜道就在此時把他們自北方南來以及李家寨謀去了「滿天星藍寶石」之事說了一遍！

不料他把話說完，只見那矮子忽得哈哈大笑起來。

卜道一見，道：「你不相信我的話？」

矮漢道：「我百分之百的相信！」

矮子對船上衆人，道：「各位，姓李的才是兇手，各位如果不相信，我的人頭任你們拿去當油壺！」

於是，這矮子自我介紹，道：「在下姓徐，家父徐艮，當年江湖上不少人知道，在下徐小七，最近剛辭了當塗縣捕頭之職，爲的是在尋找一件東西，哈……」

是的，這矮子正是徐小七，他曾在當塗揭縣府告示，破了江家父子謀殺辭官回鄉的馬文中一家大案，只不過他幹了沒多久，爲了追查「滿天星藍寶石」下落，還是「飛花掌」尤大川叫他辭官的！

這徐小七想不到會在這甜水鎮打聽到藍寶石的下落。

徐小七愉快的忍不住笑了。

於是十多位甜水鎮上的人守在渡船上直到天亮！

卜道此刻已對徐小七佩服得五體投地，單只徐小七把案情的抽絲剝繭方法就令人五體投地。

要知徐小七在當塗縣當了捕頭之後，又何止破江上雲父子二人犯下的大案，公門中他已瞭如指掌！

* * *

天色已亮，大伙在甜水河邊往河底查探李用說的落水寶劍，那當然是一無所獲，更証明那李用的陰狠狡猾。

李用常到甜水鎮的，不少人知道他，李家寨在這方圓三百地有勢力，何人敢招惹黃山劍客李存正。

徐小七對十多位甜水鎮的人道：「現在案情已經明白，船老大是姓李的殺的絕不會錯了！」

甜水鎮十多人都點頭，就在這時候，忽見來了一批人，那卜道已叫道：「我師叔他們來了！」

果然見那玉眞子當先往渡船這面走來，卜道迎上去，道：「師叔，李家寨果然把船老大殺了！」

玉眞子一聽十分黯然的一嘆！

忽聽那余大牙忿然道：「活該他挨刀子，咱們爲他去拚命，殺到緊張處他反悔了，害得咱們臉紅！」

丁兆堂道：「船老大死得必慘！」

卜道道：「丁施主呀，船老大身上挨了多處刀子，慘極了！」

丁兆玉道：「想也知道，那李存正絕不會留活口的！」

一行到了渡船邊，卜道對玉眞子等人道：「還多虧這位徐兄弟，他曾在當塗縣當過捕頭，正巧遇上了徐兄弟，否則，那個李家寨的小子反倒誣賴我謀財害命殺了船老大，他好陰毒！」

玉眞子走近徐小七，他稽首道：「徐施主，你修了陰德了！」

徐小七看看這些人，目光注視到肩頭扛着大砍刀的余大牙，余大牙至少比他高出半人頭，徐小七露出羨慕的目光，淡淡的道：「各位這次南來是爲了藍寶石？」

卜道忙道：「咱們來是報仇的！」

「報仇？」

「不錯，我堂兄叫卜通，他死在李家寨後面大山上，而且是同一個南海派的人一起死在那裡！」

他頓了一下，看看徐小七臉皮繃得緊，又道：「那個南海派的人與李家寨有交情，如果沒有李家寨的人插手，我堂兄是不會死得那麼慘的！」

徐小七忽的一聲大喘氣，道：「原來邑江內江家當舖的兩個老朝奉死在這兒了！」

卜道一聽，雙目一亮，道：「你怎知我堂兄在南京城中當朝奉？」

徐小七呵呵一笑，道：「此事說來話可長了，各位，如此看來，兩個朝奉盜走了江上雲藏的滿天星藍寶石必已落入李家寨寨主手中了。」

他怎知經過多少周折才落入李存正的手中！

他更不知道寶石由丁心元盜走，而卜通則是受了傷不甘心才一路追下來的。

* * *

徐小七也是千辛萬苦打探着，才來到了黃山甜水鎮，如今他與玉眞等一路轉回甜水鎮來了。

玉眞子道長很注意徐小七，道長發覺這徐小七除了身材不似當年揚名中原的大俠白眉毛徐良之外，其餘五官眼神果然神似他爹徐良！

玉眞子也聽過中原大俠白眉毛徐良曾爲了寶物之事而奔波大江南北近年，最後還是爲此事鬱鬱而死，豈料十年光景，徐良兒子徐小七接棒了，果然是老子英雄兒好漢吶！

玉眞子道長聽了卜道師侄的話，也對這徐小七十分佩服，他要詳細的問一問徐小七下江南的目的了。

* * *

一行人走進甜水鎮，該是吃飯的時候了，卜道指着那家酒館，道：「師叔，各位，這家酒館後面有客房，倒是可以落脚！」

玉眞子道長對余大牙與丁氏雙俠，道：「三位，你們以爲怎麼樣？」

余大牙道：「可以，咱們找間大客房。」

玉眞子道長又對徐小七道：「徐小俠，咱們住進客房以後，貧道還想聽聽當年令尊之事。」

徐小七有些黯然了！

* * *

酒館中已有不少人，多半人正在議論紛紛，大家都想不到李家寨的人會是那麼狡詐陰毒的做出令人髮指的事來，酒館的伙計有三個，見卜道等進來，立刻迎上去，又知道徐小七曾在當塗縣幹過捕頭，更是對這一行人客氣又熱忱的招待着。

三個伙計有默契，送茶水，送面巾，送上面盆與香料，還有三支旱煙袋與兩個水烟袋再加上五根火繩是點煙的！

有個年長的伙計見雜事已了，便笑問：「各位，咱們知道各位辛苦了，想吃點喝點甚麼呀？」

玉眞子道：「咱們出家人不吃葷可也不能叫他人不吃葷，四葷四素分兩桌，紅米黃酒來兩壺！」



余大牙道：「大白饅頭我來三斤！」

伙計笑笑道：「酒館裡就是沒蒸饅頭，這樣吧，紅米粽子我挑大個的送上五個你嚐嚐！」

余大牙道：「來到江南盡是米，好吧，好吧！」

丁氏雙俠無所謂，他二人甚麼也可以！

那徐小七道：「我在江南住了十來年，是米是麵都可以，倒是江南的酒比之江北的好多了。」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的直到伙計們把吃的全部送上來。

玉眞子已拉過徐小七坐在他身邊了！

一行人舉杯吃着，那伙計一個在旁邊侍候着，這伙計有些不信邪，他一雙大眼盯着徐小七看，而且還吃吃的微微笑，只差沒笑出聲來。

徐小七早就發覺了，但當他吃過幾杯酒之後，那伙計仍然衝着他瞧，他再也忍不住了！

「伙計，你看我幹甚麼？」

笑笑，伙計道：「小爺，你還幹過當塗縣衙門的捕頭大爺！」

「是呀！」

「你，這樣……」

徐小七道：「怎麼，不可以呀，你看我那一點不順眼了？」

伙計道：「我見過臨安縣捕爺，高頭大馬有力量，一把大刀比你還高，我見過杭州府的捕爺，個個賽虎豹，而你……嘻……個頭實在太小了！」

徐小七淡淡一笑，道：「我的個頭是小，可是我的這把魚鱗紫金刀可不比他們的刀子小！」

他舉着帶鞘的刀，又道：「這可不是木頭的！」

伙計應該明白徐小七的意思，那就是他人小而刀重，自然表明他的功夫更比常人高一等了！

這伙計是個笨蛋，他想不通這一點：「別是唬唬人的吧，爺！」

徐小七早就想在這些人的面前露一手了！

要知這徐小七乃中原俠客白眉毛徐良之子，徐良不但刀法犀利，暗器也震驚江湖，別的不提，這徐小七能以鐵索飛纏敵人雙腿就堪稱一絕。

其實飛索與暗器都是拋擲手法，只是這徐小七很少用他徐家的家傳暗器罷了！

此刻，徐小七笑對伙計道：「你肩上搭的是甚麼？」

伙計取下肩頭搭的毛巾，笑道：「抹桌布的毛巾嘛！」

徐小七道：「伙計，你把你的毛巾用力往上拋吧，我叫你開個眼界！」

伙計一怔，道：「開眼界呀，怎麼拋？」

徐小七道：「隨便啦！」

伙計抖然把毛巾往空便拋，衆人抬頭看去，忽見一支竹筷勁射而上，那竹筷子穿過毛巾「颯」的一聲扎在橫樑上蕩了幾下未曾落下來。

「好……」大伙撫掌笑起來！

伙計抬頭看，張口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

玉眞子道長道：「太高明了，只是我不懂，當年徐大俠在世，你的年紀不會太大吧！」

徐小七道：「我十三歲爹就去世了，」他黯然一嘆，又道：「我大部份受教於尤大叔！」

玉眞子道：「尤大叔又是何人？」

徐小七道：「人稱飛花掌的尤大川！」

玉眞子全身一震，道：「尤大川……他還活着？」

徐小七道：「怎麼，道長認識我尤大叔？」

玉眞子道：「認識，當年尤施主到過湖北武當山，曾與貧道掌門師兄徹夜長談，好像就是爲了徐大俠之事，以後才明白是爲了合力剿平雞公山的山寇張不凡！」

他忽然又道：「尤施主今在何處？」

徐小七道：「南京，但我尤大叔自跛了一腿之後，便不再出現江湖了！」

玉眞子驚道：「怎麼，尤施主傷殘了？」

徐小七道：「是的！」

玉眞子道：「怎麼傷的？」

「尤大叔一直不說，他却把一身功夫教了我，而且尤大叔似乎不想叫我知道太多的事情，直到南京城江家父子犯了案，那顆『滿天星藍寶石』再出現江湖，我尤大叔才又緊張起來。」

玉眞子道：「原來是你尤大叔命你南下追查那藍寶石的呀？」

徐小七道：「江家當舖突然走了兩個老朝奉，尤大叔便斷定是他二人把寶竊走的，所以命我們二人追來了！」

「二人？另一人是何人？」

「她是個女的，叫文娟！」

「一個女的？也是尤大川尤大俠的高足？」

徐小七道：「我們都是在尤大叔的調教下練功夫！」

玉眞子道：「這位姑娘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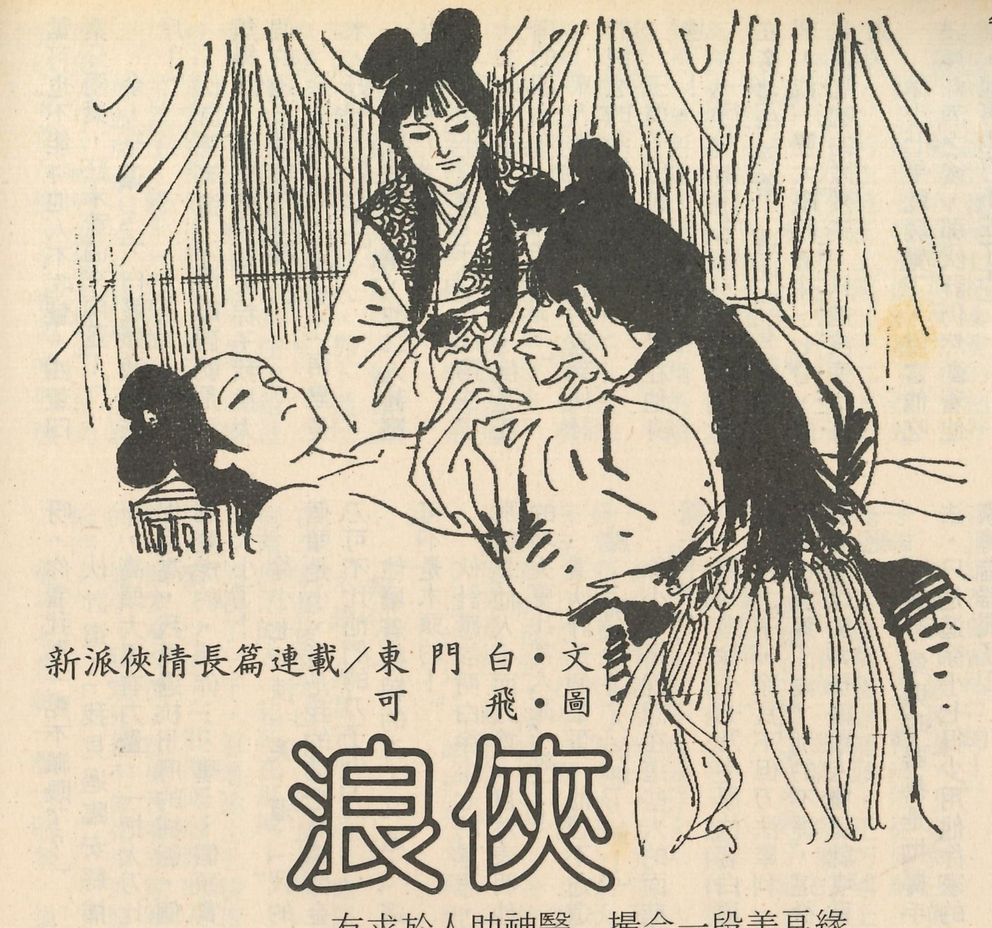
徐小七道：「我們分從兩個方向南下，因爲兩個朝奉中有一個是南海門的，所以……」

一邊的余大牙突然問道：「我得問問，你們爲甚麼要追查甚麼藍寶石的？」

（未完・九）

## 上文提要：

蒙面人挾持長孫虎去捉長孫蓉回巢，引她見柳盈盈，長孫蓉不防被柳盈盈酒中下了迷藥，迷糊之下與蒙面人渡過三個雲雨之夜。這一切均被其夫黃鼎元所見，黃鼎元與長孫蓉十餘年未見面，現才告知妻子，他早已失去男子雄風，今見妻子久旱逢甘霖，已可告慰，但長孫蓉與其子長孫虎聽後卻鄙視唾棄他之所爲……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 浪俠

### 有求於人助神醫　撮合一段美良緣

「小子，你似乎對此事十分熱衷。」

「成人之美嘛！也許在他們的黃昏之戀中還能有所補償。」

「小子，只怕不僅僅是爲了這冠冕堂皇的理由吧？」

小郭道：「老哥，你眞厲害，海歌說，我告訴他齊女俠的地址，他要送我『百毒不侵散』！」

海歌叫了八道菜請小郭。

在過去，叫三道菜他也會肉痛的。

「老弟，你一定是打聽出她的地址了吧？」

「是的，海大俠，原來你們之間還有這麼一段。」

海歌慨然一笑，「老弟，一失足成千古恨！人的一生就不能作錯一件事，錯了就無法救贖！」

小郭道：「海大俠，愛之深，責之切呀！」

這句話當然用不上，不過是無話找話說而已。

「老弟，這話不過是安慰我，我是一個狠人……」

「海大俠，也許現在還不晚……」

「她在何處？」

「華山毛女洞……」

「老弟，這是給你的『百毒不侵散』，另外，黑白兩道對決，我會盡力救人，但現在我要去找她了……」說着，人已凌空躍起。

甚至可以聽出他的語氣中有哽咽聲。

「『情』之一字，眞是害人至深。」

小郭和哈巴狗二人不在家，毛小珠道：「蕭姑娘，都說妳身上沒有一個小疤痕，可有此事嗎？」

「傳說之言，兩位姐姐何必相信？」

「這大概假不了！武林兒女，整天舞刀弄棒，身上多多少少總會有些疤痕，要說一個疤痕也沒有，那太難得了！」

蕭露道：「也沒有什麼！」

林小玲道：「能不能讓我們瞻仰一下？」

蕭露道：「很抱歉！那太難爲情了！」

毛小珠道：「怎麼？脫光了讓小郭看不難爲情，讓我們看就難爲情哩！也未免太矯情了吧？」

蕭露道：「如果二位也脫，那又當別論。」

「甚麼？要和我們比是不是？」

毛小珠光火了。

蕭露道：「我可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二位姐姐也脫了，就比較不難爲情些，沒有別的意思。」

林小玲道：「我們不脫妳就不脫是嗎？」

蕭露道：「是的……」



毛小珠一揚手撒出一蓬黃粉。

蕭露不防，吸入少許，搖搖倒下。

毛小珠道：「看看她身上是不是一點小疤痕都沒有。」

林小玲道：「八成如此。」

「耳聞不如眼見！」

二人脫光了蕭露的衣衫，林小玲感嘆地道：「噢！天哪！這個小女人眞是了不起，眞的沒有一個疤痕。」

「我就不信……」毛小珠把她身子翻過來。

看過之後還是一樣。

毛小珠妒恨已極，只不過這是事實，而且擺在眼前，一個女人胴體完美，面目清秀，肌膚細膩，全身上下居然連一個疤痕都沒有，簡直可以稱之爲寶了。

毛小珠道：「小玲，只要我抓她一把，她身上就會有五個疤痕了！那一定很痛快！妳以爲如何？」

林小玲道：「小珠，我反對這樣！」

「妳反對又如何？」

「這手法太不光明！」

「光明又如何，本來是咱們的，她却橫刀奪愛！」

「小珠，我想即使她奪了我們的愛，也是憑眞功夫。」

「妳就是這樣，顧前怕後。」

「小珠，妳要怎麼樣？」

「我只要她身上有幾個疤痕，和我們一樣。」

林小玲道：「小珠，就算妳在她身上弄幾個疤痕，小郭仍會喜歡她的，效果也許正好相反！」

「我不相信……」毛小珠一掌抓下，有人大叫：「不要……不要抓……」但已經太遲了！

來人正是小郭，在蕭露的胸腹之間有五個爪痕。

小郭一時手足無措，道：「毛小珠，妳知道妳作了一件什麼事嗎？妳毀了一件至寶，一件藝術品……」

小郭爲蕭露身上先上了一點刀創藥，抱起來就走，林小玲道：「小郭，你要到哪裡去？」

小郭不出聲。

依他此刻的忿怒，他應該一掌把小珠砸個半死。

但他沒有，他要去找海歌，只有他也許能使蕭露身上的疤痕除去，他要使蕭露保持完美。

要使一件寶物保持完美太難了。

就像齊雪晶昔年一樣，她美好、武功高强、家道富有、文書底子深厚，這些條件加起來，就形成了完美。

但是，這完美却被海歌完全破壞。

海歌破壞齊雪晶的完美的理由只是妒恨而已。

毛小珠又何嘗不是，只不過爲了一個「妒」字而已。

待她們追出來時，小郭已經不見了。

＊　＊　＊

小郭在華山毛女洞中看到了一幕奇景。

海歌跪在洞口，據說已跪了三天三夜。

小郭抱着蕭露，道：「齊前輩在嗎？」

「你是何人？」

「我叫郭羣……」

「你有何事？」

「啟稟前輩，晚輩是來找海前輩的。」

「找他何事？」

「找他治療女友的抓傷……」

齊雪晶道：「看來你的女友行動自如，傷勢一定不重，爲什麼一定要找這個惡醫治療？」

小郭道：「前輩有所不知，這傷非他治不可！」

「抓傷有毒？」

「不是的！」

「抓得太深，傷及骨骼。」

「也不是，只是皮肉之傷！」

「你是無事找事做是嗎？」

「不是這樣的。」

「你來找這個惡醫，必然和他一樣。」

小郭道：「前輩不可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事情是這樣的……」他把蕭露身上無一小疤及二女把她抓傷的事說了一遍。

齊雪晶不由大奇，道：「只爲了不想你的女友身上留下一個小疤痕，就間關千里前來華山找海歌？」

「是的，齊前輩……」

「世上居然有你這等多情的男人。」

「前輩，多情二字，晚輩實不敢當。」

「看在你如此多情份上，准他站起爲你女友治傷。你以爲他能使你女友身上不留下小疤痕嗎？」

海歌道：「我相信我是可以做到的。」

小郭道：「齊前輩如能原諒海前輩，晚輩也會感戴終生，昔年海前輩也是基於愛之深，一念之差，還請前輩不念舊惡原諒他。」

「這不是你的事，少管別人的事！」

小郭道：「海前輩一生沒娶，矢志不移，而且一年兩次義診，活人無算，都是爲了齊前輩……」

海歌不由十分佩服，一年兩次義診都是他胡編的。

「另外，海前輩以高超的醫術治癒了『塞外三朵花』的痔症，其中

二人要嫁海前輩，海前輩根本沒有考慮……」

「小孩子，這種事你怎麼知道？」

「啟稟前輩，晚輩是聽『不老仙』說的。」

「『不老仙』？他是你的什麼人？」

「他是晚輩的師兄……」

「噢！原來你還比我大一輩，這麼說來，你是『大頭翁』歐陽北老神仙的關門弟子了？」

「不敢，晚輩正是……」

就在這時，洞內走出一位瘦骨嶙峋的婦人。

隱隱可見昔年的風韻，只不過太瘦了，也太老了，不仔細看，簡直就是一個老態畢現的老太婆。

齊雪晶襝衽一禮，暗暗施展虛空御物玄功，不過是試小郭，因為他說是「不老仙」的師弟，這是一面之詞。

如果是「不老仙」的師弟，應負上乘武功才對。

有上乘武功的人，就能承受她這一拜。

小郭自然知道，他太年輕了，很多人不信。

所以，早先他乾脆說是「不老仙」的門下。

就連他是「不老仙」的門下人家都不信，說他是「不老仙」的師弟鬼才會信，反正信不信小郭都無所謂。

無儔的罡氣洶湧而來，好像要把他自地上浮起來似的。

力道之大，即使是一株大樹也能拔起來。

但小郭仍然搖晃了一下，道：「前輩果然高明。」

齊雪晶道：「小俠客氣，給我面子，才故意搖晃了一下。」

的確如此，小郭要幫助海歌，當然會給齊雪晶點面子。

小郭道：「不是客氣，是齊前輩這些年來修習有素，故大有精進。海前輩說，如果齊前輩能原諒他，他願意時時刻刻跟齊前輩學武功……」

齊雪晶輕哂了一聲，道：「花言巧語！」

海歌道：「雪晶，我說的都是實話，昔年在武功方面，我都遠不如妳。」

「好吧！准許海歌在此治療蕭姑娘的傷。」

「謝謝齊前輩。」

海歌道：「治好蕭姑娘的抓傷以後，我再為雪妹治療臉部的皺紋和白髮……」

齊雪晶道：「吹牛！」

「雪妹，小兄如果再對妳所言不實，天地不容。」

於是海歌為蕭露治療抓傷，但要她在洞中休養三天，然後再為齊雪晶治療皺紋。

女為悅己者容。這是對的。

任何女人，只要聽說能使其皺紋除去，白髮變黑，那有不高興的？雖說齊的不幸是海歌所賜的。

只不過海歌早已懺悔，痛改前非了。

小郭和蕭露回程中遇上了「不老仙」。

蕭露要拜下，「不老仙」道：「妳要是拜下，我和小郭的輩份就沒法算了！將來你們結合，我還要叫妳一聲弟妹呢！你們從哪裡來的呀！」

「華山！」

「去華山幹什麼？」

「去找『黑玫瑰』齊雪晶呀，不是你說的嗎？」

「你去找他幹什麼？」

「還不是為了海歌。」

「你想為他們撮合是不是？太遲了！」

「不遲，老哥，我已經排解了他們的仇恨。」

「有可能嗎？小子。」

「有，當然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還是先談小弟去華山的原因吧！」

「對！你去幹什麼，只是為了撮合他們？」

「不，還為一件事。」他說了為蕭露療傷的事。

「不老仙」道：「小子，你要記住，自古多情空餘恨哪！」

「小弟知道。」

「身上有幾個小疤有什麼關係？」

「這就像一件無價寶上不能有一點瑕疵一樣。」

「然後，齊雪晶原諒了海歌？」

「不，他已在毛女洞外跪了三天三夜。」

「活該！」

「老哥，你那麼恨海歌？」

「不是我對他有成見，實在是那個老小子太過份了。」

「是的，昔年的事，他太過份。」

「齊雪晶能原諒他真是奇蹟！」

「這當然另有原因。」

「你小子別賣關子行不行？」

小郭說了海歌要為齊雪晶除去臉上的皺紋以及白髮變黑的事。

「妙！」「不老仙」道：「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和解。」

小郭道：「老哥，你要不要返老還童？」

「怎麼，你要海歌使我的白髮變黑？」

「年輕總是好事！」

「那可真的變成不老仙了！」

小郭道：「老哥，要不是海歌



是武林第一名醫，我還真會懷疑他是不是真能除去她臉上的皺紋呢。」

「不老仙」道：「他一定能。」

「是的，如他沒有十成十的把握，不敢在她面前拍胸膛。」

「不老仙」道：「小郭，有個人你要小心提防。」

「誰？」

「你以前最信任而且佩服的人。」

「到底是誰呀！」

「去猜吧！另外，武林維持會會主已開始競選。」

「這麼快？會主的任期還有三個月呀！」

「早是不算早，理應及早選出，問題是，選會主形成了兩個集團對立，真非始料所及。」

「哪兩個集團？」

「老會主蕭松樵及『北海神龍』秦葆琪。」

小郭茫然道：「蕭會主不是早就聲明他無意連任了嗎？」

「確是有此一說，但經不起友人及部下的慫恿。」

小郭道：「的確，如果蕭會主不出面，那就是『北海神龍』秦葆琪的天下了，可以說垂手可得。」

「不老仙」笑笑道：「小郭，你以為是那樣的嗎？」

「老哥你說呢！」

二人相視大笑一陣，小郭道：「不管怎樣，這件事還不到拆穿的時候，說不定還有變化。」

「不老仙」道：「變化是不會有的，但我們可以看看再說。」

小郭道：「在什麼地方選拔？」

「北邙山張飛廟。」

小郭又是一楞道：「老哥，你沒有聽錯吧？」

「老哥雖然九十歲的人了，耳朵還挺管用！」

「怎麼會在張飛廟？」

「怎麼就不可以在那兒？」

「老哥，北邙山麓的張飛廟我曾經途經該處見過，已經不是平地，門前有八塊重逾數十斤的大石。」

「對！而且是疊在一起，正好是個方形。」

「老哥，那八塊巨石有來歷？」

「對！六十年前，武林中有兩位頂尖人物，一位是師尊『大頭翁』，一位是木道人，聽說過沒有？」

「當然有。」

「不論技藝有多高，總是不服別人，二人自五十步外各取數十斤重巨石拿至張飛廟前，疊成方形大石台，然後在上面較技，但百招未分勝負。」

「以後呢？」

「從此，兩位高人的感情更篤。」

「這次選會主為什麼要在張飛廟石台上舉行？」

「當然是學古人的上而揖，下面欽的君子之爭。」

小郭道：「何時舉行？」

「明天申時正開始。」

「老哥你要不要亮亮相？」

「小郭，有你就成了！別忘了某日到某處去聽訓！」

「老哥，如果會主這邊罩不住了，你也不出手？」

「不老仙」道：「小郭，你以為會罩不住嗎？」

二人交換了一個神秘的眼色，「不老仙」不久離去。

蕭露道：「小郭，你們師兄弟說話我不太懂。」

小郭道：「有時不懂是好的。」

「這是什麼話？」

「不知不覺是福，先知先覺活受罪。」

「選會主盛會我們去不去？」

「當然要去。」

＊　＊　＊

九月的天氣夜晚稍涼，但比武較技却是好天氣。

會主蕭松樵的武功如何，很多人都見過。

有人說不過爾爾，只怕不是「北海神龍」的敵手。

也有人說，「北海神龍」秦葆琪神秘有餘，功力不足。

正因為武林中人對他們二人的看法各有高下，所以這半月來關洛道上，武林中人絡繹於途。

當然，除了本屆會主蕭松樵和秦葆琪之外，仍有問鼎會主的人物，看來仍是有不怕死的人。

九月十五日，申時末，夕陽殘照還有一抹留在張飛廟頂上。

到此參與盛會的人，沒有一千，足有五六百人之多。

在張飛廟前八塊巨石砌成的石台兩側，以毛竹及樹皮搭建了兩座巨大的看棚聊遮風雨。

左邊的是本屆會主及其部下使用的。

右邊是「北海神龍」秦葆琪及其部下。

由於另外還有些參加比試競選的高手，各自另行自己紮棚在台前使用，又另成一眾。

白道的靠近左邊本屆會主的大看棚。

黑道的接近「北海神龍」秦葆琪的大看棚。

論劍也好，較技也好，或者競選維持會主也好，都要有見証人。

因為較技就是玩命。

雖說過去的較技都以點到為止為標榜，却很少有人能真正作到點到為止的。要對方自承自己輸了，

不如把他擊倒來得過癮。

而這一次選會主大會的最大特色就是：只要上台，生死傷殘，責任自負，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分出高低。

兩邊的領導人加上不屬於兩邊的參與者，也都不反對。

於是有人搖頭嘆息，也有人大叫過癮。

兩位見証人之一是黑手如來滅因和尚。

另一位是「生死簿」辛奇。

這兩人只要一聽其綽號，也就思過其半了。

爲什麼會請這兩個人作見証人？

但有一點應該相信，這兩人的身份在武林中頗有份量，在這場面上作見証人是夠資格的。

見証人坐在左右兩棚前高脚椅上。

這兩張高脚椅，正好和八塊巨石疊成的石台一樣高。

酉時正，兩位見証人各敲了三聲梆子，聲明大會開始。

於是本屆會主上台說明一切規矩。

雖然不是點到爲止，仍要以武德爲主。

也就是不可趕盡殺絕，受傷即該收手。

石台四角上共插了八支巨大的松油火把。

六七百人摒息無聲，這梆子聲在夜空中廻盪。

既然見証人已經聲明大會正式開始，是不是比試較技也正式開始呢？

不錯。

此刻自右邊棚中拔起一人，由一鶴衝天改爲平沙落雁落在台上。

這一手並不是很難，但一般人物未必能作得到。

此人的大刀斜插在束腰上，雙手在腰上一叉，道：「老子史進一，不在乎打頭陣，哪個不怕死的敢和我玩兩手。」

此人正是「亡命刀」史進一。

這人的刀法並不很精，反應也未必快。

他唯一的特點就是有股子狠勁，乃稱「亡命」。

狠勁是很重要的，初入江湖的人往往會被對方的亡命嚇壞了。

此人叫「亡命刀」，又稱「十三亡命」，也就是接不下他的十三刀。

這工夫左邊棚中搶出一人，並未炫耀輕功，竄上石台。

此人用一桿沉重的白鐵槍，連槍纓也是白的。

這樣的槍及槍纓却是少見。

史進一斜着眼瞧着此人，道：「有名字嗎？」

「在下趙長風……」絕對想不到，趙長風的話還沒說完，至少語氣未定，「颯」地一刀已掃了過來。

這是什麼作風？兩棚中人立刻嘩然，有的甚至罵了出來。

但是，「亡命刀」名不虛傳，先聲奪人，刀刀亡命。

趙長風槍上功夫不凡，而且單刀對花槍也是絕配，怎奈趙長風就是差那麼一點，才三十招左右，右臂上被砍了一刀。

要不是趙長風下台夠快，史進一會把他劈成兩片。

兩位見証人居然並沒有提出警告。

開始前，會主和「北海神龍」都上台講過話，他們都强調一點，雖不是點到爲止，武德還是重要。

所以有很多正義之士竊竊私語大不爲然。

他們不知道，蕭會主那麼重武德，好好先生的人，爲什麼准許這種人在台上狂妄自大，目無餘子？

史進一道：「還有誰敢上台……」

這時左棚中有人以燕子三抄水的輕功上了台。

此人是已經沒落的是長白派「快劍」劉繼祖。

在這局面下，凡是敢於上台的，都有兩下子。

劉繼祖抱拳道：「長白派劉繼祖領教！」

史進一道：「你們的掌門人辛天保來了沒有？」

劉繼祖冷冷地道：「本派掌門人沒有來，就是來了也不侍候你這貨色。」

史進一道：「長白派名存實亡，像這個大場面他也不敢來。」

劉繼祖道：「本派掌門人最瞧不起你這種野人……」

史進一掃出一刀。

以「快劍」著名的劉繼祖，差點失招，心頭一凜。

此賊狂妄，確有狂妄的本錢。

老實說，劉繼祖一是低估了史進一，也是激於義忿。

結果也沒超過三十五招，大腿被砍了一刀。

這一刀也不輕，可見到皚皚的白骨。

由於劉繼祖受傷的是腿，下台較慢，和前面的趙長風不同，他是左臂上中刀，臂上中刀不影響行動。

絕沒想到此人嗜殺成性，還不放過劉繼祖，連人帶刀又掃了過來，眞想把劉砍成兩截。

但是，人影一閃，一位道長亮劍格開這一刀。

劉繼祖死裡逃生抱拳道：「道長救命之恩永生不忘！」說畢，有人協助他下了石台，因他此刻無法



跳躍。

哪知這道人也很絕，道：「上台之前先秤秤自己的斤兩……」似乎今天上台的多是些怪物。

此人是烈火道人，很難說他是正是邪。

史進一將他上下打量一陣子，道：「牛鼻子，我怎麼看，都覺得你很不順眼，是不是活夠了？」

「對！道爺前天晚上作了個夢，脖子上掛了個紅色花環，我想，不是我要還俗娶媳婦，那就是腦袋要掛彩搬家，所以我一定要來。」

史進一道：「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的腦袋不搬家，八成就是要還俗回家去娶一房媳婦對不？」

「對，你眞聰明！」

台下兩棚中爆出狂笑。

那知史進一又是閃電出手，似乎總是搶這先機。

只要能搶到先機，他不在乎是否光明正大。

事實他的長處就是快速，也並非要搶先機。他只是一個隨心所欲的人。

這一刀更快，烈火道人比前兩個都高明些，一口氣接了他三十九刀，雖退了三步，却也沒失招。

兩棚中有人大聲叫好。

史進一大吼道：「你再試試三刀『告別式』……」

「告別式」刀聲嗚咽。

眞有如生離死別，嗚咽吞聲而泣。

第三刀詭奇絕倫，烈火道人也是用刀，這刀來不及格架，也來不及閃挪，似乎回家娶媳婦的可能性已經沒有了。

只聞史進一大喝一聲：「下去……」

烈火道人是下去了。

只不過是分成兩截下去的，頭和身子分開。

夢有時也很靈，他前夜的夢脖子上戴有紅色花圈，即是血光。

爲什麼就沒有一個人能除去史進一這個狂人。

兩棚中人，都恨得牙根癢癢地。

就在這時，已上來一個道人，一上台嗓中就像拉胡琴一樣的狂喘，不但有氣喘病，右腿還跛。

這樣一個人敢上台來，那才是眞正活膩了呢！

史進一皺了一下眉頭，道：「你是病道人？」

「是……是的……」邊說邊喘。

史進一道：「道長你又何必？」

病道人道：「我前天晚上也作了一個夢！」

「你也作了一個夢？是不是也戴了個花環？」

「是的，只不過是看到你戴，而不是我……」

史進一的刀太快，幾乎沒有人看到他的刀何時掃出。」

但是，無獨有偶的，更無人看到病道人是如何抓住他的刀背的，能抓住他的刀背，幾乎不能用「快」字來形容他。

就那麼一抓一揮，等於用史進一的刀往史進一的脖子上一抹，人也被踢了下去，頭和脖子只有少許皮肉相連。

史進一眞是狠到了家，也絕到了家。

他的脖子被砍斷了一半，居然又在台下一墊足上台，道：「牛鼻子，你殺人要殺死，救人要救活，老子不想活啦！」

連人帶刀向病道人撞去。

病道人一掌拍去，史進一的屍體飛下台時，頭顱已經不見了，這死相眞是慘烈無比，也是報應不爽。

病道人身份頗高。

他上台主要是教訓史進一，絕無出風頭之意。

此刻他正要下台，忽然有個人以「雲裡翻」上了台。

這一手「雲裡翻」果然不同凡響。

此人有點畸型，腿短頭小，但上身頗粗，尤其是背部左邊凸起，說是駝背又不像駝背，以一柄鐵骨摺扇爲兵刃。

病道人道：「貧道無意爭强鬥勝，只是看不慣姓史的倨傲狂妄、目中無人、毫無人性而已。」

來人道：「我也不想出什麼風頭，你看我這份德性，像是那種人嗎？只不過我也看不慣你在台上殺人！」

病道人道：「在下是不得已，殺人的經過有目共睹。」

「殺人就是殺人，而且最後那一掌乾淨俐落，把史進一的腦袋瓜子砸得粉碎、無影無踪！」

病道人道：「貧道不得不自衛，兄台貴姓？」

「名字早就忘了！」這人道：「如果我不小心傷了人，也請台上台下諸位同道原諒在下也是不得已！」

本來病道人在左邊棚中。

他以爲會主總是代表白道，哪知看了幾場，大爲失望。

這簡直是個屠場，兩邊的主兒都沒有挺身阻止。

還有，這本是選下屆會主的，却總是一些不關重要的人物在台上殺殺砍砍，關鍵人物一個也未出動。

所謂關鍵人物，當然是指會主和「北海神龍」。

至少他們身邊的人也該上台亮相。

如會主座前左右護法、五密使以及六護衛等。

「北海神龍」座前則有「守護十三聯」等。

這些人物到目前一個也沒有出現。

因此，病道人乾脆自左棚「會主棚」中走到棚中來了，這兒代表不白不黑，亦正亦邪。

他以爲，就算是黑道人物，也不同意這種打法。

病道人道：「既然兄台不想要貧道置身事外，就請出手吧！」

這畸型人也就不客氣，摺扇一開一合，就是一招「畫龍點睛」，通常爲了禮貌，第一招多不用這種狠招。

病道人看出，這個畸型人也並非正經路數。

當然，病道人絕不敢輕敵。

也不過十二三招，就不免心頭震動。

此人名不見經傳，而台下認識此人的也不多，因爲任何人一上台，台下兩大棚及中立棚中就會有人叫出名字。

此刻，病道人閃過對方一扇，轉身時也正是對方轉身之時。

這正是最安全的變招時刻。

那知正作如此想法，「啪」地一聲，病道人中了一扇。

台下棚中人不由嘩然，台上的病道人也不由大吃一驚。

這一扇是如何擊出的，難道這人背上會生出一隻手？

病道人栽出兩步，非但沒看清這一扇是如何來的，台下數百人也沒有看到，病道人口角滲出血絲。

正在台下鼓噪時，病道人道：「貧道學藝不精，輸得沒有話說，不知這位兄台有沒有想起自己的大名？」

「忘了就是忘了！何必囉嗦？」

病道人下台沒入棚就下了山。

他的傷勢並不很嚴重，却不宜再動武。

只不過此刻却偏偏有人擋住去路，非動武不可。

這人蒙了面，也沒帶兵刃。

病道人道：「尊駕意欲何爲？」

蒙面人道：「何必活受罪，送你上西天算了！」

病道人道：「尊駕眞是慈悲！」

蒙面人道：「本人一貫的作風就是慈悲。」往上一貼，攻擊三掌，病道人閃是閃過，却知道今夜要糟。

蒙面人繼續猛攻，由於病道人已受內傷，三十多招後，病道人已堪堪不支，不久就中了兩掌。

病道人此刻是經受不住兩掌的。

就在病道人連退五六步坐在地上，蒙面人凌空一脚踩下時，忽然空中人影一閃，揪住了此人的髮髻。

蒙面人大駭，由於在空中力已用老，反擊是很難的。

只不過他畢竟是個高手，一提氣半扭身子掃出掌。

要是背後之人沒有兩套，非中掌不可。

但是，這一掌掃空，却被來人扯着髮髻往地上一摔。

他只感覺渾身一陣劇痛，昏死過去。

醒來時，病道人不見了，摔他的人也不見了。

他的身邊地上寫了「不要趕盡殺絕」六個大字。

在此同時，山下來了一老一少。

老的說話中氣十足，偶爾有點童音。

少的却偶爾有點老音。

這兩個人，似乎與會之人沒有一個人認識他們。

老的鬚髮皆白，少的有點雞胸，一口暴牙，還是個少女。

二人打量兩個大看棚和台子正前方的兩個小看棚，少的道：「老胡，這次大會似乎並不怎麽歡迎咱們二人。」

老胡答道：「這話怎麽說？」

醜女道：「看到沒有，有白道的看棚，也有黑道的看棚，還有中立的看棚，就是沒有咱們這一派的看棚。」

這工夫畸型人還在台上。

在病道人下山這一段時間內，他又挫敗兩個高手。

這工夫所有的人都在注視老少二人，台上的畸型人大聲道：「你們這一對雜碎，橫看豎看都是挨揍派！」

醜女道：「老胡，原來咱們是挨揍派！」

老胡道：「挨揍派也不錯，有派總比無派好些。」

畸型人道：「他娘的！武林之中除了白道就是黑道，中立派就是騎牆派，還會有什麽派？」

中央兩個小棚中的人自然不服，有些人嗤之以鼻。

少女雖醜，但一雙大眼却很活，道：「老胡……」

「丫頭，什麽事？」

「你看這塊料子是不是挨揍派的人？」

老胡道：「有那麽點挨揍的架式。」

醜女道：「是你上還是我上？」

老胡道：「我這老筋骨不怎麽靈活，只不過收拾這等貨色還成。妳上我上都成……」

台上的畸型人氣得直跳脚。

老人扳着巨石縫往上爬，引起一陣大笑。



八塊巨石拼成一個四方的石台，高一丈多些。

老人爬上去之後，不知是哪個看棚中有人道：「老兄，可知此人是誰？」

另一人道：「不知道，但此人絕非連石台也上不去的貨色。」

這工夫白道棚中的「四不像」道：「玉琴，台上這個畸型人，妳可還記得他是何方神聖？」

「金毛聖母」翁玉琴道：「我想不出來了！」

「四不像」裴不凡道：「十五年前，在嶺南一帶十分活躍的一個怪物，綽號『二十老五』……」

「噢！對哩，正是他！」翁玉琴道：「據說此人左後背多生出一隻小手，只有正常手臂一半長。」

「對！但令人防不勝防。」

二人交談的聲音很小，有點像是蟻語傳音，故意讓這一老一少二人聽到，不要再上畸型人的當。

凡是敗在畸型人手下的人，都是栽在那隻小手上。

所謂「二十老五」，就是手指與脚趾加起來共二十五根，比正常人多出五根，他多隻小手自然會多出五根了。

這一老一少，似乎充耳不聞，老的站在台上，也沒有見禮，大概是因爲畸型人沒有禮貌之故，這叫做禮尚往來。

畸型人道：「老雜碎，這兒可不施捨棺材！」

老胡道：「身後之事管他娘的那麽多？哪裡的黃土不埋人？」

畸型人道：「你這老雜碎倒是很看得開！」

老胡道：「倒是老兄你萬一伸腿瞪了眼，要買現成的喪衣那可就太難了！妳說是不是丫頭。」

台下的醜女道：「對呀！」

老胡道：「妳說到哪裡去買三隻衣袖的喪衣？」

台下的醜女道：「對呀！」

老胡道：「說不定這位老兄已經訂做了！」

台下的醜女道：「對呀！」

畸型人不由臉色一變，這才知道，這一老一少來者不善。

摺扇「刷」地一聲已攻了上來。

此人的扇招詭奇陰毒，看來永不離老人身上要害。

只不過老人總能在緊要關頭上拖泥帶水地閃過。

兩大棚中的會主和秦葆琪，以後小棚中所有的人，他們自然都在嚴密注意這老人的招術。

這老人瞞一般高手也許行，却瞞不了會主與秦葆琪二人。

這工夫台下的醜女道：「老胡！」

老胡道：「什麽事？」

醜女道：「小心掱手！」

老胡道：「老夫正防着哪。不過老夫身上沒有幾兩銀子，掱手應該不會看上我這窮鬼的。」

這工夫畸型人狂攻不已，但老人雖力盡，却還能應付下來。此刻老胡一轉身，二人又是背對背。

台下棚中的高手他們都知道，這正是畸型人施襲的最佳時機！

甚至還有人出聲叫着「不妙」！

就在這時，畸型人背上突然出現了一隻小手。

白道中人無不爲老人擔心，一片嘩然。

沒有人以爲老胡還能活着下台。

只不過老胡的兩隻手，好像能轉動三百六十度。

其中的左手一轉，居然一把揪住了畸型人的小手。

這眞是意外中的意外。

此刻更是無人再把老胡當作活膩了的老糊塗了。

這是瞬間的事，老胡的身子一扭一轉，畸型人絕對意外，以爲又會得手，本來老胡和醜女台上台下提及掱手之事，畸型人內心就不免嘀咕。

因爲掱手就是三隻手的意思。

當他小手伸出時，儘管老胡還是背對着他，他以爲老鬼又報銷了。但小手被抓牢時，他知道自己的命運了。

畸型人的身子在空中挽了個花，小手臂發出「格巴格巴」之聲。

老胡一抖手向台下丟去。

「二十老五」的身子把黑道巨棚頂上砸了個洞。

老胡手中却拿了一隻斷手。

這隻小手臂和五六歲小孩的手臂一樣。

這種背上能生出小手臂的人世上少見，而這種畸型人能練成這等功夫，就更是絕無僅有了。

這景象很慘烈，却也十分痛快。

一時之間喝采聲及掌聲雷動，歷久不絕。

「二十老五」已經變成了「二十老零」，已摔昏過去。

這工夫正好海歌來了。

老胡大聲嚷嚷道：「老海，你是醫家，看看能不能再把這隻小手爲這位仁兄接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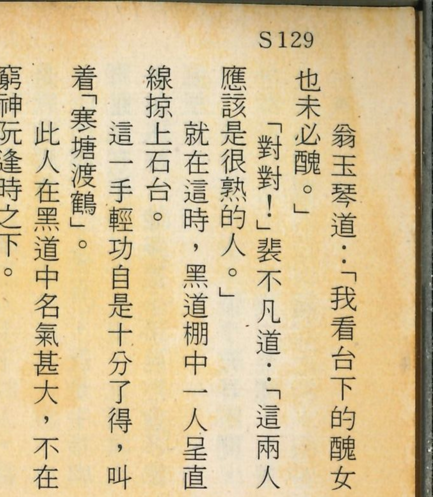
他把小手丟給了海歌。

海歌接住一看，道：「這手臂及手上的任何一根骨骼都已扭得粉碎，就是華、扁再世也辦不到了！」

海歌還把這隻小手丟給裴不凡看。

「四不像」裴不凡又傳給別人看。

這工夫裴不凡道：「玉琴，我看這老胡並不老。」



翁玉琴道：「我看台下的醜女也未必醜。」

「對對！」裴不凡道：「這兩人應該是很熟的人。」

就在這時，黑道棚中一人呈直線掠上石台。

這一手輕功自是十分了得，叫着「寒塘渡鶴」。

此人在黑道中名氣甚大，不在窮神阮逢時之下。

「笑面屠」哈文彬，以一雙龍虎雙環橫行武林。

此刻「二十老零」已醒，海歌要爲他上藥，被他所拒，自己上了些刀創藥，悻悻下山而去。

哈文彬道：「請剛才那位老仁兄上台候教！」

老胡和醜女站在中央小棚之外。

這表示他們不屬左右大棚，也不屬小的中立棚中之人。

這工夫醜女道：「老胡，人家指名叫你哩！」

老胡道：「丫頭，此人綽號『笑面屠』，殺人不眨眼，老夫還沒有活夠，這次妳上如何。」

醜女道：「老胡，你可不能過橋抽板呀！」

「丫頭，這是什麼話？」

「你怕失手，我就不怕？我雖然醜，可還是一朵鮮花還沒開吶！就這麼死了有多冤？」

老胡道：「站在敬老尊賢的立場，妳也該上呀！」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委決不下。

＊　＊　＊

此刻「二十老五」下了山，一個其貌不揚的中年人迎面攔住去路，一邊草中，還躺着一個蒙面人。

畸型人斷了小手，等於斷了他的絕技。

他過去殺人於無形，主要靠這隻小手施襲。

此刻他雖然痛得一頭汗，却還不在乎一般的庸手。

這中年漢子道：「回答我一句話，再放你走。」

畸型人道：「要是老子不願回答呢？」

「你就別想走！」

「去你媽的……」欺上攻出一記狠招。

他以爲這漢子其貌不揚，這一招他接不下來。

那知此人閃也不閃，撥開他的手砸了他一個耳光。

一個耳光立刻就把他砸醒了。人不可貌相，眞是一點不假。

「現在我問你的話你回不回答？」

畸型人額上的汗珠子成串地往下淌，試想一隻小手臂硬硬地被扭下來，不動手都痛，何況動手？

畸型人點點頭。

中年人道：「你能不能改過向善？」

畸型人停了很久才點頭，這顯示他根本言不由衷。

中年人道：「你這種人不能具備太高的武功，但念在你學藝不易，爲你留下十分之六七也足夠了。」

中年人往上一貼，畸型人根本無法廻避。

「啪啪」連中七八掌之後倒地翻滾抽搐不已。

大約兩盞茶工夫才好轉，站起道：「尊駕今日所賜，我永不會忘，可願賜告大名？」

「你不配！滾吧！換了別人，本該殺了你的。」

「爲什麼？」

「因爲你以一隻怪手施襲，不知殺了多少人，須知技不如人被殺，沒有話說，以怪手襲人，居心毒惡！」

畸型人悻悻而去。

＊　＊　＊

此刻老胡和醜女爭執了半天，終於決定醜女上。

老胡道：「丫頭，小心！」

醜女道：「放心！錯不了！」

少女旱地拔葱上了石台，「笑面屠」哈文彬道：「在下找的是剛才那個老傢伙，妳上台幹什麼？」

醜女道：「你要是連我也擒奪不了，還有資格找他？」

「這麼說，他是一號人物？」

醜女道：「好說，不是大人物，只是比小人物大一點而已。」

哈文彬笑笑，此人笑起來有兩個的酒渦，一口白牙，還眞予人好感，「笑面屠」之名果然不假。

醜女道：「哈文彬，人們稱你『笑面屠』，不知你一生中屠了多少人？」

哈文彬道：「大概不少於百十人吧！」

醜女道：「不論善惡好壞，照屠不誤？」

「應該這麼說，只要惹了我，可不管他是善是惡！」

醜女道：「姓哈的，今天你要倒楣！」

醜女撤出長劍，哈文彬移開龍虎雙環。

醜女攻出五七劍，都是試探，哈文彬也絕不敢大意。

果然，哈文彬試了十來招，發現此女不過如此。

在二十一招上，哈文彬凌空下擊。

這當然是他的拿手絕活。

由於老胡和少女二人上台時的輕功都很差，老胡是爬上去的，醜女也不過是最土的旱地拔葱而已。

（未完・廿二）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